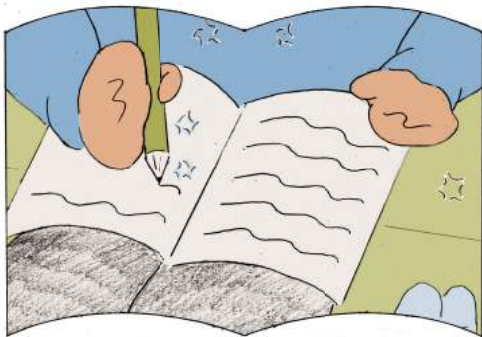


第八屆臺中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文學·中途下車 —— 山海屯城文字風景





第八屆臺中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A Collection of the 8th Taichung Literature Award — winning Works

文學，中途下車——山海屯城文字風景

A Layover in Literature — Wandering around the Writings of Taichung Landscapes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主編

目錄 Contents

市長序	文學中途下車—山海屯城文字風景	10
局長序	創作，永無止境	12
讚詞	文學貢獻獎·王定國	16
得獎感言	王定國	19

小說類 Novel

第一名	鬼的體味	沈台訓	22
第二名	像是做三菜一湯	陳育律	40
第三名	鏡中之我	潘榮飲	61
佳作	胡言	秦佐	82
	黑蟲	黃一娟	103
	補破網	張桓溢	120
	恰圖蘭卡	陳泳劭	136
紀錄	小說類·決審會議		152

散文類 Prose

第一名	聚	黃宏春	160
第二名	量身	林佳樺	169
第三名	花事	李彥瑩	176
佳作	地圖	蘇駿	183
	微物之生	陳曜裕	192
	趨光	潘秉旻	199
	不存在的新娘	黃家祥	209
紀錄	散文類·決審會議		219

新詩類 New Poetry

第一名	南寮古道的手工作法	曾元耀	230
第二名	微塵	王正良	233
第三名	女兒正在剪我的詩	游書珣	237
佳 作	頌鉢	周漢輝	241
	成城	陳育律	244
	索引	牧 冬	247
	臉盲	趙韡文	250
紀 錄	新詩類·決審會議		253

童話類 Fairy Tale

第一名	鳩寶勇闖挑戰營	蛋然處之	258
第二名	強哥	許庭璋	270
第三名	發呆的阿待	設 司	281
佳 作	搶救便當大作戰	鄭丞鈞	292
	海底美食街	王美慧	304
	白鷺詩王國的小詩鸞	蘇麗春	315
	唱給月亮的搖籃曲	蔡淑仁	324
紀 錄	童話類·決審會議		332

母語詩類 · 臺語組

Native Language Poetry · Taiwanese

第一名	我是遊民	曾元耀	338
第二名	拍乒乓	王羅蜜多	341
第三名	大里杙踏查——記訪林爽文古厝	青暝俠	344
佳作	有影無影	糖葫蘆	348
	有耳無喙	申 申	351
	後來	溫 文	354
	阿媽煨的塗豆糜	簡鴻綿	357
紀 錄	母語詩類臺語組 · 決賽會議		360



母語詩類 · 客語組

Native Language Poetry · Hakka

第一名	戇石	徐碧美	372
第二名	名牌	退愚廬老人	375
第三名	翕相	趙淑貞	379
佳作	嫁妹仔	張森明	382
	孩擔	黃碧清	385
	泰安驛心	嬭星	388
	阿爸个戶口名簿仔	陳靜儀	391
紀錄	母語詩類客語組 · 決審會議		394



青少年散文類 · 國中組

Prose of the Youth · Junior High School

第一名	Lucky	羅菩兒	400
第二名	茶	Haney	404
	大家過得還好嗎？	梁睿謙	407
第三名	珍貴的遺憾	陳軒葦	410
	送行 · 遠行 · 過境的通關密碼	楊皓文	414
	戀念芒果冰	張湘琪	418
佳作	冬日缺憾	月黑夜白	422
	燈	貓經病	425
	欲呷卵毋？	吳允然	428
紀錄	青少年散文類國中組 · 決賽會議		431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

Prose of the Youth · Senior High School

第一名	異位性怪獸	賴姿穎	438
第二名	僵直的房子	沈峻磊	443
	龜裂	黃繹璇	448
第三名	破碎的十七歲	藍希蘋	453
	逝。	賴宛妤	458
	拾破光	山 蕨	462
佳 作	校園，或者校園外邊的街巷	夢火清迴	467
	我想把你參養在壁癌裡	羅少君	471
	不破	李岱蓉	476
	與水為鄰	鐘婉菱	481
紀 錄	青少年散文類高中職組 · 決審會議		486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國中組

Reading Reflection of the Youth · Junior High School

第一名	我在閱讀《小王子》—— 一位「王」家兒「子」的心領悟	王聖喆	496
第二名	子彈下的人性拉扯—— 《西線無戰事》閱讀心得	墨	500
第三名	《光陰之盒》讀後心得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閱讀心得	林靖佳 羅上好	503 507
佳作	《1984》閱讀心得	林奕廷	511
紀錄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國中組·決審會議		514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高中職組

Reading Reflection of the Youth · Senior High School

第一名	我讀《台灣新文學史》	蘇打水	528
第二名	在白夜裡	林亮語	532
第三名	扭曲與執著，當理學走火入魔—— 《閱微草堂筆記》讀後感 路引	李正穎	536
佳作	史坦貝克的俄羅斯紀行 閱讀心得—刺蝟的優雅	彤言 和瑟	541 546
紀錄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高中職組·決審會議	鐘婉菱	550
			554



文學，中途下車 — 山海屯城文字風景

臺中市長 盧秀燕

臺中文學獎一直是本市長期推動的文學盛事，透過此平臺，可以讓喜愛創作的好手們，盡情揮灑並分享生命篇章，同時發掘出更多優秀文學新血，讓臺中的文學發展更為精采蓬勃。今年的投稿件數多達1100件，來自國內、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文學創作者，爭取本市的文學桂冠，足見臺中文學獎已在臺灣各文學獎項中備受矚目。

今年文學獎以「文學，中途下車—山海屯城文字風景」為主題，藉以展現臺中幅員遼闊、族群多元、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風貌與人文精神。文學創作獎項，除了延續原有六大徵件類別外，今年還新增「青少年閱讀心得」寫作項目，希望培養更多年輕學子的閱讀習慣，讓文學創作向下扎根。由作品集收錄的得獎作品中可發現書寫題材多樣，對於社會關懷、自我生命經驗省思、環境議題等皆有觸及；作家的背景，除了專業寫作者外，也有建築實業家、當過漁工的醫師、教師、學生、公務員等，顯見臺中文學獎珍視作家與作品的多元與包容。

臺中這座百年文化城孕育出許多優秀文壇作家，除了鼓勵、提拔諸多熱愛文學創作的的朋友外，亦期透過文學貢獻獎的設定以表彰本市具相當成就的文學家；在此特別向本屆獲得文學貢獻獎王定國先生致上敬意及謝意，王先生特殊的生命歷練及在文學界的出色表現，深受肯定及推崇，獲此殊榮，實至名歸。

文化與藝文教育一直是本市重要的施政項目，同時更是軟實力的展現，從日治時期的「櫟社」、「臺灣文社」到近代的《笠》詩社等，為臺中奠定了文化先行的深厚基礎，期盼未來臺中文學獎，繼續發掘並引領我們看見更多的文學風景。

感謝文學貢獻獎提名委員暨文學創作獎各類別的審查委員，也恭喜所有得獎者，期盼大家在這片土地持續筆耕，揮灑豐沛的生命力，讓本市的文學在眾人的琢磨下更加茁壯耀眼，讓文化城的美譽代代傳承。

創作，永無止境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長

張大春

文學創作是一條無止境的探索之路，隨生命經驗累積成長，唯有不斷挑戰，跨越界線，才有超越可能。

臺中文學獎為全國知名徵文比賽，來自國內外的創作者，用文字抒發心情，創造共鳴與對話，讓文學創作深烙人心，啟發思想與感動，投稿作品質地皆佳，競爭激烈，老幹新枝同時躍踞榜上，代表文學獎達到了鼓勵不同年齡層踴躍創作的目標，也可見創作人才薈萃，等待發掘。

本屆得獎作品中，題材十分多元，值得關注的是對特殊議題之觀察，青少年散文高中組前兩名得獎作品，不約而同都書寫與疾病相關內容，頗耐人尋味，反映現代人的身體境況。閱讀是打開學生夢想的翅膀，文學獎徵文比賽已成為喜愛文學創作者盡情飛舞的舞臺。新增設的「青少年閱讀心得」，鼓勵莘莘學子透過閱讀，進而深度思考，

高中組的第一名得獎作品不但閱讀較為艱深的史書，其文字水準及所思所想更遠超乎一般學生程度，這是本局所樂見的。

本屆臺中文學貢獻獎由王定國先生獲得，王先生出生於鹿港，後定居於臺中，早期創作已深受文壇肯定，榮獲諸多大獎，後轉身投入建築業，封筆多年，於 2013 年重拾筆耕，該年出版短篇小說《那麼熱，那麼冷》，獲得文壇高度肯定，隨後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作品，2015 年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售出英、荷、德等多國海外版權，並獲得第二屆「聯合報文學大獎」等殊榮。即使今日仍身在商場，一樣堅持文學創作，令人敬佩，足以作為文壇後輩之表率。這也是文學貢獻獎首度頒發給小說家，臺中文學獎一向鼓勵多元創作領域及價值，王先生的獲獎別具意義。

臺中文學獎至今邁入第八年，感謝所有參與投稿的寫作好手們，因為有你們，使文學持續在臺中發生，讓一年一度臺中文學盛典添增韻味，更希望在未來能持續看到更多創作者及優異作品，在文壇上發光發熱。特別感謝 57 位參與評審工作的文學貢獻獎提名委員及文學創作獎評審委員，付出時間及心力，因為您們的慧眼獨具，才得以讓更多的文學創作者被看見，有了出色的得獎作品，才有這本精彩的作品集。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也將持續秉持者文學傳承及發揚的使命，讓本市的文學更加蓬勃發展。



第八屆臺中文學貢獻獎得主

/

王定國

出生於彰化鹿港，現定居臺中。十七歲開始寫作，作品以短篇小說為主，早期著有小說、散文十餘部，曾獲全國大專小說創作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轉戰商場，投身建築業，封筆多年，於2013年重返文壇。曾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金鼎獎、聯合報文學大獎、中國時報開卷周報開卷好書獎。近年著有《那麼熱，那麼冷》、《誰在暗中眨眼睛》、《敵人的櫻花》、《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昨日雨水》、《探路》、《神來的時候》等。

讚 詞

應鳳凰

1955年彰化鹿港出生的王定國，十三歲離開鹿港定居臺中，先讀臺中二中，再進五年制「僑光商專」。十七歲開始寫散文，嘗試短篇小說，陸續獲得大專小說創作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文學生涯「前期」已出版《離鄉遺事》《細雨菊花天》等小說集、散文集各三種。出人意料地，標準文青卻在1990年代投身商場，轉戰建築一行且事業有成，如今是一家建設公司董事長。期間短暫任職法院書記官，為此他封閉寫小說的筆長達二十年之久。

然而王定國身上的文學細胞始終存在，生活歷練醞釀累積著強大創作能量，蓄勢待發。果然在2013年，他以短篇小說集《那麼熱，那麼冷》的出版，重返文壇，精準銳利卻不失溫潤的文字風格備受評家矚目。此後接二連三推出新作；不只質精，產量同樣驚人：秉持堅定的意志力寫作，幾乎是一年一本書的出版速度，陸續推出短篇集：《誰在暗中眨眼睛》（2014年）、長篇小說《敵人的櫻花》（2015年）；另外是三部內斂纖細的短篇集：《戴美樂小姐的婚禮》（2016年）、《昨日雨水》（2017年）、《神來的時候》（2019年）。

以上各書在短短數年裡連奪大小獎項：像《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獎，進入《亞洲週刊》十大好書；又如「臺北國際書展大獎」，金鼎獎優良出版品推薦獎，博客來年度之書、誠品閱讀職人「最想賣的

一本書」等，也陸續售出英、荷、德、義、韓與簡體中文版等海外版權。2015年且一舉獲得文壇視為純文學最高獎金與榮譽的「聯合報文學大獎」（第二屆），這些獎項榮銜在在證明他的「重出文壇」，比之早期擁有更精緻亮麗的創作成績。

小說家周芬伶，也是前一屆「臺中文學貢獻獎」得主寫道：「精細縝密是王定國小說的特色，他的細筆常能穿越極平常的物事，讓日常性中的某一瞬，成為神祕而偉大的一刻。」果真行家之言，扼要點出風格及優點。復出後的王定國，以其精準纖細、內斂又安靜的小說語言，廣受評家讚賞與讀者共鳴。雖然題材上多少持續早期的愛情主題，但文字風格轉趨深細探索、挖掘人心內在幽微荒涼，文字更節制簡約。評論家范銘如說得中肯：「在臺灣小說史裡，大概很少有作家的作品包含著那麼多悖反對立的元素，卻又能調配得如此妥貼和諧的。」

王定國歷經四十年文學歲月、二十年商場煙雲，從中年企業家轉回小說本行，將生命志業回歸文學初衷，十餘年間累積了可觀的文學成果。難得的是他胸懷悲憫，小說展現溫厚的人道關懷，不止於藝術技巧的經營。除了作品質量穩定，獲得無數獎項光環，最令人激賞的是：他作為文學家謙沖低調、不張揚的優雅身影。引用他的話：「我

不是個喜歡說話的人，自然也不喜歡以說故事的方式來成為小說家。……表面雖然寫著愛情，著眼點其實為了打開現代人的苦悶荒原」。

身為小說家，他堅持安靜的寫作初衷，本身行止即帶著濃濃的理想性。曾言：「文學即是救贖」——在喧囂而荒涼的時代，王定國不僅營造獨有的小說藝術，且心無旁騖將生命理想浸淫其中。這般堅持寫作的身影，本身像是混濁社會中一件晶瑩溫潤的藝術品，豎立某種安靜又純粹的作家典範。一位成名卻低調的寫作者，除了作品在廣大讀眾間擁有強大吸引力，也是眼下社會「文學精神」重生的最佳典範。企業家王定國長期定居臺中，雖也給臺中街市添加不少高聳建築物，然而文學的影響無遠弗屆，其貢獻層面與力道其實是更深遠而鉅大的。

得獎感言

王定國

所有的藝術尤其是文學，它終究是一條寂寞小路，沿途沒有繁花盛景，也沒有捷徑通往終點，畢竟只是沒有終點的跋涉，所耗費的心力好比就是燃燒自我生命的過程，因此一旦聽到溫暖的應許與肯定，對一個創作者的我來說都是無上的光榮，心裡永遠充滿著感激之意。

小說類

Novel



總評

短篇小說的技藝與內涵，無論歷史小說、社會寫實或魔幻寫實，都戮力刻劃現實世界，將人生百態濃縮成動人繽紛的文字，這次臺中文學獎小說組的稿件，都據此發揮，各有各的特殊風格，各有各的世界觀。對評審來說，閱讀過程是美好的文字饗宴，以致討論時各有堅持。但是，如何攫獲評審青睞，還得靠作者多年火候，對人生有更細膩觀察與挖掘，並在語言摹寫有迷人細緻的氣氛。小說是作者的人生夢域，寫夢不難，但要寫得讓人入戲，需要漫長過程鍛鍊，期許落榜者來年再來，文學獎不拒勇者。

—— 甘耀明



小說類 | 第一名

鬼的體味

沈台訓

得獎感言 |

謝謝評審老師與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的鼓勵，謝謝家人與朋友，謝謝美麗與牠的伙伴，謝謝黑板樹與中港轉運站。謝謝流雲與冰川，謝謝蒼天與大地。

個人簡介 |

沈台訓，清大社人所人類學組畢業。

舞臺劇劇本有《世界小戰》等。譯作有《為時間終結而作》等。

鬼的體味

我彷彿已經看過這個展覽好多次。

藝術家在自殺前，創作了一件互動作品，名稱叫「通／關」：一團帶了一扇門的球狀物，如果有人打開門走進去的話，門後的球狀物會瞬間膨脹成一條甬道，然後你可以看到甬道盡頭出現另一扇門。參觀者如果繼續往前走，路底的那扇門會順勢往後退，有時往左彎、有時往右彎，彷彿永遠無法走到盡頭。當甬道像肥腸般最終塞滿了整個展覽場地時，你才可以走到那扇門前，但卻無法打開它。想要出來的話，只能往回走，而甬道肥腸也會順勢逐漸縮小，直到你從原處開門出來。

藝術家在書中說，她想藉由這個作品表達，你以為是出口的門，卻只會把人關在裡面，所以你得想想其他辦法。比如，退回原點。

這個作品對於走進去的人，會引起幽閉恐懼或方向混亂的不安全感，但對於旁觀的其他人來說，看著肥腸亂竄，卻幾乎是一場鬧劇，尤其當困在裡頭的人受不了，嚷著要出來時，總是引起人們的哄笑聲。藝術家說，每次聽見有人笑，心裡就有點難受。

我很喜歡這本薄薄的小書。我摸了摸上了光的封面；沒有做折口的關係，書皮邊緣略微往上翹。老江一開始並沒有翻看。這本書介紹了藝術家短短一生的重要作品，我猜老江也會喜歡。不過他起初只瞄了瞄封面與封底。

說起老江這個人，我認識他，又不算認識他。但這可能是我維持最久的一段工作關係。事情要從十年前談起。那時我剛進公司，要離職的編輯在交接工作時告訴我，外面還有一本書在老江那兒，過幾天

應該可以收到譯稿。她說，收到稿子後，立即幫他申請一半的稿費，不要拖，因為他人還不錯，經常協助審書，後來有書都可以發給他。

十年來，其他譯者來來去去，但平均來看，我每年固定發一兩本書給老江，彷彿還在遵守離職編輯的指令。然而，我從未跟他見過面，甚至連一通電話也沒打過；我們依靠電子郵件敲定案子，而簽約與贈書則走實體郵件。

當我見到他本人時，並沒有那種類似長年筆友一朝相見的歡喜。我反而打量著他，好像老了點，不像他。

我對老江有印象。因為，請譯者填寫款項簽收單，必須附上身分證影本。一直以來，我都見過黑白的他，而且是同一張相片，還是更年輕時的他。即便知道他比我大上十幾歲，但戴著方框大眼鏡的年輕人形象卻深植腦海。

第一天見到他時，我像對稿般認真核對他的臉。緊靠著房間牆角有一臺電腦桌，他微微駝背對著螢幕打字，一開始我只能看到他的左邊側臉與發白的鬢角，只有當他稍微轉頭讀起架在電腦左側的原文書時，我才能大略看到全臉，以及刺眼的鬍碴。坦白說，很難習慣他的老態。

他身穿一件褪色的寬大長 T，與一條同樣老舊的運動褲，而一隻拖鞋的鞋面塑膠皮一端，也離開了鞋底的卡榫。看著他工作中的樣子，我想到自己已經不用再編書，真是解脫。就在這時候，老江突然回過頭，用遙控器按了幾下，把放在另一個牆角矮几上的手提式音響調大了音量。我嚇了一跳，甚至不記得原先有音樂播放，而且還是搖滾樂。

彷彿被音樂的鼓點敲醒，我站在房間門口，開始查看房間內的擺設。感覺有點虛空將就。除了電腦桌與矮几分占兩個牆角外，另外則

有個不算特別大、設了玻璃門的書櫥，放在門口的牆壁邊，而書櫥一旁則上下堆疊著三個紙板箱。

我走了幾步，轉了房間一圈。老江還在專心工作，我停在他的身後，躲在花色模糊的窗簾後面往外看。我眼睛一亮，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翠綠中透著夕陽的金光，讓人想起四月回南部老家掃墓的情景。再遠一點，有許多卡車轟隆隆進出，揚起大量煙塵，可以聽到更遠處有施工的聲響。上了年紀的老江大概並非喜歡搖滾樂吧，只是為了對抗車輛與工地的噪音而已。

初來時還有些膽怯，直等到老江睡覺後，我才好整以暇參觀他的房子。電腦間的房門正對著另一扇門，通往他的臥室，而兩者中間夾著一間小衛浴。臥室陳設同樣簡單，除了居中一張雙人床外，還有一個只占半面牆不到的衣櫥，再加上一個小床頭櫃，上面放著檯燈與小鬧鐘。我低頭看著靠窗牆面、平放在地上的兩卡紙箱，忽然聽見老江響起的打呼聲，差點笑出聲來。

兩個房間外的大片空間就是起居間。電腦間的門口外邊，貼牆放了一張六人座餐桌，不過只見兩把圓凳收在桌下。一半的桌面堆著郵件、藥瓶、茶葉罐等雜物，我寄來的書就擱在這兒，拆開的信封壓在書本下面。

餐桌的另一邊是一條兼具茶水間功能的小走道，盡頭的門通往後陽臺。我沒有走出去看。轉回起居間另一頭，一把三人座藤椅與小電視櫃相互對望，而藤椅背後就是樓梯，一邊往下，一邊往上。

所以，這是棟透天厝？我站在上樓的樓梯前，數了數腳邊沿著開了窗的牆面底下堆疊排列的紙板箱，大大小小一共有六個。怎麼到處都放著紙箱？

我接著望向窗外。青白的路燈照著兩線道的街面，我注意到，對

街一排人家所有三樓的神明間都透出陰森的紅光盯著我瞧。我別開眼睛。

往三樓走去，果然也是個神明間，坪數縮小許多，幸好裡頭沒有神明。再度見到幾只紙箱。老江準備搬家嗎？我摸了摸紙箱，上頭有一層灰。地上另外還見到幾個種花用的塑膠盆，不過還沒見到房子裡有什麼盆栽。我在一週前就把辦公室桌上養了好多年的黃金葛丟掉，想起來有些感傷。

我轉身下樓，經過起居間的藤椅時，試坐了一下。我看看四周，餐桌那兒的牆面吊著一份縣長發送的大月曆，畫面是三顆綠色芭樂。這算是唯一的「家飾品」吧。

我接著下樓去，但階梯還沒走完，就聽見嗚嗚作響的怪聲，迴盪著整個一樓的空間。我循聲往後頭一扇沒有門板的門框走去，就看見一部白色大冰箱杵在冷清的廚房中微微震動著。老江可能很少做飯，連油煙的餘味都沒有。

我轉身回望，偌大的空間中，居中隨意停了一部腳踏車，好空曠，很怕自己走路產生回音。在靠近鐵捲門大門一側，放了一張方桌與一把圓凳，桌上堆著幾份廣告傳單，也擱著一頂棒球帽。我彎下腰查看桌子底下：有兩個鞋盒，以及一雙慢跑鞋與一雙涼鞋，而在桌子旁邊，沿著牆壁則有好幾落半人高參差堆放的東西，其中有小紙板盒，也有牛皮紙袋。

當我要直起腰，突然發覺，其中有一落的紙袋顏色頗為眼熟，趨近一瞧，那都是贈書的郵包。我一袋袋拿起來，大多數都沒有拆開；由我寄出的總共有十幾袋，而堆在更下面的，寄件人則是以前的編輯。從某一年開始，由於總編下令，贈書冊數就從五本變兩本，所以堆在上面的郵包比較輕。

我挑出我寄出的第一個郵件，那是我進公司後獨力完成的第一本書；在封口上，我仔細黏貼的膠帶已經出油，但還是緊緊封住。老江怎麼連看看封面的好奇心都沒有？難道也沒興趣檢查譯稿是否有所改動？我盯著列印出來的地址名條，紙面早已泛黃。

其實，封面說起來也沒什麼好看的，類型書就是那個樣子。而老江應該完全不在乎編輯潤稿，他從未來信討論。我搓著手指上的膠帶殘絲。他接譯的書，應該都是他不想再讀的書。

我把老江的贈書郵包一袋袋疊回去，突然發現有一袋拆了開來。我想了想，記起有一次在接到老江照例感謝贈書的電子郵件時，回信問他，有沒有看到裡面那本要發給他譯的書？

這說起來是我的不周到；工作久了，一切從簡，並不會在寄書的同時，發信提醒包裹內容；反正老江屆時會回寄收到的訊息。當然並非每個譯者都這麼做，但我甚至不會去信追問有無收到贈書，因為，始終沒收到書的譯者最後會自己來問——說不定也不會問。事情後來就是這麼運轉的。

而那一次，老江稍後回信致歉，說他糊塗沒注意到。不過，真相應該是，他一開始根本連拆都沒拆。我看著其他幾落的郵包，他長期合作的不同出版社寄來的包裹，大多數也是原封不動。

而我這次寄給老江的書，也許由於不是使用公司信封，也沒有寫上寄件人的地址與名字，所以他收到後就拆開來看。他起先站在餐桌旁讀了讀封面與封底，然後就擱下書，壓在信封上，好幾天都未再看它一眼。我感到洩氣；我以為他可能也會喜歡。

彷彿看見一條甬道在我眼前忽而往左、忽而往右。甬道內通體白色，水草飄盪的剪影在其上時隱時現，比起路底那扇門，壁面上這些

光影變化更惹人注目。如果走進「通／關」這件作品中，我恐怕不會想開門出來。我想關一輩子。

決定不再回辦公室的前一天，我閃過一個念頭，可以把這本書送給老江當作告別禮物。然而，轉念一想，終究只能匿名，於是在中午外出用餐時，我特地去買了一只牛皮紙袋。第六天，老江在餐桌上一邊吃藥時，順手才又拿起這本書。他顯然不是想要讀書，而是在思考：都過了好幾天了，還沒有人寫信來告訴他要做什麼；而且麻煩的是，也不知道該問誰。

能打電話，就不見面；能上網寫信，就不講電話。而且為了省事，電子郵件掐頭去尾，只剩內容要旨，不用問候，不用祝好，而署名都用簽名檔。老江拿著書，在電腦前坐下來，打進書名，他在寫信。他的信倒是規規矩矩；通常，接案的人總是對客戶比較有禮貌，但他持續做了十年，你就會覺得這是他做人的風格。他一一複製信件內容，發了好幾封郵件給不同的收件人，也包括我在內。

老江之後開始每天午後讀上幾頁，一邊做筆記。他也許並不在乎事情如何，反正不過就是讀一本書而已。他如果在電腦閱讀，我就裹在窗簾後面瞄著迎風的稻浪；而如果他坐在藤椅上，我則蹲在那些灰塵斑斑的紙箱旁，一邊摳著牆面壁癌的傷疤。隔兩天，他在書中看到一根橫過頁面的細髮，小心翼翼地捏起來觀察。我頓時觸電領悟：這些紙箱應該從搬家過來後，就未曾打開過。

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名國外的女性藝術家，可惜過世太早，在國內幾乎沒有知名度。如果提議出版，恐怕馬上過不了總編那一關。

某個程度上，老江的生活簡單又透明。每天早上起床後，他會坐在床沿一會兒，然後深深吐出一口氣，再拖著自己展開跟前一天差不多的一天。他像個自律很高的打字工人，如此一板一眼，很難判斷他

對這份工作是否懷抱熱情。

幾年前，有一回，書都已經上市半年多了，我卻完全忘記幫他申請稿費尾款，直到他來信詢問，我才趕緊辦理。他算是最晚探問我款項下落的接案人；那一年的譯者、美編或外包文編，恐怕有一半的人都催過我。

跟男友分手的後遺症，導致工作韻律大亂，天天一想到就哭，而且還有房子的問題要處理。我記得我回信道歉自己的疏忽，可能一時情緒上來，多講了一些自己的心情。結果老江回信安慰我，說自己去找新住處，雖然麻煩，卻是治療失戀最有效的方法。

一天早上，老江刷完牙走出浴室，手腕下沾有一條牙膏泡沫。我後來走近他，用手指搔了搔他的手腕。他於是抬起手，輕聲說了句該死，就抽了張衛生紙擦掉。這麼多天來第一次聽見他說話的聲音，我一時張大了眼睛。

夜裡，我有時坐在那兩個靠牆的水果行紙箱上，看著他規律地打呼，一邊思索這些紙箱為什麼不打開來。是為了可以更快搬走嗎？所以他不喜歡這裡？但他也住很久了。還是裡面有他不喜歡或害怕看見的東西？或許紙箱只是等著回收，但他卻一直無法做出決定？這代表他可能仍舊有所眷戀？也許他在等待？紙箱裡透散出絲絲的莫名氣味，說來奇怪，我彷彿嗅聞到同類的氣味。

老江在電腦前沉思。他再次移動滑鼠，點選了最後一封我寄來的郵件，拉到簽名檔位置，然後拿起手機，撥出號碼。等了十天之後，他應該發現只有我沒有回覆。

「請問是……小姐嗎？」老江說出我的名字，感覺往事震耳欲聾。對方顯然問他哪裡找，然後不知道怎麼辦，請他等一下。我想起那個經常生病請假的同事，她應該會請總編來處理這種事。老江跟總編寒

暄了幾句，再度把來電用意講一遍。老江久久沒有說話，然後說他好震驚。都是總編在講話，不知道她怎麼說我。

每天這個時間，總編與其他媽媽編輯多半剛從幼兒園接回小孩，辦公室一片鬧哄哄，讓人很無奈。老江說，這樣啊，好可惜沒有機會送她。總編又講了幾句話。老江接著說，那就麻煩您問問，而審書的事情，也請您查一下，謝謝。

掛完電話的老江，呆坐良久。如果我沒有送書給他，他就不會遭受這件事的困擾；他隻會在很久以後，發覺我都沒有發書給他，或許會來信問我，或許也不會。

過去十年，雖然每年幾乎有合作，但也不能說這是心照不宣的約定；也遇過他的時間無法配合，或我沒辦法等他的情況。關係清淡到隨時都會融化。我從未擔心他會不會沒案子因而斷炊，一如他不會關心我最近過得好不好。

總之，我有我自己過日子的方式，他肯定也一樣。我從未查過他是否有用臉書，他其實就是個陌生人。雖然他做事可靠、待人有禮貌，但走在路上絕不會相遇。

幾天後的下午，老江比平常提早騎單車出門，傍晚時，我在窗口看見他回來的身影。他去剪了頭髮，看上去不再像老宅男。而除了晚餐的便當外，他還買了好幾樣水果，跟引人好奇的一束花。

他吃完飯後，拆開了包裝紙重重疊疊的華麗花束，拿掉香水百合、劍蘭，重新搭配淡紫洋桔梗與純白深山櫻，然後裹上保水墊，再用一張原有的玻璃紙把花兒包好，並且挑了一條最細的藍色緞帶繫上。我可以想像他不想多說一句話的模樣，任憑小鎮花店老闆娘去配花弄包裝。

他接著下樓到廚房慢慢清洗所有水果，一個個排放在瀝水盤上晾

乾。隔天他一大早起床，洗澡、刮鬍子，然後穿上條紋襯衫、休閒褲，外搭一件深藍色西裝外套，感覺就像成功人士。他把花束放進一個百貨公司大紙袋中，水果則用背包揹著。他打電話叫計程車後，下樓取出一個鞋盒，穿上皮鞋。我站在二樓窗口，哀傷地看著車子離去。

當我遠遠感覺到老江到了時，其實有點難為情。正午的太陽很大，他的一隻手拎著外套。他跟宮廟裡的一名管理員說明來意，我再次聽見他說出我的名字。查到我的位置後，管理員領著他來到這裡，並推來一架帶輪子的長梯，為他指出我的塔位，就在靠近天花板、很高很高的那裡。他接著先把花束與水果放在大廳的供桌上，然後點了一炷香，再度來到我的懸崖正下方。

他一階階小心爬梯子，然後他看到我的相片。他端詳很久，才敲敲我的塔位。他斷斷續續說他很抱歉不知道我的事情，他說他帶了鮮花素果來看我，他斷斷續續說他很謝謝這些年來的合作。他其實不知道要對我說什麼。

他一直凝視著我，也是比較年輕時的我，家人從一張全家福合照的圖檔中截出來用。香灰點點落在他的手上。他爬下梯子，把香枝插在大香爐，然後回頭從花束中折了兩小截深山櫻，再次爬上梯子，把瑩瑩綻放的小白花插在塔位邊上。我望著他迎向我的淚眼，打轉的淚珠上映著我微笑的臉。我退回原點，第一次覺得自己死了。

* *

剪指甲這種事情，是無聊人生的無聊指令。指甲一長再長，你只能一剪再剪，彷彿剪短它是為了鼓勵它再長長。

在書中，藝術家提到了一個早期的裝置作品「蜈蚣不做的事」：

她以各色毛線繞著粗鐵線，仿造摔角鐵籠競技場場地，編織出一個巨大的五彩鐵絲籠，然後在籠中憑空投放一個女人的立體影子。觀者只要專注看一會兒，就猜得出籠中的女影在修指甲與上指甲油。

女人的側影一根手指接一根手指在剪指甲，彷彿剪了一百根手指才停下來；然後再進行這一百根手指的上指甲油的程序，像一個沒完沒了、自己對抗自己的浩大工程。

藝術家說，這是她為母親所做的肖像畫。我覺得她可能從母親身上看見自己的困獸之鬥。沒想到她年紀輕輕就過世了。蜈蚣女空有百足，也許真的是敗在類似剪指甲這類的人生瑣事上。

當你剪了過多手指的指甲，就流露某種強迫症的味道，如同咬指甲、撕手皮的壞習慣，戒都戒不掉。指甲反而因此無辜起來。

剪了過多手指的指甲，也會升起一股時間之流的濃縮感，我想著，從第一次學會自己剪指甲，直到最後一次還能夠自己剪指甲，正好見證手指變老的過程。可是誰能記得這段歷史呢？剪指甲很難啟發哲思，只想趕快了事。

我合上書，把眼鏡戴上，突然覺得月曆上的三顆芭樂盯著我瞧。電視機也好像在觀察我。窗戶下面的一排紙箱看起來彷彿爭先恐後偷瞄我。

這幾天不時就感覺到，家具看著我，窗簾看著我，日光燈管也看著我。我站起身，藤椅發出咯吱聲響，我的房子於是通通睜開眼睛瞅著我，就像抬起頭望著我的一群流浪狗。

就像有鬼一樣。

鬼？很久沒想起鬼了。在我的暱稱世界裡，鬼是前妻的意思。我不曾在別人或她的面前這麼叫過她，我只在腦海中的獨白裡給她這個簡稱。不過那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

前妻一開始並不是鬼，我叫她老婆、紅豆冰或鳳梨蝦球。但她怕鬼。她因為怕鬼，而逐漸變成鬼。

變鬼的觸發點，發生在一間髮廊裡。正準備幫前妻剪髮的設計師，拿梳子梳理了幾下，突然輕呼一聲：「小姐，妳有鬼剃頭！」及肩長髮掩蓋了後腦杓的一小處光溜溜的無毛區，致使前妻在眾目睽睽之下，得知自己患上圓禿的毛病。

「鬼剃頭」三個字，無論就音響效果或意象表現，都讓臉皮薄的前妻無地自容。有個在燙頭髮的小姐好意問她是不是最近壓力大，她卻像被當場逮捕的現行犯，只能支吾其詞。她匆匆離開髮廊，回家找我。

我還記得那是個週六下午。我們走遍家裡附近街區，只有一家小兒科還在看診，只好將就擠在一群家長與小朋友中間等待。女醫師善解人意，告訴前妻不用緊張，那只是圓禿，很常見。

「圓禿」，緩和了鬼剃頭一詞的衝擊嗎？還是反而附加上了更多的羞辱？我不知道。整個星期天，前妻沉默不語。我陪在她身邊，但於事無補。

之後，當然去找了皮膚科就診，幾個月後也痊癒了。她雖然更加了解圓禿這個疾病，但卻無助於緩解她的憂慮。她的一個重大改變是，她不在夜間洗衣服，而且，在日落之前，就會把晾在後陽臺的衣服收進來。

她不讓衣服在屋外過夜，因為——如同某種風俗所言——她怕鬼會趁著夜黑摸進她與我的衣服裡。我告訴她說，我了解。她從此改掉了半夜洗衣騷擾鄰居的壞習慣，我在心底暗暗為此叫好。

我們都是上班族；我當時在一家雜誌社擔任採訪組長，她則是一家貿易公司的會計。週末洗衣服是常態。一般上，週六白天不管什麼

時候洗，入夜之前就會收進屋裡；如果衣物未乾，週日白天再拿出去晾曬，同樣在太陽消失前就全部召回屋裡，如同牧羊一樣。

前妻如果想在週間洗，通常是在夏天期間，她會調好鬧鐘起個大早，在日出之後，開動洗衣機；等到出門上班前，就能將衣服晾好。而下班後，夕陽的金光，直到她進家門時，還輝映在後陽臺上。

後來，在洗衣當日，她會先上網查詢日出與日落時間。我曾建議換一臺洗脫烘的洗衣機，並且放在室內使用，一方面省去晾曬的麻煩，一方面也擺脫日照的限制。但她說，接觸日光正氣才能保證衣物沒有小鬼流連。

有一天早上出門前，我找不到一條常穿的牛仔褲。問她，她才幽幽地說，被她扔掉了。她開始掉眼淚。她說，上週三一早，她洗了衣服，但她之後完全忘記這件事，下班後竟然跟同事去吃飯逛街。她回到家，起初還未意識到自己的失誤。當她在臥室開心試穿新買的高跟鞋，才發現窗戶外面隨風飄動的衣物。

她立刻抄起大塑膠袋跑到後陽臺，瘋狂地把所有衣服全塞進去，然後下樓去社區垃圾間扔掉。她說，扔了衣物後，她隨即跑去附近一間開在公寓一樓的宮廟拜拜，怕有晦氣影響到我。我摟著她、安慰她，跟她說，我不怕晦氣，妳也不怕。她卻一把推開了我。

還有一次，我在雜誌社，岳母打電話給我，建議我去買臺烘衣機，就不用曬衣服了。原來，兩天前，岳母被緊急徵召執行搶救衣裳行動。我記起前妻那一天曾用簡訊問我會準時下班嗎？我說我在趕截稿，要加班。於是岳母先去她的公司拿鑰匙，然後在日落前趕到我家，去後陽臺收進兩件她珍愛的洋裝，她一早起床手洗後晾曬。這回是因為公司董事長突然集合大家開會，她走不開。

我總以為洗衣服是小事。有關多功能洗衣機的討論，她不願再談。

我甚至提議，可以在後陽臺加蓋一排窗子，讓戶外變室內，同樣照得到陽光。她說她一想到工程施作，就頭皮發麻。

幾個月過後，我加班晚歸，卻在社區大樓門口與她巧遇。她笑靨如花，一手拖著一卡行李箱。她說她去自助洗衣店。我滿腹疑問：現在衣服不用曬太陽，吸收陽氣嗎？她說，宮廟裡有位師姊給了她一瓶神明加持過的消毒藥水，既能殺菌，又能驅魔，比日曬趕小鬼的效果更好。我笑了出來。

鬼的抽象，一如細菌。消毒藥水若能殺菌，那麼驅魔也只是一步之遙。信仰再進化，開發出了抗菌、殺菌產品的魔幻商機；前妻馬上加入了師姊的團購名單，定期去拿回來經過公廟施咒作法的消毒藥水。

既然能在自助洗衣店烘衣服，她這次主動買了一臺洗脫烘洗衣機在家裡用。我樂觀其成。人生不可能被洗衣鬧劇打敗。也許正是出於這樣的自信，壓抑了我的嗅覺訊息，以致我成了隻臭鼬而不自知。

有一天，結束編輯會議後，總編叫我留步，她關上辦公室房門，然後對我說，請你太太洗衣服別下重手，不然衣服會因為消毒藥水而有怪味。我尷尬地問說，很嚴重嗎？她說，不嚴重，只是時不時聞到一下，鼻子會受刺激而分心。她接著說，由於其他同事幾次談起，她才決定跟我明說，不然其實完全沒有妨礙到她；她偶爾也會用消毒水，她知道這個牌子的味道。

我的腦子發燙。我跑到洗手間，嗅了嗅衣服的味道。這股微微刺鼻的臭味，我早已嗅而不聞。我一直以為，反正洗過的衣服總會殘留個什麼味道，因而毫不在意。其實，現在家裡永遠有這股氣味橫陳不去。

前妻冷靜聽完我的抱怨，她的反應是，我喜歡了別的女人。我一時還以為她在開玩笑。她的邏輯是，如果我愛她，就會愛她的一切，就

會無私包容她的一切，包括消毒水的臭氣味在內，而不會在乎別人說三道四。況且——她加碼挑釁——如果正是這樣的氣味能使她安心，難道我不希望她安心嗎？

她一口咬定，對我衣服氣味的批評一定來自女人。關於這點，我無法辯駁，雜誌社幾乎都是女同事；我只是指出，點明這個問題的女人，是我的上司，而這件事可大可小。

我們吵了一夜。我當晚立即決定，我的髒衣服自己洗；我不想為了她的避邪神水，而毀了我的社交生活與職業生涯。並且，同時自動解除日出日落的洗衣限制。

彷彿出於報復，她變本加厲，不只用消毒藥水洗衣服，還用來沖澡、拖地、刷馬桶、擦拭家具。氣味凝固成形，附身在兩房一廳的小公寓，變成這個令人掩鼻的家。甚至人在梯廳就聞得到；每次電梯門一開，我的鼻子會不自主地顫抖兩下。我焦慮地想著，鄰居也聞得到地獄升起的硫磺味。

冷戰時強時弱。她不願放棄驅魔聖水，不過後來買了除臭劑與芳香劑，代表她顧慮到我。但只要這些假氣味一過，就浮現出消毒水固著不去的氯腥味，像群鬼出籠，張牙舞舌舔入你的鼻孔。浴簾與浴缸是重災區，你會以為有不肖工廠暗夜偷排廢氣，遑論跟她上床，那就像跟消毒水海綿做愛，動不動就鼻子發癢，興起就此窒息的慾望。

悶熱無風的夏日夜晚，瘴氣蒸騰，我幾乎不想回家當逐臭之夫。當東北季風開始吹拂，她緊閉門窗，臭氣彷彿大軍圍城逼我就範。日復一日，鬼的體味嗆人魂魄，一絲一絲逗你的神經、撩你的困惑、激你的憤怒。她怕鬼，最後卻不知道自己是鬼。就像電影裡演的一樣。

更令人費解的是，她養成了用力關門的習慣；出門甩門，回家甩門，進浴室甩門，有門就甩。她鬼聲鬼氣辯稱說，甩門聲形同鞭炮炸

響，可以猝然嚇退摸門進屋的魑魅魍魎。當著我的面，鬼好幾次砰的一聲關上臥室的門。門板的巨響穿透我的耳膜，直達地府，激起奈何橋下的水流陣陣漣漪。

幾番遲疑，我終於買了一臺空氣清淨機，放在書房。這算是兩人關係無可挽回的轉捩點。當我搬去那兒睡覺後，兩人正式漸行漸遠。辦理離婚手續時，她戴著假髮前來，我略感疑惑。她最後低聲恨恨地說，她詛咒我下地獄。我沒有回話。才從地獄脫身不久的我自忖：由於無法使勁用門、痛快用消毒水，因而詛咒別人，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現在回想起這些十幾年前的往事，突然意識到，她趕小鬼，最後趕走的是我。我變成她的鬼。

是我變鬼嗎？

五彩的鐵絲籠中，有一名女子的幻影在剪指甲。關在籠子裡的鬼，其實伸不出惡爪。藝術家是這個意思嗎？如果是的話——莫非，這本書是前妻寄來的？

我趕緊去餐桌上找信封。在牛皮紙袋正面，寄信人以黑色簽字筆寫著我的名字與地址，筆跡娟秀，每個字都像比薩斜塔往右微微傾斜。印象中，前妻的國字寫得如同鬼畫符，遠遠比不上她的阿拉伯數字清楚俐落。

哪兒去找她的手寫字呢？早年的情書、卡片全扔了。我只能想到離婚證書上的簽名。我從電腦間的書櫥裡，取出一個文件盒，翻找出證書。目睹她的親筆簽名，一橫一豎一撇，端正有力，讓我頗為納悶。難道我的記憶有誤，也許她的國字也人模人樣？不過，字跡並沒有往右斜。

我拿著信封下樓去，試著比對所有贈書郵包。十多年來，有三、四十個大大小小的郵包。包裹正面絕大部分是貼上電腦列印出來的名

條，頂多會以筆勾選掛號選項。個人的筆跡已經成為鮮少示人的隱私。而剩下幾個有手寫字的郵包，卻與牛皮紙信封上的筆跡相去甚遠。

於是，在知道往來的一名編輯的死訊時，我猛然被某種不明的挫敗感淹沒。我當下立即有去看看她的念頭。電話那頭的總編一直盛讚女同事認真負責，不明瞭為何她做出如此的選擇。總編最後說，她會去查查是否有英文審書紀錄，然後用電子郵件說明結果，並告訴我納骨塔的地址。

晚餐時，面對排骨飯便當，扒了兩口，沒什麼食慾。我合上便當，起身出外餵狗。遠遠看見一位婦人拿著一只碗公，兩隻流浪狗圍著她。我止步不前，站在街邊一會兒，然後折返回家，把便當冰入冰箱。或許晚一點再出門去。

我夢見前妻。夢中，她的臉孔變形，表情難測，臉頰時不時透出骸骨，像變鬼前的序曲。

驚醒後，我卻想，也許那是變人前的掙扎也說不定。我們是可能亦人亦鬼，有時人多，有時鬼多。據說她後來嫁給了一名游泳池的救生員，這倒可能是個好選擇。我是指氣味習慣方面。

我在離開她之後，輾轉搬遷了幾個住處。生活不穩定，也就先辭去了雜誌社的工作，以翻譯餬口。住在這裡後，也一直覺得改天就會搬走，沒想到兩鬢都發白了，卻還原地不動。

走了一段階梯山路，才到達這間宮廟。正午的驕陽使我滿頭大汗。這名多年來不忘給我案子的編輯，當我瞥見她的相片時，覺得認識她，又不算認識她。她微笑的眼睛凝視著我，我感到我的一生也望著我，彷彿不在世上的人是我。我有變鬼的慚愧。我也空有百足，第一次覺得自己活夠了。

評審意見 |

以一個亡者，編輯女鬼，和現實中因怕鬼而行徑如鬼的前妻，書寫人生的荒謬情狀。做為一名譯者，因前妻驅鬼的瘋狂行徑，而婚姻破裂，最終彷彿自己成鬼，被妻子驅出。此後宅在新的落居處以翻譯為生，翻譯顯然只是一個謀生的工具，譯者在離開破碎的婚姻後，自己已然破碎。這種破碎狀態是透過成鬼魂的女編輯來到他的住處而觀察到。連結人生如鬼的困羈與荒謬感的是藝術家的「通 / 關」創作，一個兜不出去的入口。匠心獨具有創意，人生之荒謬與孤寂感油然而生。

—— 蔡素芬



小說類 | 第二名

像是做三菜一湯

陳育律

得獎感言 |

記得是在一個跨年夜聽完這個故事，當下就決定要寫成小說。原以為書寫他人故事應比深掘自我輕鬆，殊不知從落筆到完成草稿，每一個階段的揣摩都教人吃足苦頭。感謝評審讓這篇作品得以問世。

個人簡介 |

在臺北讀政治，在東京學新聞，在倫敦做文化研究。
作品散見報章及網路。曾獲時報文學獎、泛科幻獎等獎項。

像是做三菜一湯

0

她很冷靜。她躺在飯店床上。他在沖澡。

她讓自己冷靜。

她做得到。

浴室裡的水聲由小而大，然後由大漸小。被單幾乎整片滑落床下，僅剩細細的一個邊角，淺淺遮住腰腹。她用雙手輕輕握著胸部，兩顆乳頭在掌中幽幽地陷下去。

乳房轉涼、不再腫脹，一如她的心情。憤怒來時總是洶湧，離場時卻如潮水一般，悄悄退至海岸線外，了無聲息。

灘的邊緣變了，灘上戲耍的人還無從察覺。

浴室的燈也暗了，房間再次回復漆黑。窗框裡，巴黎卻亮了起來。

她住倫敦，他待在阿姆斯特丹，巴黎是完美的中間點，也是旅程深入歐陸的第一個灘頭。她側過頭去，塞納河如一條黑色的帶，纏繞著城市的心臟，她想像自己伸出手，從出海口將緞帶收緊，然後更緊；想像心搏因為焦慮而加速，然後休克，接著全然靜止。

真好。再怎麼複雜的習題，都化作心電圖上完美的水平線，沒有虛妄，沒有造作，沒有多餘的謊。

她維持著背對浴廁的姿勢。如果此時有人隔空遞來一把武士刀，她會立即回贈一個《追殺比爾》裡鄔瑪舒曼的犀利眼神。

聽著他從地上撿起內褲，鬆緊帶啪地一聲彈在腰際；聽著他躡手

躡腳，繞到床的這側，彎身試圖將被子撿起，狠狠摔了一跤；聽著他下巴敲擊地面，兩排牙齒撞在一起，猛地倒抽一口氣。她淡淡地微笑，裝作睡了，不發出一點聲音。

1

學校位在倫敦西區，可惜她不是《BJ 單身日記》裡的芮妮齊薇格，諾丁丘這種地方只得頻繁路過，卻連一間廁所都住不起。

租賃的家在城北，四人平分一層公寓，每人窄窄一間雅房，一架書桌、一座衣櫃、一張半大不小的床，不能再多了。兼職的公司遠在東面的金融區，從學校去公司，地鐵中央線轉輕軌，即使在離峰時間，也要花上四十多分。

星期一去學校。星期二、五上班。星期三先上課，再上班。星期四先上了全天班，晚上再回學校圖書館，參加華語圈同學約起來的讀書會。日子呈現在地圖上，說穿了就是三個定點間遊蕩。如果沒把自己裝進其中一處點了燈的方格，便是塞在地下鐵細長闇暗的管道中。

偶爾不需要面對書籍或報表，她累得只想捧著電腦在床上癱著，看看網路下載的電影。從來沒有搞清楚過，究竟都是誰在上傳這些電影，她打從心裡覺得，那些人都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若不是隨時隨地有電影可看，她覺得自己大概已經成了《V 怪客》裡面那個剃了光頭的納塔莉波曼，好巧不巧就在倫敦遇見帶著面具的神秘男子，攜手將這座陰沈的城市炸個乾淨。

2

這個時間點上，他也來到了歐洲。不是她的這個，紛紛擾擾的歐洲；而是他的那個，美好瑰麗的歐洲。

留學生和留學生不一樣，他和她不一樣。

他讀國內研究所，用學校計畫到阿姆斯特丹短期交換半年，時間的分配方式俐落乾脆，星期一出門上課，星期二躺著休息。其他日子只要國際宿舍裡有誰吆喝，二話不說立刻背包上肩。巴爾幹半島之類比較遠的地方，考量來來回回交通不划算，索性蹺課一天，換得十三天不受干擾的旅程，從布達佩斯一路打卡到伊斯坦堡。

她猜想他是收心困難，課堂上滑手機訂票，發現倫敦旅宿的價格太高，才突然想起了她。

「欸，妳在英國喔？」他在臉書上發出訊息。

「嗯，我看到你都在玩。」她回得很快。

「屁勒！妳就沒玩？」他回覆的同時，傳了一張翻白眼的貼圖。

「拜託，這位大哥。我要寫論文還要上班，跟你們交換出來玩的不一樣好嗎？」

「欸，怎樣，要不要來個異國重逢？」他說。

她把彈跳的訊息通知關掉，讓這句話留在未讀狀態。但是他知道，她沒有說不要，那就是要。他太清楚了。

「好像可以。」她直到晚上洗完澡才回覆。本來就沒有什麼不可以。

回家的地鐵上，擠在酒氣沖天的白人大叔之間，她認真想過一回，得出一個算不上結論的結論：不熟悉的國度裡，和熟悉過的男人見上一面，有點意思。

掐指一算，五年不見了。

分手之後，生活沒有太多重疊，大學雖然讀同一間學校，系館卻是分據校園對角線兩端，各自在小圈圈裡繞著，偶爾臉書上瞧見近況，沒有太多話好講，也不需要特別見面。

人嘛，總是在有限的時間裡，進行最有效率的交換活動。

3

「欸，我還沒吃晚餐，快餓死了……」步出地鐵站，他說。

「沒辦法，你看，快十二點了。店都關了。」她說。語氣裡帶著笑。他就盤算著在她這蹭吃蹭喝、蹭玩蹭住。她太清楚了。

下班回家途經超市，暗忖家裡只剩一包冷凍水餃，算不上待客之道，她稍稍猶豫了片刻，也許，該為來客抓幾盤微波食物充數。要或者不要，這是一個問題。門口站了半晌，還是自己告訴自己，何必。

「欸，真的沒有東西吃喔？」踏進公寓，他不死心地再問。

「好吧，我找找。」她打開冰箱，作勢往裏頭翻了翻。

沒什麼好翻的，就是那一包中國超市買的冷凍水餃，高麗菜豬肉口味。假設包裝上的字句屬實，一包原有三十顆，扣除昨天晚餐的份，應該還剩二十顆。

「水餃，要嗎？」她說話的時候頭抬也不抬，直盯著冷凍庫，像望進某個深邃無底的洞。

「好啊、好啊，當然好！」他雀躍得像個孩子。

「幾顆？」她問了，卻沒等他回答。左手撈個盤子，右手抓準十顆。

「嘻嘻，那來個十五顆吧。」他說著，兩手兩腳大刺刺地攤在椅子上。

他說話帶著同樣一股長不大的氣味，姿態卻像不知哪來的大叔。男孩變成男人，看來是從四肢開始流露老派，要等到整個身體都老透了，最後才輪到腦子。

「都幾點了還吃。吃那麼多，怎麼睡？」她將剩下十顆塞回冰箱。十顆就是十顆，沒得商量。

生活處處是困局，至少在她能作主的領域內，她是權柄至高無上的《伊莉莎白》凱特布蘭琪，由不得誰討價還價。

「來來來，跟我說說妳的生活吧。」房間門口塞了晾衣架堵著，兩人只能側身擠進來。不待她小心翼翼將房門闔上，吃飽喝足的他一屁股坐上她的床。

「挺好，上軌道了。」拉過椅子，兩人面對面坐，四條腿平行交錯，有一搭沒一搭地聊。

空氣裡飄浮著不短不長的距離，軟軟的，像絲繩；卻又冷冷的，像水中的長草。每當話題草草結束，便至少有一個人急著開口說話，像揮著剪刀亂舞，想把這條狡黠的帶子剪短。

一個悠長的沈默令她不得不低下頭來。

看著床單，她在心裡暗想，這套床單昨天才剛洗好，明天又要再洗一次了。視線從床單滑向他的雙腿，身高一百八十公分的他，腿不算長，她看過一張他穿現成尺碼西裝的團拍照，慘不忍睹，不過穿襯衫配牛仔褲的話，乍看還算略高於平均值。

眼神不由自主游移到雙腿之間，鼓鼓脹脹的一團，抵著褲襠，開口處的拉鍊閃著異樣的金光。看見他下意識地伸手，往那處撓了一下，她這才回過神來。為了掩飾自己的難堪，她用膝蓋頭輕輕撞他的小腿肚，尷尬地問：「怎麼突然想來倫敦找我？」

「哈哈。」對她的提問，他笑而不答，下一秒旋即把話題轉到買票看劇的方向。

她不追問，問句懸著沒什麼不好。她清楚，自己的性格有時過於嚴厲，答案太壞或者太動聽，她都不會滿意。

還想好好睡個覺呢，不用自找麻煩，漏夜檢討考卷。

4

不到五分鐘便洗完澡，他穿著鬆垮垮的背心和海灘褲，晃悠悠地回房。

她扁了扁嘴，問：「有沒有洗乾淨啊你。」他又是笑而不答。她自覺沒趣，從櫃裡掏出備用枕頭，用力砸在他身上，唸道：「你在當兵啊，這邊是英倫優雅淑女房，好嗎？」他裝作身中流彈，向後傾倒，嘟囔著似要回嘴，一顆頭撞上軟綿綿的床面，竟昏沈沈地睡去。

枕頭抱在腹部，像七八歲的小朋友抓著他的熊寶寶。

她凝視床上的這個人，忍不住嘆了口氣。

瘦了。當兵這一年，真不知是去了什麼營養不良的單位，怎麼既沒被操練得精壯，也沒被涼日子養出肥胖。她幽幽地又嘆了口氣，抓上睡衣，躡手躡腳地摸出房門。

不知道該如何看待這個男人。

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的這個男人，和印象中的那個，所謂的前男友，真的是同一個人嗎？兩個男人分屬過去與現在，在多數方面相仿，可是卻又感覺不太一樣。

重逢這事的美感，會不會也只是奠基於記憶中的誤信呢？如果她將來有機會像《異星入境》裡的艾美亞當斯一樣，站在豆瓣形太空船面前，也許她會發現，時間不像臉書上的動態時報，並不是一定要照連貫的順序堆疊。眼前這個男人，說不定只是在某個時間點上，複寫了一份前男友的資料。

關上水龍頭。

這想法太扯了，她對自己說。想想《愛在日落巴黎時》，茱莉蝶兒在時隔九年後回到巴黎，再次看到伊森霍克本人，並沒有像她這樣亂開腦內小劇場，給自己增添困擾。摸黑爬回床上，她在他和牆之間尋一個窄小的縫隙，背對背躺下，諦聽他的鼻息。

至少在打呼的聲量與節奏上，他和他是一樣的。

5

闔上眼，她在心底點播一首搖籃曲。原本背景裡沈穩的低音號，忽地被抽了去。她心頭一陣慌，卻只能故作鎮定。小心翼翼地呼吸，小心翼翼地維持身體的位置。

他一個翻身，側轉過來，摟住她的腰，手掌精巧地擺在左乳下方。

她感覺他的手乖順地在原地停佇，像不辨方向的孩子，迷惘地在十字路口站著。她小心翼翼地呼吸，試著以微小的單位距離，不動聲色地挪動身軀，逐步將胸部移向安全地帶。

打草驚蛇。

毛孩子看破了路口的信號燈，碎步移近。

「……喂！」她低聲抗議，身體扭動了一下。

「……不要嗎？」他輕笑。

她懂了，在這場歷時不長的對峙裡，先出聲的人就輸了。

「哼。」

而他知道，沒有說不要，那就是要。

「欸，等等，」她轉過身來，與他面對面，問：「我先確認一下。你現在……有沒有跟別人交往？」

「沒有。」他的答案乾淨而且俐落。

她知道他在想什麼，他知道她想要什麼。直白地說，做愛。生物學上說得更直白，交配，交、然後配，連貫的動作，清晰的目的。為何用在人的身上，需要另覓詞彙？

做是動詞，愛是名詞，西方人說了算。不知從哪個年代開始，中文也學了這個詞，然後大家突然就知道了。原來呀，愛，是做出來的，像是做汽車，像是做報告，像是做咖啡，像是做三菜一湯。

「多久沒做了你？」她問。棉被拉在胸前，側身盯著他的喉結起伏。

「出國後就沒有了。」他答。迅速得像做足了模擬面試。

「哦？」她翻身跨坐上他的腰際，彎身，試探性地問：

「和上一任分了之後，是不是還有啊？」

「臉書看到的齣，」他停頓了片刻，接著說：

「曖昧啦，後來掰了。」他享受著她的手指在肚臍四周游移，聲音非常放鬆。

「哦？你喜歡她嗎？」

「有點喜歡吧。但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話題到這裡夠了。

總之，他現在沒有對象，那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他們之間，不過就是男人和女人所能共有的基礎關聯。她想像自己是茱莉亞羅勃茲，《新娘百分百》，而他……就讓他當一回休葛蘭吧。

輕輕咬上他的下唇，她說：「再一次吧？」

他邪氣地笑了。

6

生活中多數時刻，她感覺自己像缺了口的容器，身體裡總有什麼向外汨汨地流。

她懷疑那些討人厭的英文字母與數字，幾乎掏空了她的成份，卻也不敢否認，或許是他種下了奇異的蟲。在他離開倫敦之後，她三不五時感到胸腹空蕩。她很清楚，那絕對不只是因為天寒，她知道，口舌乾渴不只是因為溫帶低濕。

過了幾個星期，他的氣味遠了。

像養在空間裡的花，形體凋敝之後，香氣小步小步地跟著時間走了，殘餘的影像最終也模糊了。可是觸感不會消失，溫度也沒有逃跑。有幾個瞬間，她甚至以為年輕時的交往只是假象，歐亞大陸另一端小島中部的那座城市根本不存在，髒襯衫或者百摺裙都是電影情節。只有倫敦一夜的意外情節，才是她與他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接觸。

累得不能睡的時候，她側躺在床上，先用指頭撫觸自己的腹部，接著緩緩地滑向胸乳，偷學他的霸道，試著自己將自己環抱。身體突如其來顫動，令她不小心嗯地發出聲音。怕室友聽到，連忙把臉埋進枕頭。

累得不能睡的時候，她感覺自己浸泡在睡前那杯微波熱牛奶裡，濕黏的薄膜膩著身體，吸不到空氣，胸口又熱得發疼，說不出話。

7

「欸，妳聖誕假期要幹嘛？」

「沒幹嘛耶，沒空去想。你呢？」

「附近國家走走，一起？」

「好呀。」

8

星期五下午，忙過一輪，抬起頭來發現天色已暗。辦公室裡的人走了一半，還在座位上的同事，要不是老家在近郊，便是孤家寡人，獨自在異鄉倫敦打拼。

鄰座的印度同事瞥見她老早換上休閒步鞋，笑著趕她走。

同事說，千萬不要小看聖誕連假，再晚一點，地鐵就要塞爆了。再不趕快走，妳帶著那箱行李卡在人群裡，小心趕不上車。

一上車，她便倚著窗沈沈睡去。

這不是她第一次搭乘歐洲之星，不是第一次走過世紀工程的海底隧道。當然，也不是第一次去巴黎。卻是第一次帶著旅行的心情，前往傳聞中的浪漫城市。

當然，跟他在浪漫城市碰頭，也是第一次。

醒來的時候，列車正駛進巴黎北站，她幾乎已經聽得見車站大廳那側的嘈鬧，比如打游擊出沒要你簽名捐錢的吉普賽人，比如兩兩並列荷槍實彈的軍人板著撲克臉用力踏步。

走過整整十八節車廂，一臉笑意的他站在月臺底端，背著同樣那一個後背包，伸出食指和中指，向她比出一個「耶」的手勢。

「白痴，」她嗔了一句，將行李拉桿遞到他的面前，說：「拿著。」

他下午就到了，去了龐畢度一趟。他說藝術中心本身挺無聊的，但是瑪黑不錯逛，他吃了一家可麗餅，覺得爽。

「你當然不會喜歡龐畢度啊，吃貨裝什麼文青。」她說。

第一天不急著操勞，回飯店才不過十點多。

前幾天跟好姊妹視訊，姊妹笑說，妳看看，豈不是蜜月旅行？嘎？不是不是，欸，妳不知道蜜月旅行的意思喔？就是男人和女人啊，每天都那個啊，盡情解放肉體的旅行啊。說到這裡，姊妹們哄笑成一團。

「要不要先去洗澡？」他說著，一邊掏出了手機。

忘記是誰發明的形容，當代旅人們總像風箏，無論出門離家多遠，飛到多高的天上，總還是輕輕地連著一條透明無影的網路線，不時向地面回報大大小小的瑣事。

「好唄。」她欣然接受這個提議。

飯店的淋浴間比倫敦家裡整間浴室加廚房還要寬敞，甚至可以做點伸展操。可是她忙著。忙著清洗身上細節，深怕有所遺漏，令他看了笑話。或許水溫調得太高，她覺得身體熱燙了起來，每個肌膚細胞都從嚴冬裡甦醒了過來。

她感到活力四射，翻開腦海裡預寫的腳本，專注完美的她，最後一刻還想要塗塗改改。彷彿卻也聽見了另一個自己在門外喊，開演了，真的，別再改了。現在這樣就夠好了。

9

千算萬算，算不到男主角沒有拿到腳本。不，嚴格說起來，是助導都把腳本遞到面前了，他卻沒伸手去接。

「睡啦！晚安！」他說。

他脫去上衣，逕自在雙人床另一側躺下，背對著她蓋好床被，不到一分鐘的工夫，已聽得見鼾聲。

一個不大不小的「欸」含在嘴裡，又吞了回去。

這狀態令她摸不著頭緒。像她家教帶過的國小二年級底迪，放學四點半回家，按了電鈴都還沒叫媽，總是先嚷著說，好餓好餓，我要吃點心。可是今天特別怪，進了家門卻老老實實地在餐桌上坐好，攤開作業本。媽媽說，今天買了蛋塔喔，你最愛的蛋塔喔，他大力地搖著頭，斬釘截鐵地說，不餓。

不餓，這包含的意思可多了。根據她查過的資料，光基本款就有三種。

最好的情況是真的不餓，任性多年的孩子幡然醒悟，認清自己的幼稚，三餐必須在正常時間正常地吃，所以不餓。第二種情況比較自然且符合生理習性，畢竟人不是鐵打的，時間到了就會餓，可能之前餓壞了，自己吃過別的東西，於是現在就不餓了。

吃了別的東西這事不太好說，唯一能說的，就是不餓。

最後一種就麻煩了，身體上沒問題，心理上卻感覺不到餓。為什麼感覺不到呢，通常是做了虧心事。比如聯絡本上被蓋了哭臉，比如偷改了月考考卷上的分數，恐懼與擔心壓在心頭，沒那個餘裕去餓。

她看了他一眼，決定不再多想。老大不小了，也許就只是累吧。

她其實也累了。一隻腳跨進社會之後，才發現自己僅能在固定框架的日子裡勉強活著，走在灰黑的城市，做一個沒有臉目的人。四肢的活動力像灰姑娘的南瓜馬車，每天十二點鐘響，就要塵歸塵、土歸土。

半睡半醒之間，她做了一個夢。

她夢見自己在倫敦的辦公室，白板上大大地寫了一個字，餓。

那個愛炫耀手機軟體配對數量的蘇格蘭人，大聲用中文說：你餓，我也餓，大家都餓。她拿起麥克風，說：餓，也是有分程度的，今天的餓也許比不上明天的餓，資源有限，而儲蓄是亞洲人的美德，只

要在賞味期限之內，都可以先擺著，留待日後慢慢享用……

10

夢境的末尾，聽見一個若有似無的聲音，操著不知道什麼國度的腔調，不懷好意地說：但是妳不要忘了，凡是人工計算的，都一定會算錯，別忘了，所有可能出錯的，都一定會出錯。

她倏地醒來，滿身大汗。

西歐的冬天，沒有暖氣便活不下去，但暖氣有時烘得整間房熱而且燥，教人透不過氣。

起床沖了澡，她盯著空調的操控板瞧了許久，望著那些怎麼也弄不明白的法文字犯愁，還是決定放棄。雙頰透紅發燙，無法入睡。索性學床上的他，脫到剩一條內褲，默默鑽進床被。

「啊是有這麼熱？」床面的震動搖醒了他，他終於把手伸了過來。

「嗯，」直白的話浮到喉頭，頓了頓，決定直白地出來：「超熱的。」

「等一下會更熱的。」他覆上來，終於讀懂暗示，撿起腳本。

他進來的那一刻，她眼角掃過窗外夜景。

塞納河像一條鑲著金邊的緞帶，從城市中間穿過，優雅得像一份禮物。

禮物的意義在於拆解，繁複的層疊與金粉亮片都只是前戲，屬於氣氛，屬於情緒堆疊，屬於主題曲降臨前留白時間。劇情來到高潮之後，包裝紙便可以功成身退。

「轉過去。」

他單手將她翻過，動作輕巧順暢，如熱炒店老闆甩鍋翻面蝦仁烘

蛋，他將她的背脊壓下，弓出上身趴伏的姿勢，拉動她臀部拱起，她倒吸了一口氣，悠緩地閉上雙眼，等著亨利八世帶著下一波攻勢襲來。他來了，然後他離開。他推開門，堂而皇之地來了，不疾不徐地巡查行宮，又滿意地轉身出去。

回到面對面的姿態，她用雙手環抱他的脖頸，雙腳夾緊他腰際，毫不含蓄地要他靠近。

他來了，然後他離開。

其中有幾次，她感覺他是從容不迫的中高階主管；又有幾次，她見到大中午從城西奔到城東的年輕業務。他來了，然後他離開。有幾次是膽大心細的執行長，進兩步退一步，步步為營；幾次是太空總署的行動派，無所畏懼，飛向浩瀚無垠的宇宙深處。

一年的最末幾天，她竟感覺自己再次活了回來。

深冬過到這裡，一次補滿所有暖和的成分。男女交歡相關的詞彙總跟春天脫不了關係，突然她就懂了。真好。人類何必與異常氣候死命相搏，只消用點力氣，也可以輕易做出一季璀璨的春回大地，值得另一座諾貝爾和平獎。

人類畢竟是萬物之靈，動動手、動動腳，什麼都做得出來。

像是做編輯，像是做室內裝潢，像是做三菜一湯。對，簡單的三菜一湯，就夠兩人吃飽喝足，捧著肚子直直地躺著不動。生活這檔事，只要輕輕放著，不想太多複雜的問題，照規模算起來，差不多就是三菜一湯。

11

「……欸，記得我之前提過的女生嗎？」兩人平躺著，他陡然開

口。

「嗯，記得。怎麼啦？」她人還懶著，漂浮在有熱度的泡裡。

「我……跟她在一起了。」

「嘎？你是說……」她是真的沒聽懂，不確定剛才錯漏了什麼節奏。

「嗯，就是，上個月已經是女朋友了。」

她讓自己冷靜，她知道自己做得到。

「那她……」

「她知道，旅行是安排好的事，我說我們之間不會怎麼樣。」

「所以……」沒有所以，話一轉，她索性說：「你要不要先去沖澡？」

沒有所以。

沒有說出口的話是，所以……應該陪你構想應付的臺詞嗎？告訴那個在遠處守候的她，這趟旅行一切順利，能發生的事情早該發生了，所以這次什麼都沒有發生。還是誘拐了有婦之夫的人，應該擔起介入家庭的罪名？

聽說雄性動物有種奇特的習性，身心抵達歡騰高點之後的極度放鬆，會讓他有說實話的衝動。據說是瀟灑在空氣中的舒適美好，令他腦中容不下一粒沙。

她想起還是高中生的時候，窩在他那個電影社的社辦裡，一起看過一部奇怪的日本電影。故事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依稀只記得一段未婚懷孕的支線劇情，兩人分別被校方約談，男生的媽媽握著一封抽屜裡發現的情書當證據，緊咬兩人關係都是女方主動，男生自始至終只是無辜被誘惑的受害者。

她想起新聞上的事件。外表光鮮的名人，鎂光燈外養成偷吃的慣

性，東窗事發，正宮太太永遠立場堅定，為全天下女人示範原諒的奧義，力挺先生到底。太太都說，男人嘛，難免會迷失，女人要學會諒解，男人遲早回航。嗜血的記者舉手提問，太太對第三者有什麼看法。太太微笑，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說：一定告，告到底。

沒有所以。當他回到她的身邊躺下，她察覺指頭在她肩上輕敲了幾下，但她裝作睡了，不發出一點聲音。

她聽到他低低地嘆了口氣，從地上摸起手機，來回傳送了幾則訊息。

12

一切都有跡可循，早該發現其中蹊蹺。

比如走在路上時的表情，不同於衝去倫敦時那般急切，當下她卻猜想他是旅行得累了，甚至自作多情，設想他對蜜月旅行有一絲近鄉情怯。推理遊戲是這樣的，依著敘事的順序向下走，淨在拐彎子繞路，分不清哪個方向通往正確的出路；但若先拿到答案，再回頭拼起線索，總會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

來自天津的倫敦室友說，在她老家那兒，有種族類被稱為三拍男人。這個名稱的由來與音樂舞蹈沒有關係，說的就是有一種男人，最開始會一拍胸脯說沒問題，要是出了什麼事，就再拍大腿說唉呀我忘記，搞到最後，直接拍屁股一走了之。

至於他嘛，果然是個精於節省之人，連拍的力氣都省。比三拍更經濟，他是個三不男人。不承諾，不主動，不抵抗，便算得上同時對兩個女人負責。他想演清心寡慾的正人君子，卻也清楚自己力有未逮，那麼就當作是閃神了吧，挺起胸膛還是要做個身不由己的，身在

江湖的男人。

不管做了什麼，總之先拖全天下的男人下水。

她記得，她和他一起到臺北讀大學的第一個月，制服日那天，她在學校附近的夜市逮到他和身穿其他縣市高中制服的女同學手牽著手，彷彿不明白這個畫面有多麼醒目。面對她的質問，他一個字也不說。

那時她明明知道了，這人既沒有認真說實話的勇氣，也沒有把謊話編織到底的狠勁。硬要說起來，是種賴皮的秉性，只要死活不認帳，妳們又能奈我何。就算大家撕開了難看，大不了揮揮手，老子就是這副德性，妳們想留或者想走，自己決定。

13

站在羅浮宮的長長隊伍裡，她假裝滑手機。

心想這盤棋既然走錯一步，怪也只能怪自己。孤單的生活久了，連帶陪葬了判斷力。局勢沒有一點贏面，誰還在乎能不能拿到諾貝爾和平獎。早已不是當年那個蹲在鹽酥雞攤位旁邊大哭的小女生，不如就地弄得翻天覆地，亂個徹底。

旅程還有十天，那麼別破壞旅行的美好，畢竟這裡是歐洲，美好瑰麗的歐洲。

她想親眼看看，那矯情的三不政策，能被操演得如何淋漓盡致。十天，給心中的小警總放無薪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過日子，這麼一來，天天都有不同的樂趣。

比如拉著他的手，快步登上哥德式教堂的尖塔，趁他專心照相時從背後雙手環抱。比如一前一後站上手扶梯，冷不防地回頭親吻。看

他驚恐，看他掙扎，再細細品嚐他的臣服、他的投降。

比如萊茵河畔，勾住他的臂膀假意踉蹌，夕陽下兩人跌成草場上難分難捨的姿態。比如在柏林的酒吧，伸手搶過他手上那杯酒，一口氣喝進嘴裡，再嘴對嘴一滴不差地交還給他。

比如拉開他腰腿間的帳篷，用靈活的舌尖喚他晨起。

比如逕自脫去衣衫側躺在床上，對故作冷靜的他，用更冷靜的口氣說：「好像快要乾了，你還要滑手機嗎？」她要看他欲拒還迎，看他推推搡搡，看他沈不住氣。

旅程一路向東。

彷彿距離倫敦愈遠，愈能甩開日常生活的規戒。

逃出空洞的生活，她多麼希望自己是容顏永不老去的黑木瞳。歡迎來到《失樂園》，在這個恐怖攻擊頻傳的陸塊上，沒有人能保證死亡不會突然降臨。

但是她現在知道了，在那一天來臨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恣意得酣暢淋漓。

旅程最後一晚落腳維也納。她拽著他，走進部落客介紹的米其林星級餐廳，從蜂蠟紅點鮭吃到低溫烤乳豬，當然，沒有遺漏甜麵泥和奧地利蘋果捲。

她說，手機放下，別再算了，怕什麼？我有在賺錢。

她擺出梅莉史翠普在《穿著 Prada 的惡魔》裡那張老練世故的表情，優雅從容地掏出信用卡，遞給笑容可掬的帥氣男侍。

14

還沒推開倫敦住處的大門，先聽見室友們喧鬧的聲音。

女孩們興奮地討論明天要準備哪些料理，帶去其中一位女孩的男朋友家樓頂。聽得出來，三人正圍著餐桌，晚飯吃到一半。

她在樓梯間坐下，從包裡掏出隨身的方鏡檢查臉色。

幾小時前，他送她上機場巴士。他還沒走完行程，他還打算向著地中海一路前去。巴士站前，她和他沒有擁抱，只有一句「掰啦」和簡單的揮手。

不等她在車上坐定，他早已轉身離去。

隔著大巴擦不乾淨的窗，她靜靜地看著他的背影。

看著那個陳舊的大背包一步步遠去。突然之間，有股衝動想飛奔下去，學《真愛挑日子》電影海報上的安海瑟薇那樣，在大馬路上跟他來個纏綿而深邃的長吻，讓旅程的句點，留在無法被沖淡的記憶裡。

「太傻了，」她對自己說：「又不是在演電影。」

於是她靜靜地坐著，等待巴士發動，而他終於消失在遙遠的路頭。她靜靜地坐著，深吸一口氣，閉上眼，擠出一滴眼淚。

15

「怎麼沒傳信息說妳到倫敦了呢？可以做妳的份啊。」天津室友說。

「沒事，我還不餓。」

她看著桌上的三菜一湯，勉強撐起一個淺淺的笑。

評審意見 |

這篇以「前女友」視角寫的小說，處理一個新時代的女性，在情感上並無法跟上時代的故事。前男友把異國重續的感情視為肉體的遊戲，前女友卻在肉體之外托付了情感，也因此這場前男女朋友的交手，註定是女方要承受痛苦和失落。這篇小說處理前女友的情感轉折寫得非常到位，穿插其中的電影也恰如其份的發揮了作用。小說處理前女友的痛苦和失落寫得舉重若輕，最後前男友離開，前女友目送頭也不回的前任，輕描淡寫的一句：「太傻了，又不是在演電影」，為小說畫下完美的句點

—— 鍾怡雯



小說類 | 第三名

鏡中之我

潘榮飲

得獎感言 |

「鏡中之我」是美國社會學家，也是符號互動論的先驅 Cooley 提出的理論，指所有的他者都是我們的一面鏡子，每個人透過與他者互動的返饋，建構與認識自我，我這篇小說即在闡釋這個概念。得獎是一件美好的事，我感到榮幸！

個人簡介 |

潘榮飲（Pan Rong-Yin），47年10月22日生，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退伍軍人，得過「全球華文星雲獎歷史小說獎」。

鏡中之我

他早上起床的時候，感覺上背部疼痛不已，痛點在頸椎往下移兩個指幅的位置向四面八方輻射而去，兩邊肩胛以及需要頸椎支撐的頭部，全都淪陷在一陣陣劇烈疼痛之中。他勉強撐起身體，試圖藉由姿勢的改變減低疼痛感，疼痛卻沒有因此減緩。他聽到脖子發生連續的聲響，像車子輾過沙石，小石子蹦開的聲音，以為脖子斷了，甩一甩，確定沒事，才坐定床緣，用手捶了幾下疼痛之處，自己按摩兩肩，約過了十來分鐘，疼痛才慢慢緩解。想叫老婆幫忙按摩舒緩，突然想起，兩人已經分房。

和老婆分房那天，他把床移了位置，本來南北向，移成東西向。這一移，腳部正對著浴室，頭部剛好被一支巨大的橫樑壓過。老婆說這樣有違風水，什麼狗屁風水？他根本不信，他可是高級知識份子。

前年才從大學退休，自認為年輕，六十幾歲，退休後兩年，系裡請他回去兼幾堂課，他在學校風評好，很受學生歡迎。三十二歲那年，他從美國留學回來就進入這所大學教書，也在這個城市定居、結婚、生子。一轉眼，三十年的光陰如白駒過隙，他感覺自己一直停留在進入學校任教的三十二歲。

剛應聘進入學校時，系裡只有他是留美的歸國學人，他把美國校園開放作風帶進保守的校園，受到學生的擁戴。他上課幽默，不隨便當掉學生，除非爛到無可救藥，例如，出席率低於全學期的三分之二，因此，學生喜歡上他的課。

喝過洋墨水的身份讓一時他奇貨可居，但很快就受到挑戰，幾年

後，系裡海歸派越來越多，學生還是搶著上他的課，不再因為他是歸國學人，而是他的幽默感和親和力。他喜歡跟學生在一起，可以忘記自己逐年變老的事實。

和大部份的人一樣，他每天會面對家裡的鏡子至少一次，每次看到的都是同一張臉孔，看不出自己逐漸蒼老的事實。他有運動的習慣，常利用下午在學校操場跑步；退休後，每天到公園快走五十分鐘，或者跑二十分鐘再換快步走。跑步和快走代表的意義很不同，他一點都不在乎；每當有人從身邊快步跑過，他告訴自己，其實自己也可以跑。退休日子久了，只能偶而嚐試跑個幾十公尺，或更遠些，卻都在身體還沒有感覺不適（例如兩腳無力，或氣接不上來）之前就停止。

他不是吃不了苦或意志不堅那種人，這次頸椎痛就忍了一段時間才受到自己重視，這病通常屬於老人的，他認為不應該出現在自己身上，所以一直沒有告訴老婆。因為分房，老婆工作又早出晚歸，很難查覺老公身體出問題。

唯一的女兒出嫁後，老婆就搬進女兒的房間。老婆嫌他打呼聲惱人，搬離兩人睡了二十多年的房間被她形容是逃難。不過，每晚上床前，老婆還是會過來聊天，抒發工作情緒。她是一家銀行分行的經理，兩人相差七歲，他退休時，老婆只有五十五，還是個老練又精明的銀行家。

平常他專心研究和教學，對日常生活的精算委實沒興趣，家裡的收支全部交給老婆處理。銀行家老婆不辱使命，把他的錢一分一毫都做妥善的投資，生產利潤。兩個人的努力，讓他們可以住得起目前八十坪、四房（兩人各擁有自己的工作房）兩廳的房子。女兒從小就有自己的空間，養成獨立的個性，大學畢業後，出國留學，在美國認

識現在的先生，是新竹清華的高材生，回國後就說要結婚，夫妻雖然不捨，卻沒有阻止。

老婆怕他一個人睡不習慣，分房的第一個晚上還過來陪他，說要講故事哄他睡，他一口回絕，「分房最好不過了！」老婆聽了很生氣，轉頭離開房間。「分房最好不過」可能是真心話，不只一次他看著身旁卸妝後的老婆的衰老樣，一股壓惡感和恐懼感在心裡交織。

有一次他到銀行辦事，順道到老婆工作的銀行看看。行員認得他是經理的先生，禮貌問候，像小學生遇到校長而不是老師的那種隔著一層的禮貌。年輕的行員穿著制服，姣好的身材賞心悅目，他打心底愉悅，直到走進老婆的辦公室，看到一個人企圖利用厚厚的粉底掩飾自己的年齡，才恍然大悟。

從此，他不再踏進老婆的辦公室。

不可諱言，他的老婆精明能幹，打理內外事務都不含糊，對他的照顧也無微不至。他很早就升任教授，那時老婆還只是個襄理。教授終究只是個教書的，偶而接個行政職，例如系主任、學務長、教務長什麼的，都是校內資深教師輪著做，沒什麼值得炫耀。他老婆卻從一個小行員一路升到地區經理，影響力早就超過在大學當教授的他。

不過，回到家，他還是被服侍的人。

老婆後來發現他有病痛，對他頸椎疼痛的問題很擔心，一再吩咐要去看醫生，甚至不惜請假陪他看病，被他拒絕。

本來準備一大早去公園運動，已經幾天沒去了。平常他在傍晚運動，晨間偶而才去。早上有看書的習慣，晨間運動會讓他整個早上昏昏欲睡，而且傍晚才可以在公園遇到運動的年輕人；他喜歡跟年輕人一起運動，有回到校園的感覺。早上到公園運動的大部份是睡不著或

是不需要太多睡眠的老伙仔，他們運動的方式不外走路（不是快走）、打太極拳、跳土風舞（這活動在本公園不是歐巴桑專屬），或者，對著東方昇起的太陽鬼吼鬼叫，拍手摸頭，氣出丹田地吆喝出聲，稀奇古怪，應有盡有，都為自己能多活一天而努力，卻不是他屬意的運動。

嚴格來說，他算跑步族，年輕掛的，不做那些為垂死而掙扎的運動。

傍晚公園裡的運動人口和早上差不多，雖然老人這個時候也會出現在公園，傍晚的年輕人明顯比早上多很多：對他來說，四十歲以下都算年輕人。公園運動的年輕人幾乎都認識他，知道他是退休教授，尊敬他，佩服他還能跑步，儘管每次最多能跑幾十公尺。

他認識的這堆年輕人中，不乏女生，已婚的、未婚的。跟學校的女學生不同，這些女生普遍世故，她們不吝與別人分享生活經驗，尤其遇到困擾時，工作上的，家庭上的，都向他求教。他的回答總是保持中性立場，他知道，這些女生不是真的想從他那裡得到答案，只想有個情緒的出口：就像她們還是學生時，會把心事說給自己信任的師長聽。他樂意跟這些女生聊天，回味過去被學生包圍的感覺，尤其她們年輕，讓他暫時忘了老婆一臉的縐紋。

自從頸椎出狀況，他散步代替快走，更不敢跑步。昨天睡前有一些不好的徵兆，躺在床上時，覺得頸部像被地心引力以外的力量擠壓，那壓力從肩胛部位兩側往頭部施力，像兩個人同時推著兩邊的肩膀，害他一晚惡夢連連，無法好好睡。

隔天老婆聽他抱怨，沖著他唸了幾句，再不積極處理，恐怕傷及整支脊柱。他心驚，確定頸椎的問題已經到了非看醫生不可的時候。

但今天是星期天，診所沒看診。

老婆今天要出門，去參加一位銀行界大老七十大壽。祝壽為什麼穿一身黑？老婆說，這套衣服是義大利名師設計的限定款，高貴不貴；她強調，現在大家只看牌子，沒有人會在意顏色。但衣服穿在老婆身上怎麼看都奇怪，一襲套裝，外搭一件厚實鑲邊的短上衣，把老婆的身材襯得更矮了，如果戴上黑色紗帽，像極好萊塢電影裡常見的喪禮服。這些話他不敢提，怕老婆有理由買第二套的名師大作。老婆總是辯說，買衣是工作需要，她們那個層級的人，個個看重排場表面。

看著老婆高高興興出門，頸椎好一些了，待會應該可以出去散散步。桌上有老婆幫他準備的早餐，無糖豆漿、水煮蛋和兩粒菜包。他討厭這些食物，分明是給老人家吃的。上個月才完成健檢，他沒有三高問題，不必吃這些東西。於是，他快速喝完豆漿，穿上慢跑鞋，走到對面轉角那家永和豆漿吃蛋餅配鹹豆漿，口味不錯，再來一根 z 條。

吃完早餐，他試著起步慢跑，跑了幾步，覺得頸椎可以負荷，決定大膽往前邁去。或許因為跑步時，身體的震動帶起肌肉律動，抵消了頸椎的衝擊帶來的疼痛感，他跑完一圈後，不覺得有異，便順勢進入第二圈，越跑越興奮；雖然體力明顯不繼，但頸椎的疼痛感覺逐漸在消退，他認為跑步對頸椎疼痛有幫助，因此勉強又跑了第三圈，表面看起來是跑，實際上連走都不像，幾乎是用上身拖著雙腳勉強在地上磨擦前進，速度相當慢，不時有人從身旁繞過，認識的跟他招呼，不認識的則投以奇怪的眼神。還好，年輕人星期天起得晚，公園遇到的熟人大部份是比他年紀大的老伙仔。

流一身汗回家，洗完澡，想躺在沙發補眠一會。當他坐在沙發上不久，一陣劇痛就從頸椎往四面輻射出去，就像早上剛起床時的痛，腳有一點點麻，一種不祥的預兆快速閃過。看看時間，十點未到，他打電話給老婆，老婆接了，傳來的卻是陣陣人多吵雜聲；他叫了幾聲老

婆的名字，沒回應，對方的電話就掛了。他氣得想摔電話，後腦杓出現千軍萬馬，一陣劇痛湧上，他放棄了其他無濟於事的動作，跌坐在沙發上，擺出靜止的姿態，試圖減低疼痛感。

在沙發上一段時間，直到疼痛減緩，便委身躺下，不知不覺昏睡過去，老婆回來時，已經接近下午四點。

老婆進門前心情肯定是愉悅的，猜想今天的聚會她玩得很盡興，進門後，看他躺在沙發上無精打采，趕忙走到他的身邊，用手觸摸他的背，詢問他的狀況。她的口氣很急躁，但聽得出來這種口氣是裝出來的，想掩飾自己還處在高亢的情緒，以及掛自己老公電話的心虛。

他沒有因為老婆掛他的電話生氣，交際應酬也是工作之一，何況頸椎的疼痛已有緩解，他還知道用熱敷解決疼痛的問題。

老婆神色自若坐在他旁邊，一股屬於上層人士專屬的高貴氣氛還在她全身上下到處亂竄。他從不羨慕這種虛假身段，那種高貴往往在她褪下一身外殼後就蕩然無存，被老態、嘮叨，以及因熟悉而產生的扁平情緒所取代。這個時候，老婆通常會說：我好累，我去洗個澡。但今天不一樣，她從包包裡取出一包東西，包裝紙有明顯的油漬痕跡。老婆從今天的餐會中偷偷帶東西回來給他吃。

看在老婆肯為他做低下不高貴的舉動，他氣消了；老婆見他臉色已緩和，反而疾顏厲色對他說：

「明天無論如何得去看醫生！」

隔天星期一，早上起床，頸椎一樣疼痛，他決定前往附近一家骨科診所就診。他堅持自己走過去，拒絕搭老婆的順風車；從他家的社區大樓走到診所約二十分鐘，就當是運動。

醫生問，是不是手機玩太兇了？他否認，有點不高興；他沒有告

訴醫生，自己是退休教授，退休教授不會對萬惡淵藪的手機上癮。後來，醫生從病人的回答裡感覺他不簡單，才改變態度。

「那一定是你使用電腦的姿勢不對！」

醫生把頭一伸，像烏龜伸出頭的姿勢，頸子從肩膀以上不在一條線上，形成奇怪的 N 字型，說：「很多人看電腦都用這個姿勢，時間久了，頸椎就會承受不了重量。」

「沒錯，就是這樣，我每天使用電腦超過五小時，因為視力的關係，頭總要離開身體軸線才能看清楚銀幕的內容，難怪老覺得脖子痠痛——」

醫生要他把頭轉一轉，他照做，「還好，目前不需要開刀，但要長期復健！」

聽到「要長期復健」，眼前浮出的是那種老得可以鑽進棺材的老伙仔，面目呆滯地在復健室依復健師一個命令、一個動作。他遲疑了。醫生見他不語，知道他對「復健」排斥，從背後的鐵櫃裡接下一本厚重的書，翻到有頸椎圖樣的地方，指著其中一張說，「你的頸椎可能已經受傷，長出骨刺，這是長期姿勢不良導致，年輕時沒有感覺，現在上了年紀，骨骼復原的能力不如前，所以要靠外力幫忙，讓骨頭回到原來的位置。」

醫生說他已經「上了年紀」，意味他必須和那些面無表情、呆若木雞的老人擠在復健室進行復建，心裡有十二萬分的不願意。

復健的過程是這樣：一個療程共有六次，每六次一個循環，每完成一個療程必須重新掛號，讓醫生評估復健成果，決定是否繼續復健。

復健室設在診所樓上，他不想被歸類為老殘一族，故意用跑的上樓，引起復健師的注意，但是一「阿伯！卡慢咧，會傷到腳頭烏（膝

蓋)。」一位年輕的復健師以緊張又專業的口吻制止他。好意的勸告卻惹他心裡不舒坦：不要叫我阿伯！

療程有三個步驟：熱敷、拉頸、電療。三個步驟中唯拉頸讓他最有感，其他兩項自己在家可以做。拉頸不能隨便，復健師警告說，頸椎脆弱，未經專業人員評估及合格治療器材，千萬別在家DIY。復健室一共有四位復健師，負責他的復健師是位胖女生，年紀超過三十；當她說出「別在家DIY」時，臉上的表情詭異，難道她覺得他還值得她發出輕佻言語嗎？他突然感覺心胸坦拓，好像走到海邊，四處無人那種心境。直到胖復健師要他和一排老人並列坐在一塊，突然一陣烏煙瘴氣的氛圍從復健室低矮的天花板罩下來。他死氣沉沉地坐上椅子，任由胖胖的復健師用不怎麼溫柔的手把一坨包著熱水帶且散發霉味的毛巾放在後背靠頸的地方，復健師幾乎是用丟的，他的上半身朝下震動一下，「看看時間，十五分鐘後改吊脖子！」

拉頸和吊脖子是同個意思不同表述，復健師採用「吊脖子」的通俗說法應該對旁邊見識淺薄、俗不可耐的老人們說，對他應該文雅地使用專有名詞。他不以為然地瞪了胖復健師一眼，但盡量不被發現。

整排椅子坐著和他一樣接受熱敷的病人，約有十餘人，他坐在中間的位置，右邊是年約七十歲的「阿伯」，左邊的年紀更長，是位「阿媽」。阿伯阿媽不是經過比較而來，是他心裡的直接反射。

他閉上眼睛，體驗一股濕熱從兩肩和頭頸間往四週延伸，像一桶水緩緩往背後澆，直到皮膚適應熱度後，覺得這股熱氣和體溫合而為一，由滾燙的不舒服感轉而成為平常的貼適感。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雖然閉目養神，感覺有人在注視著他，那眼神像如刀般銳利，穿透他的心思，撼動他的知覺。張開眼，果然，右邊的阿伯雙眼直視著他。

「你不是我們新象社區的李教授嗎？」

這話驚動復健室包括四名復健師在內的所有人。他露出驚訝的表情，看著發問的「阿伯」，其實，剛才就覺得這個老頭似曾相識。

「聽說你退休了？啊，年紀到了，也該過自己的生活。」

他一直都在過自己的生活，「我還在學校兼課」，其實這個學期系裡就沒有請他兼課，因為系裡有老師課排不足。

「退而不休。嗯，看來你還可以撐一兩年一」

何止兩年？十年都沒問題，這老人實在不識相。

話不投機，他再度閉上眼。

「李教授好！」一個年輕的聲音喚醒他，胖復健師用一種不知由來的諂媚眼神看著他，身體是彎曲的，以致於上半身擠成一團肉球，一她實在該減肥了。

「有事嗎？時間好像還沒到一」他不想在這裡暴露自己的身份。

「啊，沒事沒事，來打聲招呼而已！你應該是一位很受歡迎的教授，連阿伯都認識你。」

他寧願聽她說他是所有接受治療的人中年紀最輕，而不是受歡迎的教授——教授在這裡一點意義也沒有；他不是這裡「看起來」或者「實際上」最年輕的，但就體能來說，他一定最好，其至比前面接受電療的兩名稍稍年輕的中年男子好，不相信可以到公園一較高下，看誰能連續快走一小時不休息！你看那電療的胖子，看起來四十幾，一身肥油，猜想不到五十便一身病痛，不是心肌梗塞，就是患糖病。還有，他旁邊那位年約五十歲的男患者，瘦成烤焦的小鳥，八成是高鉀高鎂的蔬菜吃太多，影響鈣質吸收，當心不要在浴室滑倒。

「看李教授老當益壯，六個療程應該不必走完就可以痊癒！」

這算什麼恭維的話？這胖女人話都不會說，受不了她的胡言亂語。

「時間到了，請幫我拉頸—」

「拉頸就是吊脖子，請教授往這邊走。」

他很享受接頸的過程，因為頭不能動，不能說話，別人問什麼可以不用回答。

最後一個治療程序是電療，胖復健師將四個接了電的吸盤吸住他的頸椎往下移約五公分的地方，扭開電源，調整大小。陣陣電流這時在四顆吸盤附近來回跳動，他的肩也跟著跳起來。

結束復健療程回到家，他坐在沙發上恍然若失，一種被世界遺棄的感覺，好似經歷一場慘烈的戰役後，所有的人都死在沙場上，只有他一個人存活下來的空虛感。環顧家裡，八十幾坪的房子空蕩蕩。教書做研究時，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想著什麼時候才得清閒；現在清閒了，又懷念忙碌的日子。

他突然很想念女兒，好想再聽聽女兒叫他一聲「把拔」。女兒從小就這樣叫他，長大以後還是這樣叫他。她現在即將為人母，「把拔」想必會成為絕響。如果家裡還有一個孩子就好，男的女的都沒關係，將「把拔」延續下去；但老婆說懷孕太辛苦，拒絕再生，他一度很生氣，後來太忙了，就忘了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後悔。

打電話要女兒有空回來一趟，女兒回說要跟先生商量。放在話筒，躺在沙發上閉目養神，脖子好了些。今天中午不想在家吃，樓下新開一家越菜館，應該適合他。不！還是吃對面那家羊肉炒飯，去吃過幾次，口味不錯，掌廚的兩兄弟沒讀什麼書，大哥約三十，弟弟二十五左右，待人客氣，每次見他來用餐，都會附一碗下水湯，別人沒有這個好處。

可是今天中午沒什麼胃口，躺著沙發上，不知不覺睡著了。醒來

時已下午兩點，還是餓，卻不想吃東西。他走到浴室，打開水龍頭，水嘩啦啦地流瀉，竟忘了下一步如何是好。隔著幾秒才回神，把手伸到水流下掬水往臉上潑，感覺不夠，索性整個頭伸入流水下，嘴巴噗噗地吐氣，感覺好玩，又連續撲了十幾秒鐘，像小孩玩水，抬頭時，從鏡子反映出一個披頭散髮的頭顱。

那是鏡中的自己，他懷疑看到的不是真正的自己，明明那麼有活力、那麼（自以為）年輕，不是嗎？復健室那些老而不死的人怎麼可以硬把他拉到他們的年齡層等量齊觀？不，我不屬於你們那一掛，滾開！他心裡在吶喊。

撐到下午六時，老婆回來，他告訴老婆自己中午沒吃東西，老婆心疼，妝都來不及卸，就拉著他出門吃晚餐。

第二天，他又去復健。

復健室今天人更多，他驚訝這斗大的復健室竟可以容下二十幾個人同時在裡面治療。四名復健師來來回回為患者安置復健器具，那端機器才安置妥當，這端又響了，復健師便又趕過去處理。四個人眼前幌過來又幌過去，像皮影戲的偶像迷離不具體，又像四隻空中飛舞的蒼蠅，嗡嗡嗡！

「李教授！」

有人叫他，抬頭一看，是新象社區的阿伯，他今天比他晚到，坐在他的正對面。他舉手示意後，馬上撇頭向裡，假裝看著斜對角的電視播放的韓劇。

「李教授！」阿伯以細微聲音叫他，好像怕被別人聽到。他假裝沒聽到，阿伯又叫了一聲，他又假裝聚精會神在韓劇上，故意讓阿伯認為他沒聽到而放棄；不死心的阿伯接高分貝，又叫了一聲，全復健

室八成的人都聽到了，他再也假裝不下去，才猛然回頭，說：「有什麼事？阿伯—」

阿伯撲噉一聲笑出來，「你叫我阿伯？」意思是說，你他媽的才小我幾歲！

他不敢承認錯誤，怕一旦承認，會讓自己更難堪，但眼前他確實已經夠難堪了，復健室有數對眼睛盯著看，看他接下來會有怎麼行動。如果時間能倒退二十年就好，如果他的頸椎沒有受傷就好，如果他不是退休教授就好。如果只是如果，現實就是現實，他有點生氣，幹嘛一直找我麻煩？你敷你的腰，我敷我的，咱井水不犯河水。

「到底找我什麼事？」口氣帶著情緒。

「我想邀你加入我們松竹梅健行俱樂部！」

這次阿伯大膽了，放大他的聲音，連正在播出的韓劇說著全世界最難聽的語言全被壓過去，大家不約而同把眼光投過來。他尷尬死了，什麼松竹梅？一聽就知是老枯枯的人的組織，一群老伙仔臨老還附庸風雅，何不改個更貼切的名稱叫「棺材俱樂部」？

「我忙，沒空！」他拒絕邀請，臉上故意裝著沒半點表情，那叫酷！

「沒空是騙人啦，人到一定的年紀需要動，要活就要動，電視廣告都這麼說的！」

我每天在公園運動，笨蛋！

「我們松竹梅健行俱樂部每周至少登山或健行一次，別以為我們來這裡復健是因為骨頭不管用—」阿伯放小音量，發出像蒼蠅振動翅膀的嗡嗡聲，「表面上我們做復健，其實是來修護骨頭和聯誼的，復健室裡很多松竹梅的成員…」

他脊背突然一陣涼意，感覺有二十幾對眼睛盯著自己看；想不到

健保費是這樣被糟蹋的，他猝不及防，雞皮疙瘩掉一地。阿伯這時拉開嗓門說：

「松竹梅的成員請舉手！」

整個復健定有一半以上都舉手，有男有女，不消說，都是老伙仔；大家異口同聲喊出「歲寒三友松、竹、梅」，他雞皮疙瘩掉了第二次，沒有舉手的，以及四名年輕的復健師（他這才發現，胖胖的復健師今天沒來）隨著大家把眼光投向他。

這場面太詭異，他的喉頭被打一個死結，幾乎要窒息，所謂「無地自容」的窘態大概就是這種情況。

「松竹梅成員有五十多位，年紀最輕的五十五歲，最大的七十五歲，最年長的就是我，已連續三年蟬聯會長，體力越來越不行，想找個有能力、有號召力的來接，你是退休教授，常看你在公園運動，體力應該不錯，你最適合。」

一位剛從拉腰床下來的阿桑神采奕奕奔過來，年紀不小，但健步如飛，他還沒來得及看清楚阿桑的長相，已經走到前面，帥氣地按著他的肩說：

「你少年，有學問，有氣力，來做大家的領隊有適合，妥當的，不像他一」阿桑指著阿伯，臉上一點點肉突然漲得像隻河豚，「老ㄚ，ㄅㄨㄣˊㄉㄨㄣˊ！」是句臺灣俚語，是說阿伯老得咬不碎花生。

原來他們是對夫妻，也都是俱樂部成員，沒事就跑來復健室報到。聽說他們三個兒子都成家立業，個個事業有成，第三個兒子是市議員。

這阿桑說話中他的意，雖然話裡感覺不到誠意，大概是嫌老伴辦事不力（或根本辦不了什麼事），才挺身加入說客的行列，要他取代會長職位。

「教授，Join Us！」有人向他摺英語，是一位正在接受電療的相

對年輕的阿桑，長得矮小精幹，一頭亂髮，六十歲上下。

「我回去考慮一下」

他不是被打動了，而是想安靜地做完療程，早點脫離煩人的老人堆。昨天他換了新枕頭，花了兩千塊，網路上把這顆枕頭說得天花亂墜，還請一位國內整骨名人代言，說它是頸椎疼痛的救星。結果讓他失望了，整晚作惡夢不說，從頸椎輻射出去的疼痛一丁點也沒有緩解。他向老婆抱怨網路坑人，老婆反唇相譏說，活該，知識份子還相信誇大不實的廣告。

復健室在他說出會考慮後，便恢復平常，復健師來回走動，病患常態性交換著治療位置，更替復健器材，角落的電視依然播放著低俗的韓劇。

回家後，心情比昨天復健回來時好一些。阿桑說他「少年」（年輕），雖然只是一種相對性的說法，他寧為雞首，不為牛後。在公園裡，年輕人稱他教授，應該是社會地位的約定俗成，但退休的教授還有一層意義沒被年輕人言語化，就是敬老尊賢。這批年輕人世故，沒有在他的稱呼前加一個「老」字，久而久之，他以為自己還沒有步上「老」的歷程，以為自己跟年輕人一樣。在復健室卻又是不同的風景，老人們承認自己老了，沒有隱藏、沒有掩飾，年齡被鐵錚錚地揭露出來。

女兒打電話來，明天會偕同先生一起回家看他們。老婆請半天假，中午一起共進午餐。他喘了口氣，明天有理由不去復健室，暫時不必回答松竹梅會長的問題。

女婿在新竹科學園區工作，還沒結婚前就在新竹買了房，這點是他答應女兒結婚的主要關鍵。唯對當時女婿開 BMW 有意見，女婿從善如流，賣了他的 BMW，改開 Volvo 的 SUV。

中午一家人在附近一家日本菜餐廳吃飯，老婆對小兩口說，爸爸自從頸椎出狀況後性情大變，常站在鏡子前面盯著自己許久。女兒很緊張，問他出什麼事？他笑說在找白頭髮。女兒覺得事情沒有這麼單純，要他多出去旅遊，或參加一些社交活動。

女兒懷有身孕，不便久留，飯後稍事休息，小兩口便辭了雙親。反正路途不遠，隨時都可以回來。

第四天，頸椎不像前幾天那麼疼，但還是決定再去復健。

老婆出門前，他坐在沙發上盯著老婆穿鞋子，突然一陣惘然，對著老婆問說：

「老婆，我是不是不再年輕了？」

「老了」和「不再年輕」不一樣，差別在於問的人。一個超過三十歲的人問這個問題，代表他意識到自己即將脫離「青年」，往中年邁去；像他這個年紀問這個問題，表示他脫離中年，搭上老人的列車。從這個意義說，復健室的阿桑說他年輕是謊言，他知道對方沒惡意，頂多就是善意的謊言。

「當然老，都六十有幾了，能說不老嗎？」

老婆常扮演敲醒他的人，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不敢忽視她的存在，這點讓他覺得自己娶對人。三十六歲那年和二十九歲的老婆結婚，同一時期有個相差三歲的女講師向他示好，老一輩的說，結婚年齡相差三、六、九是凶，所以他選擇了相差七歲的。吉凶是藉口，年齡才是考量重點；女人生一個孩子老十歲，老婆當然娶年輕的。人家說，男人老得慢，他很信這句話，尤其現在。老婆結婚後一年就生小孩，的確老很多，雖然沒有十歲那麼誇張，起碼也有五歲，而且江河日下，外表很快就跟他形成死亡交叉。難怪聽人家說過，中年男子像

隻鬥艷的公雞，卻不會聽人家如何形容過了四十歲的女人，可能怕傷了天下女人的心，只好用女人四十一枝花含混帶過。

老婆出門了，他想在沙發上坐一會，調整心情，想想如何面對復健室那群老伙仔。打開電視看新聞，千篇一律的內容，還不如老三臺時代；轉到體育臺看美國職棒，邪惡帝國洋基對上金鶯，他喜歡看洋基輸球，但金鶯不爭氣，第四局已落後五分，反攻無望，於是關了電視出門。

一進復健室，一群人圍上來，七嘴八舌，問他為什麼昨天沒來。他不想回答這群老蒼蠅的問題，又不擺臉色，勉強擠出一絲笑容給他們看，腦海裡浮現周星馳電影裡在妓院和三姑六婆吵架翻白眼的橋段。他不自覺笑出來，好像看到三姑六婆在眼前向後仰躺而下。

「女兒女婿回來看他——」阿伯會長替他解圍，「我看到你們全家走出社區大門，不小心看到——」阿伯用賊頭賊腦的表情說。

「喔……」大家一哄而散。

這群老伙仔其實有趣，一直把他當自家人，而且是很重要的自家人。這把年紀最在意的是被年輕人需要，如果做不到，起碼要能在年齡的同溫層中被需要，或彼此需要。他現在已不再兼課，老婆有自己的事業，女兒有人照顧，這世界沒有人需要他，除了這群人。俱樂部儼然把他視同準會員，就缺他親口答應，他心理卻還沒準備好。

阿伯的另一半走過來，對他說：

「這個星期六有活動，歡迎你來參加——」阿桑遞給他一張活動D.M.，內容明述健行活動時間、地點和裝備要求。一天來回的活動，對他而言，如桌上一塊餅干。

「我考慮考慮……」

那天下午，他到家裡附近一家名叫「鄉野情」的戶外用品商店，專賣登山健行露營所需的物品。他沒有進去，只透過櫥窗和玻璃門往內看，他從來沒有買過這些東西。

隔天，他的頸椎有明顯改善，但還是到復健室去。踏上復健室的路好像成了日常，一開始不習慣，經歷不習慣後，習慣就在不遠的前方等著你；抵達習慣後，反過頭來覺得不習慣的過程是多餘的。就像當初在美國讀書時，一開始不習慣美國的飲食，久了就習慣。所以當他回臺灣後，沒有重新習慣的問題，因為不習慣已經不存在。

現在，他習慣了復健室的氣氛。說也奇怪，這習慣要比習慣飲食還快，吃是自己的選擇，環境沒得選擇。其實，應付這群人，他大可選擇不理會、不出聲、默默把療程走完，或者換另一家醫院治療。如今，他終於瞭解，問題不於他能否獨善其身，保持自己的獨特性，而是，根本找不到適合的地方隱藏自己。松竹梅的老人如一面鏡子，反映了人們到了這把年紀的社會行為，而從年紀的歸類，他不屬於公園被他稱之為「年輕人」的那群。

「教授，明天去不去？」

他搖搖頭。眾人用臉部表情相互傳遞失望。

「明天我有沒有出現集合地點才是我最後的決定！」

那天午睡起來，他到「鄉野情」買了一雙登山健走兩用鞋、一支登山杖和一頂扁帽。

老婆早上出門時向他說，晚餐會提早回來做飯，有重要的事跟他商量。他知道老婆擔心他，女兒有交待，要媽媽多陪陪爸爸。但老婆自從當經理後就很少在家裡煮菜做飯，這次想必真的有要事相商。

下午，老婆提早回家，他以原來的身份重新回到公園運動，又遇到幾個年輕人。

「教授，好久不見！」

一對結婚未滿一年的年輕夫婦向他打招呼，他們一身緊身運動服，露出健美體態。

「你們好！」

上次慘痛的教訓，他不敢快走。

「教授怎麼了嗎？」年輕太太問。

「最近頸椎受傷，在復建——」

「年紀大了，要量力而為，不要勉強！我們跑步去了一——」兩人不等他回話，便往前跑去，不一會工夫，已離他二、三十公尺遠。年輕夫婦跑步的背影，他這輩子已經不可能追得到。

老婆真的煮了一桌好菜在家等他。用餐時，老婆不斷為他夾菜，問他好不好吃，還把他最愛吃的清蒸魚擺在他面前。

「明天有一個飯局，可以攜眷參加，你一個人在家覺得悶，就跟我去——」

原來這就是老婆要跟他商量的重要事情。

「我要考慮看看！」

「別考慮了，你非去不可！這次是董事長請客，各地區經理都會去，董事長希望我們攜眷參加——」

「我考慮一下——」他正在啃魚頭，不小心讓魚屑屑掉到盤子外面來，他用筷子夾起肉屑丟進口中，「要去的話，明天我會穿好衣服在客廳等你！」

飯後，他幫忙老婆整理廚房，然後進入浴室。老婆利用他洗澡的時候，從衣櫥裡找出一套她滿意的西裝，掛在衣櫥的把手上。

他陷入兩難，按常理，他應該同老婆去參加銀行董事長的私人聚會，以一個退休教授的身份，在那種場合可以獲得許多尊榮，儘管財

經不是自己的專長。不過，這種尊榮可以維持多久他不知道，萬一有人跟他談投資、談金融，教授之尊能用「不是專長」概以化之嗎？

他望著鏡子，端詳自己的五官。自從開始刮鬍子開始，鏡子裡的自己永遠只有眼睛和嘴巴，不會注意自己逐漸起浪的額頭、下垂的下巴、鬆弛的兩頰。雖然日以繼日，身體的變化很少在鏡子裡被自己發現。記得他三十歲那年，頭上第一根白髮讓他產生短暫的焦慮，但鏡子裡的容顏沒有絲毫改變，所以焦慮很快就消失。往後白髮一根根相繼出現，都因為鏡子裡看不到容貌的改變而忽略，即便白髮已經佔領了髮群的底層，還是不願正視已然衰老的容顏。直到有一次參加大學同學會，幾十年不見的同學個個頭髮斑白，面皮鬆弛，老態畢露，他好奇地問自己，為什麼同學看起來那麼蒼老？

現在，他還是看不到鏡子裡的自己有什麼改變，除了白髮變多，大部份被外面一層黑髮覆蓋，所以有理由不去相信自己已然衰老。他不是對自己的年齡無感，是心態上沒有準備接受老的事實。在學校時，年輕的學生愛圍繞著他；退休後，還有公園的年輕人跟他聊天打屁，讓他忽略轉換年齡的心境。直到頸椎出了問題，世界發生巨大的改變。復健室的老人們認為他跟他們才是同一國的，三番兩次要拉他進入自己所拒絕、所排斥的國度，他焦慮、抗拒，甚至表現出憤怒情緒。然而，一個星期下來，他發現，過去拒絕自己走入衰老的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透過復健室的阿伯、阿桑，以及公園裡年輕人無意中透露的訊息，才逐次建構出真實的自己。如果說，別人是自己的一面鏡子，公園裡年輕人的身體張力和速度讓他無法企及，也不敢企及，他應該早就有自知之明。

現在，他的前面就是一面鏡子，鏡子裡的自己確實已經蒼老，連老婆都這麼說。他決定不再迴避「老」這件事。

隔天一早，老婆幫他準備早餐，吩咐他一定要穿掛在衣櫃外面那套西裝。

他盥洗完畢，著好服裝出現在老婆的面前，老婆大驚；他穿的不是西裝，是一件短 T 加一件卡其外套，下著卡其休閒褲，兩側還分別開了個長長的側口袋，頭戴軟質扁帽（顯然帽買大一號，幾乎要蓋到眼睛），背後多一只背包，手持登山杖。

「老公，你瘋了？」

「董事長的私人聚會你一個人去，我另有約會！」他回答。

評審意見 |

成功描述一位大學退休教授不服老態，歷經痛入心扉的背傷，進行治療時，得在妻子與眾老人間周旋，你來我往，過程尖酸刻薄，嘻笑怒罵，但不失幽默。主角性格獨特，多虧作者塑造得吸引人，拿捏得宜，彷彿真有其事。唯有些描寫瑣碎漫長，要是剪裁得宜，這會是非常有趣的小說。

—— 甘耀明



小說類 | 佳作

胡言

秦 佐

得獎感言 |

這故事在我心裡潛伏已久，但賦予它小說的身軀的，是上學期的「社會語言學」。篇名到內容，主題明確，語言。與語言下的階級、世代差異、性別權力…… 語言之中的「愛與疏離」、「記憶與族群」。我仍必須說，我重視作品中迫切需要被討論的議題，勝過我自己的作品。

最後，感謝評審老師們的欣賞。

如果我還有什麼想說的，都在作品中了。

個人簡介 |

1998 年生，屏東人，政大歐語系西文組，輔中文。想更好地活著，所以寄託，寫小說、散文。偶爾，清醒時寂寞，所以寫詩。目前還在學習中。

胡言

冬末春初，臺北如她聽說的一般，籠罩著無盡的細雨。

阿芬坐在粉色病床旁，為父親摺著衣服。隔窗，可以聽見不遠處有樂團演奏，沉沉鼓聲敲擊細雨。唱到特定句子時，不知為何，掀起眾人模糊而有力的和聲，阿芬靜靜聽，是那種語言，在雨聲的干擾之中，她便無法完全聽懂的，那種語言。

昨夜忙亂收行李，電話裡問著醫院的消息。兒子小仲在台北讀大學，懶洋洋地補充：「是說明天啊，下午到晚上，醫院附近的凱達格蘭大道有活動……」連接著音樂節的表演、展覽、演講……她沒多問。

耳裡是鼓聲、雨聲、病房冷氣的低鳴，混著病人微弱的喘息。

阿芬手中，是父親最喜愛的粗麻汗衫，領口下斑斑點點，她想著，那時爸一邊咒罵一邊擦去汗衫上的污漬，嘴裡卻滴落更多菜渣。她想著，那時，就該警覺爸的病。

病床前後擋版，兩側扶手，乾癟的老人癱在床框裡，彷彿在棺木之中。

他不安詳，蠕動著，開始喃喃：「卯崽想嫩子？想嫩子啊？我偏眼子。」不久，又靜下來。

老人微微踢著腿，扭著手，彷彿在抵抗自己的身體。

阿芬看著，卻恍然看見十多年前，未滿一歲的小仲。

在嬰兒床圍欄中扭踢著小小的手和腿，掙扎地想快快長大似的。等小仲能抱在手裡呀呀學語時，爸來家裡看他，小仲對爸呀呀叫著：「爺爺！爺爺！」小手緊拉著爸的汗衫，那是阿芬第一次看到，爸紅著眼睛咬著唇，好像要哭了，直到小仲真正的爺爺走進房，指著爸，教

他叫：「外公。」爸仍咬著唇，但眼睛瞪直了，好像在忍耐什麼，不久後便起身離開了。

碰。甩門的巨響。

接連著的，卻不是小仲的哇哇嚎啕，阿芬抬頭，思緒回到此刻的病房。妹妹阿英甩著粉色摺疊傘，雨滴點點落在醫院潔白的地面上。

「爸留在屏醫不行嗎？非得送到台北這什麼了不起的醫院，迷宮一樣大。外面還不知道在吵什麼？」阿英甩傷了自己的水晶指甲。

「介壽路在辦音樂節，小仲昨天說的。爸狀況穩定了，妳去附近逛逛，就當來臺北玩吧？」

「小仲不來嗎？」阿英的表情像在質問：「為什麼我要來？」

「以前在屏醫時，小仲只要放假也會來啊。爸這樣都多久了……小仲啊，後來總說：『就算去了外公也什麼都不記得了，之後也不會記得啊。』漸漸就不來了。」阿芬平靜地看著，比自己年輕十歲的妹妹。

「唉呦，我們家資優生可真孝順喔。他爸爸那裡的死作骨頭了還知道去拜，現在媽媽這裡的外公病了就不來。哼，以前爸對他好，比對我們倆都不知道多幾倍？」阿英一屁股坐下，細細檢視著指尖。語氣一如往常，如她滿是飾品的指甲，尖銳，瑣碎。

「小仲今天也真要忙啦，其實，他在那個音樂節工作。」

「賺錢嗎？」阿英看了一眼老人，開始滑手機。

「沒有。」

「查到啦，那個音樂節叫『共生』，什麼怪名字？唉呦，網路上說是和平紀念活動呢。」阿英放下貼滿彩鑽的手機。

「呦，我們家小仲好有正義感喔，自己家外公放著，去悼念別人家阿公囉。」

阿芬沒回話，伸手梳順老人稀疏的白髮，合攏那半昏半閉的眼睛。

「管他什麼鬼音樂節，到底要吵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小仲有說是為了和平紀念日之類的，但沒說時間。」
阿芬望著老人，想起兒時，爸梳著飛機頭、穿著合身白西裝，眼睛跟小仲一樣自信閃亮。現在只剩失焦的眸，不知是夢是醒。

以前那雙眼裡閃爍著的，去了哪裡？

眼神，總像語氣一樣堅決，爸是這樣，小仲是這樣。

每次阿芬問什麼，他們總回答：「別問啦，妳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晚上十點，阿英回旅館，阿芬留在病房內陪老人。說陪伴有些牽強，阿芬身旁，僵直的病人散發著消毒水壓不過的難聞氣味。該和他說說話嗎？阿芬握著他微涼的手。

只剩冷氣房裡這一絲體溫，能區分他和死者的不同。

該說什麼呢？從三年前一點一點流逝，到現在，爸已經什麼都不知道了。

「芬兒啊，沒醒水。卵崽昂啊，哈卵……」老人喃喃。

說些我聽得懂的話吧，爸。

兩個月來躺在床上時昏時醒，喃喃沒人聽得懂的話，狀況時好時壞。昨日，屏醫說情形特殊，建議立刻轉診，阿芬從生產線上溜出去接手機，複雜的病名，有聽無懂，反正醫院說的全同意。回廠房戰戰兢兢地向組長請假，假單與家屬同意書草草簽名，一夜無眠。

今日在火車上惺忪醒來，還以為自己在往工廠的公車上。臺北近了。

兩個女兒趕來，老人狀況如常，生命無危，意識不清。阿芬想著，難道自己緊張過頭，不必來的？轉念想及小仲離家唸書也二年了，從沒到臺北看他。原想藉這機會見面，兒子卻回答：「抱歉，我

明天真的…… 有很重要的事，其實是剛跟妳說的，那個凱達格蘭大道的活動。」

晚上十點。介壽路的音樂節，靜下來也一小時了。

睏意襲上身來，阿芬想，五十幾歲的人了，果然操勞不得啊。經歷一天翻攪，緊張後鬆懈，阿芬強忍睡意，從邊角磨損的大布包裡，掏出一本邊角磨損的小筆記簿，小仲之前給她的，說要她記錄每天外公說的話。阿芬驚扭地寫著。

聽不懂的，就寫聲音接近的國字，國字寫不出來的，就用注音符號，注音符號拼不出來的…… 小仲教過她別的音標，但她記不得。

罷了。小仲早失去「研究」外公的興趣了。

剩阿芬一個人守著這習慣。

五十幾歲了，忘東忘西，不知怎的，卻不忘帶著這本筆記。阿芬一個人寫著寫著，越來越睏。雨停了，沒有介壽路的音樂，沒有病人的喘息。

冷氣的低鳴，迴盪在狹小的室內。

老人啟唇，喃喃：「芬兒啊……」

「芬兒啊！這都寫錯？」藤條重重一鞭。

鞭在木桌上，唰地抽起。風帶動了生字簿，紙頁飛舞。

爸爸只是嚇她，沒真打下去。爸爸真溫柔。芬兒抬著淚汪汪的眼，看著放下藤條的爸爸，正對鏡整理那又黑又捲的飛機頭，沾了髮油的大手，抓著圓圓瀏海。

「芬兒啊，以後爸爸出門前，別問問題啦。」爸爸套上厚厚的白西裝外套，大步走出。「記得照顧妹妹。」

芬兒剛學「瀟灑」這詞，覺得爸爸是全世界最英俊最瀟灑的。

碰，關門巨響。

接連著的，是小英的哇哇嚎啕，芬走到嬰兒床邊，把大哭的小娃抱在懷裡搖。小英不領情，仍扭踢著小小的手和腿。芬兒把她抱到爸爸房間，指著床邊的大海報：「妳看，像不像爸爸？好英俊啊，像不像爸爸？」

海報裡厚厚下巴的美國人穿著條紋白西裝，和爸爸一樣的髮型，底下一行圓邊粗字 Elvis Presley。每個符號分開來，芬兒都認得。爸爸會拿著一本珍貴的小書教她唸：「A、B、C」芬兒大聲複誦：「欸、逼、西.....」可是這麼十二個美國字黏在一起，真讓她手足無措。

終於，小英肯睡了。芬兒回到木桌前，努力抄寫生字簿。想著自己這麼笨，國字都學不好了，以後上中學要怎麼學美國話呢？

真想像爸爸一樣啊。每次客人來家裡，爸爸總會大聲說幾句美國話，芬兒能看見許許多多和她一樣的，崇拜的目光。

爸爸不只英俊瀟灑，而且很「高尚」。這一課教到「高尚」。

芬兒瞪著生字簿裡的一筆一劃。這些國字乍看都學過，細細想起來，卻很陌生，無法理解這些符號的意思。「尚」像一個生氣的人臉，豎著眉毛張著嘴，為什麼有很好的意思呢？「包」有勹，「冒」有冃，為什麼「尚」沒有尸？這些笨問題都不能問爸爸，他會生氣的。芬兒想得出神時，院子裡傳來沙啞的呼喚：

「梅兒，快過來，爺爺給妳看個好玩的。」

梅兒，梅兒。只有這個聲音會這樣呼喚她。芬兒知道，她是這聲音在這個家裡，唯一能呼喚的人。

芬兒走入院子。午後豔陽盛燦，初冬空氣卻微寒，老人蹲在乾燥的沙土上等她，腳下踩著枯槁的小草。冬日，屏東是無雨的。

兩人用樹枝在地上畫格子、玩遊戲。芬兒看著老人的臉，一瓣一瓣皺紋，笑得像朵開爛的花。一開始，老人用沙啞卻有力的低音，說

著阿芬也不能完全聽懂的國語，有些字，總有奇怪的唸法。玩著玩著，老人的笑容越來越大，嗓門也大了，興奮地叫著：「梅兒妳眼子啊，好醒水。」

嘎。院子的木欄推啟。

爸爸回來了，冷冷對老人說：「爸，跟芬兒說國語。」

老人一瓣一瓣皺紋的臉，頹喪下去，花謝了。芬兒看著他，這老人的臉乍看，是清晰認識的。

細細想起來，卻很陌生。

那是爺爺第一次失蹤那天。

阿芬回過神，醒在屏醫的藍色病床旁。床框中，老人頭髮雖已花白，但十分茂密，髮梢可見染色的痕跡。爸從一年前開始忘東忘西，卻不忘染著年輕的亮褐色頭髮。

可是，從一個月前，連染髮也忘了。

也忘了房間在哪，爸找著找著，就跌下樓梯。阿芬看著病床中的老人，一瓣一瓣的皺紋隨著呼吸，盛開或萎縮，像極了爺爺。阿芬二十年來從未想起過的，自己的爺爺。小仲出生後，「爺爺」指的是別人。

「爺爺還在的話，多好啊，」一個月前，小仲煩惱地搔頭：「其他組員沒人聽得懂外公在說什麼，根本不是中文吧？」

是小仲高中最後一次分組報告，歷史課，要訪問家中長者。「趁這機會，在外公全忘掉前，紀錄一下也好吧！」

可惜小仲後來放棄了。老人家的記憶顛三倒四，阿芬在一旁尷尬地陪著。爸的「國語」，小仲的同學們聽不懂，小仲自己也覺得費解。

根本不是中文吧？

小仲說，最後他們整組決定重做。同學阿嬤講台語，組員都聽得

懂，他聽著也半知半解。

「啊還有，我們組決定用台語報告喔，很特別，很有意義吧？可是這樣我就沒辦法上台報告了。算了，我做 PPT 吧。」

阿芬人生中第一次，想起兒時爸要爺爺對她說國語的事。那時，學校裡說閩南語的人還要掛狗牌：「我不說方言。」

要說國語。她不敢告訴爸，仔細聽，仔細聽，你和老師說的國語不一樣。

不夠標準。

可是為什麼換了一個老師，標準又不一樣了？四川人老師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再也沒有在學校看過他，其他老師都說，不要問。山東人老師的國語又是新「標準」，她努力學著新老師的發音，卻發現比起廣播上聽到的，「標準」又不一样了。

爸半醒，護士走來，替他蓋棉被。

「阿公啊，哩欵咖咁唔咖賀？」護士接著說：「逃擱唔去一丫，ㄅㄨㄛ？」

阿芬聽得懂。

第一句，一個月前，她還聽小仲認真練習，為了對他同學的阿嬤說。小仲練習的筆記本下，有一行潦草字跡，阿芬看不懂英文字：

Lí ê kha kám ū khah hó ?

眼前，爸茫然，阿芬趕緊說：「他是說國語的。」護士便不慌不忙接下去：「喔。來，你腳用力看看喔。」

阿芬忽然想起，小仲上小學時。比起她，不只多了英文課，還多了閩南語課。

那時小仲說，老師說要珍惜「母語課」。

「老師說，『溫洗歹丸郎，愛供歹易。』意思是，『我們是臺灣

人，要說臺語』。班上好多同學在家裡就先學過欸，好厲害！」

那時阿芬正忙著煮菜，沒回應。轟轟的抽油煙機、炒鍋聲中，小英拉著她的衣角喃喃：

「媽媽，我也是臺灣人，為什麼我不會說臺語？」

那時芬兒忙著煮菜，轟轟的炒鍋聲，油煙燻得她滿臉汗。揹著的小英哭不停，她想唱搖籃曲，卻只能從聽廣播的記憶裡，拼湊零碎歌曲。

爸爸從不唱給她們聽。

快一些。等一下爸爸跟阿姨要回家吃飯。

芬兒想起，之前爸爸才指著阿姨鼓鼓的肚子：「這胎一定是男的。」轉頭對芬兒說：「這是妳弟弟，就叫『英』。」可是妹妹出生那天，爸爸卻煩惱著該不該叫「芳」，畢竟她是「芬」嘛，而她們名字裡另一個字，都是「梅」。

梅花，最「高尚」的花。

最「高尚」的，代表我們國家的花。

爸爸說，因此用梅花做她的名字。那天爸爸卻愁容滿面，芬兒想，一定是取名字的事讓他太苦惱了。他說了芬兒沒在課本上學過的詞：「唉，以後老了，誰替我送終？」

「唉叻，芬兒真孝順。菜好香。」是阿姨尖銳的高音，芬兒及時上菜。芬兒不喜歡阿姨的香水味，但依舊乖巧地揹著小英，遞上筷子。她期待，有一天，可以對阿姨叫：「媽媽。」

芬兒並不知道，那一天不會到。

「這碗給『他』。」爸爸隨便夾了點菜。芬兒乖巧地接過碗，再把小英交給阿姨。

走入院子，阿芬看見冬日病懨懨的木瓜樹，乾燥的沙土輕輕一踩，塵埃飛舞。木瓜樹後，鐵皮圍出簡陋的小屋。

「梅兒，妳來啦！真乖。」爺爺粗糙的手揉著芬兒的頭，並不溫柔，她覺得痛。但心底暗自慶幸，爺爺現在是「不亂講話的爺爺」。

雖然還是從「芬兒」變「梅兒」了，好像換了個人似的。

「梅兒，來！爺爺謝謝妳，給妳唱歌不？」爺爺放下碗，把她抱到腿上。

「下大雨，漲大水，割雞割鴨吃橛腿，吃橛腿呀，吃橛腿呀，橛腿……」比起唱，爺爺啞啞破破的嗓音更像在唸順口溜。她聽不懂，但只有在爺爺唱歌時，雖然聽不懂，她不擔心爺爺變成「亂講話的爺爺」。

她聽不懂，但覺得好溫暖，爺爺的歌，像廣播裡說的，媽媽唱搖籃曲，那樣溫暖。她從沒叫過任何人媽媽。

她沒想過，有一天爺爺會不見。總有那麼幾個瞬間。

她覺得爺爺是她真正的母親。

我的母語在哪？

他國中時問，阿芬想著小仲。又是歷史課，真麻煩，阿芬以為中學的課業壓力，終於替小仲擺脫了小學的「母語課」問題。

護士問完爸，走到另一床，換回臺語繼續問候其他病人。屏醫的窗是厚重毛玻璃，衰微夕陽滲入室內，所剩無幾。尚未開燈，阿芬就著微弱的光線讀筆記簿。

之前，小仲還會不時「研究」她的紀錄。小仲高二時，爸第一次迷路，回來後，開始胡言亂語。

媽，妳聽！好像有規律！正在形成一些「詞」。

一開始，小仲雙眼炯炯抄筆記。阿芬不懂這哪裡有趣，她只希望

父親的語言能形成一些她能辨認的「意思」。高三之後，小仲抄黑板上的數學筆記都來不及了，「外公生詞筆記簿」便到了阿芬手裡。

有時她覺得，「外公生詞筆記簿」是小仲「母語」的延伸問題。但她回答不好。

母語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話啊，我們的國語。阿芬回答完，國中的小仲抬起下巴，噘著嘴：才不是，才不一樣！是國語運動打壓了母語。妳不懂。

又是那句阿芬從小聽得最多的話，她看著病床中的老人。爸和小仲真像。

幸好小仲高三了，不問了，阿芬知道自己答不出來，也吵不過他了。她不懂，小仲讀過的書，她沒讀過。小仲高中之後，她越來越不懂他。

他也越來越不懂她。

高中，唉，爸還讀過高中呢。當年沒幾個叔叔伯伯像爸讀過高中。她的記憶裡，只有海專的老舊校車，搖搖晃晃地駛離海岸線。那時，十六歲的芬兒，和同學打打鬧鬧，已學會用台語開玩笑，只是有些詞還聽不懂。同學們順暢地用那種語言談天時，芬兒有時會靜下來聽，努力學，有時只是靜靜望著大海遠離。

看著海，好像就能找到爺爺。

爺爺已一年沒回家。

夕陽的餘光，在波紋中破碎，大海慢慢地漩攪，退潮，將最後一絲光暈吞下。芬兒靜靜看著，望不著，海的另一岸。她想起十歲那年，爺爺第一次在路途中掙開她的手。「我要回廣西！我要回廣西！」爺爺喊著，滿是皺紋的臉上，漆黑的圓眼突然瞪大，芬兒覺得害怕，她聽不明白那句話。但六年後，看著海的芬兒，確信他喊著。

我要回廣西。

阿芬立刻把記憶中那句話的聲音，胡亂用注音拼在筆記簿上：ㄗㄨㄥˇ、ㄩㄣˋ、ㄟ、ㄨㄛˇ、ㄈㄨㄟˇ、ㄨㄟˇ、ㄨㄟˇ、ㄨㄟˇ、ㄨㄟˇ、ㄨㄟˇ..... 最後那個詞太模糊了，她在腦中找遍注音符號，拼不出那聲音。

注音符號，能不能更接近？那聲音。

手機響起。她看是阿雄的電話，立刻接了。

「喂？妳來得及回來弄晚餐嗎？還是我和小仲出去吃？」丈夫把阿芬從記憶拉回現實。

從「芬兒」拉回「阿芬」。

「小仲要考試了，吃家裡比較健康。」阿芬這才想起，隨身的大布包裡，藏著從工廠摸回來的，不合規格的冷凍魚。

一點一點融冰，浸濕了大布包，幸好沒沾溼筆記簿。

魚嘴微微張著，似乎想喊什麼。平滑魚臉上，漆黑的圓眼瞪大。

急忙著，魚煎焦了。魚眼翻白，爆出眼眶，脫皮的魚身稀爛可憐。阿芬自責著，小仲和阿雄卻不在意。

他們正在爭吵，更嚴肅的事情。

就說晚餐不要看新聞，尤其選舉的時候，阿芬想。看阿雄最愛的烏龍派出所，不好嗎？看新聞就要吵架。

阿雄說，那次事件，是那群王八蛋早預謀好，帶武器要打警察的。小仲為此氣紅了脖子。

阿芬不說話，不生氣，阿芬不明白，沒時間明白。她想著明天再從工廠摸一條魚回來。

高一放學，小仲一回家就興沖沖地說：「媽，我今天知道了，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那時阿芬在炒菜。社會主義，她中學時也聽過

的，社會主義是禁書千萬別碰，共產主義要讓大家餓肚子。小仲站在她身後，滔滔不絕地說著社會課教的「社會」的本質，阿芬靜靜聽著，手上忙著。社會是什麼？歷史、文化、政治，是什麼？阿芬喜歡靜靜聽小仲放學後的「名詞解析」。

小仲要升高二了，小仲成績很好，很聰明，她相信那些名詞，小仲是懂的。只是那些解析，和她從小學到的不同。

阿芬並不介意。這一年兩年，小仲的世界就有許多不一樣。他把越來越多的新名詞帶回家，可是每天放學給阿芬的「解析」卻越來越短。小仲忙於讓他的世界更快，更不一樣。阿芬靜靜看著他，十多年來，她的世界已大抵成形。

差不多，就是現在這樣。

小仲曾試著把「名詞解析」從廚房推廣到餐桌上，卻和阿雄吵得一頓飯都吃不好。阿芬不懂，沒時間懂，為什麼阿雄說的那些密謀圍毆警察的流氓，到了小仲口中，成了冒死捍衛民主的英雄。

夜裡，阿芬看準了小仲讀書的休息時間，把晚餐剩下的做成炒飯，來到小仲緊閉的房門前。聽見他對電話裡的朋友說：「爸媽其實也很可憐。你想想，畢竟……一個人都被騙了五十年了，自然願意再被騙五十年。」

阿芬靜靜聽著。

「上次我爸媽也投給『溝冥洞』，講了都嫌髒。」他朋友義憤填膺。

「他們不懂，『溝冥洞』不倒，臺灣不會好！

清醒太痛了，他們已經沒有時間了。」

已經沒有時間了。

阿芬默默端著菜下樓，想起病房中昏睡的爸。一個月前，小仲要帶同學訪問他時，爸翻箱倒櫃地找榮譽證書。她在旁勸著，說小仲想

問的不是這些。爸卻喊著，這些最重要了，妳不懂。爸這一生最驕傲的歸屬，「溝冥洞」，阿芬預想著小仲冷冷的表情，和那一句：它不倒，臺灣不會好！

阿芬想著，非得有誰徹底倒掉，垮掉，毀掉，消失掉，一切才會好嗎？真的只要這樣，一切就會變好嗎？

一年後，阿芬去療養院，探望過爸。還是跟阿雄一起去投票了。

那時，老人連胡言亂語的力氣都沒了，鬆散地垮在輪椅上。

為了投票，安頓好宿舍不久，小仲趕回屏東。

小仲上大學後，第一次全家人的晚餐。究竟，為什麼不看烏龍派出所呢？又是選舉新聞，阿雄最喜歡看的那一台。

「對啊！對啊！那群王八蛋只會搞不三不四的！之前也是，經濟都搞不好了，只會在那計較名字！改什麼自由廣場？改什麼凱達格蘭大道？改什麼二二八公園？」阿雄大聲附和電視，幾乎要把碗筷震碎。

「我倒想知道，你說說看啊，凱達格蘭大道改名前，叫什麼？」小仲嘲諷地笑。

都幾年沒上臺北了，阿雄一時語塞：「.....我不在乎那種小事！」

你連自己在堅持什麼都不知道啊。阿芬從小仲眼裡，看見他吞下的話。

阿芬心底唸著，介壽路，但她在餐桌上已習慣沉默。況且不記得也罷，還不如記起工廠前新開的路名。總統府前是介壽路，還是凱達格蘭大道，她根本不在意。

她卻記得那年，三十二歲的她，抱著還是嬰兒的小仲。爸原本逗弄著寶寶，卻看見介壽路更名的新聞，氣得大吼：「以介眉壽！介公之壽！多美！怎麼能改？改這什麼鬼話？山地話？」

「亂了，沒救了，再給他們搞，國家不會好！」爸為此氣紅了脖子。

懷裡的寶寶大哭。

阿芬想著那張憤怒的臉，和小仲真像。

阿芬從不想說服小仲。投給誰都一樣，她只想跟小仲說，這些人最後都會以不同的方式讓你失望。

年輕人會變成老人。你們會變成我們。

但不管投給誰，她相信小仲。即使，阿雄並不。

即使，小仲也不相信她。

爸爸從不相信任何人，除了他自己。

芬兒倚著門框，看著爸爸和叔叔伯伯們大聲談論，阿姨在一旁尖聲笑著。時間到了，大人們要去投票。芬兒已經學到，投票是件「神聖」的事。

村長伯伯是投票選出來的嗎？芬兒班上也投票的，四川人老師不在學校後，他的兒子就不能當班長了。新老師選班長候選人，他們投票選新班長。

這就是國父說的民主！芬兒想著，她有記憶以來，從不變的，蔣公守護的民主。

爸爸去投票了。芬兒哄小英入睡，走出昏暗的客廳，想著不久後要搬家了，新家有沒有院子呢？總是搬來搬去，爸爸說，才不急著要屋子、要土地，以後總會回大陸的。而且，爸爸眉頭一皺，說土地就給本省人種田去吧，我們沒有土地？我們不需要土地，總要回大陸去。

我們沒有土地？

爸爸說，回去之後，他有一個大家族，管著好多佃戶，他可是大戶人家的少爺，還與一位門當戶對的美麗姑娘有婚約……唉，希望匪徒別害了那姑娘。

芬兒不懂，只是期盼著回去的那天，她就有媽媽了。

粗啞的呼喚從庭院深處傳來，磨傷了芬兒的幻想。

爺爺問，他去了哪，芬兒不知道，說去投票了。扶桌，老人顫抖著站起，另一隻手重重壓在芬兒肩上，她很疼。爺爺說，我也要去投票。

投票在哪？芬兒不知道。

老人濁重的聲音混著口水噴出。芬兒想著，絕不能忤逆爺爺啊，況且爺爺現在是「不亂講話的爺爺」。我帶您去。芬兒第一次，帶領著爺爺，走出狹小的庭院。

周遭的大人都盯著她瞧，阿芬好害怕，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爺爺一直癡癡地笑，並開始大聲說著沒人聽得懂的話？阿芬害怕著越走越急，牽著爺爺的手，不知道走了多久。天色昏暗了下來，不知道走了多遠，市區近了。

中央市場推著腳踏車的小販們慢慢散去，芬兒牽著爺爺往前。斜陽映在偌大的電影畫板上，油彩中是一條在風雨中的大船。爺爺看見了，忽然，掙開芬兒的手，推撞著小販們，奔向畫板中的大海。

「ㄋㄨ、一么、ノ、ノ、ノ……！我（ㄋㄨ、）要（一么、）回（ノ、ノ、ノ）廣西（……）！」廣場中只剩爺爺一個人大吼，一瓣瓣皺紋在斜陽下綻放開來，不知是哭是笑。

「我要回廣西」，芬兒聽不懂，但她分辨出類似的聲音。怔怔地看著爺爺。此時，一個熟悉的聲音大吼：

「跟我回家去！」爸扯著爺爺。老人一邊掙扎，一邊哭喊。

「我要回廣西」，阿芬還在想，臉上卻重重挨了一巴掌。爸爸抬手要再打，一旁推單車賣豆腐的大嬸卻趕緊走來，拉著爸爸，喊著：「賣阿ㄋㄨ怕因那啦，賣怕啊，賀啊啦。」

芬兒不知道大嬸想賣什麼，但爸爸不打了。

他們三人一起回家。

注音符號都拼不出來了，別跟我說這些英文字可以！

拿英文字拼國語。阿芬聽小仲說，對岸都用「漢語拼音」。

拿英文字拼國語，阿芬想著，第一次這樣是在給小仲辦護照時。那時小仲剛考完學測，申請上公費的國際交流。

我的小仲不只會讀書呢，真聰明，不像我。趁阿雄今晚不在家吃，阿芬煮了整桌小仲愛吃的給他和同學們。

阿芬沒注意電視裡嘖嘖喳喳著什麼，卻聽見其中一個同學：「以前電影就是這樣啦，窮人都講臺語，有錢人、讀書人都講『北京話』。」

北京話？阿芬疑惑了。她沒聽過北京話，她確定電視裡是國語。

這飯桌上，沒有一個人真的聽過北京話。

「你以後不是要讀『中文』系，還敢嘴？」小仲大笑。

「87 喔？我媽就不准我唸臺文啊。」

「哈哈，我才沒這問題，我要讀法文。」

為什麼是法文？

小仲填志願時，阿芬想著他從小成績最好的就是英文，為什麼不是英文系？小仲笑著說：因為這年頭會講英文已經不夠有競爭力了，不稀罕了。

不稀罕了，英文也不夠高尚了，阿芬想著。

眼前，小仲停止了喉嚨嗚嗚ㄗㄗ的努力，跑去用漱口水，仰著頭，咕嚕咕嚕地吐氣，小仲說那是西班牙語「打舌音」的送氣練習。比起西班牙語，阿芬更希望小仲輔修中文系。

「早知道聽妳的。我最近修『華教』，就『對外華語教學』啦。才發現我自己連中文都說不標準，以後怎麼去法國教中文？」

中文，華語，國語，阿芬不懂名字為什麼換來換去。

中文都說不標準。

老師說這樣不標準，考華語教師會被淘汰。小仲說，老師上課講的，台灣年輕人都ㄉㄚ不分，ㄐㄨ不分，舌頭捲一半，唸得不像ㄉ也不像ㄐ，唸得既像ㄉ又像ㄐ。還有啊，什麼「你『給』我過來」、「你『有』吃飯嗎」被臺語影響了。老師說這叫「臺灣華語」。

「但我有時就在想啊，會不會這樣講著講著，一代一代發展演變，在臺灣，就變成了屬於這裡的，我們自己的語言？」小仲若有所思。

阿芬第一次聽說「臺灣華語」，有這樣的東西，原來不是「我們自己的語言」嗎？

阿芬莫名想起，十六歲坐在海專的校車上，同學們都說著「他們自己」的臺語。我不是也聽得懂一些嗎？芬兒想，所以，「那種語言」也是「我們」嗎？那時，高尚的爸爸，對只考上海專的她失望透頂，很久沒說話。

芬兒望著海，想起爺爺。十五歲時，庭院的鐵皮小屋已徹底鏽蝕，鎖了許久的門兀自開著，爺爺不見了。

再也沒回來。

他回廣西了。「我要回廣西」，在海專的校車上，芬兒閉上眼，聽著遠去的海洋，沙沙地宛若爺爺低啞的呼喊：ㄗㄛ、一ㄠ、ㄉㄨ一、……

回過神，阿芬看著起身的小仲，他正要把自己關回房間，去讀那些她沒讀過的書。變形的英文字、國際音標、漢語拼音、漢語、華語、中文，符號與名詞們在阿芬心裡打成一團。國語？在注音符號外有她的語言？四十年了，腦中還迴盪著ㄗㄛ、一ㄠ、ㄉㄨ一、……的聲音，最後兩個音難以分辨。

是「我要回鄉去」。

複雜的名詞一瞬歸零，阿芬明白了，怎麼會是「我要回廣西」呢？
我要回鄉去。

冬末春初的臺北，又下起無盡的細雨。

城市卻未在細柔的雨聲中酣睡。尖利煞車聲劃破阿芬的夢，車聲又轟轟而去。臺北的夜終究不同於屏東。

趴在筆記簿上，醒來，睡夢中口水沾糊了幾個寫到一半的字。掀起開蓋手機，近十二點，小仲的簡訊：

「我們這剛收拾完，現在還進得去醫院嗎 10:30

媽在忙嗎？ 11:02

我回學校睡囉 11:18」

阿芬忽然覺得，小仲來與不來，其實毫無差別。

最後一則卻是長長的簡訊，小仲偶爾會這樣，不在意簡訊費用，留下帶著歉意的長長訊息。帶著歉意，像他跟阿雄在晚飯吵架後，會在睡前買消夜一起吃。

「媽，抱歉，我也想去外公，但今天真的好累。

我今天很努力喔，做了好多有意義的事。我們辦這些活動，只是希望能保存這塊土地的記憶……沒有誰的歷史該被遺忘，沒有哪一個族群的記憶該被取消……」

闔上螢幕。阿芬猛然想起方才的夢境，兒時的事情。

這世界除了爸和我，大概只剩小英記得……阿芬撥起手機。

「我夢到爺爺。」

「蛤？」阿英聲音啞啞的，似乎剛被鈴聲吵醒。

「我說我夢到爺爺，我們爺爺！」

「叻，別胡說了！我們哪有爺爺？」

「沒有爺爺的話我們是哪來的？」阿芬激動起來。

「唉叻！我是說爺爺在廣西，我們從沒見過啊！」

阿芬聽著起冷汗，病床微弱的白燈之外，四周一片清冷黑暗。

「院子裡，鐵皮屋，記得嗎？爺爺住在裡面。」

「我只記得爸不准我去院子玩，」阿英想起什麼似的，唉叻叫了聲：「小時候，我一直以為……院子裡關著一隻鬼。」

無盡的細雨，籠罩著冬末春初的臺北。

手機震了一下，提醒她，過了十二點，今天結束。進入三月。

阿芬突然非常想說話，跟小仲、阿雄、阿英，或誰都好。昏暗中，老舊手機的螢幕仍是刺目，她望著密密麻麻的數字鍵盤，卻誰的電話也想不起。

過強的冷氣，讓阿芬的頭隱隱作痛。真老了？

想不起來了。記不得了。

她望著病人的睡容，老人嘯喘早已止息，呼吸卻有混濁的聲音。喉嚨低低呢喃著什麼，早已聽不清。她兒時總仰望著爸，此刻他縮得很小，藏在一身蒼白病袍裡，他喃喃著作夢，像嚙語的白衣小天使。

什麼記不得了。什麼都不知道了。

混濁的呼吸越來越平靜，微弱。她輕輕替老人闔上半閉的眼。

除了機具運作的低鳴，狹小室內，只剩下兩人的呼吸。

阿芬提起筆，就著病床旁冷冷的白光，對著磨損的筆記簿。

在遺忘之前，不停不停地寫……



小說類 | 佳作

黑蟲

黃一娟

得獎感言 |

感謝臺中文學獎評審的肯定與辛勞的工作人員。

這篇小說醞釀了很久，寫了很久，謝謝虹風（沙貓）引領我瞭解寫作，謝謝小小書房成為滋養我文學的所在，而使故事得以成形。

個人簡介 |

南投鹿谷人。臺中二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在電影與紀錄片產業工作若些年。曾背包旅歐近兩年。曾獲國藝會創作補助。

黑蟲

她已經三個月沒有好好睡覺了。

新家有很多蟲，一種背上有一個人眼紋路的黑蟲。她打掃了衣櫃、廚房櫥櫃、丟掉了雙人床墊、拆解了床架和沙發，以為從此可以平靜度日，但它們像是受過游擊隊訓練似的，總在精神剛剛放鬆的那一刻，再度出擊。

正專心炒菜，忽然看見爐子邊有一隻黑蟲望著她；夜半內急醒來，經過廚房，看見地板上有四隻黑蟲，像是朝聖似的，朝向她忘記收進冰箱的稀飯；一天早晨，才開了風扇，就聽見「喀」一聲，走近一瞧，一隻斷腳的黑蟲掉在了地板上。讓人崩潰的，是那晚準備沖澡，全身赤裸跨進浴缸，浴簾一拉上，一隻健壯的黑蟲就跳入眼前在她的腳邊。

前房客是一對美國情侶，是瑜伽老師，養了一隻臺灣土狗。看房子的時候，這隻溫馴的黑狗也跟著她走來走去。乍看房子保養得還不錯。所有的傢俱都來自IKEA，房間就像是IKEA的樣品屋，簡潔乾淨。除了玄關、廚房和浴室，屋子的地板都鋪上溫潤的棕色木頭地板。客廳有一面大窗，應是採光明亮，但這窗面對一棟公寓，於是掛上了一片簾布遮窗。簾布圖樣是一朵充滿東方熱帶風情的印染大紅花，客廳因此微暗，光線中帶有一絲粉紅。簾布前放有兩張扶手椅，和一盆小樹。小樹從頂上至盆下繞了一圈圈的LED小燈泡，在微暗的客廳裡發光。簾布的右邊牆是兩落八層的木櫃，和兩座音響喇叭；左邊牆則有一張兩人坐的鵝黃色沙發，假皮椅面都磨損、龜裂了。客廳掛有三張畫；靠近晾衣室門口的牆上掛有小幅的抽象畫，靠近玄關掛了一幅三

尺寬、一尺高的紅底白潑條的抽象畫，而在客廳與廚房的隔間牆上放有一張印度象神迦內薩的複製畫。

廚房的設計仿歐式，位於屋子的中心，格局方正，採半開放，與餐廳隔有吧臺，但吧臺的高度略高，只適在其上置物，不適合坐在吧臺前。吧臺朝廚房的那面是一落四層木櫃，置放調味的瓶罐、鍋碗瓢盆和狗飼料。流理臺沿牆呈口字型，水槽在窗前，兩邊的流理臺，左邊的嵌入四口電磁爐，右邊是置物或作料理區用。在這兩邊的臺上都有懸空木櫃，而流理臺下的櫥櫃也是木製。廚房上下有許多的收納空間。冰箱則是嵌在進出通口的一旁，是一臺雙門冰箱。

她搬進這間屋子是六月，氣候即入炎夏。前一年，她高雄、臺北來來回回搬遷了六次，工作換了六次，日子過得很不安穩。好不容易終於找定了工作，輾轉得知了山上有間房子正在出租。儘管當時走進了主臥房和廚房，隱約感受到一絲不祥，但屋主除了接待她看屋，還同時接待了另一位男士，在競爭的心態下，她擔心被搶先一步，於是趁那位男士還在猶豫，就立刻簽下了合約。

當她來來回回的搬入家當，入住時已是晚上，這才發現客廳的燈都壞了，亮的只有一盞昏黃的夜燈。慶幸客廳的窗正臨馬路，窗前有盞路燈，但也因此看見了陽臺裡堆了好幾大袋的毛巾和衣服，是前房客沒帶走的。當晚洗了衣服，才發現洗衣機像是剛洗過一桶灰塵似的，洗了的衣服沾有霉綠色的小碎屑和狗毛。臥房的燈能亮，但雙人床上的被單一掀開，床單中央一片黃漬，並且裂撕了幾條大洞。衣櫃打開，裡面堆滿了雜物，一箱塞滿了十幾捆的瑜伽墊，上頭疊了一個佈滿灰塵的吸塵器，和不知是何作用的鐵架。

房子在山裡，房間窗外是一片長在坡上的樹林。她站在房間裡，聽得見窗外傳來風吹樹林的聲響。很安靜。前房客把所有的傢俱都留

了下來。當時她算了算傢俱的二手價，包了一個大紅包給他們，暗自得意省了一筆採購傢俱的費用。現在他們走了。才發現留下了的是一屋不堪的傢俱，和整屋子的黑狗氣味。

然而前房客留下的，還有許多長相怪異的黑蟲。她第一次看見它們，是入住隔天清理房子的時候。

她首先整理臥室，把雙人床墊推至大門，順著樓梯滑下，丟放在馬路一旁的路燈底下。接著將矮几搬出，一一拆解雙人床架，騰出空間後，床木架和鐵架收疊整齊，打算放入房間的木櫃裡。這只木櫃是鑲嵌在牆上，背面、頂部和底端分別相連在牆面、天花板和地板。和廚房的吧臺、收納木櫃、玄關鞋櫃一樣，都是房子裝潢時，和屋子的牆相黏接合在一起。如此設計的好處，是省下了一筆購置傢俱的費用，但木材吸溼，在潮溼又炎熱的地方，與牆相接的部份容易腐壞，再加上隨著氣候熱脹冷縮和地震，時間久了，即使木工當初在接合處塗上矽氧樹脂，木櫃和相接的牆面之間還是會裂縫。

她一打開房間的木櫃，一股夾雜木頭與水氣的腐味撲鼻而來，那股溼，似乎能把木櫃擰出大把的水。她先將疊在十幾個瑜伽墊上的吸塵器和鐵架搬出，接著低身彎腰兩手擒住塞滿瑜伽墊的紙箱兩端，才一挪動，她似乎感覺到腳底下的地板傳來一陣騷動。屋子像是抖了一下，然後打了個噴涕似的，窗外吹過一陣大風，樹葉翻飛的聲響如下一場暴風雨。箱子十分沉重，她使勁地拉，就在即將拉出櫃子的那一剎那，她看見數十隻人的眼睛從櫃子的深處驚竄出來。那十多隻人眼，布滿血絲，反射了從窗戶映入的太陽光，目光炯炯，各自竄爬四

散，驚恐地盯著她看。

這一幕太嚇人，她立刻放下箱子，放聲尖叫嚇得往後跳。驚叫的聲波在屋子裡回盪。她赤腳站在地板上，因尖叫用力過度而滿臉脹紅，心臟撲撲跳。房子的租約簽下了，兩個月押金已付了，首月租金也繳了，身上已經沒有任何存款了。一想到這，她深深吸氣，甫定心神，再往那十多隻眼睛瞧。這才發現那不是人眼，而是背上紋有人類眼睛的肥胖黑蟲，在身體尾端還隱隱閃著紅色小光點。有的翅膀一張開，背上的眼睛立刻成了睜得圓圓的銅鈴大眼。她忽然湧起怒意和勇氣，捲起一旁的雜誌成筒狀，一邊嘶吼，一邊就赤腳跨入木櫃，惡狠狠地往那十多隻驚嚇四竄的黑蟲拍打。但黑蟲的數量實在太多了，拍打的的速度跟不上它們奔竄的速度，就在她一邊變換拍打的姿勢，一邊後退攻擊向外逃跑的黑蟲時，踢撞了一旁的吸塵器。她忽然靈機一動，馬上插入吸塵器電源，拔掉吸塵扁頭，露出黑色塑膠長管的圓孔，開關一按，吸塵器發出轟然巨響，她就以最快的速度，長管的圓孔對準黑蟲，將一隻一隻的黑蟲吸入吸塵器透明的肚子裡。

那天，她打開另一個房間的木衣櫃，也是同樣的情景。四處竄逃的黑蟲像是一片被打碎的夜空，一一被吸入了吸塵器的透明罩裡。廚房、浴室和玄關的鞋櫃，櫃子一開，一陣刺鼻的潮溼氣味撲鼻，就見幾隻黑蟲或是嚇住不動，或是驚恐奔逃。而她是一邊尖叫，一邊拖著吸塵器追著黑蟲跑。

戰畢，當下屋子裡已不見任何黑蟲。她蹲在吸塵器前，看著透明罩裡的黑蟲彼此交疊。裡頭大約有六十多隻的蟲。生命力旺盛的爬過奄奄一息的。有的黑蟲看起來似乎相當納悶，不知身在何處，不停地在透明罩裡爬走。她看著這些被關在密閉透明空間裡的黑蟲，心裡像是有什麼堅硬的東西，卡在胸口，卡得緊緊實實，一扭身，就會拉疼

肋骨似的。

她後來才發現，黑蟲有股味道。她一直不敢去處理那些被關在吸塵器裡的蟲，但又害怕它們會從洞口跑了出來，就在吸塵器的長管圓孔塞了一團紙堵洞。幾次清晨起床，她都會看見一兩隻行跡猥瑣的黑蟲在那團紙前徘徊，一看見她，就驚嚇地沿著牆腳竄進玄關的鞋櫃裡。她蹲在那團紙前，想探察是什麼吸引了黑蟲。身子彎向地板，看向那團紙，隱隱約約地聞見了一股騷味。那味道像是幾天沒洗澡，腋下傳出的狐臭味，又像是長年未洗的抹布味。靠近吸塵器的透明罩，臭味從罩底的縫隙傳了出來，顯得更濃。這和打開木櫃傳出的味道是一樣的。原來以為那是木頭飽吸水氣的潮溼氣味，這才曉得竟然是黑蟲的體味。為了去除味道，杜絕躲在暗處的黑蟲循味聚集，她在兩個房間的木櫃、廚房的收納櫃、玄關鞋櫃裡，點了大量的線香和塔香，香滅了就立刻再點。關窗關門，從天明至天暗，綿延不停地燒了五天五夜。這一燒，果然趕出了藏匿的黑蟲。每天都見五六隻翻肚的蟲屍倒在櫃子裡。

但即使如此，每天早晨打開廚房木櫃檢查戰況，仍會被櫃子裡突然一閃而過的黑蟲嚇到。這些經過吸塵器突擊、煙燻攻擊了五天五夜之後存活下來的黑蟲，似乎都是黑蟲世界的佼佼者：動作異常敏捷，腳特別長，身子特別高，頭抬得特別挺，一臉剛毅，宛如特種部隊的氣魄。黑蟲一見櫃子被打開，原來黑暗的世界突然亮了起來，就立刻躲進櫃子轉角深處的木柱上，只露出兩根長鬚，像偵測雷達，在柱子上前後左右擺動。

為了挫挫這些特別聰穎的黑蟲，她決定直搗巢穴，將流理臺下的木櫃刷洗一番。在確定不見櫃子有任何黑蟲，她就蹲在木櫃前，拿了一塊菜瓜布，沾了洗碗精，搓揉起泡後就伸手刷洗木櫃。貼了白色光滑木皮的櫃面上，都殘有一層深深淺淺的黃漬，愈靠近櫃子深處，顏色愈深。她蹲在ㄇ字型流理臺的左邊轉角前，右邊的木櫃門打開，就擋住左邊的櫃子，左邊的木櫃門打開，就擋住了右邊的櫃子。櫃子裡的轉角處又特別深，即使把菜瓜布放在一根木棍底下，身體 45 度向右傾，再幾乎貼近櫃子向裡伸，視線仍然會被兩邊木櫃共用的門軸擋住。除非整個人探進櫃子裡，否則無法刷洗到轉角深處，最骯髒的地方。

流理臺底下都是黑蟲的臭味，她當然是不會把整個身子都伸進櫃子裡，但為了盡可能刷洗到櫃子深處，手是拚命往裡伸，整張臉幾乎是貼在櫃子上了。而正當她專注地往櫃子深處刷洗，額頭前方忽然傳出了一陣聲響，近得幾乎是在她耳邊響起。那聲響像是一群生鏽的鐵絲，又像是一堆枯乾的落葉焦急鑽出縫隙的聲音。她稍稍抬頭看，就見五六隻黑蟲在她眼前，從木櫃的門縫倉皇鑽出，各自四竄，再沿著木櫃邊緣鑽進了櫃子裡。她是嚇得立刻尖叫、站直身子往後跳。

究竟這間房子裡還有多少隻黑蟲？即使每天擦地板、擦櫃子、噴香茅油、灑蘇打粉、點香、抹香皂水，每天收拾蟲屍，每天還是會看見黑蟲跑來跑去。即使在廚房拿砧板切菜，都會突然有一隻黑蟲從砧板後方竄了出來。那一天沖澡後，一打開浴室門，就見一隻黑蟲橫過地板漫步。即使她從冒著熱氣蒸騰的浴室走出來，客廳湧入了一股熱氣，這隻黑蟲仍自在地在她眼前散步，像是它一點也不在意散步時被打擾。她忽然覺得自己是外人，是她闖了進來，住進了黑蟲的巢穴。

她上網查詢了關於黑蟲的資訊，在一個自稱是昆蟲達人的部落格裡，發現了一串文字：

「人眼蟲的外形非常特殊，結合了不同昆蟲的生理特性，背上有一對翅膀，上頭有一只駭人的眼紋。它有八隻腳，腳的尾端長有一排刺毛，能攀附在垂直的岩壁或樹木上疾走。它的頭小，掩藏在背部巨大的硬翅底下，只有在進食，才會伸出。

人眼蟲對食物無偏好，無所不吃。嫩芽、老葉、鮮肉、腐肉、木頭、紙張、指甲、皮屑，連鐵片都能啃，甚至長達三個月不吃不喝，依然活力充沛。人眼蟲進食是從頭部的口器，但它的呼吸器官一腹部上的十六對氣孔，在遭遇極度飢餓，能夠產生轉換機制，進食『熱能』。如吃的是熱能，廢棄的能量經由尾部排洩，會發出微弱的紅光。

人眼蟲多在夜間行動，不畏光。覓食是單獨行動，但群居。會散發特殊體味，吸引同伴聚集。幾乎不需睡眠。母蟲一生只要交配一次，終生受精，每月產卵一次，每顆卵孵化五十隻幼蟲；幼蟲體態如蠅，在溫暖、潮溼的木頭縫隙孵化，初期以食木為生。黑蟲非常愛乾淨，時常清理頭上的觸鬚、腳上的刺毛。一旦聚落中出現同伴屍體，會立刻分食，保持環境乾淨。」

這位昆蟲達人似乎曾對人眼蟲進行了一系列仔細的觀察和研究，於是她寫了一封 email 給這位達人，想請教如何消滅黑蟲。等了兩天，卻見回覆：「就我所知，人眼蟲之所以聚集，是『能量』的關係。『愛的能量』愈缺乏，人眼蟲愈容易聚集。我猜測，人眼蟲是靠人類的悲傷和恐懼為生。只要人類在世，人眼蟲是不會消失的。常保心情愉悅，或許會有幫助。祝福你。」

「人眼蟲之所以聚集，是『能量』的關係」？這位達人究竟是昆蟲學家還是地理師？「愛的能量」是絕對不可能住在這種充滿黑蟲的房子裡還能充沛流動的！她要房子乾乾淨淨，存在的生命只有她，不允許黑蟲也同時存在。

這天傍晚，她下班返家，疲憊地搭上了駛往山上社區的 261 號公車。往常這個時間是交通忙碌的巔峰，車廂內總是擠得完全不需抓扶吊環，也不擔心會因車子突然煞車而跌倒。但現在這個時刻，這輛公車裡居然沒有任何其他乘客，車上除了斑白平頭的老司機，就只有她。老司機穿得不是白襯衫黑長褲的制服，而是寬鬆的薄麻白上衣和黑色的功夫褲，腳上穿得一雙黑色素淨的功夫鞋。老司機一身派頭，似乎是剛從公園打完太極拳。

車內十分安靜。老司機開得極為和緩，即使駛在上坡的山路上，也不聞猛踩油門的轟隆聲響。公車越過了一道橋，順著溪河往上爬坡，醜陋水泥樓房的都市就在後頭了。窗外風景從綿延的遠山景，進入了兩旁都是茂密樹林，偶爾車窗玻璃還會被樹枝敲打的景致了。此時夏季傍晚，碩大的澄金夕陽正緩緩地沉入了遠方的山陵，樹林浸在夕陽光線中，密林裡的樹葉、林下的姑婆芋，如湖水粼粼反映著金黃的光。在這樣靜謐、美麗的景色裡，她昏昏沉沉地靠坐在椅子上，望著窗外風景，胸口卻緊繃疼痛。她擔心車上只有她一人，老司機會駛離路線，把她載往求救無人的偏野山徑。她擔心車子會忽然轉了個彎，出現了陌生的風景。一直到公車如往常轉進了通往社區的岔路口，她才稍稍放下了恐懼。就當車子緩緩地停在終點站的車牌前，她準備走下公車時，老司機突然叫住了她。

「小姐，有個東西給你，有需要你就用。」

她還沒反應過來，老司機就往她手上塞了一個長方形的紙盒，重量略沉。

「不要怕，不會害你。」老司機說畢，手一揮，請她下車，就關

「不要怕，不會害你。」老司機說畢，手一揮，請她下車，就關上了車門。她愣愣地站在路旁，忽然想起什麼的盯著逐漸駛離的公車後頭，卻發現原來應掛上司機姓名的位置上沒有名牌。

她看著手上的那個紙盒，白色盒底寫了一串紅字，還配了一張圖片，仔細一看，圖片畫的是背上紋有一隻人眼的黑蟲。盒子打開，裡頭有一管針筒和一張說明書，寫道：

「這一劑毒餌是填塞在針筒裡，裡頭的成份含有愛美松，一種緩性的胃毒藥，抑制蟲的代謝，破壞活動神經。吃進毒餌的蟲，祕方滲透體內，體質轉化成為一具活毒餌，當它回到蟲窩，會逐漸失去活動力，最後喪失呼吸能力，窒息而死。生命一旦消逝，身體會立刻遭覬覦已久的同伴瘋狂啃食。這毒劑利用了蟲的習性，最後將徹底消滅一窩的蟲。」

她按照藥劑指示，在廚房、客廳、房間的角落，一一點放了毒餌。說明書上還寫道，成效要在七天之後見效。

一星期之後，她經常在清晨的廚房地板上，看見了一兩隻活動遲緩的黑蟲。原來長扁的身體變形而成渾圓，翅背上的洞黑瞳孔，矇上了一層灰白，目光顯得渾濁。她不需小心接近，只要按下開關，吸塵器的長管對準黑蟲，就能立刻將黑蟲吸入吸塵器裡。

過了幾天，她感覺冰箱前方的散熱孔，似乎每在送風時，都會傳出一股濃濃的臭味。是黑蟲獨有的臭味。她拉出了冰箱，看見了在牆壁和地板上出現了約二十多隻大大小小的黑蟲，有的八腳朝天，已經死了，有的像是正忍受著神經疼痛，一動也不動地停在地板上，只有

一、兩隻黑蟲，身形矯健，一見冰箱被拉出，立刻爬牆疾走。

她一邊拿著掃帚往在牆上疾走的黑蟲狠狠打去，收拾了一地的蟲屍和尚有一絲氣息的黑蟲，心裡同時湧起厭惡和不捨。她對黑蟲所做的是殘殺，是殺戮，是所有戰爭中，人類會對敵方人類做的事。但在這場對黑蟲的戰爭中，不會有人責備她、審判她，或是因此攻擊她。之所以選擇在山中租屋，是為了接近自然、為了與自然共處。而現在大自然之一的黑蟲群聚在這間屋子建立了自己的家，她卻剝奪了它們生存的權利。但是她能停止殺戮嗎？為何一見黑蟲，就是無法像看見其他闖入家中的昆蟲一樣，玻璃杯往昆蟲一罩，杯口小心插進一片硬紙板，一手壓著杯子一手壓著紙板，走到窗口把昆蟲外放至窗外的樹林。為何她無法如此善待黑蟲？

她感到一股噁心，但在噁心的深處，她覺得自己像是冒犯了什麼。這些黑蟲也是生命，遵循了天性，吃食、生存、交配、繁衍。它們為了種族存續，演化出令人吃驚的變性和交配能力。而她，只敢在自己的小世界裡想像與心儀的人在床上激情。黑蟲會有精神創傷嗎？它們會有憂鬱症嗎？它們會因童年的不幸而長成不快樂的黑蟲嗎？

那天夜裡，忽然清醒過來，那種清醒，像是打開電燈開關，毫無猶豫地「啪」亮了。她起身看了手錶，才11點半。她今晚是早睡了點。等再倒下，在即將進入夢境的忽忽悠悠之間，感覺有根頭髮輕輕地碰了左邊手肘內側的皮膚。是風吹吧。但觸碰的頻率有種堅持。忽然想到今晚下雨，把風扇對向了牆，而非直接吹向床。直覺不對勁，立刻翻身開燈，看見了一隻嚇得動也不動的黑蟲在床邊，距離剛才手肘不

遠的位置。仔細再看，衣櫃與門縫還有三隻，體型都相當大。

夜半忽然在床邊出現四隻黑蟲，實在很難再入睡，而這樣的夜晚，已不只一次了。還有一晚，才剛關燈，就聽見了門縫底下傳來窸窣聲，開燈一看，一隻黑蟲正鑽了進來；處理後關燈，又是一陣窸窣，開燈再看，又是一隻！她都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快死了，不是說黑蟲對死屍有興趣？昆蟲達人的文章還說，黑蟲偶爾也會吃人的指甲和眼睫毛，之後每次照鏡子，她都懷疑眼睫毛是不是被吃短了。

因為房裡不斷出現黑蟲，朋友提醒她：會不會還有蟲窩？「不可能！」她直接回應，「都清掉了。」但今晚，她終於放下噁心感，試著以如果她是一隻黑蟲來想像，然後在衣櫃與地板之間發現了那一道縫隙。她在縫邊擠上一球毒餌，毒餌才一黏上去，它們就依序出現了。

原本以為，房門關上，她把黑蟲關在了門外，沒想到，居然是把自己和一窩黑蟲關在了一起。

毒餌針管約有兩根指頭粗、手掌般長度，劑量有 30 克。管口有一只半透明的小蓋子覆住，管身黏有一圈白底紅字的紙，印上毒餌的藥名、成份，以及使用方式。標示嚴禁孩童取用，並且提醒不慎接觸的處理方式：「送醫治療」。像是警告，又像是廣告：這藥真的很毒。

擠出毒餌的方式，和擠出針筒裡食鹽水的空氣一樣，活塞往裡一推，毒餌就條狀地從管口冒出。使用說明指示：擠出像米粒大小的顆粒狀，好符合黑蟲的口器，如果是較大的成蟲，擠出的體積就大一點。

米粒狀的毒餌，閃著琥珀般的光澤，乳膠般的黏稠，遠看像是一顆餿掉的黃米，近看則像小球狀的砷鉛礦。味道也不大好聞，聞久了會口渴，灌下幾瓶水也無法解渴，像有人在脖子裡，掐著你的氣管。

她很驚訝這味道倒是很合黑蟲的胃，毒餌才黏上去，立刻吸引了大大小小的黑蟲爬了出來，倒在毒餌上吸吮，一次一隻，井然有序地

像是縫隙裡有一條安靜的排隊長龍；她乾脆再多黏幾顆，金黃的琥珀一列排開，沒多久上頭都倒著一個個從縫隙裡探出的黑色口器，像是一排籠裡的雞，伸頭往飼料槽裡啄食。它們的命運都在前頭等著。

真的很難想像，上一對房客是怎麼生活的。他們養了一隻黑狗，連帶地也養了近二百隻的黑蟲在一間不到 30 坪的公寓裡。她一直整治了近兩個月，有一天才忽然發覺赤腳走在木頭地板上，不再有沙粒感。她想像，每到半夜，整間房子都是黑蟲的遊樂場，一邊竄爬，一邊排遣。

她似乎與昆蟲一直有很深的淵源。14 歲寄居在阿姨家，發現桌上檯燈的電線常有一排大黑蟻爬行，結果在燈座裡發現了一個蟻窩；大學畢業後，搬進了與朋友合租的獨棟公寓，水溝裡長出的藤蔓爬到了她二樓的窗邊，書櫃裡也住進了一個蟻窩；和妹妹合租的雅房、公司的宿舍，在她住進不久後，長得像蟋蟀的德國蟑螂也出現了。

同事半認真地問她，你要想想那些黑蟲如此鍥而不捨地鑽進你房裡，是不是要帶什麼訊息給你啊？說是半認真，是因為不久他就傳來一篇廣告文來笑話，不曉得是哪個天才，拿了某種令人厭惡、長相類似黑蟲的昆蟲圖片做成抱枕，引起了話題。當時嗆他：我有的是貨真價實的「抱枕」。

她當時沒說的是，也許，她知道為什麼。她腦海裡不斷浮出一個畫面，是幾隻白色的蚰在一團骯髒的粉紅內褲裡蠕動，上頭沾有她正要邁入青春期的分泌物。她不是故意抗拒清洗，但看見了那一層白乳，腦中會一片空白的忘記，或說服自己明天一定洗。母親當時氣得

揚言要和她斷絕母女關係，溝通無效後，找來了表姊想好言勸之。雖然最後表姊也是一臉鄙夷地說：你真是噁心。

從此，她的生活就與昆蟲脫離不了關係。

點了毒餌之後，與黑蟲的爭戰平息了幾天，但是不久，只要她稍微晚回家，一打開門，還是會有黑蟲突然從掛在客廳裡的大幅油畫與牆的縫隙之間跳了出來，或者是走進了房間，牆角一個暗影一閃，就見比以往長得更健壯的黑蟲奔疾在她的房間裡。煙燻、毒餌的方法都使用了，在瞭解了黑蟲是靠腹部的氣孔呼吸，她決定以泡沫窒息的攻擊法來進攻。每晚睡前，在關燈之後的屋子裡，她一手拿著一瓶裝了稀釋洗碗精的塑膠噴瓶，一手拿著手電筒，從客廳的窗、客廳的畫、小樹盆栽、音響背後、玄關門口、廚房收納櫃、浴室……警戒探照每一個角落，打開一個又一個的櫥櫃，直到走回了房間。

一旦發現黑暗中有閃爍的紅色光點，立刻照上手電筒，先是往黑蟲的背噴上一抹白沫，趁它慌亂，壓低噴瓶，再往它的腳猛烈攻擊，企圖往它的腹部噴上泡沫。而讓她驚訝的是，當黑蟲發現自己只有死路一條，它會立刻轉身，往她的方向猛衝，就像是日本神風特攻隊，死要死得有代價。她看見渾身泡沫的黑蟲往她衝來，是一邊尖叫，一邊再往黑蟲猛烈射擊。黑蟲往往會腳滑，一跌便八腳朝天，她就更使勁、更掙扎地往黑蟲的腹部不斷噴射洗碗劑。黑蟲浸泡在滿滿的白色泡沫裡，八隻腳努力掙扎，像是被人拿枕頭壓鼻，一隻腳不停抽搐，然後抽動的速度愈來愈慢，直到窒息。

「這是我的家！」每一次她殺掉了黑蟲，就會忿忿地對那隻八腳

朝天的屍體如此怒吼。

這一晚，當她巡視到了房間，以為今日終於有個完美的句點，突然聽見了衣櫃上方的雙門櫥櫃裡傳來了一個啪啦聲響。她扭開了房間的燈，站在板凳上，緩緩打開櫥櫃，眼睛四處掃射，在深處的角落看見了一隻黑蟲。但這隻黑蟲看起來有些不太一樣，身形比一般的黑蟲大上一倍，安靜地貼在櫃壁上。她緩緩舉起右臂，噴瓶瞄準目標，按下紅色噴嘴，便火力全開連續射擊。然而黑蟲像是下定決心似的，動也不動，只見乳白色的泡沫水，從它的背上一滴一滴流下來。黑蟲面對她的武器，似乎也發展了應變對策。於是這一回，她決定提升洗碗精的濃度。

當她再次站上戰場，看見黑蟲居然還在，於是戰役下半場，她一隻手拿著紅色噴嘴的塑膠噴瓶，一隻手拿著掃帚，火箭和利矛同時進攻。就在黑蟲不堪襲擊，往她的方向跑來，她才發現那不是一隻黑蟲，而是尾巴交夾的兩隻黑蟲。它們正在交配。其中一隻不堪泡沫攻擊，變得十分虛弱，而另一隻仍然堅定地尾巴夾著、拖著虛弱的那一隻，吃力地跑。即使面對她猛烈的攻擊，即使伴侶已經奄奄一息，它們的尾巴仍夾在一起，沒有分開。

後來，因為掃帚拍打的力道過大，一隻開腸破肚，黏在衣櫃的邊上，另一隻身體截半，彈在了房間的地板上。

自七歲，只要獨自在家，她就倒在棉被上、床鋪邊，不斷擺動身體，一直到全身大汗，身體有了感覺才停止。七歲，當男孩還在笑鬧女孩穿什麼顏色的底褲，她已經懂得身體的歡愉；而三十七歲，當女

人成了孩子的母親，她仍停留在七歲，一片空白感情。

她還記得那隻紅龍魚，漫游在魚缸裡，神情傲慢，魚的下唇有兩條短鬚，宛如刁了根煙的黑道大哥。他們偶爾會翻過牆，笑鬧地往魚缸丟進不知哪弄來的昆蟲，看見紅龍尾巴一甩，一口吞下了溺水掙扎的昆蟲，他們就會開心大笑。蟑螂是他們最常往魚缸丟的。後來他們把她抱過了牆，說要帶她抓蟲，然後脫下了她的褲子，拉開了她的雙腿。她躺在通鋪的床上，左邊是一扇窗戶，外頭的陽光很好，白晃東西，往她的腿間探索。她一直在三十四歲照了鏡子，才知道自己的陰道在哪裡，而他們倒拿了她的實體的健康教育。

然後她被抱回過了牆。一個人站在牆後，穿過廚房的窗戶瞪著她，另一個人站在暗紅色的欄杆鐵門後，監視著她是否趁父親回家洩露惡事。那四隻同時盯住她的眼睛，射進了她的夢裡。中學的她，大學的她，工作的她，一直在夢裡被監視著。

她想起了那晚，那一隻隻倒在金黃毒餌上的黑蟲口器，覺得一陣悲傷。它們也是生命，但因為她，而必須失去生存的權利。她想起那天晚上像頭髮輕碰手肘的觸感，噁心，但那是多麼的輕柔，像是一個她從來不曾擁有過的吻，吻在她已經不再年輕的肌膚上。

她想起了那對死也不願分開，在她衣櫃裡交配的黑蟲。連蟲都可以如此輕易。而她卻連對心儀的人四目相交都害怕。她一直到了二十多年以後，才敢想像拿刀刺進他們的脖子。她是多麼恨他們，又多麼害怕，過了這麼久，連想像，都需要無比的勇氣才能跨過那道牆，手舉利器往他們身上猛刺。

那四隻監視她的眼睛，目光炯炯，但和黑蟲身上的人類眼紋不一樣的是，他們的眼睛充滿了恐懼、威脅與惡意。

這一天下午，陽光很好，微風徐徐，風蕩進了山，樹林的葉也浮在風上蕩了起來。夏蟬唧唧不歇，偶爾突有鳥雀飛近，五六隻蟬驚叫飛在林間，爾後伏在枝上，躲在葉下，靜待幾許之後，又再唧唧不休了。陽光正好倚進了房間的窗，映在木頭地板上。宛如一格皮影戲，主角是光、風，和一林樹。光時而透進了葉縫，直灑落在地，時而透過一片葉、兩片葉，映成了濃淡疏密的影。風吹葉捲，窗外響起了如暴雨灑擾森林的風聲，映在地板上的光影就隨之舞動了。光影中的每一個細部，如富有生命，以各自的姿態舞動。影掩過了光，光綻出了影。一掩一綻，光影閃閃爍爍。

後來，她買了矽氧樹脂，把屋子所有的縫都封了。偶爾在夜裡，會聽見櫃子底下的地板傳出了像是翅膀拍動的聲響。這整間屋子的牆裡、地板裡，任何有縫的地方，似乎都傳出了生命被困住的聲響。過去她認為自己走不了，一定要戰勝黑蟲，以為殺死了所有的黑蟲，一切都自由了，於是把自己困在了這間房子裡。但這裡始終是屬於黑蟲。而她要滅去的並不是黑蟲。

她所有的東西都已經搬離，只待把鑰匙交給房東，就完全離開了這間屋子。她坐在房間裡，看著木頭地板的光影閃動。片刻之後，拿起了放在一旁的美工刀，推出了刀片，走到了木櫃，割開原來密封縫隙的矽氧樹脂，再拿一支尺插入割開的縫隙，拉大了縫。她把美工刀和尺放在了廚房的吧臺上，拔掉了塞在吸塵器長管圓孔的紙卷，就走出了屋，鎖上了門，將鑰匙丟進一旁的信筒。離開了。

也許朋友說的沒錯，黑蟲不斷出現，是要帶給她訊息的。



小說類 | 佳作

補破網

張桓溢

得獎感言 |

自由是可貴的，在服役的時候尤其如此。除了生活的規整，任何訊息，都必須輾轉幾天的時差，才能送抵我的手上。於是我獲知自己的小說得獎，已經是香港《禁蒙面法》通過以後的事情。謹祝香港自由，並以此話語，跨越至感言見曝的時刻。這樣，我就能好好感謝這篇小說了。

個人簡介 |

臺中人，愛貓，排行老么。作息規律，早上睡下午醒。忘記論文題目，但銘記寫作過程。跟腱受傷，但仍然努力前進。現正服役中，歡迎探訪餵食。

補破網

阿公住在我的腦袋裡。我可以感覺到他在踱步，思考，喃喃自語。甚至偶爾，他會撥開我黏答答的腦子，像尋找再不能被尋回的什麼一樣，反覆察看皺褶之間的迴路與塵埃。他總是嘆氣，說我這個孫仔，什麼都好就是腦袋裝的東西太少。他嘆出的氣像菸一般，有著淡淡的顆粒感。我告訴他，爸爸經常抽菸，也因為這樣經常被媽媽叨念，說二手煙會致癌，他的快樂是建築在家人的痛苦上，所以我知道，在別人的腦袋裡嘆出一口菸，大抵是不禮貌的。阿公哼說：「我開始抽菸的時候秀敏（我母親的名字）都還沒出世呢。」又說：「恁阿公死攏死了，攞要被別人管？天底下哪有這道理。」唸歸唸，他還是一口一口將他嘆出的菸慢慢吞了回去。阿公謝謝。我歉然地說。阿公點點頭，然後不自覺地又嘆了口氣。那讓我打從腦子裡，第一次深切地體會一種退無可退的悲傷。

小婷是第一個知道我阿公的人。她是這學期來到我們班的實習老師，碩士生，長得高而且漂亮，為人親切，不會因為我成績不好就整天罵我，也不會因為我不叫她老師就發脾氣。我告訴她的時候，是數學課，老師用一把很大的圓規，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大大的圓形。我如法炮製地在國文課本的余光中臉上，畫了一個圓，告訴她，如果這是我的頭，我阿公就住在兩個眼睛之間的空白裡。她瞥了一眼，說我拿錯課本了。我說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我阿公，他住在我的腦袋裡。就在這裡。我用手指誇張地戳了戳自己的太陽穴。她這才稍微認真地端詳我，好奇地用掌心貼住我的額頭，我感覺自己耳朵正在發熱。「卒仔，袂見笑，」阿公啐了我一口：「你竟然為了把妹仔出賣恁阿公。」

我當然沒有理會他。因為下一刻，小婷就舉起手，跟老師報告說我好像有點發燒。她牽著我的手往保健室走的時候（謝謝老師，我說），班上許多男同學都燒著羨慕忌妒恨的目光射向我。那是一個襖熱的早晨，光線扎眼，上禮拜全校風紀最後一名的班級，正在操場上被主任惡狠狠地操練著，左轉、右轉、向後轉、再向後轉，但即使是在這麼有氣無力的吆喝聲中，仍有涼涼的風繞在我們周圍，擋住所有時間出入，就像泡泡。就連阿公的風涼話，都彷彿被隔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你還好嗎？」小婷捏了捏我的手，說：「你最近好像常常放空。之前沒看過你這樣。你是不是病很重啊？」原來小婷一直有在注意我。我非常感動，不自覺地挺了挺胸，說：「沒有啦，就只是我阿公很多話，害我注意力常常被他拉走。」「聽過我阿公講話，我才知道為什麼我那麼容易被風紀股長登記。是家族遺傳啦。」

你阿公？小婷停下腳步，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對啊我剛剛有說過。我感覺到泡泡正從裡面逐漸化開。「你阿公不是不在了嗎？」

「對啊，可是他現在跑到我的腦袋裡了。」是真的喔，他剛剛還偷偷跟我說，小婷妳生得真水，跟我阿嬤年輕的時候有得比。我鼓起勇氣表白。

但小婷好像沒在聽我說話。她只是盯著自己移動的雙腳，彷彿陷入長考。「我阿公在我出生以前就過世了。」小婷終於開口：「我從來沒親眼見過他。不過有時候我會在夢裡，遇見很像他的人，穿著破爛的軍服，摘下帽子向我招手。和我爸描述的一模一樣。」

「你阿公是軍人嗎？」我好奇地問。

「應該吧，我也不清楚。」阿婷寂寞地笑了一下：「我只知道他被炸死在印尼某座不知名的小島上。後來送回來的，就只有那套衣服。」

「沒關係，我也沒看過我阿公……還在世的時候。」我小聲地說，不知道該怎麼回應關於死亡的話題。走入長廊以後我們便沉默下來。課文的背誦聲，波浪一般拍打著我們。一些在教室與教室之間，形成的巨大迴盪，甚至穿過了我的腦殼，擊中了阿公。他一邊咕噥著，一邊挪開身子。「彼時陣的代誌，現此時真正沒人會記得囉。」阿公又嘆出一口氣。

「回去記得叫你爸爸媽媽帶你去看醫生。」到保健室的時候，小婷輕輕地摸了摸我的額頭：「雖然應該沒什麼問題，但要是想得太多，耽誤課業就不好了。」

我愣愣看著小婷，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囂困，人是叫你莫攞歸工陷眠啊。」阿公搖了搖頭，縮回我意識不到的角落裡去了。那天晚上，我非常傷心。晚飯只吃一碗，連最愛的卡通七龍珠也沒看，早早便躲回房間睡覺。正當我好不容易抹去眼淚，陷入夢境之際，突然，大塊大塊的顏色與聲響，碎裂在我的頭顱裡。我看到阿公一邊奔跑，一邊大聲呼叫著：阿樹仔，阿樹仔！那感覺，似乎遠比我初初經驗的失戀要更椎心、更刻骨。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我叔公的名字。

※

這裡很安靜。靜得讓一切都變得可疑。影子，樹枝搖晃，狗吠，臨走前僅帶走一只的襪子。我可以清楚聽見鞋子踩踏在長廊上的迴音，叩叩叩，叩叩叩，由遠而近。他們打開門，昏暗中，一名戴著黑框眼鏡的男人，慢條斯理地拉開我對面的椅子坐下。「你們做了什麼，我都知道。」他突然開口，一束強烈的白光打在我臉上：「我也不是要為難你們，只是希望知道一些細節。你好好寫，我保證你明天就可以回

去上課。」

我顫抖著接過他手上的筆。筆桿上凝著一層薄薄的水氣。名字。張源樹。不是你的名字。他用似笑非笑的眼神盯著我。我茫然抬起頭來，不明白這一切是什麼意思。

「我只提示你一次。」他不耐地擺了擺手，我感覺到黑暗中有人影在移動。他說：「有幫忙一起印報紙、發傳單的那幾個，你把他們交代出來。過程越詳細越好。」

霎時間，街道上堆疊的屍體，槍聲，憲兵隊陰沉的面容，和弟弟堅定的神情疊合起來。我好像理解了一點自己也不理解的什麼，並因為這樣的理解，突然不可抑止的害怕。

「你，和你大哥，你們都還年輕，」他一字一句地說：「要想清楚呵。要想清楚。」

雖然阿公一直笑我活該，賣阿公賺無一個妹仔，但其實阿公誤會了，我不是那種會為了把妹仔，而出賣誰的人。甚至，我打從心底厭惡那些專跟老師打小報告的抓耙仔。譬如段考總是班上前三名的阿成，我們原本井水不犯河水，但他有次居然把我藏在抽屜裡的漫畫全部呈供給老師，害我罰抄了將近十來遍的〈再別康橋〉，只為了得到老師期末的加分；還有那個大頭，趁我上課吃早餐的時候跟老師舉報，當場人贓俱獲，我被罰營養午餐不准夾肉……，扯遠了，總之我想解釋的是，我是個有原則的人。更何況，我從來不覺得看得見幽靈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相反的，我覺得這超酷（另一個知道這件事情的人，我的麻吉小志，也覺得羨慕極了，說他改天要在掃墓的時候請祖先過來他身體玩幾天）。所以與其說是出賣，不如說是炫耀還貼切一點。我這麼告訴阿公。不過他只是哼了一聲，用國語唸我一句「笨

蛋，腦袋都沒東西，才只好拿阿公來炫耀」，旋即回到他專屬的角落，專心地進行某種神祕的工程。

有時，他的呼吸甚至輕得讓我懷疑，他是不是「走了」。像他之所以能夠住到我的腦袋，那樣地走。

說起來我會認識阿公，純屬一場意外。根據阿公的說法，他原先是打算回到舊厝，看看他當年用過的農具，被擱放在頂樓一隅，滿是灰塵的他和阿嬤的結婚照，以及最重要的，他珍愛的兒子和媳婦。沒想到他循著記憶的地址前往，卻只看到一間掛著閃爍的霓虹招牌，裡頭放著吵雜流行歌的夾娃娃店——阿公甚至不知道那叫做娃娃機，只是愣愣地逛著一個又一個機臺，懷疑自己的記憶是不是隨著身體，被厚實的土與棺木壓得支離破碎了。後來他坐上阿財伯賣早餐的貨車，經過運動公園時（以前這裡是一整片綠油油的稻田，阿公說）被一陣強風刮至街角的便利超商，然後被正買好早報與咖啡出來的父親，外套衣角的線頭勾到，這才輾轉地來到我們的新家（「我實在是想無，阿明（我父親的名字）為啥麼要賣掉那間厝，來這邊住一個更窄更小的所在，又擱不是透天的。」阿公百思不得其解地問：「而且我的東西，到底都擺到叨位去了？」）。

我是在半夜上廁所的時候「看」到阿公的。當時我因為愛睏，反射性地解下褲頭就往馬桶尿，一回神才看見一個穿白色 POLO 衫卡其色短褲，腳踩夾腳拖的老人坐在馬桶上，津津有味地看著我。不知為什麼我沒有大叫，也許是不確定自己發現了什麼，我只是瞪大雙眼望著他。「你是誰？」我呆呆地問。他眨眨眼睛，臉色逐漸驚詫起來。

「哭爸啊，你哪會看到我？」他嚇得撫著胸口吁道。那是阿公對我說的第一句話。阿公後來告訴我，他做鬼的這些時日以來，從來沒有人能像我一樣，如此真切地看到他，頂多彷彿感覺一陣寒意，聽到

一個突地拔高的音，或被一列疾駛而過的車潑得眯眼，那樣猝不及防地經驗到他的在場。阿公於是歡喜地拍了拍我的肩（手指穿過我的身體），說我身上果然流著他的血，才能火眼金睛地望出自己未曾見過的親人。

那為什麼爸爸看不見你呢？我問。阿公搔了搔頭，表示他只是區區一枚魂魄，很多事情他也不清楚，興許是小孩子尚未學會大人那套禮數規矩，因此還保有一點與神鬼溝通的本事吧。說完，阿公便逕自跳進了我的腦袋裡，講是有代誌欲處理，需要找個地方借住幾工。

謹記著仔仔人有耳無嘴，阿公沒說是什麼事情，我就不問：因為輩分順序，我也一直沒和爸媽主動提起。況且阿公也怕他們難過，自己居然看不見自己的父親，而只能透過兒子居中轉譯（「這樣有什麼好難過的？」「唉，啥人會希望家己的後生變得跟阿爸較親？」）。總之，我決定把這件事當成我十餘年人生，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一場「挑戰」：幫我的阿公實現他的願望。雖然阿公嘴巴不說，但我心底一直暗暗相信，只要能夠完成他要處理的「代誌」，他便可以安心地踏上前往西方極樂世界的路。了卻遺憾，立地成佛，至少我看過的故事書都是這樣寫的。不然他死都死了，何必非得跋山涉水、熬過七七四十九道考驗，回到現世？總不會是被觀音還是佛祖之類的罰站吧（是嗎）。

當然，要實現阿公的願望，首先得知道他的願望是什麼。我於是用了整整一堂課的時間，對阿公進行了深度訪談。姓名。哭爸啊，你連恁阿公的名都毋知影？好啦阿公你不要生氣，我們先進行下一題（我在題目旁邊註記：「問爸爸」）：職業。作田人。阿公你以前種田喔？對啊舊厝旁邊一大片都是阮跟恁阿嬤種的啊，只是是租人的啦。那爸爸怎麼沒繼續種？毋知啦，你不會問伊喔？（註記：「問爸爸」）那，

阿公你是什麼星座？啥麼星座，我屬牛啦。阿公你有多少兄弟姊妹？我算一下，連我四個……啊你問這是要做啥？莫問啦，問得我心情無爽快。

採訪被迫中止。我只好轉用旁敲側擊的方式，向爸媽詢問阿公的故事。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們對於阿公的印象，似乎都停留在「他是一個沉默的人」。阿爸他每天天還未光，就戴上斗笠，騎著一臺鍊條喀啦啦響的鐵馬，手把掛著水罐和便當出門去巡田水。父親說，偶爾他放學回家，遠遠地會看見阿公倚在路旁一棵茄冬樹下，出神地望著遠方。鄰居都笑說他老爸若像一個詩人哩，連阿嬤也經常嫌他做事不夠勤快。但阿公只是沉默地扒著飯。偶爾，聽到電臺放他熟悉的臺語歌，像〈補破網〉、〈黃昏的故鄉〉時，他才會跟著哼個兩句，好像那是這世界上僅存，能夠讓他稍稍感到放心的時刻。但那些歌畢竟是禁歌，隨著臺語阿公的話就愈加得少了……

「你阿公他確實都不太講話。」母親接著說。阿公很安靜，不太管他們，但對他們非常好。她剛嫁進來的時候，笨手笨腳，經常不是煮菜忘了加鹽，就是忘記燒水，惹得阿嬤不開心。但阿公他總是講無要緊，平安就好。只有一次，她在打掃的時候不小心翻見一個紙盒，裡面裝滿了信，被他撞見，差點就要舉起旁邊的掃帚往我頭上砸……我當時真的很害怕，跪下來一直哭，哭到隔壁鄰居差點

要去報警，阿公他才總算冷靜下來。後來他把那些信通通拿去燒掉，說是該放下的都該放下了。

阿公，這些事你有印象嗎？我問。他搔搔頭，有點不好意思地說，自己也記袂清楚了。只知道父親說的那些歌曲，仍不時迴盪在他的耳邊，像一臺永遠聽不到結尾的ラジオ。至於那些信，阿公沉默了好一

陣子，才說，是阿樹仔寄給他的。誰是阿樹仔？是你叔公。聽到回答後，我原本以為阿公會掐一下我腦內的某條線路，讓我痛得死去活來，作為我連自己叔公的名字，都認不出來的懲罰；但他只是安靜地回到角落，擦亮一根火柴，讓我看見他這些時日以來反覆工作的成果。

那是一卷錄音帶。阿公用他骨節分明的手，輕輕將磁帶繞上。我不知道那些東西，是怎麼被帶進我的腦袋裡的。我沒有問阿公。他臉上痛苦、悲傷、困惑交錯的紋路，讓我意識到，現在問問題是不合時宜的。

良久，阿公終於開口：「帶我去找你叔公。」他說，他要藉由自己的孫子，「親手」將這卷錄音帶交給阿樹仔。說完以後，阿公竟哼起歌來，想著網，目眶紅，破甲這大孔……，聽著聽著，我竟忘記了原先梗在心頭的困惑。連自己應該起立回答的題目，都忘得一乾二淨。

※

大哥跟我說，國民黨就要完蛋了。

他手裡拿著厚厚一疊傳單，上頭染上顯眼的赭紅色，寫著諸如「臺灣同胞團結起來」、「爭取民主」之類的字眼。我問他這是什麼，他說這是為抗爭組織的宣傳，「等到大陸那邊局勢穩定，共產黨很快就會過來解放臺灣了。」阿樹仔樂觀地說：「我們必須為了新中國的建設，先打下教育民眾的基礎。」

我並不懷疑他。事實上，就連我這麼遲鈍的人，都能隱約感覺到學校裡躁動的氣息。只是我心中總是不安。王桑在二二八時被一串子彈掃過，我陪著父親前往收屍時，他身上流著黑血的孔洞，稀爛的面目，和父親無聲的啜泣，那畫面至今仍夢魘一般旋繞在我的腦海。

但我不能阻止大哥。我只叮囑他，萬事小心。他明白我的意思。他說：「弟弟你向來比我穩重，如果我有啥物代誌，厝內就拜託你了。」眼神居然溫柔地像個父親。

春天來臨以前的寒冬，總是特別難熬。我在心中默誦著他寫在日記上的句子，卻不知為什麼發不出半點聲音。我於是只能像個孩子一樣，故作堅強地點頭。

「阿公，阿公。」我一遍又一遍地喚著，深怕阿公又躲到哪個我思想的死角：「已經到了。」

「聽著啊，莫直直叫。」阿公回答。他的聲音，在叫號和病床輪子的滾動聲中搖晃著。我和母親，各拎著一籃水果和蘭花，排在電梯前長長的隊伍末端。母親囑咐道：「等下見到叔公的時候要熱情一點，知道嗎？他很久沒看到你了，一定很想聽你多說說話。」

「知道了。」

「這個月怎麼會突然想來看叔公？之前不是都嫌無聊嗎？」

「因為很久沒看到叔公了，」我下意識地向看不見的阿公眨眨眼：「想問他一些事情。」

電梯開門。我和母親好不容易擠入，在門的邊緣踩穩。「十二樓，謝謝。」母親轉過頭來跟我說：「問問題很好，但記得不要問太難的問題喔。叔公現在想得比較慢。」

「知道了。」

「然後不要再直呼叔公的名字了。什麼阿樹仔，很沒禮貌。」

「……」我在腦內構思了各種武器，想打中正在憋笑的阿公。可惜還來不及實現，十二樓就到了。我突然有點緊張。倒不是因為害怕和叔公說話，而是擔心叔公根本說不了話。記得之前還會定期來看叔

公的時候，我總不知道要如何像父親或母親那樣，自然地對著一個幾乎不能回應的人，談自己生活的種種。有時父親還在談上司多麼勢利，叔公已經睡著了，我會碰碰父親，要他安靜一點；但父親只是擺擺手，說叔公喜歡聽我們說話。然後便繼續自己聊著自己的事。

偶爾狀況好的時候，叔公也會回應。譬如有一次，當我抱怨數學老師抱怨得正起勁，叔公突然對我說，我生得真大漢啊，讓我非常不安。然後母親便會拍拍我的肩膀，說你看叔公一直記著你。就好像記得一個人，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

我不喜歡那種，隨時在等待奇蹟突然發生的感覺，也不喜歡看見以前，還能反覆地「阿狗仔，阿狗仔」喊著我的叔公，躺在病床上了無生氣的模樣。在阿公終於告訴我，他之所以「回來」，是為了交給他的弟弟阿樹仔，也就是我的叔公，一卷卡帶的時候；我其實想沉痛地告訴阿公：你的弟弟已經變成一個白癡了。無論多麼努力，你是永遠無法從他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回應了。

但我終究還是忍住了衝動，並努力讓這樣的念頭，工整地收納在一方阿公怎麼構也構不著的角落裡。如果說跟阿公的相處，讓我學會了什麼，那便是我明白：思想本身，其實是危險的。一個人永遠不能將他腦袋裡想的事情，輕易地儲放在同一個位置。

不過阿公興許還是察覺了我腦袋迴路運作的異樣。「恁叔公發生啥物代誌嗎？」他問。

「媽媽說，是中風。」我沉重地答道。我原本以為阿公會非常難過，沒想到他只是點了點頭。

「還活著就好。」阿公說。

「能活到他這把年紀也已經夠了。」阿公反倒用他彘扭的國語安慰起我來：「至少他還有見到你這個孫子。」我又不是他的孫子。一

樣啦，你阿公我也不會比他更疼你啦。阿公你又不知道叔公他多疼我。我知道啦。

伊就是後來活得艱苦了一些。阿公若有所思地說。

「快過來和你叔公問好。」母親向呆立在門口的我，招了招手說。像每晚煮菜時，總得按部就班地將食材逐一處理，她將叔公輕輕翻過身來，用手熟練地捶打他的背。

叔公蠟黃的臉孔於是轉向我。他的眼睛是睜開的，但只是空洞地反射著我和我身後一片潔白的牆。我走近他，喚了聲：「叔公。」並在母親再三示意下，尷尬地握住他枯槁的手骨。我幾乎認不出這就是那雙趁父母不注意時，將養樂多和零用錢悄悄塞進我掌心的手。

「你叔公以前那麼疼你，怎麼不跟他多說些話，讓他開心一下？」母親一邊揉著叔公的小腿一邊責問。

「我知道啦。」我依稀看見阿公向我點了點頭，隨即一陣電流從頭部流過我的掌心，然後竄向叔公。叔公身體輕輕震了一下，但母親只是繼續按著他的小腿，像安撫嬰孩一般說，阿叔啊，這馬是阿狗仔要跟你講話囉。

叔公，我是阿狗仔（在確認過阿公已經離開我的腦袋後，我只好硬著頭皮繼續說）。雖然我不喜歡被別人這樣叫，但好像你比較記得我這個綽號，所以你就這樣叫我好了。叔公，我跟你說一個海賊王的故事好不好？那是我最喜歡的漫畫。裡面的主角叫魯夫，他的夢想是成為海賊王……

「整天只會看漫畫，」母親叨唸道：「難怪成績那麼差。」

「媽我在跟叔公講話，你不要插嘴。」叔公，雖然魯夫想當海賊王，但他並不是壞人。海賊其實不一定是壞人。就像魯夫，他做的大部分都是好事，只是因為參加了幾場革命，就被海軍和世界政府懸賞

為通緝犯。所以魯夫才說，海賊王就是這個海上最自由的人。他不怕與政府為敵，也不害怕被世人討厭。他就是想冒險嘛。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夠成為一個很自由的人，最好是不用上學。

「讀書不讀書，還好意思跟叔公說這些五四三的。」母親重重地拍了我的額頭：「要不是叔公身體不好，他一定爬起來把你好好揍一頓。」

叔公才不會揍我。我應道。話剛說完，叔公突然笑了。他的眼神變得明亮，好像所有我們曾經說過的話，都映在他的瞳孔裡。他艱難地開口，說：「按呢真好。」聲音細微得幾乎聽不到。好似聽秘密一樣，我蹲下來，將耳朵湊過去床邊。「你已經生得那麼遐邇大漢啊。真好。」叔公的手抽動了一下。母親見狀連忙將我的頭按落，扶起叔公乾癟的手，摸了摸我的頭。那一瞬間，我感覺一股電流重新竄回我的腦袋。

我站起身來，輕輕拍了拍叔公的手背，說對啊，我已經長大了。沒聽見叔公接下來反覆喃喃著的什麼。直到父親來到病房，母親才嗚咽著對父親說，叔公走了。臨終之前，他一直對著我們說謝謝，彷彿遺憾的事都已經得到圓滿，那樣心懷感激地離去。

※

大哥從火燒島回來的那天，天空下著綿密的雨。

他渾身濕透。我幫他將行囊拎至客房，並替他換上乾淨的衣物。

然而他只是沉默地看著我。我不敢直視他的眼睛。

晚上，我們兄弟倆久違地一起喝著酒。我試著告訴他這些年發生的點點滴滴，父親病逝，母親亡故，妹妹們各自嫁人。我在老家旁跟著以前的一些朋友到處打零工，沒有妻兒。

他不說話。他遞給我一個紙盒。

裡面裝著的是這些時日以來我寫給他的信。原來他都收到了，只是不願意回覆我。我心裡登時雪亮。

我看著他，瘦削的臉龐上有罪的疤痕。「謝天謝地，」我說：「幸好你還活著。」說完眼淚便撲簌簌地落了下來。

「為什麼我還活著？」他反問我。

我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回答他。只是一直流淚，一直流淚。

後來，他終於嘆了口氣。拿起紙盒，走了。那一刻，僅僅是他願意接受我所有真誠而卑鄙的關懷，便讓我感到自己，彷彿獲得了一種赦免。我顫抖著，轉開桌旁的錄音機，在平穩的播報聲中，感覺本來停下了的時間，重新動了起來。

結束叔公喪禮之後，我回到學校，發現事情有些不對勁。

一般來說，下課的時候，不會有那麼多閒人跑來跟我哈啦。通常應該是小志、黑人、阿虎等一干哥兒們，過來跟我聊昨天七龍珠的劇情，或者約我出去打籃球。但這幾天他們都站在離我很遠的地方，竊竊私語，神情憂慮。且不知為何，老師也不大點我，甚至我睡了整整一堂國文課，都沒有被叫醒；反而他下課前，還抽了幾張面紙墊在嘴邊，提醒我別把余光中先生淹得面目全非了。

連阿成都過來神經兮兮地問我：「最近還好嗎？」「還好啊。」「你晚上是不是都睡不好？」他又問。「問這幹嘛？」我有些不悅地回他：「先把我的火影忍者還來啦幹。」「聽說缺乏睡眠會讓人變得脾氣暴躁，而且容易出現幻覺。」阿成說，一邊從口袋裡拿出一包口香糖：「我用零用錢買的。嚼這個可以幫助你舒緩神經。」我困惑極了，試圖從他緊繃的神情中發現一些端倪，但首先還是從他手上接過了口香糖。

葡萄口味的。我咬下一片以示一種暫時性的諒解。上課鐘聲敲完前，我聽見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對著旁邊的同學說：「他好像真的生病了。」

我不明白病是怎麼一回事，然而，當所有人皆反常地看我，關心我，安慰我，我竟突然有種自己，確實犯錯了的感覺。我發現，似乎同學們都覺得我的頭殼壞去了，雖然他們不敢在我面前這麼說。要不是小志，我的好哥們之一，在廁所偷偷跟我的另一個好哥們黑人，說我好像跟我叔公一樣也快變成白癡的時候，我正在裡頭大便，我連這件事怎麼傳出去的都不知道。我氣得拉鍊都來不及拉上，就出來把他們兩個痛打了一頓。

「為什麼打人？」放學後，我被訓導主任留下來審問。

「因為他們說我叔公是白癡。」我這麼回答。我想起叔公，他乾皺的皮膚上錯落的疤，和阿公告訴我，他向警察密告的往事。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因為叔公，還是自己的尊嚴被羞辱，才動手打人，我甚至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知道。但，在這彷彿能夠稍稍理解阿公的處境下，我竟突然覺得心底有些悲哀。連憤怒都提不起勁。

主任只是露出一副「真是夠了」的表情。他搖搖頭，拍了拍我的肩膀，跟我說，他其實都知道，我最近被一些不乾淨的東西纏上，所以會做出一些不正確的行為。但是沒關係。「小婷老師已經把你的情況，都清楚跟學校這邊說明了。」主任語重心長地表示：「我們決定通知你的父母。他們一定會幫你做出最妥善的處理。」

然後我便被爸媽他們硬拖到宮廟去。一名身穿黑袍的道士，將燒著的紙錢對準我眉心，一邊唸著嘰哩咕嚕的咒語，一邊用紙錢畫著難解的符咒。接著他燃起三根線香，反覆往我前胸後背比劃、戳刺。「沒事了。」父親安慰我說。

但他們不知道，其實阿公早就離開了。就在我拜訪完叔公的那天，他鄭重地從他心臟的位置，掏出一卷卡帶，放在我大腦柔軟的溝渠中，說這是他最後要留給我的，他最喜歡聽的幾首臺語歌。「阿公，所以你給叔公的卡帶裡面，到底錄了些什麼？」我終於耐不住好奇問。

「是同款的內容喔。」阿公笑著說。看著我一臉狐疑，阿公又補了一句：「真的。」

「我只是唱我喜歡的歌，然後把它錄下來而已。」為了強調他字字屬實，阿公切換至國語聲道：「不然還能錄什麼？」

「我還以為是一些感性的話。」我回說：「阿公你不是說，你和叔公年輕時候有些誤會嗎？」

「那些話不用說也沒關係。」阿公說：「我唱歌給他聽，就是一樣的意思了。」

「所以，阿公你特別回來，就是為了唱歌給叔公聽？」我不可置信地問。

阿公搖了搖頭。沉默了好一陣子才開口：「毋是。」

「我也不知影我為啥物轉來。」說完，不知是為著他尷尬的雙聲道切換，還是連自己也不能明白的答案，阿公自顧自地笑了起來。笑聲很輕，有淡淡的花香味。「可能只是為了確認，還有人會記得這些代誌吧。」

煙霧瀰漫，不知是香，還是誰在嘆氣。道士說，喝下這碗符水，一切就會平安順利無代誌。接過母親手中小心捧著的碗，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有些害怕。我在心底反覆默誦著我要記得、我會記得，然後閉上眼，咕嚕嚕一口氣將符水吞下。「想著網這大孔。想要補，無半項，誰人知阮苦痛……」恍惚中，歌聲響起。我想像自己緊緊握著那卷卡帶，就只是緊緊握著。



小說類 | 佳作

怡圖蘭卡

陳泳劭

得獎感言 |

謝謝整個臺中文學獎，給予這件作品的肯定。很感謝我身邊的許多人，教導我創作的老師們以及陪伴寫作的孤獨時候的朋友們，你們都是最好的。還有還有，我最最親愛的家人們，謝謝你們一直都在。

個人簡介 |

1998 年出生於臺北，就讀東海中文，衣櫥裡有很多件襯衫，也還有很多的日子可以穿。

恰圖蘭卡

1

大廳的地毯鋪得工整，還未清醒的腦袋，分不清楚是我在前進還是地毯傳動著我。人與物都忽遠又忽近，廳裡站著的人都比我高，我依著母親的手，但又不過於怯懦依賴般，有點像仗著母親的身形行虎威，因為那些比我高的小孩，都讓我想到學校那些高年級。我趁機在一旁撐個鼻孔翻了白眼，但他們看起來都不想來揍我幾下，這讓我覺得莫名地爽快。

上個禮拜，阿昌帶了一盒象棋來到學校，是整套木刻的棋子，那個時候只有桌子椅子是木頭做的，除此之外，其他東西都是從塑膠工廠出產的。每顆棋背上都有著「異樣的年輪」，其實那根本看不出來是年輪，只是一環攬著一環無限延伸下去。

「這是阿公坐船帶回來給我的，不要弄不見喔。」我坐在阿昌座位旁邊，大家看到木頭做的棋子後，都擠在我身旁，阿昌很擔心有人把象棋弄不見或偷走，早自習的時候就收回他的書包裡了。

一整個上午的課我都沒辦法專心，有股不知從何處誕生的，不具名的焦慮侵擾著我，我用大腿前端抵著抽屜下板，都快把桌子撐起一個洞了，但那一顆顆的亮澤，就在我的腦中忽閃忽現。直到放學我才忍不住，要阿昌把象棋拿出來。

「不要，你又不會下。」

「我會啦，我媽有讓我上象棋班。」

阿昌從書包裡拿出象棋，我才發現連盒子都是整塊木頭去削成

的，我興奮地叫阿昌快打開，木盒裡面原來有兩個層次，上面放棋子下面墊棋盤，阿昌很緩慢地用兩根指頭捏出一隻隻的象棋，好像怕驚擾到其他沉睡的棋子，我看到一堆什麼象、兵、砲、車，不知道要先抓哪個來玩。

「紅色跟黑色有什麼不一樣。」

「你不是有上象棋班？」

「還沒教啦。」

班上只有阿昌會下象棋，我其實沒有足夠的耐心去學，但我每天都會看到阿昌的那套木象棋，每當我快睡著時的剎那間，象棋就會在我的腦中冒出來，有時候是兵，有時候是馬。我以為我不會想再跟阿昌要象棋來玩，但接近期中考的時候，每天頭都昏沉腫脹的，感覺很像變成一根棒棒糖，塑膠棍根本撐不住上頭的糖塊，我突然很想看阿昌的象棋。

「我沒有帶啦，又沒有人會下象棋，而且你還騙我會下。」

「你那個象棋好奇怪。」

「啊？」

「他一直從我的腦袋跑出來，你阿公是不是有下什麼咒語。」我是真的相信有「鬼」在這個世界上，姊姊與媽媽每次都在我睡著後，偷打看電視，播著司馬中原講鬼，恐怖哦～我都聽得一清二楚。

「屁哩，我就沒事啊。」

「那你下次帶來，我想再看一次。」

那天晚上回家後，我去跟了母親說要學象棋，然後叫她別再趁我睡覺看恐怖節目，已經沒有人能陪她一起，姊姊去外地留學，待了很久，說不定已經在國外看過鬼了。

我媽只聽了隔壁陳姨的話後，就幫我報名了日報大樓的象棋班。

小雙也有在日報大樓上課，她是陳姨的女兒，但陳姨從沒談到她多一些，只是很喜愛幫自己的孩子報名某些課程、才藝班。

日報大樓是一棟看起來非常沉悶的建築，是那種走在周圍，就必定會分神去思考些什麼，然後當回過神來時，就已經經過了的建築。

看著日報大樓的電梯按鈕，我問母親是不是要上象棋班，母親只是很素簡地嗯了一聲。電梯停在九樓，門開後就聽到一曲鐘聲，我才知道原來學校的上下課鐘聲，不是只有我們學校有，但不一樣的是學校不會在鐘響之後，繼續播送其他音樂，多半是教官的安全宣導。

鐘聲結束後，放起了一段歌曲，這個歌曲讓我進入一種記憶的邊边角角，好像在哪聽過，可能是我爸在家哼過這首歌，或這是某個廣告的配曲。母親一開門就打了個哆嗦，說這樂聲大的都起疙瘩了，我倒覺得挺剛好的音量，可能太久沒讓媽媽掏耳朵了。

一棟十二層的大樓，充斥各種聲音、氣味，這裡的味道不像學校那麼乾淨，可能是因為有開冷氣的關係，很多原本看起來沒有氣味的東西，在這裡都冒了出來。天花板、飲料販賣機、樓梯和電燈都跟每個小孩身上的獨有氣息混在了一起，除了吃巧克力棒時，裡頭有威化餅跟杏仁之外，我沒有見過這樣濃密的氣味。

鐘聲一擺，各個教室、走廊都開始有人跑竄，母親跟我像是逆流過這些學生，直至走廊盡頭的一間教室，因為再過去就沒有看到任何人，只有死閉著的逃生防火門。

進入那尾間的教室，裡頭所有的桌椅都面對著面，擺成鏡像一般，一個老先生，在最前頭的講臺挪移黑板上的磁鐵象棋。我媽跟他打了個照面，兩個人在講些堂數、一個班有多少同學之類的資訊，我鬆開我媽的手，在教室唯一的走道來回踱步，我發現那些桌上的象棋跟阿昌的象棋長得一樣特別，都有著奇怪的年輪，不知道是不是所有

的象棋都是刻成這樣的。

母親說今天是試聽課程，有問題就找這個爺爺，她會在外面等我下課，書包遞給我後就出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從門湧入的其他學生，很快就只剩我還站著，所有的位子也都滿座了，那位爺爺把我拉到他的講臺邊，給了我他的鐵椅，在這個位置可以看到所有人，我覺得自己像是個小老師，可以瞧到誰在偷吃餅乾或是睡到流口水。

象棋爺爺在白板上挪動斗大的教學磁鐵，每次移動就說一句「炮八平五」或是「仕五進四」之類的奇怪咒語，因為他的聲音聽起來很怪，與方才母親對談的聲音截然不同，那聲音像是皮膚龜裂後仍以指甲刮搔，搔下了許多皮屑般的零落不齊，有時候根本分不清他是在清痰還是講課。不過似乎大家都聽得懂他說的話，因為我面前第一排的學生都彼此搶著回答，甚至連最後一排的也奮力點頭，好像聽不清爺爺說話才是奇怪的事，他還戴著一副牽線的老花眼鏡，那牽線頭早就崩解，整條線上佈滿分岔。

還有一個怪異的感覺，與其說是感覺，不如說是一道聲音，一種像是機械因為軸承滑潤不足，勉強運作而來的聲音，我整堂課不斷在找尋聲音的來處，但聲音是不定時的，遲遲到鐘聲再度響起時還是沒找到。我跟著其他同學一起收拾著桌面的棋粒，整個教室都是細碎的撞擊聲。

「還行嗎，會不會聽不懂我說的話。」象棋爺爺在講臺上說著，我看見他朝著我問，但這樣的距離讓我有些遲疑，而且他又回到課前與母親對談的那個聲音，我突然覺得，象棋爺爺肯定有戴著可以切換聲調的道具。他在所有人都離開後，攤開了一套棋，說是要教我一些絕招，但我沒跟阿昌以外的人下過棋，這讓我有點緊張，我不知道要跟象棋爺爺說些什麼。

「剛剛一直聽到一個怪聲。」

「我也有聽到，但不知道是哪傳來的。」象棋爺爺又換聲了。

「啊？」我以為那個聲音只有我聽到，可能是什麼冷氣機的零件，大人都知道的那種居家小通病。

「我耳根老了，頭腦糊里糊塗，對什麼都不太敏感了。」象棋爺爺用很微弱的語氣，邊挪動棋子邊說著：「倒是象棋這一事，我不會忘。」

我看著象棋爺爺的手，跟我看過的所有手比起來，這雙手好像複雜許多，不知道是不是每天玩著象棋，可能手也懂得思考變得有智慧了。

「假如有件事忘不掉，那一定對你是個大事；但人不太一樣，如果有個人讓你忘不了，那個人未必會是個『大人』，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存在。」

爺爺突然說著一些我聽不太懂的話，而且不知道是因為象棋爺爺都在講話，沒有在認真下棋，還是我真的上課進步了。

「將軍。」我第一次贏了一盤棋，這感覺真好，難怪阿昌每次跟我下棋都那麼開心。我離開教室後，發現母親在座位上睡著了，我敲敲她駝彎的肩膀，那種低垂的睡姿好像陷入一種深沉的休息，我覺得暫時沒有辦法叫醒她，就把背包放在她的腳邊，在這棟大樓閒晃著，搭著電梯去到不同樓層。

我疑惑著這樣的一個地方。有太多太多的教室，裡頭也有許多大小不一的學生，儘管他們的年紀感覺與我相去不遠，但我總覺得他們不一樣，是一種「打從一開始」就不同的那種異質，我想著，是不是每間教室也都有著一個，與象棋爺爺一樣神秘的，用怪聲音說怪話的老師。

2

我們家旁邊是郵局，只要姊姊在日本有寄信回來，郵差第一個送的就會是我們家，我姊很喜歡古蹟，我其實不懂怎麼樣才算古蹟，阿嬤住在南部六十年了，所以阿嬤家也可以算是古蹟嗎。我姊說日本有很多很多的老房子，她去修復各地損傷的古蹟和一些需要重建的老舊建築，有時候會用一些當地的景點明信片寫信寄回來。

今天收到的信上面有一座山和兩側長滿櫻花的枝頭，姊在信中提到她登了這座山的山腰，那裡有一個幾戶人家的小村落，因為每到春天雪水融化，木造的地基都被浸濕，變得相當鬆軟，房子很容易崩陷。她們要幫整村的人搬家，搬至已經蓋好的檜木屋，搬運家當的途中，我姊踩滑了苔蘚，掉到山腰下方的無人區，她被困了三天，只能用山壁上整片的苔癬群解渴，還好有村民發現那邊有人滑落的痕跡，才通報其他人來救援。

從沒想過姊姊的工作會這麼危險，那三天三夜裡的無助跟漆黑，只有整座山的草木陪著她，連月光都顯得格外刺眼，有多大的可能是我姊在那山縫中永遠困著，沒有人找得到她，用盡最後可予她生命維持的資源後，受山寒和飢餓脫水致死，我看著明信片上那座白禿禿的山頂和紛亂的櫻花，沒辦法感受其中的美景動人，我姊在信的最後寫說：

「一個人真正的幸福不是待在光明，而是身處黑暗之中凝望光明，朝它奮力奔去，就在那拼命忘我的時間裡，才有人生真正的充實。」這是伊藤忠雄說的。她還說：「而在這之外同時珍惜一路上的人事物，就是我所認為的幸福，那你們的呢？」

我不知道母親能不能讀得懂，但既然是對我們說的，我也試過努力思考姊姊說的話，但真的好難，我只想知道姊姊平安無事就好，所

有我愛的人平安就好了。

吃完早餐，我把明信片放回我媽的五斗櫃上，去學校的路上我得經過一個堤防，我很常在這條路上遇到小雙，但她總是會被幾個高年級的圍住，而我會在路口的行道椅等她，我不會問那些高年級的找她要做什麼，因為我試過了，她跟我說什麼事都沒有，她總能說服我順從她的話語。

「你真的不跟你爸媽說喔。」那兩枚眼眸堅定的看著我，我知道她仍然會搖搖頭，我不知道要怎麼幫她趕走那些高年級的惡霸。小雙總會在我硬是搶過她那沉重的便當袋後對著我笑，我只能為她做點事。她的臉龐在堤岸邊反著清晨的光，小雙不算漂亮，但眼前的她，閃耀得讓人看不到一絲陰影。

中午的時候，阿昌把那盒象棋跟便當一起疊在桌上，我們邊午餐邊下棋，我真的很少贏阿昌，幾乎都是阿昌故意輸給我的，有時候我根本也沒有認真在棋局上，只是喜歡看著上頭的棋粒，肩並著肩排列。

「你上次不是叫我回去問阿公象棋有沒有怪怪的嗎，阿公只跟我說了一個奇怪的名字。」

「什麼名字？」

「恰圖蘭卡，他說那是象棋的神明的名字。」阿昌詭秘的臉孔，好像在說著禁斷的故事。

「誰會拜象棋啊？」

「那是印度的神啦。」他深吸了一口氣後說，那一口氣有一盤棋的時間那麼長：「我阿公說，那個神沒有腳也沒有手，眼珠子還掉到下巴。」

阿昌還從家裡帶了照片給我看，照片裡跟阿昌描述的一樣，甚至更駭人，有一大堆的紅橘線條在祂臉上，看起來就像蠟油融化在臉

上，阿昌又說：

「但是如果你下棋贏他，可以許一個願望。」我不想要什麼願望，我甚至根本不想跟他下棋。

阿昌說的「神明」真的很詭異，有段時間我不敢再玩象棋，因為會想到那個可怖的臉孔，象棋班也跟我媽說不想去，那段時間被我媽打了好幾下屁股，但只要一想到那有著一副驚悚模樣的怪物，就覺得母親的藤鞭是安穩舒適的。

我趁放學的路隊還沒有出發前，跑去找了小雙，她收東西收得比所有人都慢，我知道她是故意的，因為有好幾次她都在所有人走光後，才從書包裡拿出一張砂紙跟一小塊方形的木頭，然後就在自己的桌位上開始磨。

第一次見到小雙這麼做的時候，我沒有去打擾她，只透過教室門的縫孔看著。待了好久，不知道像是過了幾堂課，我還不小心睡著了一下，但還好有及時醒了過來，因為小雙剛好起身要離開了。我看到她手裡握著一個圓滾滾的物品，原本以為是福利社新上架的糖果，但等我出現在她面前，嚇到了她，她手裡的東西掉了出來時，我才知道那是剛剛的木條。

我問她剛剛到底在做什麼，她只說了「這是我爸之前教過我的」之後我再問她什麼，她都不願再回答我，這讓我覺得是不是被討厭了，應該是剛剛嚇到她了，女孩子不太喜歡遇到這樣的事。我只好安靜地陪著她走回家，看她進到家門後跟我說了拜拜，我才跑回我家，吃我媽做的美味晚餐。

後來終於有一次去了象棋班，那已經是最後的一堂課了，我看到阿昌坐在教室內，原來我請假不來的這幾週，阿昌也報名了象棋班，看到我在門口，他也愣了一會兒才回過神來叫我。沒有在學校之外的地

方跟阿昌對弈過，雖然在那可怕的恰圖蘭卡之後，我已經很少接觸象棋，但能再跟阿昌下棋，我很開心。

「那你之前象棋在哪裡學的？」我斜著身子，重心靠在牆壁上，下了一整個月的雨，雖然沒辦法出去玩，但溼冷的空氣好像把我的力氣都抽空了。

「我阿公教的啊。」他望向講臺前的老人，而我則用不可置信的眼睛瞪著他：「你阿公是象棋爺爺？他很奇怪，皮膚很像大象欸。」

「因為我阿公被火燒到呀，我爸說的。阿公年輕的時候打仗受的傷，而且他還很像機器人，手跟腳都會發出很酷的聲音。」

我看著爺爺身上的疙瘩，也聽著他教課的極端嗓音，我不禁聯想起恰圖蘭卡，那寫實的猙獰樣貌，又嚇得我趕緊閉上眼，想甩掉腦海中的景象。

「你有沒有聽到一個聲音？」

「沒啊，我只聽到我阿公的聲音。」

「不是啦，在這邊，是一個女孩的歌聲。」我要阿昌把頭靠在我這的牆壁，仔細聽。我幾乎確定那是小雙，我知道她也有在日報大樓上課，但不知道是在學什麼，阿昌一直說這個聲音很好聽，我告訴他這個聲音的主人也是我們學校的。

「是誰？」

「八班的陳玟雙。」

「你說那個名字很常出現在高年級嘴裡的女生喔。」我困惑：「她到底怎麼了？高年級的幹嘛那麼愛找她。」

阿昌邊搓著從我那奪來的棋子，緩緩地道：「她爸爸是高年級的美勞老師，有幾個高年級的在上課的時候偷美勞工具，被她爸發現，而在阻止他們的時候被刺傷了，右手的神經剛好被劃斷，再也沒辦法復

原。後來那幾個人只有被罰掃了好幾週的廁所，其他責任都是他們的父母去處理。但他們知道美勞老師的女兒是低年級的時候，竟然開始跑去找她麻煩。」

「小雙她爸不知道嗎？」有股莫名的炙熱在我胸口和手心，我不知道的事就是那麼多，我想就算我把整個學期考試的書都讀完了，還是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她爸不見了，從醫院出來後就沒再來過學校，也沒有回家，這是聽我爸說的。」

「不見了？你爸他們沒有找到嗎？」阿昌的爸爸是警察，他很常講一些從他爸那聽來的恐怖案件。

「就是消失了，就好像每次棋子掉到座位底下，就是怎麼找也找不到了。」

那天雨還是一直下，我穿著雨衣用騰飛的速度衝回家，我以為跑的快可以淋少點雨，但實際上根本不像小百科上寫得那樣，全身都還是淋濕了。回到家後換了乾衣服，覺得身體非常溫熱，我覺得我發燒了，母親曾說過發燒就是全身的發炎，如果我全身都像火灼燒起來，說不定那些高年級就不敢靠近我，這樣只需要待在小雙身旁，就可以保護她了。

小雙今天沒有被高年級的找麻煩，她坐在榕樹下那張才剛剛開始鏽蝕的鐵椅上。女生的校服是米色的褶裙，從遠處看過去，小雙就像是鐵椅上，一塊重新漆刷過的痕形。她凝望著另一棵榕樹，我湊近她身旁，她只是微微挪移了身體，眼睛注視的方向絲毫沒有變動。

「想盪鞦韆。」我看著那棵榕樹下的鞦韆，她坐了上去但沒有開始擺盪。

「你可以來背後推我一把嗎？」我幫我姊推過鞦韆，但像這樣幫

別的女生盪鞦韆是第一次。我推著小雙的背，一次又一次的迴盪，我的手熟悉了小雙的背形，每觸碰到小雙，就感受到一股平靜，好像小雙一直以來的那般溫煦從背傳到我的手掌、肌膚和血液，身體的每一處都變得暖和。後來換小雙在背後推著我盪，她的手拂在我的肩上，她用全身環住回擺的我，那是我最開心的一個早晨。

那幾個月因為臺灣流行一種超級感冒，還有醫院因此關閉，學校提早了好幾節課放學。小雙跑來找我，她說要帶我去一個地方，在學校的頂樓，我從來沒去過，因為有一些高年級的會在那處徘徊，不過現在都沒有人了。那是一扇閣樓的鐵門，看起來已經很久沒有人開啟過，門上還有一些用立可白塗鴨的字跡，小雙似乎毫不在乎，很快就打開門，邁了進去。裡頭是一間套房，除了床板、衣櫥和一些基本擺設外，其他所有地方都擺放了各式的木雕，有站立鳴叫的大冠雞，還有持關刀騰在雲霧上的關公，地上還有一些精巧的小雕作。我踩著它們彼此之間的空隙，很快到了房間的另一端，另一端擺著床，床上散落著一些圓形的木雕，我拿起來發現又是跟阿昌一樣的象棋，這讓我不禁覺得，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象棋都長得一模一樣。

我看到小雙走到外頭的窗臺，那裡放著一套課桌椅，小雙站在桌子上，背向著我說：「你可以來背後推我一把嗎？」

我不懂小雙的意思，這裡沒有鞦韆呀，但是我望下窗臺，這裡比大禮堂還要高好幾棵樹，如果從這裡掉下去，一定會比從樹上掉下來還痛一萬倍，我不想那麼痛，所以我拒絕了小雙。

「這個桌子和椅子是我爸做給我的，但是他都不回來了。」小雙從桌子上躍了下來對我說。

「那他有沒有說要帶你去遊樂園，他每次帶我去遊樂園之前都會不見好久。」

「沒有，他只說，想他的時候就去盪鞦韆和唱他最喜歡的歌。」

小雙之後就唱了那首我在日報大樓常聽到的歌，我覺得那比我在哪聽到的都還要好聽上很多，我好想把那段歌聲收集起來，就像是象棋想玩的時候就把棋盒打開；想聽小雙唱歌的時候隨時就能聽到。後來我回到家，問我媽要怎麼把小雙的歌聲裝起來，我媽說不可能，但是他卻給了我一個盒子，上面有個紅紅的按鈕，她說在小雙唱歌的時候，按下那顆紅紅的鈕，就可以把聲音裝進去了。我想在學校下課鐘聲之後播出來，這樣說不定她爸爸在很遠的地方也能聽到。

隔天學校都放學了，我才醒過來，不知道為何母親沒叫我起床，我把象棋收拾進書包，只吃了一顆荷包蛋就出門了。離開前，我看見我媽用一種謹慎的目光，朝我快速的揮了一下後，就又撇了回去。我走過了一條街，才剛到公車站，母親就出現在我身後，拉住了我，告訴我，小雙死掉了，就在學校頂樓她唱歌的地方，用繩子綁住自己的脖子吊在天花板上。

我來不及把小雙的聲音裝收，也再聽不到小雙唱歌了，知道小雙走了之後，我跑到那棵榕樹下，坐在鞦韆上，想著小雙在後頭幫我推著，但是風一直吹來，冷得我直發抖，我自己也沒有辦法讓鞦韆盪得很高，但我還是很想小雙，我突然想到那可怕的怪物，他說只要下棋贏了他，就可以實現一個願望，這樣或許能讓小雙活過來了。

我先去找了阿昌，告訴他我的計畫。他拿了他的象棋，緊跟著我出發，在途中不斷有小雙的聲音和臉，在我腦中浮現，那些聲音還有畫面一直壓著我的腦袋和眼球，不斷擠出水滴。

「那要去哪找恰圖蘭卡？」

「日報大樓，我知道恰圖蘭卡是誰。」

「誰？」

我直奔到了象棋班教室的門口，走廊沒有流竄的學生，只有這間教室的燈是亮著，我更確定了象棋爺爺就是恰圖蘭卡，之前聽到的聲音就是最好的證據，因為他沒有四肢，象棋爺爺裝著假腳、假手，每次走路都發出怪異的摩擦聲，上課時聽到的那個「聲音」一定就是從他身上傳來的，皮膚也一定是假的，才會那樣凹凸不平，遮不住裡面可怕的臉孔，眼鏡也只是想遮掩他那低垂外露的眼珠子。

我打開教室的門，裡面空無一人，光亮也只是月光從窗外照射進來的，地上有些散落的象棋，我從沒感到如此巨大的灰心，或許恰圖蘭卡只是一個怪物，母親也說過不要相信面容兇惡的陌生人。

「我阿公怎麼可能是恰圖蘭卡啦。」也許就如阿昌說的那樣，我只是太想小雙了，因為一想到我以後都得自己一個人走過往學校的堤防，一個人提便當袋，一個人想念那個再也見不到的人或許就是這種感覺，我想我懂小雙為什麼自殺了。

我和阿昌收拾完那些散落的象棋，就走到教室外，空蕩蕩的走廊，胸口的悶熱卻讓我覺得擁擠，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

「我跟你阿公下過一次棋，而且那次我贏了。」

「怎麼可能？他超級厲害的，就算讓我好幾顆棋子，他都還是會贏。」我不管阿昌說著那些話是真是假，我確實在第一次去到象棋班時，贏了他一盤棋，而如果他是恰圖蘭卡，我已經有了許下任何願望的資格。我要阿昌告訴我，該如何向那個神祇許願。他回想著當時那些資料和照片，好像硬是湊出了一個方法。

「好…好像是要變成祂…變成恰圖蘭卡。」我不明白，我要變成那個怪物？但只要能夠讓小雙回來，什麼我都願意。

這時我聽見一個聲音，我以為是我腦中的回聲，但這熟悉的聲音不是虛幻的，我開始找尋聲音傳來的地方在哪，我們在這層樓的尾

端，旁邊已經沒有任何空間，我跟阿昌推開逃生門到樓梯間，想尋得一絲聲音的線索。但不管往更高的樓層看去，還是往下巡視，那層層的樓梯就像無止境一般，深不見底。

聲音停止了。

「拜託啦，回去了啦，那只是你聽錯了。」

「那是小雙，你明明也有聽到。」

等待聲音再度出現的這段時間，異常的漫長，我們往上爬了一層樓，推開厚重的防火門，這層樓只有一間教室，空無一人的走廊，跟其他樓層截然不同，站在外頭被靜默包圍，甚至聽得到心臟的脈動聲。過了許久，那教室傳出了歌聲，浸滿整個十樓走廊，我蹲在門外頭，這股聲音不管她到底是誰，都讓我想到了小雙，這讓我的心平穩了下來。

但此時，阿昌突然開門闖進去，我迅速地跟在後頭，怪異的是裡面根本沒有小雙，只有一群跟小雙差不多大的女生。她們全部停下來看著我，而且阿昌也不見了，我被一成群的眼睛注視著，那目光像是能穿透我身體般的銳利，我只能瑟縮在原地，毫無退路。我的手跟腳不斷萎縮，我直視著那群女孩子，而我的眼珠子也被擠了出來，我看到我的眼窩，那些視線炙熱如某種柴燒，頭皮逐漸地化開，處刑似地把頭髮烙在了我的臉上，熱漿的皮膚使我的五根指頭與剛剛收拾的象棋，全融在了一起。指紋跟象棋上的年輪混牽，變成了一種異樣的花紋。

我想起來他們是「打從一開始」就不一樣的那群孩子，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想對我做什麼，但我只知道有件事我一定要做到，無論如何。

「我要讓小雙活過來。」

3

醒過來的時候身邊有個意想不到的人，姊姊從日本回來了，說是短暫的一個月假期，帶了好多美味的糖果，還有許多當地手工的童玩。有一個像是音樂盒的皮盒，我掀開後裡頭開始轉起一段旋律，非常耳熟，姊姊說是一曲童謠，一首關於孩子思念父母的歌謠。我拿去給了阿昌聽，阿昌不知道為何支支吾吾地說著一些事情，他說著我們學校的一位美術老師與他女兒雙亡的事件，老師年輕時可是個木雕藝術家呢，我想阿昌定是又從他爸爸那聽來的。

「象棋班是不是結束了啊？」我媽問，而姊姊回來就意味著，她們又要開始趁我睡覺時，看深夜的司馬中原，我又要失眠了。我看著客廳的母親與姊姊，忽然覺得有某種幸福，一種逢生般的踏實感。我拿著那座音樂盒回到房間，開啟後任他轉啊轉地播著音樂，棋盤已經在我的書桌上就位，而當我碰到棋子的那一瞬間，我就知道了。

小說類

決審會議紀錄

時 間 | 108 年 9 月 15 日 (週日) 下午 2 時
地 點 |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會議室
主 席 | 曾副局長能汀
主 持 人 | 本委員會召集人 (由評審委員互推)
決審委員 | 甘耀明老師、蔡素芬老師、鍾怡雯老師
紀 錄 | 曾貴麟

今年的收件數共 149 件，經宇文正、朱宥勳、神小風三位委員評選出 13 篇作品進入決審，再由甘耀明、蔡素芬、鍾怡雯三位委員進行決審，三位評審共推甘耀明老師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感與自己對作品的評審標準。

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

甘耀明：我評分依據，在於作者如何帶領讀者進入故事情境，小說能否有自我風格，或是有繽紛的細節，支撐文本世界觀，可以讓小說更具魅力，咀嚼於想像力與人物的細節。另外，母語書寫時，使用是否正確（至少依據教育部母語標準），都會影響閱讀感。

蔡素芬：本屆作品主題性豐富，每一篇各有不同，但語言上需要更加創意，讀到許多相似的語言，很難帶來新鮮感，故事還是要保有一種姿態。可以跳接穿插的寫，也可以平鋪直敘，主要在於故事能否被串聯，表達完整的意圖，帶給讀者新的角度、新的啟發、新的創見。小說需要有幾個亮眼的切面，例如小說人物、文字功力、書寫節奏等。

鍾怡雯：我覺得好故事主要看作者如何表達題材，延伸出什麼樣的內涵，這次許多作品都偏魔幻寫實，但岔出許多情節分支，影響到敘事安排，有不合理的部分，但也有老老實實講故事的類型，基本上，主要還是文字要有魅力。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不分名次各選擇 3 篇，結果如下：

- 一票：〈像是做三菜一湯〉、〈鏡中之我〉、〈胡言〉、〈鬼的體味〉、〈黑蟲〉
- 二票：〈補破網〉、〈恰圖蘭卡〉

兩票的討論 |

〈補破網〉

甘耀明：這篇讓我想到通靈少女。文中描寫白色恐怖，有歷史重量，以楷體回憶穿插，用年輕的口吻書寫，可以看出以年輕人的角度看待歷史和解。但劇情來說，許多情節是被忽略跳過，例如結尾的鬼魂附身、到廟裡問卜與校園學生間衝突的橋段，不是要移置到前頭才更有張力。引用海賊王的故事說服叔公，是有趣橋段，但說服力有點弱。

蔡素芬：文章敘述觀點浮動，我閱讀起來有些困惑。文章中談到日記和信，記錄當時代發生的事件，如果信的內容那麼重要，為何文章中都沒有呈現。這可能是小說情感人物和解的關鍵，書寫起來有些簡化，可以多加著墨。

鍾怡雯：以小孩的視角，看到阿公的靈魂，閩南語與國語轉換嫻熟，帶出時代背景，是好看的小說，從補破網的意象帶出時代背景。

〈恰圖蘭卡〉

甘耀明：帶有魔幻童話的感覺，有少年小說的風格，以小孩子的視野，看待大人的世界，書寫文字有夢境感。以象棋隱喻各種人事，但小說細節可以更精細，很多地方沒有辦法說服我。

蔡素芬：恰圖蘭卡意指象棋之神，但隱喻背後要處理什麼問題，我覺得可以帶出更有重量的內涵。

鍾怡雯：是有趣的小說，但敘事主線需要更凝聚，中間岔出太多線索，劇情推動需要更集中地去延展。

一票的討論 |

〈像是做三菜一湯〉

甘耀明：表達現代女性看待兩性的觀點，看似清淡，輕描淡寫卻有傷痛，故事十分迷人，書寫性愛的場面也大膽。

蔡素芬：這篇主題探討女性情感，很有勇氣地表達女性對情感與身體的主張，展現獨立承擔的精神，文中的女性沒有受到世俗的羈絆，明知道男主角可能與自己沒有結果，但她還是跟男生展開一趟旅程，展現十足的主動性，願意承受傷害，但又不肯在男生面前屈服，最後送走男生時落下淚，語言精準，故事深刻動人。

鍾怡雯：這篇處理內在情感的轉折，以前女友視角，明知道情感不可能，但還是願意投入，願意承受傷害。文中穿插許多電影情節，藉電影談當下的情緒，是文章一大特色。描寫內心轉折，細緻且真實，男女互動處理得十分得當。

〈鏡中之我〉

甘耀明：寫退休教授復健時的故事，小說人物不服老，即使身體受到歲月的摧殘，最後認同自己身心狀態，書寫面對衰老的過程，寫得鉅細靡遺，展現淡淡的幽默感，產生特殊的氛圍，但語言更精縮的話，會更迷人。

蔡素芬：退休教授不服老的展現，直到最後認老，追求身心靈的健康，文字略帶諷刺，人物形象上有點呆板，書寫和太太的互動可以更好。

鍾怡雯：結尾太輕易了，有點突兀。內心轉折發展到後面的結尾，沒有說服到我。

〈胡言〉

甘耀明：講述文化的衝突和融合，描寫世代的鴻溝，以及需要跨越的精神層面。但書寫的時間軸大量停留在回憶，沒有現實時序的著力點。母語語言可以使用更精準一些，語言也可以更細膩，有改進的地方。

蔡素芬：老一代和年輕世代的政治觀點討論，沒有評論對錯，呈現現實的對比，講述老一代的心聲，也有帶出年輕一代的想法，是描寫臺灣家庭政治對立的縮圖，可惜有些語言不夠精準。

鍾怡雯：討論族群的問題，母語部分可以處理更好，野心太大，有些情節無法掌握得恰當，但主題是很好的。

〈鬼的體味〉

甘耀明：書寫採雙線結構。編輯去看死者的過程，細節寫得很好。我看前段覺得不錯，但仍有疑惑，比如「編輯鬼魂」為何只獨去看翻譯者，而不去看親人，翻譯和鬼之間有沒有深刻關係，是什麼情愫促成，可以多著墨。譯者和他妻子的生活，描寫就沒有前段那麼生動，可以更加前後呼應。

蔡素芬：這篇非常有趣，題目訂為鬼的體味，但主要講的是人，描述翻譯人員這個職業，寫出特殊的生活情境，談職業、神鬼、婚姻，筆法活潑，角度特殊，描寫和編輯的相處生動有趣，轉折也書寫得很好。

鍾怡雯：前、後段內文的語言不太一樣，很多地方的描寫可以刪減，集中書寫。

〈黑蟲〉

甘耀明：黑蟲主要以虛構新物種，講述人失去愛而引起駭懼，同時探討生命中被強暴的黑暗記憶。

蔡素芬：情節的部分有些地方令我困惑。

鍾怡雯：黑蟲本身具有強烈的隱喻，創造出來一個虛構的物種，但篇幅過長，許多地方可以刪減。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評審決議 7 篇作品進入第二輪計分投票，三位委員各自選 3 篇進行投票，最高 3 分，最低 1 分。結果如下：

- 〈鬼的體味〉 5 分 (甘耀明 0 分、蔡素芬 3 分、鍾怡雯 2 分)
- 〈像是做三菜一湯〉 5 分 (甘耀明 0 分、蔡素芬 2 分、鍾怡雯 3 分)
- 〈鏡中之我〉 3 分 (甘耀明 3 分、蔡素芬 0 分、鍾怡雯 0 分)
- 〈補破網〉 2 分 (甘耀明 1 分、蔡素芬 0 分、鍾怡雯 1 分)
- 〈恰圖蘭卡〉 2 分 (甘耀明 2 分、蔡素芬 0 分、鍾怡雯 0 分)
- 〈胡言〉 1 分 (甘耀明 0 分、蔡素芬 1 分、鍾怡雯 0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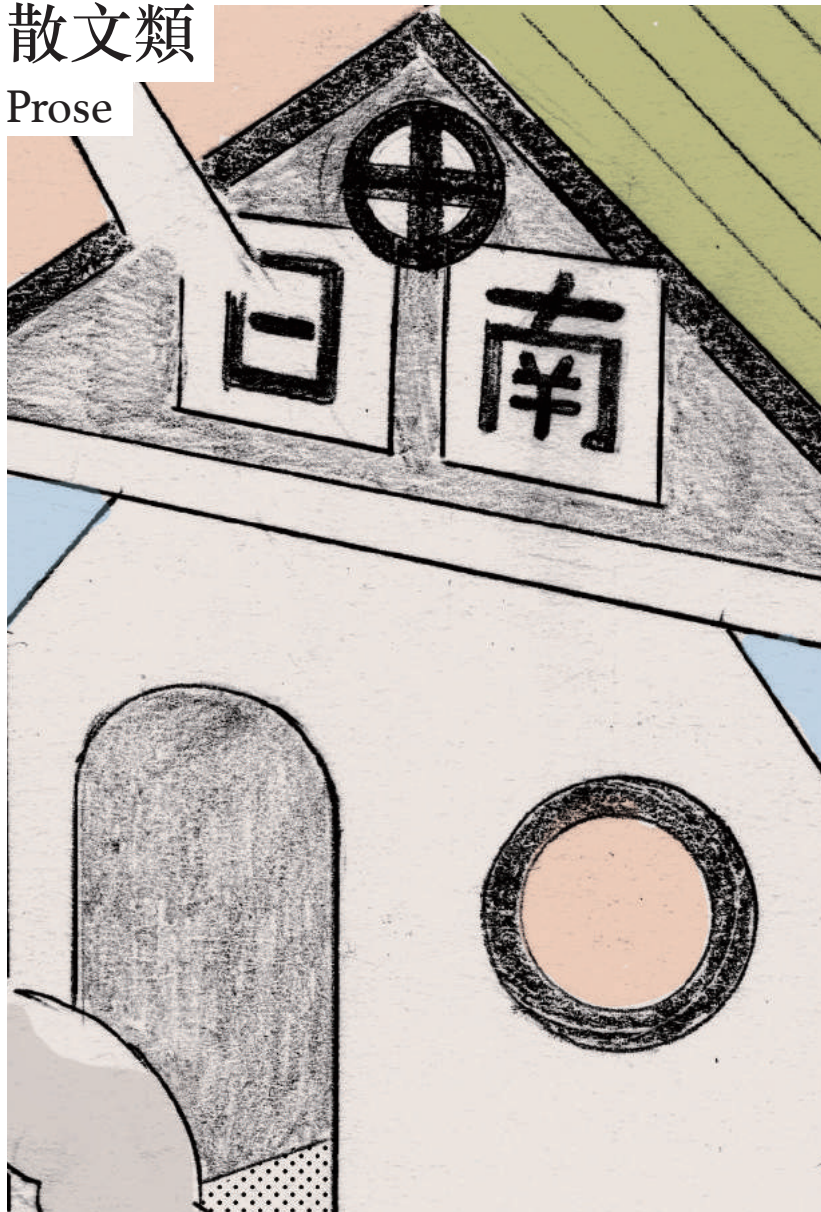
經過第二輪投票，〈鬼的體味〉、〈像是做三菜一湯〉同為 5 分，經三位評審討論，決議〈鬼的體味〉為第一名，並將〈黑蟲〉納入佳作。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本屆小說類得獎名次排序如下：

- 第一名：〈鬼的體味〉
- 第二名：〈像是做三菜一湯〉
- 第三名：〈鏡中之我〉
- 佳作：〈補破網〉、〈恰圖蘭卡〉、〈胡言〉、〈黑蟲〉

散文類

Prose



總評

此次進入複審作品，水準可觀，前10名質地頗佳，幾乎難分軒輊。因為評審觀點落差大，各有堅持，幾經遊說、拉鋸和多次投票，花費長時間才拍板定下名次。這似乎印證文學鑑賞的見仁見智，但也說明了得獎作品是經過精挑細選才突圍而出，相當不易。

首獎寫父喪後的回首，如電影分鏡的串連，手法流暢如行雲流水，深情無限；貳獎敘女性缺憾的一生，一如裁衣補拙身形可也，卻無能徹底翻轉被宰制的命運，讓人閱之悵惘；參獎摹寫諸多新興相親模式，往往闖關時擁抱希望，結局卻充滿無奈，道盡都會男女配對的不易，猶如現代都市的浮世繪，舉重若輕。

—— 廖玉蕙



散文類 | 第一名

聚

黃宏春

得獎感言 |

被雷打到了！得知獲獎真是這種感覺。

父親過世時，哭得很慘。尤其是看見那——我幼時尿過床、已烏黑發硬不辨顏色的墊被，徹底崩潰——父親不管冷熱就這麼墊了幾十年。而七個子女，沒人進過他的房間關心過。因為他不苟言笑，從不顯露需要關心……那是多麼遙遠的距離，又多麼寂寞。

再多的眼淚，於事無補。

所以藉此機會，我要告訴大哥、二哥、大姊、三哥、二姊和妹：雖然我常亂發脾氣，但是我非常非常愛你們，感激大家包容！

謝謝評審的青睞。

個人簡介 |

年輕時，幹過廣告設計拍過廣告影片，夢想是拍電影。

壯年時，幹過粗工養過蜜蜂，夢想能大大中個樂透好好瘋狂瘋狂。

電影和樂透都無望了，初老，才靜下心來試著寫寫文章。

聚

「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念佛機的聲音沉緩綿延……

草蓆上有人趺坐、有人側臥，有人說話、有人應和，低低的聲音同佛號融成一片悠遠的海洋…我閉上眼，隨這海洋浮沉…越漂越遠……

「快點、快點，來不及了！」二姊捏緊拳頭喊。

「趕得上、趕得上。」媽拉著小妹伸長脖子說。

爸兩手插腰，皺眉不語。我跑向屋後的橘子園，高處看得遠…看大哥趕上末班車沒有。

那時，大哥退伍教了幾年書，考上美術系正在唸大學，住臺北舅舅家，月餘最多兩個月會回家一趟。他回來，爸憂喜參半。喜的是多一個幫手，憂的是要給大哥生活費或者買畫布顏料，而他註冊時向親戚借的錢都沒還清……大哥回來家裡添了股活力，忙完農活，有時給屋舍補竹籬笆有時種幾株花，或者在土牆掛上幾幅他的畫，給一成不變的村野土屋添一點新氣息。我們喜孜孜看著家裡的變化，可外地工作的二哥回來卻說「這能吃嗎？」

週六住一晚，週日下午媽開始忙碌。不是挖竹筍，就是割絲瓜或者南瓜芋頭一類的菜蔬，要大哥帶給和舅舅同住的外婆。媽在忙，晚餐由剛上國中的二姊掌廚，傳來陣陣蒜頭辣椒爆了油的香味。媽平日炒菜捨不得多下豬油，大哥難得回來，且不計較豬油還有多少。日頭快落山了，大哥才一身汗進屋，匆匆沖澡，扒兩口飯瞧一眼牆上的老鐘「沒時間了！」放下碗筷，穿上襯衫整理包包。媽拎了一麻袋的青菜，大哥皺了下眉把菜全倒了出來，用日曆紙重新一一包好放進提袋。

「二十…不，二十一分！」我看著鐘大聲宣布。末班車六點二十發車，到我們這一站頂多五分鐘，而從家裡到站牌快走正好五分鐘，用跑…就得看腳程和耐力了。爸也放下筷子幫忙包絲瓜，紙不夠了二姊去撕日曆紙，一急把下個月的中秋節給一併扯了下來。

「二十二分！」我看著一團亂鐵面無私地宣布。

「來不及了。」大哥放下菜，紮進襯衫繫好腰帶，背了包提上菜「我走了！」衝出大門。

媽一手抱顆紅木瓜一手拿瓶醃冬瓜追出去，「他來不及了，毋好再追。」被爸拉住。

我在醃冬瓜和木瓜下頭鑽了出去，先跑往河邊——那兒看得見巴士過橋。還沒跑到河邊，才剛過竹叢就看到上橋疾馳的巴士「車來了！」邊喊邊轉身跑回樹下張望的爸媽。「車上橋了！」對著在田埂上疾奔的大哥喊，大哥立即埋頭狂奔，一家人七上八下望著……

大哥過了彎身影被竹圍遮去，我跑向屋後的橘子園，順著飛揚的塵土找到了竹縫間的車影…巴士停了下來。我慢慢走回樹下，故意不看等著我答案的四雙眼睛。

「唉—還是…」就在二姊喪氣地開口時。

「趕上了！」我大聲喊。大家突然鬆了口氣，慢慢回屋裡吃飯。

「每次都搞得像救火。」爸的語氣是責備，心情卻輕鬆。

要是大哥沒趕上末班車，得走半個多鐘頭到總站，再搭直達車往中壢，那得多花好幾塊錢。而這樣全家像打仗，接著跑百米趕車的戲碼，大哥回來每次都要重演。

大哥有一回沒有跑百米趕車。那次他放假回來也沒有幫忙，帶著帳棚說要去露營。太陽未落山又拎著帳棚回來，在屋裡好久不見動靜。爸草拏一半起身，我以為他要去喊大哥幫忙，卻在路口碰上背著包的

大哥正要出門。他們在樹下說著，我跪在田裡邊拏草邊留意卻聽不清。只見爸腿上的黑泥漸乾發白，拿下斗笠灰髮黏在額頭上，而大哥垂肩低頭…像是幹了壞事正在悔過。太不尋常！我也起身一臉污泥走近。

「…這輩子都不結婚了！」大哥激動地說，扭頭絕決地走了。我瞥見大哥雙眼紅腫，覺得非常意外。

爸放下搨風的斗笠憂心忡忡，怔怔地望著，嘆氣……

「要看開啊，放寬心…看開一點呀…」媽追了幾步邊喊。

我問捧著蒸地瓜的二姊「怎麼了？」

「他女朋友要結婚了。」二姊遞給我一條地瓜。

大哥的女朋友是他師範的同學，我們只看過照片，卻一直認定是未來的大嫂。二姊說多年來這準大嫂數度要來家裡，都被大哥藉故推拖，終於……我拿著熱騰騰的地瓜，轉頭看我們那土牆裂了縫、屋瓦塌斜的家……把地瓜放回碗裡，見到一旁嘶哈有聲啃著地瓜的小妹「就知道吃！」

大哥低頭走在田埂上，不趕末班車，現在搭的是五點那一班。人影漸遠，哀傷卻濃。「看開啊…要放寬心呀…」媽還在呢喃。

我真希望大哥提起勁兒跑百米趕末班車。

十年過去，土屋終於改建成水泥房子。

過年，大哥買了件藏青色的長大衣給爸，樣式和質料都很好，想必花了不少錢。爸卻一臉不高興，任全家說破了嘴就是不願試一試那大衣。

「不要就算了！」大哥突然發火，把大衣狠狠甩在藤椅上，拎了包就走。

爸繃著臉，不發一語坐在靠椅上。

媽追出去喊著「別生氣，不要走呀！要吃飯了別走啊…」大哥頭

也不回，大步越去越遠。

那年的年夜飯極為安靜。大哥負氣回臺北，爸在房裡生悶氣飯都沒吃。那年，我們沒有壓歲錢。

又幾年，鎮公所補助，在屋後的園子闢出一條水泥路，轎車可以出入。大哥買了部二手的喜美，終於可以不再趕巴士。

北上時，照例帶上南瓜冬瓜、芋頭玉米之類的菜蔬，外婆已逝，是帶給舅舅的。但坡陡路彎，二手車馬力不足，老在樹蔭下的彎路打滑。一家人在後頭幫著推，幾十米的坡路又跑又推，弄得氣喘吁吁大汗淋漓。

我還是寧可大哥跑百米追末班車！

「二哥唸書時帶的便當多半是番薯籤，也沒有像樣的菜色，不是鹹魚就是醃冬瓜。打開便當，同學就掩鼻迴避。二哥乾脆不再帶便當，中飯時到操場對著牆壁扔躲避球，再到水龍頭喝自來水把肚子灌飽。」當我面對便當裡一成不變的菜脯蛋嘟著嘴時，大姊跟我說二哥唸小學的過去「有白米飯吃就該覺得幸運，何況還有個菜脯蛋！」

大姊說的是我出生前的事情，二哥又去當學徒一時無從求證，所以只當是耳邊風不曾上心。

「畢業旅行時繳不出車錢，二哥早早到路口，跟在同學坐的巴士後面一路跑到楊梅，那可是十幾公里連續上坡的山路！」大姊又說。

我聽了只覺得二哥好厲害，可以跑這麼遠，依然嘟嘴瞪著便當……

二哥婚後在家住了半年多，因為工作上方便搬去竹東。離家時沒帶走一樣傢俱，機車載著二嫂，一個背包兩袋衣服開始新生活。

一回，二哥的朋友帶著老婆和兩個小孩來家裡採橘子。都市來的三五歲孩子看到滿樹的橘子非常興奮，不管橘子大小、不分是綠是黃，抓到橘子就摘下來。媽看到非常不捨，說還沒熟的橘子摘下來又

不能吃，好可惜啊。二哥的朋友大概太過高興，兩夫妻都沒阻止小孩繼續亂採。媽說了幾次小孩卻依然故我，終於不甘橘子被糟蹋，當場翻臉開罵。那夫妻愕然傻眼，帶著小孩匆匆離去，連橘子都沒拿。二哥臉上無光對媽說「橘子才多少錢？我跟妳買可不可以！」扔下五百塊氣呼呼走了。

往常，一兩個星期二哥總會抽空回來，幫忙除草施肥甚麼的。橘子事件後，整整兩個月沒有回家。

有天清早，爸突然出現在二哥家門口，拿給二哥一大包豬肉說「你媽沒甚麼見識，不要同她生氣。」跨上腳踏車又慢慢騎回家。

從家裡到竹東要翻過好幾個山頭，摩托車得騎上四十分鐘，腳踏車再快也要兩個鐘頭。

「爸到我家時天剛亮不久，他一定是三四點就摸黑出門…留下豬肉，沒坐下喝杯茶，說了句話就走……」二哥越說越小聲。

我怔怔地想著爸騎的那輛雙橫槓的笨重腳踏車，現在還放在車庫生鏽。

爸就是騎那腳踏車載我和小妹去看電影。電影演什麼已記不清，可我記得回家的路上，銅盤一樣的月亮忽兒在左邊忽兒又跑到右邊。小妹坐前頭橫槓上的小藤椅，我坐後面的貨架，拉著坐墊下亮亮的圓彈簧，身體後仰吹著晚風，四野唧唧蟲叫聒聒蛙鳴。爸突然高唱山歌，胸腔裡的共鳴就在我額頭，婉轉顫動聽來格外分明，尾音拋向幽暗的山坳不斷綿延…綿延……

大姊接連生了幾個小孩，上有公婆下有幼子，還得幫開鐵牛車的姊夫搬磚頭鏟砂石。心直口快的大姊常和姊夫吵架，然後拎了包袱就回娘家，住上幾天，氣消了再回去照顧一家老小。

有次大姊回來住了一晚，天濛濛亮，在屋旁的龍眼樹下「要忍啊，

看在一群子女的份上，無論如何都要忍耐啊……」媽邊說邊把包袱交給大姊。大姊抹去淚水接過包袱，頭低低走在田埂上，身形漸漸隱入晨霧裡。爸背著手望著望著……終於垮下肩，長長一聲嘆息……

那幾年爸白天幫人插秧割稻，夜裡剖桂竹做籬筐賣錢。拼了命地作，總算攢了點錢可以翻修漏水的屋頂。

修了屋頂，爸又抱回幾包白灰泥，要師傅趕年前將坑坑疤疤的土牆抹平。一家人興奮地期待，就要在新瓦白牆裡吃年夜飯了！

「轟—」一聲，我眼看著師傅抹了一半的白牆坍下一大片。

「走，快走！」師傅大吼。我望著土塊瓦片掉進大灶滾燙的水裡冒煙，完全傻眼。

「往外跑……快！」被爸拖著向外衝。

「啪啦—」剛奔出門口一回頭——正好瞧見屋頂斜塌激起漫天煙塵。

驚魂未定中，師傅說那六七十年的老土磚，禁不起白灰泥的水分失了韌性，幸好人走得快。本就氣喘瘦得剩骨架子的爸，臉色慘灰彎腰咳出膽汁苦水。幾年沒日沒夜地幹，「轟！啪啦—」一切都成了泡影。

爸咳完直起腰，一頭塵土眼神呆滯，望著唯一完好的牆上那祖先牌位，也是嘆氣……

當兵時有次放假回家，家附近的水泥橋遭洪水沖垮，收假時得涉水過河。

背著包，大皮鞋掛脖子，拄根棍一步一探過河。過了河，坐石頭上用襪子擦乾腳，穿鞋。那一邊十幾個孔的大皮鞋很費事，繫好鞋帶抬起頭，才發現對岸的爸媽和小妹一直望著我。我以為他們早回去了呢，拍了拍屁股向他們揮揮手。

「要……身體要顧…」媽揮手喊著，水聲嘩嘩聽不分明。

「知道了，回去吧。」我喊了聲，扭頭一腳高一腳低走在亂石磊磊的河床上。一會兒，忍不住回頭望，他們還呆呆站在水邊。「回去吧！」我提聲喊。

走出好遠，又望回頭。月亮剛冒出山脊，在河面暈出一抹散了的蛋黃，山影下的窗子透出枯黃，那是媽不捨得開大燈所點的五燭光，濛濛的三個人影…仍站在水邊望……

我提了氣用力喊「回—」才想到，這麼遠又隔著河水，喊得再大聲他們也聽不見，扭頭往鎮上走去。

來不及了，說再多都來不及了。

日昇月落……我們一個一個出外求學工作，一次次扭頭轉身，把背影留給爸媽去擔憂。不曾想過他們為什麼總是一臉愁苦，那麼容易就老。

月昇日落……爸突然心肌梗塞，沒留下一句話撒手就走。我們兄弟姊妹難得聚在一起，守著靈柩一件一件說起——那快遺忘了的蒼白而遙遠的過去……

「公公呢？…公公呢？」二姊未滿四歲的一對龍鳳胎，摸著爸的靈柩兜著圈子找，一直問。

「噓—公公睡覺了，不要吵他。」二姊說。

評審意見 |

<聚>的結構緊湊，一家八口，魚貫上場，結尾才揭曉全篇乃家人共聚守靈，每一段或愛或恨的事件，都聚焦已然謝世的父親行止，猶如極短篇的驚奇。

一出場就是大哥趕車上學的緊張氣氛、接著是女友另適他人的傷痛、再來是送父大衣被拒的暴走；而當學徒的二哥，唸書時，因便當裡鹹魚氣味被嫌而寧可餓肚子、繳不出郊遊乘車費而跑十幾里，在遊覽車後狂追；就業後，朋友歡喜來訪，卻因友人稚子糟蹋水果，引起母親翻臉開罵，二哥因此賭氣久久不肯返家；大姊因婚姻不諧而離家出走，讓父母憂心不已；父親辛苦攢下錢翻修房子，舊屋卻轟然坍塌，化為灰燼。

作者自己回憶當兵時，把大皮鞋掛脖子上涉水過河後，坐石上穿鞋綁帶，遙見家人望遠送行，不忍離去。只有二姊幸運生了龍鳳胎，小妹則在文中影影綽綽，和父母一起充當永遠守候的背景。兒女的每次扭頭轉身，都把背影留給父母去擔憂。故事的埋伏照應，教人擊節稱賞；事件的動人心弦，全家甘苦共嘗的喜怒哀樂，則讓人為之鼻酸，像一齣高潮迭起的清新家庭劇，十分動人。

—— 廖玉蕙



散文類 | 第二名

量身

林佳樺

得獎感言 |

謝謝生命中如貴人般的阿盛老師，常提醒我寫作注意事項，在我對寫作動搖、因生活困境灰心時，鼓勵我，寫就對了，堅持做對的事，就是對的。

謝謝袁瓊瓊師、陳斐雯曹麗娟師、吳鈞堯老師的鼓勵。

謝謝我親愛的家人、朋友，你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遇見與陪伴。

個人簡介 |

宜蘭人，師大國文系及國文研究所畢。

曾獲時報書簡組獎、林榮三散文獎、時報散文獎、教育部、吳濁流、磺溪文學、蘭陽文學獎。

一名時間空間被切割零碎的平凡婦女，藉由文字，尋找消逝的流金歲月，思索當下以為熟悉有時卻又陌生的自己。

量身

每逢季節轉換，母親會帶我到隔壁裁縫師美慧姨家作新衣，以裙、衫、褲、袍，慎重迎接季節寒暖。我納悶，何買不成衣？便宜好穿。「訂做才合身。」母親一面回答，一面試穿她訂做的各式衫、裙，收腰抬胸、揚起下巴。肩、領繡有滾邊的硬挺襯衫、及膝裙，襯托母親幹練俐落，她堅持上班的衣著，也該有自己的線條，要合身、更要合乎精神型態。

美慧姨家從來不鎖，網狀紗門上掛著「修改衣服」字樣的木板。我在外頭喊聲姨，便可脫鞋自由出入。美慧姨長年穿針縫線，才中年，卻已嚴重老花，她將眼鏡垂到鼻尖，眼球往緊蹙眉間一瞧是我，問聲「來做衫？」縫紉機踩踏的嘎聲漸歇，熟練地拿出機臺右方工作桌上的布尺。

美慧姨的布尺在我身上圍繞、比劃，指揮舉手、轉身、脖子抬高，陸續在本子上記著我身形各部位的數字。多年來，她記錄了我的成長歷程。

母親量身前，會先挑選衣色、布料，她習慣選擇深藍、墨綠、暗紫等沉穩、疏離的冷色調。疏離也許是她本性，但沉穩，則是她刻意遮掩心情的起伏。母親排行最末，有六位兄姐，日治時期，家裡以種稻、開藥鋪營生，經濟不富裕加上外公重男輕女，母親經常穿著已經轉了六輪的舊衣。每次憶往，她難掩不平。我想像母親穿著不合身的舊衣，衣上堆疊著他人的生活與氣味。她常說，不要把別人的版型套在自己身上，作衣服是犒賞，是表現獨特。「做自己」是母親的實踐，她在時空的這頭，與童年應答。

母親個子矮，體型削薄，腰部略圓，不大好挑成衣，訂作衣服可以修飾身材。她眼神犀利，沿嘴角下垂的法令紋，把剛毅描得深，讓她不如外表看起來嬌小。我聽到美慧姨和母親討論削肩、垂胸、小腹管財富……，在只知道胖瘦高矮的幼學之年，這些詞彙超出我的理解。我無聊地擺弄一旁的假人模特兒，翻閱工作臺上的老舊服裝雜誌。

十坪低矮小屋，右牆立著穿衣鏡，左牆掛滿西裝、套裝、衣褲。入眼除了衣布，仍是衣布。木色塑膠地板被一落落裝滿衣物的袋子隔成區塊，那是時間的布置，那區一個月後再拿，這一區近期取件，地上散落許多條狀、片塊布料，空間隱約有潮黴、皂粉味。我常聽到屋裡傳來嘎嘎縫紉機、喀擦刀剪聲、熨斗滑過衣面的嗤響，這些聲響，映著布料的花色。

量身過程，身形優劣無所遁形，平胸削肩的母親，雙肩窄於臀部，肩線斜滑單薄，長捲髮讓頭顯得略大。「恁查某囡子的肩胛頭，遺傳到妳。」美慧姨一面瞄我，一面向母親解釋，會在她的衣內加上墊肩，或肩領縫上滾邊，增加肩膀厚寬；母親會提出想法，以墊肩大小、荷葉皺摺，修飾自己頭大身小的缺點。

美慧姨的布尺在母親的背寬、腰圍、臀圍間遊走時，說母親背肉僵硬，骨盆窄且略歪、上腹微凸，勸母親不要太操勞。「盆駝骨狹的人，生囡仔聽說卡艱苦。」美慧姨尋常問話，卻是母親生命中的大事。母親被夫家嘲笑生不出兒子，她常為自己打氣：「圓人會扁，扁人會圓。」窮富輪流交替，各有其時。小裁縫屋裡，兩個女人由健康、傳宗接代談到婆媳、家庭、育子艱辛、金錢。母親抱怨命不好，求子不順又不帶財；美慧姨抱怨命苦，裁縫賺不了大錢，但「想欲有貴人命，先穿貴人衫」，美慧姨認為命不好的身形，可由訂作衣服改善，就像化妝可以改運，衣物有貴氣，自然有喜事，一個人的骨架子，不該是一

生的樣子。我在一旁聽著想著，布尺，帶出兩個女人的心事與命運，量了她們的故事。

父親家族口中也有把無形的布尺，令母親身心頻出狀況。母親的勞碌，多半來自婆家壓力。排行第七的父親有十五位手足，是家裡唯一的大學生；母親在娘家，凡事有兄嫂擔當，嫁入夫家時，總被婆婆妯娌譏諷嬌生慣養。婆婆認為唸護校的母親高攀，諷刺母親「頭卡大身」，頭身比例不對，不會處理事情，挑剔母親的身高：「查埔人矮，一個人矮；查某人矮，歸家口矮。」母親常抱怨父親讓她一人面對婆家紛爭，家不是避風港，是拖人滅頂的泥淖，她才是自己的避風港。

每逢年前，母親忙著準備牲醴，我勤跑美慧姨家，拿樣衣給母親試身，尺寸不合或繡工有瑕疵，母親會請求拆線，重新修樣。回家祭祖，母親穿著當季訂做的冬衣，挺身、貴氣，反擊嘲笑她身矮識低的人。新衣，彷彿成了保護尊嚴的盔甲。

為了修飾肩形，讓自己命順福厚，母親特地用小高領、立領修飾薄肩。有次過節，她身穿藏青絲絨及膝連身裙，立領，裙身繡有同色系玫瑰花瓣，配上長度及臀的大翻領、雙排扣深灰大衣。隆重祭祖，伯叔姑孀們仍穿家常的棉襖粗褲，腳拖木屐，親戚們耳語母親穿著隆重，怎麼做家事？我想，母親是否刻意突顯自己的隆重與突兀？她的突兀，也要拉我作陪，我與親戚小孩們的居家棉衣穿著迥異，常是毛呢連身短裙，著長筒黑襪、黑皮鞋，淑女的衣裝，令同齡玩伴因此疏離我。

母親每季幫我訂作洋裝，她不喜歡女孩子著褲裝，我的衣櫃，裙子之外，還是裙子。青春期時，與同學逛街，穿搭、流行、配件，我一概不知，為了拉近與同學的遠距，我私下拜託美慧姨，將制服改成當時流行的緊身 AB 褲，褲子窄得我呼吸窒礙，但腳下的路則寬多了。

美慧姨將寬大制服上衣修出腰線，突顯身材，不失學生味又有流行感。我也模倣帥氣歌手潘美辰，穿著牛仔褲，瀏海吹成半屏山。

母親生氣地丟了我所有不入她的眼的衣飾，帶我到美慧姨家訂作衣服，母親拿著我的身形數字，在我身上套著「端莊」的裙裝，我常抗拒不從，裁縫間彷彿是我們的戰場。美慧姨試著化解緊張，說摸到我的手嫩掌厚，有福氣相，母親冷冷地回：「我攏給伊做好，伊當然好命。」美慧姨不敢答腔，拿起針，抓取皺摺紋路。母親的話，也是針。

我面對穿衣鏡，母女倆身形相似。小時母親談到薄肩命勞時，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孝順；曾幾何時，竟厭煩她的叨唸。我刻意走到她個性的對立面，她則極力把我拉回原本軌道。布料樣式、顏色、大小、剪裁，由她決定，打版時，我看見寫著我身形數字的樣版，被裁切成片，再縫起。

母親對我未來的對象也再三斟酌衡量，我選的人，她都能挑出缺點，她找了許多相親對象——收入穩定、不是獨子、公婆明理、離娘家近，她不要我步上她的後塵，強硬地帶我到美慧姨家親作相親時的套裝——深藍長袖襯衫、同色及膝窄裙，肩線抓出皺摺，遮掩我同她削肩的勞碌相，腰間綁條寬帶，圓化我們同樣的薄身塌臀。布尺在我身上比劃，母親坐在矮凳上用眼測度。我瞪視穿衣鏡內的母親，氣她妄自丈量我的未來，她總是諷刺我沒眼光，訂作了不合身的婚姻，鏡子裡的影像，是五官身形相似的我們針鋒相對。

我去了相親，對方是小兒科醫生，著一身黑色西服，五官被黑框眼鏡遮住大半，面容模糊。母親詳述她滿意的女婿圖——耳長命長、鼻厚財旺；肩平背厚、能擔重任；胸寬腰直、穩重寬容。那醫生待我如求診病患般溫厚，我無聊地盯著自己袖口的鈕扣。我們的對話，正式客氣有禮，是西服與套裝的約會。

我瞞著母親，和外省家庭的康交往，決定婚期時，才告知家人。母親盛怒，見面時有意刁難，全程用康聽不太懂的臺語交談，他卻點頭憨笑，誤認母親只是不好意思。父親勸說，女兒大了，總要嫁人，請了算命師四舅合過八字命盤，結果是大吉，母親只得不情願地任我辦理婚事。

本省習俗，訂婚時，丈母娘必須準備「回盛」禮品，答謝男方聘禮。母親為他準備一套西服、領帶，那時美慧姨嚴重老花，常痠疼，於是母親北上，指定要去臺北西門町武昌街的西服店挑選。「怎麼不去迪化街？」我問，沿路走來，西門町的西服只有寥寥幾家。母親提及年輕時曾在馬偕醫院當護士，認識大學畢業的父親，兩人常在當時繁榮的中華商場閒逛。那時武昌街又叫西裝街，全盛期有近七十家西服店，旗袍店也是一片繁榮光景。父母親夢想結婚時，能訂作西裝、旗袍，但因為不富裕，結婚當天，只穿尋常衣物。

我們進入街尾一家寬大明亮的西服店，襯衫、西褲、外套、領帶分區擺放，拋光地磚透晶潔白，三面牆壁貼著落地明鏡。老師傅為康量胸背腹圍、手肘彎曲測度袖長，試穿樣衣，看衣身有無起皺。我擔心母親又要語出身形命格那一套說法，但那天，母親只是點頭、搖頭。

接著，母親帶我訂作旗袍，她為我挑選深藍緞面布料及繡工精緻的盤扣，量測過程較一般衣服繁瑣，師父說我坐姿不良，椎間盤略彎凸出，且歪向右側。母親說，怎麼才幾年沒幫我做衣服，都沒發現我的毛病。

嫁到臺北後，姐姐在外地工作，為排遣寂寞，母親學習花藝包裝，依花束長短，選擇搭配的紙張材質、顏色，自行設計包裝樣式。那時我為了孕育婆家渴望的金孫，努力七年半，腹內終於有了消息，每個月回診檢查胎兒頭腰腹圍，生長進度卻始終是發展遲緩。母親北

上，送我自包的花束、買了多套孕婦裝送我，她打開櫃子正要掛上，看到一排嶄新衣裙，不似我平常的穿搭風格，才知是婆婆按我的身形買來的。母親的表情明瞭，我和為人媳的她一樣，由另一個家庭在審看著。

母親一面安慰：「囡仔成長的尺寸參考都好，媽媽健康，小孩就會健康。」一面將孕婦裝掛好，我看到她的手指因學習花藝被莖刺傷，有線形及鋸齒狀淺痕；沒多久，她又忙著將花插在瓶中。我知道母親正傳達著很軟很軟的語言。

評審意見 |

藉量身裁衣描寫母女兩代命量的複製與變化，進步，母親因身材矮小特殊，藉穿衣掩飾缺點，卻無法改變被婆家歧視的命運，作者擅長描寫人物，形象鮮明，且衣服在這裏形成女人命運之枷鎖與象徵，比喻婉而諷。女兒遺傳母親的身材，母親也為女兒細心找裁縫量身裁衣，期望女兒能掙脫悲涼的枷鎖。作者文字典麗，行文自然，情感溫柔含蓄，是一篇耐讀的佳作。

—— 周芬伶



散文類 | 第三名

花事

李彥瑩

得獎感言 |

感謝評審委員對作品的支持和肯定，也謝謝一路上給予我安定寫作力量的親友師長們。感謝有幸能參與臺中花博這場盛會，讓我的靈感悄悄萌芽，使我能孕育出美麗的文字花朵。

個人簡介 |

臺北人，畢業於臺大醫工所，現任職於科技公司。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時報文學獎、桐花文學獎等獎項。

花事

機械花的花瓣依循著精密的時脈，有節律地開闔著，模擬著周而復始的自然律動。每一個張合之間，每一次呼吸之中，都隱含著時間無情的推移。人群川流不息的腳步間，你靜靜地聆聽著花開的聲音，本該是順應自然的曼妙音樂，卻因為你緩慢的步伐，幻化成了聲聲的催促，彷彿一張張遵照節奏開闔的嘴，異口同聲地絮叨著，「年紀到了，再不嫁就沒人要了！」「你現在沒結婚，那老了怎麼辦？」「別再挑了，看順眼就好，再慢點就生不出來了。」

微美館的大型螢幕牆上，洋溢著繽紛色彩的花朵們，恍若一簇簇燃燒生命的烈焰。花朵們不惜一切代價繁衍下一代，為傳承生命用盡各種方法，不管是投身冷酷的水流，委身無情的風力，還是捨命進入危險的鳥獸口中，全是為了將花粉和種子傳播出去。萬紫千紅中，你一顆懸浮的心已迷失了方向，飄蕩於安穩的現世和迷離的未來。親友和社會期待的壓力，對於新生家庭的憧憬，生育年限的節節逼近，在被時間的巨輪輾壓前，你只能朝著設定好的終點線，沒有時間思考地向前奔跑。

義式餐廳內，正進行著一場想要抓住春天尾巴的輪轉。兩男兩女各據桌子的一方，好似精心裝扮的花朵，努力在凝結的空氣裡散播虛浮的花粉。「您好，我叫 David，職業是工程師，興趣是看電影、運動和旅遊。」能贏得好感度的標準答案鑄刻在聯誼男女的腦中，每個人的興趣都是千篇一律的看電影和旅遊，深怕只要一個不小心露出個人的特異之處，就會嚇跑想認識的對象。然而此刻的你也說不清想要別人了解的究竟是自己的哪一面？

身旁活潑的妹妹像是一株笑開了的鳳仙花，連珠妙語不斷彈出，給了你保持沉默的空間。幾番輪轉後，你的面前坐了一位西裝革履的大叔，他強調著自己是新創公司的大老闆，休假時常常周遊列國，順便到各地的別墅巡視一下，他就像熱帶雨林裡大而艷麗的大王花，深知如何以華麗的登場方式來吸引眾人的眼球。

你環視四周，有的參加者像是一株含羞草，低垂著頭，緊緊地合攏著雙唇和心房；有的則在主辦單位提供的名單上作滿筆記，還畫著充滿隱喻的記號；有的左顧右盼，心思早已不知飄向何方；有的無視於面前懨懨無趣的聽眾，還有一旁急著想搭話的同性友人，彷彿終於找到了肯傾聽心聲的聽眾，喋喋不休地述說著自己的陳年往事。

中場休息時間，餐點送來了，你得以從容消化這幾個小時內曾經熟悉，現在卻又陌生的臉孔。你看著場上的男男女女，他們像一朵朵向陽花，真誠地仰望愛情。然而現實的條件築成一道道藩籬，你和他透過縫隙篩選著彼此，卻遺忘了愛情來自原始自然的情感。可是一旦撤去條件的藩籬，又如何短短幾分鐘內，覓得心靈的知音？

蜂去蝶散後，接著是令你糾結煩悶的時刻。你收到主辦單位的配對名單，但往往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於是該不該主動加 line 便成了盤桓在你心頭的問題。當你勇敢送出訊息後，又是另一段揪心的等待，有時訊息永遠顯示未讀，有時則久久才顯示已讀，或是傳來一張難以言喻的貼圖。假使幸運地得到了回應，你卻又陷入該如何回覆才能得到好感的苦思中。你就這樣膠著地又送走了一個春天。

春天的腳步走遠了，夏天彎彎曲曲的山路旁，滿地純白的桐花像亂雪一般，映襯著遊覽車內聯誼男女紛亂的心情。車行在越來越狹窄的山路上，又是一陣顛簸，男士們在車內逼仄的通道上移動換位。蜿蜒的路途使你的思緒也跟著迷途，不知道身旁的座位已經換過幾位男

士，你再度制式地跟剛坐定的男士自我介紹後，疲憊得陷入一片沉默。

到了目的地後，你還沒來得及欣賞滿山桐花，主辦人就開始玩起了大地遊戲。你跟著一群初次見面的夥伴，玩起了比手畫腳。是因為熾熱的陽光燃起了大學時期的熱情嗎？你的臉上不自覺地揚起了笑容，一時之間好像融入了歡樂的氣氛。微涼的風吹來林間的清芬，卻將你的情緒抽離了熱鬧的遊戲氛圍。此刻你的心情就像蟬鳴停止之後留下的一長串空寂。

接著來到了密室逃脫遊戲的場館，你和其他參加者被分成男女各半的小組。各個小組必須在一個個密閉的房間內，利用房間的裝置和道具，找出可以通關的線索，進而破解房門的密碼鎖，逃出密室。你來到一間航海冒險風格的密室，牆上掛著一幅幅印有生卒年的海盜畫像。你茫然地看著四周，關鍵應該就在海盜的年表上，但在場男女內心好奇的是彼此的年齡和學經歷，這裡的數字顯然沒有現實的數字值得玩味。

你嘗試理解了遊戲規則，仔細研究了酒瓶上的數字，絞盡腦汁地試了幾遍後，依然解不開密碼鎖。幾個對遊戲熱衷的組員勤奮地找尋線索，沉浸在冒險解密的樂趣中。其他覺得索然無味的組員，封閉的室內空調將煩悶寫在他們的臉上。一位男士認為你的學歷不錯，調侃地說你理當能解開這道謎題，你只是苦笑著，但也反思著自己是否也是如此衡量別人呢？

你的視線停留在同組的夥伴上，有的人東張西望，像倉鼠般繞室徘徊；有的兀立角落，或是把玩著地上的道具，是想藉此逃開不自然的互動嗎？還有的為了炒熱氣氛，開始天馬行空地講起了笑話，有的展現了豐富的觀察力，一下子就道破了解密的關鍵。

就在破解謎題，開啟門鎖的那一刻，你和小組一起歡呼，第一次

有了同心的感覺，但就在進入下一個密室後，你和組員又落入各自的世界裡。你發覺最難解的始終是沒有規則的人心，最難開啟的終究是人的心房。

宏亮的情歌放肆地流盪在踏上歸程的遊覽車內，有幾分張揚的意味。你望著車窗上因為陣雨過後而滑下的雨痕，雨痕不停被上方迅速滑落的雨珠打斷。你與臨座男士的交談也像這道雨痕，你們都深知原因不在外界的干擾，而在於彼此那枯竭的談話內容。你索性閉上了雙目，沉沉地融入了周遭絮絮的對談聲和亢奮的歌聲中。

熱情奔放的夏天終究沒為你帶來一絲烈火情緣，窗外飄來的桂花香帶著清幽熟成的味道，這個秋天能為熟女帶來成熟的戀愛嗎？秋天是詩意的，口拙的你思索著是否也該用詩意的方式來尋覓靈魂伴侶呢？眼前 BBS 黑色的版面上陰刻著整齊流利的新細明體，「[徵女] 尋找有緣的妳、[徵女] 寂寞的上班族、[徵女] 終結孤單、[徵女] 交個朋友吧……」白得發亮的字體像商品目錄般排列，看起來卻沒有溫度，哪一則是用真心寫的，你疑惑著。

你喝著桂花茶，耐心寫下自己的基本資料，再細想該怎麼描述自己，怎麼提出想要的條件。你回想起當初撰寫碩士論文時，拼命蒐集資料的毅力，現在則是要在腦中索盡關於自己的一切資料，寫出一篇屬於自己的徵友文。

「喜歡文學、展覽、動漫，個性內向……」終於打完自我介紹了，你的手指已漸漸僵硬，窗外的天色轉暗。你幾乎將所有關於自己的一切條列式地寫出來，唯一沒放上去的是你的照片。雖然你知道照片可能是擇友的關鍵，但對心靈相契的美好渴望仍讓你沒有那麼做。打完徵友條件後，你按鍵送出，看了文章穩穩當當地發表後，你馬上關了視窗，充滿期待又怕受到傷害，已過而立之年的你，這篇文章會

被網海淹沒嗎？

意外地，你收到百餘封的來信，這片宛若唐朝宮女題詩的紅葉竟然流轉各地，被那麼多人拾起過。按下左方向鍵，你開始進入同樣在螢幕後的那個他的心事。「年齡、身高、體重、職業」拓碑上不再是一排蝕刻的字，而是一幅寫意的潑墨。墨色渲暈中，是一個高大挺拔的工程師、一個身材略顯瘦小的公務員、一個胖胖的業務……？想像的濃墨逐漸擴散，模糊的美等待被揭示。

濃黑的眉筆漸進地描繪了你稀疏的眉毛，網路另一端模糊的他漸漸地有了輪廓，他是一個喜好動漫和3C的宅男；粉嫩的腮紅豐潤了你的臉頰，他的形象也慢慢豐滿起來，他的談吐幽默，常逗得你哈哈大笑；將鼻樑和下巴兩側打上陰影，額頭打亮，你的臉逐漸立體，他的性格也一天天在你腦中立體起來，他該是隨和，親切又可愛的吧！你將頭髮燙直，學著打扮成他最喜歡的黑長直動漫女角。

你持傘聽著淅瀝雨聲，站在東區的街頭，等待一個憧憬。濛濛的雨簾中，有掩頭奔跑著過街躲雨的年輕人，有相依偎著共撐一把傘的情侶，也有緩步的中年人。時間隨雨滴迅速滑落，離約定的時間已經越來越近，他在哪兒？

你照著昨天和他說好的方式，穿著鮮黃的娃娃裝，你環顧四周衣著光鮮的女孩，有幾位也是一身明亮的鮮黃，內心不禁暗叫不妙。你不時查看手機，沒有未接來電，他到了嗎？還是還在路上？隔著川流不息的人流，隔著大片的雨幕，攤販碳烤串燒的煙裊裊散，你望向對街的騎樓下，一位身穿藍色襯衫的男士正在四處張望著，似乎正在等待、搜索著什麼，難道就是他，這兩個月來幾乎天天與你通訊的人就在對街？

你的心如雨中花傘般開落，等不到約定之人，你的心既失落同時

也鬆了一口氣，或許此刻的他正躲在角落，偷偷覷著你，因為覺得外貌不合意而悄悄地離開，避開了見面時做作的客套和虛偽的應付。你靜靜地離開了街頭，走入了擁擠的人群中。

國際庭園裡的花卉就像走在時尚伸展臺上，在巧妙的設計下，充分地展現了獨特的姿態和迷人的風情。望著隨身鏡裡逐漸凋零的容顏，你思索著甚麼才是你能展現的自我？哪些事情可以當作認識新朋友的談資。你試著去接觸一些新鮮的領域，去上一些感興趣的課程，去沒到過的地方走一走。你發覺你從未好好地與自己對話過，等待你的是一片尚待培植的苗圃。

評審意見 |

社會小切片，現代小清新，〈花事〉的題材，在此次參賽作品中別具一格，書寫女子生命中的大事：當我盛開的時候，很想遇見你，非常。一下筆，花開的意象即多層而豐富：時光。催促。繁衍。交友形式的過程描敘，錯落有致，古代紅葉詩隨水流出與現代網路交友資料傳送的聯結，巧思翩然。作者參與交友的積極，雖自始至終未曾動搖，但她用的是冷眼看熱事，狀似身處主局，心情卻在邊緣，文中時而流露的嘲諷，以及文末那沒見到面反倒鬆口氣的真實，彷彿絃外之音，訴說著作者由衷戀慕的情感方式，必然不刻意、非人為，必然，全不似此。花事，大事，矯情與真情，虛與實，該是全文最耐人尋味之處。

—— 石德華



散文類 | 佳作

地圖

蘇 駿

得獎感言 |

散文這個文類的仁慈之處，在於經驗的美麗可以彌補文字的貧乏，如果說散文是經驗和文字的合體，五五平分，那麼粗劣的文字對於經驗必然是一種傷害，像活剝了一半的美麗。但有些美麗即使只剩下一半，也已經很夠了。

個人簡介 |

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成員，曾在雪梨傳教兩年。閱讀、寫作都龜速，但一直都相信自己可以用文字榮耀神。

地圖

北半球的這一邊，在 googlemap 上搜尋海德公園，滑動指尖企圖鳥瞰整個雪梨城。地圖是路的模型、袖珍版的時光紀念品，二點八平方公里的步程、七個月的跌倒與長大一口氣被三百萬分之一的比例尺給吸納，吐出來的，是精選後又精選的典藏版老歌唱片，還是酸和甜的比例都錯了的失敗濃縮果汁？

上滑。下滑。左滑。右滑，方向有點被我搞亂了。教堂不是在這一側嗎？怎麼地圖顯示在那一側？喬治街是往南延伸的？（我一直都以為我在往北走）百老匯街有這麼彎嗎？Paddy's Market 怎麼可能這麼小？

我才意識到我從來沒有看過地圖，在那不斷循環來回遊走於車燈樓影的七個月間。傳教士是沒有智慧型手機的，認路與記路都來自實際走過。由於沒有特定的目的地，怎麼拐怎麼繞頗根據直覺，有些長老喜歡去海德公園，有些偏好喬治街，有姊妹說中央火車站最容易找到人，也有人喜歡搭公車尋找。路，對我們來說不是為了去哪裡，而是為了遇上誰，一個會真心接受福音的人。這需求地圖不能滿足。況且，向來方向感不好，我記路標多於記路，這邊到了要轉那邊，那邊過了會變成這邊。海德公園在教堂對面。利物浦街一直走會通到情人港。喬治街過了中央火車站右轉就是百老匯街。百老匯街上有 UTS 和雪大。這種相對性的前後左右和畫面流轉式的記憶法在本質上不同於東南西北和點線面的抽象表徵，以至於在谷歌地圖前我一臉茫然，好像定位到了一個從沒去過的城市。

那是一種無禮的糾正，如果地圖在告訴我我記憶裡的路線和位置

有任何錯誤或不夠精確，我會因此被冒犯，因為那裡的每條路我都認識，連空氣的味道都記得。

兩年前我初到那裡，興奮又驚恐，被聲色和食物的香氣耍得團團轉，迷得暈頭亂繞。我的同伴巴里特長老，那時剩最後的六週就要回美國了，對我這新人鐵定很頭痛，因為我總在大驚小怪。陌生的酒吧、夜店、異國餐館、海港咖啡廳緊緊抓住我的目光，脖子左轉右轉，腳卻不辨方位。「海德公園在教堂對面」，「利物浦街一直走會通到情人港」「喬治街過了中央火車站右轉就是百老匯街，百老匯街上有UTS和雪大」他總是邊走邊叮嚀我，我也邊聽邊跟著唸，卻只是無意識的複誦，眼睛還是四處亂兜，心就跟著遊蕩在想像的舌尖美味和五色燈光上。他很認真傳福音，把握每個和路人說話的機會，我就只是跟在一旁，他傳他的，我遊覽我的。六個星期迷糊也迷糊，迷路也迷路。

「路你應該都記得了吧？」臨走前他笑著對我說，我心虛點頭。他擔心，我也擔心，但其實也都不必擔心，傳道事工總是這樣一人接過一人，路也總是這樣走著走著就熟了。

拇指和食指由內而外輕輕推開，螢幕上細細的線被越撐越大。世界廣場跑出來了，三隻猴子夜店跑出來了，中央浸信會跑出來了。隨著比例尺的放大，地標和店家的名字一個一個浮現在螢幕上。Boost,Commonwealth,HotStar、金湯玉棧、Westpac、六婆串串香，KFC、JustFry、Jack'shairdressing.....，名字引來一系列熟悉的畫面和聲音氣味，從貼近五官的地方激活然後一直向前縮小延伸至交匯成一個點。我走在路上。

巴里特長老離開後我簡直脫胎換骨，一心以侍奉神為念，不再想家不再愛玩。心的方向清楚，路的方向就清楚了。和楊長老每天在街

的兩側和十字路口前後左右的無限排列組合裡傳福音。

「你好，我們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傳教士！」

這句話說了一萬次也還是會怕。並不是那麼不能克服害臊，而是一直在逼自己更勇敢，也一直都可以再更勇敢。勇敢來自於相信，相信主會加添我們的力量，害怕也來自於相信，相信一點點偷懶和輕率的態度都可以讓自己變得鈍於聆聽聖靈而與一次榮耀快樂的收穫機會擦肩而過。是相信讓我們進步並不斷責備自己，怪自己因為不夠果決而讓某位紳士迎面默默走過（會不會他就是準備好的人？），怪自己因為午餐多吃了十分鐘而少了二十次有機會帶來奇蹟的開口，怪自己不夠死纏爛打太輕易就給人草草拒絕（搞不好我再堅持一點他就答應了）。這樣的責怪聽起來充滿徒勞感，因為在大城市裡機會不可能用罄（機會成本永遠挫折地高昂），和一個人講話同時十個人就走過，走一條街同時就放棄另一條街的千千百百人。你總是可以焦慮的想像對的人被一再錯過，焦慮的疑心自己錯過的那次就是關鍵的那次，但也因此希望永遠不滅，成功就總是「差這麼一點點」，路就永遠有再重複走過或往前延伸的價值。

是那些開口的遲疑和焦慮感讓我記住了這座城市。紅綠燈，喬治街施工圍欄，世界廣場階梯，公園椅，雪大公車站牌。如果只是來回走一條路好幾遍我不會記得什麼，但從一個對話到下一個對話之間的掙扎可以把時間凝固。凝望，閉眼，一個深呼吸。安靜無聲。每個壓抑膽怯的深呼吸都伴隨著神聖的定格，像電影好看的劇照那樣，銳利的眼神，緊閉的嘴唇，灼灼的意志力讓眼前之物忽然光亮，不管它是紅綠燈、行道樹、破舊的招牌還是什麼，都不再平凡。因為有了印象，它就不再只是客觀之物了。

有一些店名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卻不在地圖上出現，像十三元吃到

飽 Shinara、韓國炸雞專賣店 ICG，喬治街末端的 TimeforThai，這些店標誌著工作勞累外的輕鬆。傳教士吃用極省，通常是逢生日或搬家期尾聲送同伴的時候才上館子。這些店谷歌不知道，我卻知道。

和一個同伴相處六週或十二週，期間形影不離（除了在廁所，隨時都要看到或聽到對方），培養出來的雖不見得是莫逆之情，距離之貼身時間之無縫，也不能容許兩人維持屬於社交場合的表面好感或惡感太久了。被迫的肝膽相照可以是痛苦的，至少我和每個同伴都有相處上的問題。在嚴格的比肩齊步的相處模式下，個人的虛榮心、好強、容易受冒犯的弱點都能在最小的生活決定中暴露，但也因此久了，就有種裸裎相見的忘機感。

巴里特長老、楊長老、艾金森長老、布希長老，我七個月來的四個同伴。

指尖停在利物浦街右側，香香辣辣的味道從拉開的玻璃門飄散出來，我們熟悉的暈黃燈光熱鬧人語。我想像面對第一位坐在那個我們喜歡坐的位子，點了每次都點的韓式甜辣炸雞，背對窗戶他笑盈盈的，然後消失。第二位出現，消失。第三位，消失。第四位，然後消失，不知道為什麼餐點都沒有動，我只好要自己面對一張空椅子把整盤雞吃完，因為太辣還是什麼就邊掉眼淚。

指尖滑動，找到教堂做起點，沿利物浦街南下，隔著海德公園走過伊莉莎白街、卡斯爾雷街，一直走到世界廣場左轉上喬治街，喬治街一直走下去到中央火車站，然後向右繼續一直走到維多利亞公園，折返。步程兩小時，指尖兩分鐘。

這是我和艾金森長老每天走的路線，有時甚至一天走它個兩三次。那也是我在市中心的輝煌時期，每天都有新慕道友，教導紀錄一張又一張寫。

傳教士都很愛他們的慕道友，那種愛來自極大的期待和極密切的關心。你有每天禱告嗎？摩爾門經讀到哪裡了？禮拜天能跟我們來教會好不好？我老責備自己的嘮叨和咄咄逼人，也老緊張兮兮冒冷汗地等待他們 yes 或 no 的答案，以如此急切和茲事體大的態度面對如此小事，若缺乏對信仰等程度的愛為理解背景，聽起來都是怪神經質甚至滑稽可笑的。祈禱、研讀經文、遵守智慧語（戒菸酒茶咖啡）、貞潔律法、什一奉獻、跟從先知、守安息日為聖，我的慕道友不知道這些微小的屬靈承諾的重要性，但我知道。我明白我應該讓人感覺自在並尊重他們的選擇權，但進退若不能剛好，我寧可因為太過在乎而給人過度的強迫感，也不要再在尊重選擇權的理性之下讓自己在真正熱切關心的事上表示最小程度的冷漠。總之，面對傳福音，我是那樣的多慮而不聰明，情緒永遠隨著慕道友靈性狀況的起落上上下下，心永遠懸著盪著不安著。歸信的每一關都好困難，找人很焦慮，教導的每個階段也都很焦慮，流失慕道友是最難過的事。

但只要工作持續，希望就不會中斷，總是有新的對福音有興趣的人，希望就一直都找得到放置的對象。

是那些焦慮與希望，把千篇一律的街景走出了光影和明滅。

光影和明滅。畢竟是從早晨走到晚上，從初冬走到盛夏。

七個月來我沒有替任何人施洗，關心過的人卻無數，人去了，感情就被城給吸收，對人的愛終究都變成對城的愛。愛是各種情緒，情緒總能被揉碎混雜在城市的的光影和聲色氣味之中，使一切感官刺激都活躍起來：步行磚道的積水樓影、公車駛過揚起的輕塵、千百格辦公窗戶裡千百盞無聊日光燈、餐廳燈火奕奕熱鬧蒸騰的辛香……，這個城夠大，有夠多變的結構來收納或抓取各種感覺，筆直彎曲轉角高樓矮戶步行磚道柏油鋪地行道樹紅綠燈天橋地道施工圍欄十字路口。情

緒若沒有附著於形色種種，就不能保存，形色若沒有情緒的纏附也不被記憶，城市的凹凸凸凸總在卡住什麼勾住什麼牽黏住什麼。長時間密集於幾條街的循環來回游走，允許形色不斷刺激感官，也允許情緒不斷纏附形色。整個人就變成在城的人，整個城就變成有我的城。

被調走的時候我幾乎無法接受，但其實也早有心理準備，待了一個地區七個月已經是破例的長了。那時手上有不少慕道友，幾乎都是我結識的，全部交給艾金森長老我並不放心，但我故作不擔心，「你記路的能力比我一開始好太多了」我笑著說，說的也是實在話。但在另一種相反的感覺上，我其實是不擔心卻故意要不放心，好像在說服自己這個城市需要我。

數分鐘的指尖漫步，我不斷從記憶庫裡取出經驗的真實畫面去配對指尖停留的位置，努力激化所有的感覺官能，把一切聲色氣味都逼到面前。

在閉眼的世界裡，那確實還是一座活色聲香的城市，布滿極細節的光影。但是，太過靜態了。我無法在指頭移動的過程同步地構築一個在走路的自己，街景隧道般地後退，什麼隱入眼角餘光之後，什麼又從前端的尖點現形。才發現，我本來以為極為紮實縝密的記憶空間其實有太多破綻，即便是最熟悉的喬治街也是坑坑補補的，照片，照片，照片，近近遠遠的照片，有一定的順序感，卻不是影片，無法連接在一起一鏡到底地播出。

還是地圖比我可靠，滑到哪裡，什麼該出現什麼該消失，路名店名門牌號，用極精準極理智的語言不假思索地默背出整座城市。看著指頭前面後面的英文字規律無誤差地閃現和隱沒，帶著一種敗感，好像被它嘲笑了一樣。

兩指輕輕合攏，線越變越細，不斷伸展出去，越拉越長，與螢幕

邊緣的觸點接在一起又拖拉出好多條線，密密麻麻，整個雪梨市中心悉現在掌上。我眼稍離開螢幕，用力眨了眨。

回過頭，竟找不回喬治街。

上滑下滑左滑右滑，亂，慌，在一堆根本沒聽過的街名裡，我迷路了。

放下手機。我的頭很暈，眼睛極需要休息。在黑暗的寧靜中，慢慢地，我找回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節奏。還有那些屬於人和地的感動，畫面，聲音氣味，慢慢地。

拾回手機，我已能以釋然豁然的心境面對這掌上地圖予我的陌生感，也了悟到之所以陌生，是因為我從來沒有俯視過它。或許那也是在心底處我拒絕選擇的覽視角度，那種全知無惑和大悲憐憫的氣度不會屬於我。我看這城，只有仰視的傾慕和側視的徬徨。是那樣的角度允許我迷路，允許我多繞路和找到路，也允許所有還沒找到的路。

畢竟傳教士沒有智慧型手機，認路與記路都來自實際走過。

既然找不到方向，就把一切歸零，回到紅色大頭針定標，我一開始搜尋的點：海德公園。我任性地把它放到最大最大，指頭推不動了畫面只剩一片兀然的綠。比例尺 1:500。我再推再推，反覆把指尖從螢幕中央推至邊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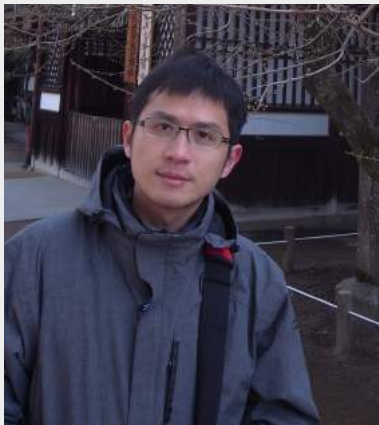
那片綠色越來越深沉，好像有了高底起伏和陰影，中間一條膚色筆直的什麼。

綠變成一朵一朵的，細細碎碎有迎光面有背光面，我辨認出是澳洲大葉榕。寬敞的淺磚色走道。

光線突然變得很強烈，穿射茂密的枝葉，枝葉因風晃蕩，光落在格子磚的走道上閃閃爍爍。我黑色的皮鞋上。

我方向清楚了。

教堂在海德公園對面。利物浦街一直走會通到情人港。喬治街過了中央火車站右轉就是百老匯街。百老匯街上有 UTS 和雪大。



散文類 | 佳作

微物之生

陳曜裕

得獎感言 |

豐原的家已從田水環抱變為豪宅林立，田地成林地，這一片都市叢林還真不好說。現代發展是一種選擇，我在教書之餘，踏田入水，沒有比較了不起，只是另一種決定。

個人簡介 |

陳曜裕，蘭陽女中教師。生活是一切的理由，走在時間上，以我為磚，絆倒或砌高，都好。出版散文集《河流》。

微物之生

那天上午，我正清除善於攀爬的福壽螺卵，腰彎著，把自己種入田土那般。

水泥田埂上，卵蛋的奇異光澤倍顯妖異，倒是泥土田埂，卵蛋附著各式草葉植莖，遠看像初綻的花。我多從水泥田埂開始，目標明確，貼近路緣的待水田鞋輕輕滑過，便急遽融化了。貼近水面的，早些我下腰以器物碾壓，後來把不鏽鋼網勺接在長棍前，憑此神器，每每沿壁刮除，幾簇粉紅堆積，再一腳弭平。

問題出在泥土田埂，保有生態的阡陌寓藏豐富體系，各式雜草如李氏禾、大花咸豐草等，根系蔓延，田土在長根穿繞中，穩固了泥粒坍塌的本質。有草處必有蟲，長腳蜘蛛以之來回水陸，蝴蝶賴此覓花營生，而不為人關注的獨居蜂，花草儼然修築成長照庇護。我細心觀察所經處，蜂飛蝶躲，長腳蜘蛛急忙把自己運至安全之所。與我反向，牠們的安居也許可以支持一天；若同行，我倒成了窮追猛打的怪物，不啻災難片。

然而螺卵不除，福壽螺會像日子一張張迫我撕下而無盡頭。懷揣不定的心思與矛盾腳步，水田鞋行在自然的田埂發出摩擦塑膠的不自然聲響，這裡的福壽螺卵多直接踩踏，一朵花攤開還是花，更為嬌豔而已。我想著作為肥料，多少安慰屢次因人為踏壞的草相；我還思索，大約過了多久才這般上手？怎麼地成了除害專家？沒有明確時間，只記得幾年前與如今的農事夥伴在田邊散步，他看見水溝旁的螺卵二話不說即撿石搗磨，我嚇得後退幾步。夥伴除惡務盡，連帶徒手撈起附近肥螺一一碾平，我站得遠遠並無阻止，單看著碎殼片片黏附

突逢擠壓的肉身，武裝的甲反噬倒刺，估計牠們還滯留慢行的意識，未解天災。

如今除卵兼除螺，卵蛋螺身時常攤成異色腳印，時間怎麼開始的？這也記不得了。第一次把自己置在螺上那刻，隔著水田鞋傳來的只是一顆石子般的觸感，沒能支撐多久，一瞬間，生命於己的護衛便垮臺。我未貪戀壓抑他人的歷程，充量不過是踩踏一顆石的故事。之後愈抓愈上手，雙腳踩過的螺怕不下幾千。事後我過問自己，究竟心不心疼？關切那些已能爬行或猶未有意識的粉紅圓珠。事實是眾螺之死更像天理有了昭彰，牠們生前嚙秧食苗，福壽螺的生憑藉著秧苗的死，究理遂有了螺之死亡，支撐我一人的選擇。

田事不單如此，一年多的務農體驗證明草患、鳥害雖小於螺災，仍為可觀。田埂之雜在雜草叢生，總得幾次披草揮鎌。恆常以抓一把草為始，手套阻隔不了束草成薪的粗壯感，唯猛力斲下；一次最好，揮刀兩次，莖幹容易絲連長短，不經意就掃過手臂臉頰。鋤草還得蹲著，逼迫我將高過田埂不少的眼下放，把事物看得清晰，田中微物因此看得。

我曾以為天天走多少能抑制些，結論是雜草不會真的任由腳步成蹊，頑強的生命認真著根於所見，最後淹沒雙足。最終我鋤著，心底逐漸不安，每每回首鋤過的草，日曬下身軀安靜地枯、安靜地槁。名義上我和夥伴承租這塊田，實際上產權、地契一類的事於人界外有何效力？我心虛地沒有答案。只知一旦開始鋤草，便無意識揮下每一刀，偶而心底抽搐如刀身回首，農事之中各有立場，立場如力場，我身處其中，鎌刀代替了手臂，刀鋒是腦袋。

我常想自己究竟用什麼樣的心情走入田園？若為謀穀，半農半X的我並不賴此營生，可當作物受外物侵擾，又有臨敵之愾……

最初，我們只是為了友善。斷根的草除了交給農友作肥，大多攤平在水泥地，雜草之雜在於選擇多、雜食性，躺臥乾土上都能因幾滴小雨復甦，惟水泥過硬可以窒息生前最後懸想。務農多如此，有時愛而退讓幾步，有時讓得過多又懊惱自添麻煩，其後不免使力矯正。我在田園誠然尋到幾許懷抱，更多時找到了疑惑的自己。

除螺那天，泥土田埂在幾日關注螺害下蓬勃發展。我沿著土地踏過暴露在外的卵蛋，越踏越冗長，結束田埂農務後才入田工作。田中螺卵依賴秧莖而居，有時遇到爬得高的螺，秧葉便大刺刺垂掛妖異果實。脫離螺身不久的卵濕潤帶有氣息，像被抱過不久，勺子一碰就滑落。大多已乾硬化，緊緊抓住秧莖，勺子刮除下還是殘留不少餘孽，索性以指去除，手套因而繽紛時髦起來。最怕螺卵白化，那是蛻變前奏，得立即除去。但福壽螺卵卸下妖異容止，淡白色圓珠似乎也少去蒸騰火辣的氣焰，不再喧賓奪主，不再輕易引人注目，我反而遲疑起來。甚者，那些卵蛋預告了生命即將到來，寄託上一代心願，難以計數的生命正要感受這世界，水體，風息，濕潤的土和無可攀爬的天空。這些卵蛋因為過於堅硬，一碰四處散離，只能狠狠一抓；花開在五指，花蕊白了手掌。

未開眼就不會有反應，卵蛋畢竟不會以身體反作用於我，我的心更像白了般逐漸無感。成螺不同，田土上用力爬著，為了食物、交配對象，為了來到一處可以生出未來的地方。我欣賞牠們不辭勞苦地爬行，偌大水田，人類站立其中常有圖釘落於荒漠之想，杳無力道。農事有進度，一日工作量在水田上看來仍不痛不癢，微刺入土，自戳自喜罷；農事無成，圓面處沉重地躺著，微刺朝天，讓人有再不得翻身之嘆。這些福壽螺爬著行著好似無畏無懼，既不知前方多遠，也不憂自天空突降的花嘴鴨一瞬便啣走此生。我當然也是兇手，做足觀賞，毫

無餘地一撈，甲殼與金屬勺子鏗鏘恍若有了對話，入袋，等等要一起碾斃。

福壽螺認真爬行之狀未能收斂我護苗之情，自然地那誇張的交配模樣每讓我刀目焰心。繁殖時二螺腹對腹，熱戀莫過於此，彼此的殼是抵禦外敵的家。然而不知情慾高漲？還是求生意志強？有時三螺團團，四螺福聚，不免讓我想起不該想的。或者小螺也能交配，著實早熟。交配中的福壽螺於田土有鮮明存在感，愛讓人團聚也讓危險提高，不只目標清楚，一撈總是滿滿收穫。人類煞風景、壞其情事，還讓愛侶同年同月同日死，圖釘作為刺入的點，反而釘出我的矛盾。

夥伴殺螺之法恆以指掐腹身，事後丟入田水，資源回收一點都不浪費。我只有過一次因入田鋤草，手無神器，螺況過盛，當天拇指遂增添幾椿罪。大多時候我將螺置放隨身網袋，累積一定數量再行至水泥田埂踩踏，一螺如塵，眾螺成志，牠們的意志共同抵抗著我們於生的不同選擇——螺與秧苗，白日與中陰。結果，太陽底下我無情送牠們入陰間，世界並不平等，萬法惟識，情況只會更糟。

這些從立體成為平面的存在不只是區區腳印，而是一攤我巨大的陰影，日光下異常顯眼。最怕的是懷胎有成，那些肉身彷彿還擁著後代，微物之生，我腳底雖大仍不免踉蹌幾步。殺戮漸多，秧事乃就，我在友善耕作之間，棄絕化肥、農藥，仍成了一種毒。友善畢竟有其限度，一如心窩藏在體內，慣於偏頗，怎麼樣也不解群螺何以年年殘食幼苗？

小農水田因友善種作成了鳴禽樂園，吸引群鳥來巢。彩鸛尚未入住，紅冠水雞已相約為鄰，一塊田上中下各有新窠，田土來者不拒。我抓螺不抓鳥，小農多半對鳥友善。只是我不免被視為威脅，紅冠水雞一見我，若雛鳥已孵，成鳥定以身為餌，誘我隨之離去。我多半依

原定路線而行，成鳥一臉狐疑，帶冠鳥頭左搖右擺。至於雛鳥，安靜地接受家人暗語，待我走遠了，成鳥才趕緊飛回，一齊攜至秧叢躲避。我遇過尚在孵蛋的，避無可避，成鳥只得張聲哈氣，我無奈迴避繞道，放棄了該地農務。

鳥類為何成為秧苗外消極守護的對象？早期我能以保育冠冕解釋，鋤草除螺一段歲月後，卻不得不正視友善的意義。我的友最初是土地，隨著以種稻為切入點，愛先是偏轉秧苗上，過往不曾為難的福壽螺、雜草成了敵方。我的善也旁及鳥類，無藥無化肥的土從來是鳥類天堂，自由的田與翅膀密不可分；但我驚覺紅冠水雞服用小苗外，築巢所資甚至來自長得粗壯的稻。本以為稻苗抽高後福壽螺再咬不動，生死議題也不再緊扣螺身；豈料鳥害接力，這些巢終將複沓舊怨成新讎，鳥蛋如何螺卵？

如今除螺之際更見花嘴鴨遷入，翩然鴨身繼之十隻幼雛。我往前一步，牠們划行幾分，見我無意離去，成鴨乃振翅高飛，不忘以肥厚臀尾軋我稻草。十隻小鴨無消無息持續藏匿，我知道，牠們以後都會這樣飛著，不時以我心血為道。

氣不氣？我氣得想驅趕所有，想起苦茶粕可以分螺離甲，水泥田埂能拒絕多數草籽，掛上光碟片可以閃瞎鳥目……卻忘不了去年收割前所見。陽光正媚，田埂被打得亮艷動人，稻浪金黃地呼應豔陽，一帶綠意分隔鄰我兩塊水田，慣行農法與我的友善種作至此，累累再無分別。那些稚鳥都長大了，曬田後，沒有水應該再無留戀。這時田間野貓大刺刺走入，背脊於田埂正如獵豹伺伏。不久我聽得慘叫聲，隔日於附近撿拾鳥身一塊，骨架接著腳掌。貓屬多無法入水，我曬田之舉出自農事必要，間接導致殺戮發生，農事其實是生死之事。

說到底，曬田也是對稻作刑求，藉著剝奪水分，激發求生意志，

終而抽穗結穀。我護了幾個月的秧，最後以死相逼，眼前耀眼金黃乃鋪陳地獄而來。貓啣走了鳥，留下腳，翅膀畢竟徒然；福壽螺爬行之紋如大片水田經文，我日日誦讀，結果沙漠綠洲，總得乾旱。友善迎來眾多物種，瓢蟲與長腳蜘蛛吃了害蟲，鳥吃了牠們，微物之間各以彼此肉身成全此生，我所為皆非救贖，僅是接生送死，生到底沉重？

就像我的生曾經帶來一些人的喜悅，也因我之故多少耽誤他人。務農讓人抽離生長歷程難免的交際犧牲，卻帶我進入另一體系，體認存活如此不易，總得索取他人之生以成此生，環環扣連。我食用自己的米，說穿了還是食用眾生，遺憾的是，眾生消殞沒有成就我之有容，只習慣性地裝大逞強。我愈來愈小，困在田中，比之善爬、找到出口的福壽螺，顯得渺小多了。

我也沒因自覺渺小放棄食用這個世界，日日啃噬著，像我現在除的福壽螺，他的福與壽仰賴咀嚼。我亦是，福禍相倚互衡，關鍵在誰身上？但我們都是微物，互為轉化。福壽螺來自秧，偶而來自雜草。秧有時是福壽螺，大多時候是水，花嘴鴨來自螺。我應該是秧穀，卻常常只是群螺，荒唐而未能缺席的鏈結，乃有世界之年壽，不可思議的福報。水田其實緣自微物……

我們也輕易地失去所有。今天下午看到的，鄰田的鄰田在幾日來人徘徊後，遣來灌漿大車，張開細長小口，那塊田沉澱已久，一個早上便沉眠於轟隆哀聲。我知道，一棟不務農的農舍即將站起，裡頭的人毋須再經歷我的矛盾，田土不拒水泥，田土僅是微物，一併被種入選擇。



散文類 | 佳作

趨光

潘秉旻

得獎感言 |

三年前在一贈獎典禮結識了曜裕學長。難忘學長溫厚的勉勵，以及他那篇名為〈趨光者〉的動人散文，於是便興起同題競作的念頭。沒想到再度與學長同榜獲獎，想來皆是緣分。

謝謝我的父母。謹以〈趨光〉獻給偉大的他們。

個人簡介 |

1991年秋天出生，成長於海線大肚。臺中一中，臺師大國文碩士畢業，現為中學教師。曾獲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等。

趨光

1.

父親說時候到了，那時指針剛過七點，陽光已全然隱遁。夏日傍晚的空氣，仍擁擠著一股燠熱、滯悶的焦慮。我穿上長袖衣物，跳上父親的廂型車。出發前，不忘再次確認後座的工具。

車子向大肚山挺進，父親在燈光昏黃的山路，熟稔拐進一條窄小的產業道路。四下一片漆黑，車燈僅能艱難照明前方一、二公尺處的路況。輪子在滿佈石塊的泥路上顛簸，不時還能聽聞芒草摩娑車身的聲響。

過了十來分鐘，我們來到一處較為寬敞的平地，四周圈圍著欄柵。掃視那腐朽的痕跡，以及不遠處依然林立在黑暗的樹叢，看似是一處私人果園。父親熄火後，叫我趕緊打開後車廂準備。我隨他穿上一套雨衣雨鞋，戴上塑膠手套與斗笠，並在外頭罩上網衣和網帽。不到一會兒的光景，全身衣物已浸泡在濕黏的汗水中。父親拿上粗尼龍網與鋸刀，我跟從他翻越鏽蝕的木柵，朝果園深處走去。

父親已多次探勘地形，靈巧避過許多叢生的野草與障礙物。我拿著手電筒，在他身後艱困跟隨。後來他漸漸放慢腳步，示意我安靜。濕悶空氣中，隱約有一陣低頻的聲響正在凝聚。他以手電筒指引，順著光線的方向，我望見前方一米半高的果樹上，有一顆巨大的虎頭蜂窩。

2.

母親從醫院歸來後，便整日將自己關在密閉的房間內。

那時距離她車禍，已過一年半。起初她在加護病房昏迷三個月，自鬼門關前走一遭，幸運轉到普通病房後，等待眼前的，是清創手術、復健、再清創手術、再復健……的無盡輪迴。

然而，生理上的傷口可漸漸癒合；心靈的創口卻可能隨時間流逝，益發加深，擴大。母親的脊髓神經在車禍中受損，導致半身不遂，出院後仍需身掛尿袋，並以輪椅代步。父親為了鼓舞母親的求生意志，聯合醫生，在病院期間封口消息。但癱軟的下肢隨著一次次復健，依舊不見起色，終於在出院前一個月，他拗不過母親的逼問，坦然而了真相。

母親回家後，拒絕一切友人的探訪與慰問，鎮日躺在黑暗的房間，任情緒在歇斯底里的激動，與拒絕應答的淡漠中起伏、擺盪。每當早晨推著輪椅進房，想讓她下床活動，總會遭受謾罵，抑或冷冰的對待。

那即將升上國三的暑假，升學考試在即，家庭遭逢大變，我時常在早晨推著輪椅，在房門外的廊道猶豫、發楞。且聽著那幽暗的房內，母親像是一頭畏光的獸，獨自在黑暗中啜泣，舔拭著永難痊癒的傷疤。

3.

母親因脊髓神經受損，連帶影響全身循環系統與自律神經的運作，時常有畏寒、畏熱等狀況發生。父親曾帶著她至各大醫院進行精

密檢查，卻苦尋不著根治的方法。無計可施下，他開始摸索起各類的藥酒食療。

一回傍晚，他駕著廂型車，神秘兮兮地出門。在指針剛過八點時，我聽聞車聲自巷口奔馳至家門前，而後是車門急促拉開，伴隨幾陣雜沓的腳步聲。我還摸不著頭緒，只聞父親疾呼我打開房外車庫的燈光。

我開燈後走出，只見父親與三位鄰里友人正滿身大汗，從敞開的後車箱輕輕拖出一個尼龍網袋。我好奇定睛一瞧，竟是個碩大的虎頭蜂窩！足足有三、四個籃球那麼大！從半透明的尼龍網身，還可看見蜂群密密麻麻地在蜂巢表面爬行，正發出低頻的拍翅聲。

我呆立一旁，看父親與友人正井然有序地分工行動。有人自車內拿出裝滿酒的玻璃大甕（後來才知道是四十度的米酒頭），在父親特製的不銹鋼盆中注入酒液。起初我對這鋼盆的造型頗為疑惑——在圓形的盆口，焊上三根支架形成三角錐——後來父親在角錐頂端嵌入一個迷你手電筒，將光源朝下射入盆底。並示意身旁兩位友人小心打開尼龍網，將袋口順著三角鐵錐緩緩罩上，且在盆身處再度用細繩綁緊，避免蜂群飛出。

做足一切安全措施後，父親命我將車庫熄燈，並與友人開始撥弄尼龍網內的蜂窩。黑漆、悶熱的庫房內，僅有架在鋼盆三角錐頂的微弱燈光。大夥屏氣凝神，隱約聽聞蜂群拍翅的聲響開始增強。後來，只見一群又一群虎頭蜂自袋口飛竄而出，然而只能順著封閉的網袋，與僅有的光源，一一撞進盆底滿盛的米酒頭裏。

我看著一隻隻虎頭蜂在高濃度的酒精中泅泳、掙扎，仍有無數蜂群徒勞架起尾椎的毒刺，隨著虛假光源，飛入盆底酒液中，不斷釋放出毒液。一會兒工夫，盆內已是黑壓壓一片攢動、垂死的虎頭蜂。

4.

車庫再度打開燈光時，已不再能聽見蜂群拍翅震動的聲音。

父親與友人反覆確認後，終於將蜂巢自尼龍網中取出。碩大的橢圓外形，表面帶有漂亮的虎斑花紋。他拿出銼刀，開始削去蜂巢表面，露出裏頭整齊劃一，大約七、八層的巢室。每層巢室皆由無數工整的六邊形蜂房所組成，有的蜂房被白色薄膜覆蓋其上，想必裏頭還有正在孵育中的幼蟲及蜂蛹。在蜂房表面仍有一些殘餘的、並無攻擊威脅性的雄蜂正在攀爬。我瞪大雙眼，觀看這從前僅能在教科書上看到的精巧藝品，正搖頭感嘆時，父親與友人已開始拿起小鑷子，將剩餘的蜂隻、蜂蛹、及幼蟲夾起，一一丟往鋼盆的米酒頭中。

「這個有很多蛋白質，很讚！要不要來吃吃看？」

其中一位阿伯挑起還在蠕動中的幼蟲，一口就送進嘴裏，向我微笑說道。我抵禦不住好奇心的驅使便走上前，阿伯一口氣夾了四、五隻幼蟲與蜂蛹在我手掌心。我盯著那白中帶點乳黃色調的幼蟲，一節節肥胖的身軀，和蜂蛹已有些成蟲外表的樣態，形成鮮明對比。我將牠們一口氣送進嘴裏，感到齒間有一股極淡的、難以忘卻的腥味在流動。

正當我在壯膽嘗鮮時，另一位叔叔已自車上拿下一大包中藥材，大約是枸杞、當歸一類，將它們全數放入玻璃大甕中。待父親將漏網的蜂隻、幼蟲全數夾出，便將鋼盆內無論成蟲與否、近千隻的「戰利品」倒入大甕裏，而後妥善密封。一場醞釀「虎頭蜂酒」的勞動下來，也近一小時半的光景！

據說虎頭蜂釋放出的毒液，與米酒頭混合、浸泡，可使飲用者祛風除濕，有效舒緩關節發炎的疼痛，更有滋陰補陽的功效。一直以

來我對藥酒食療的效用總半信半疑，但父親開始捕蜂、規律飲用藥酒後，他長年從事貨運工作，所造成的筋骨疲勞與損傷，竟因此舒緩不少。

5.

母親依然身躺在幽暗的房間內。

有一段時間，我常望見父親拿著一小杯蜂酒進到暗房，勸母親飲用。那鼓舞、歡欣的語調，不斷訴說著神奇療效，與身體的變化。然而，他仿若搬演獨角戲的孤寂戲子，面對著母親深不見底的冷漠。而後是幽微的啜泣聲，漸漸地拔高，母親開始不斷向父親怒吼，要他出去。最終，收束在一記陶杯摔落地面的巨響。

「你攔按呢，看誰欲管待你！」

父親丟下狠話後，便甩門離開。

「……你是按怎欲救我？……」

再度回復靜默的房間，隱約傳來母親沙啞，不斷重述的一句話。

……

母親國中畢業後，開始在鞋廠就業，為外公兩段婚姻造就的家庭失衡，及無止盡的爭執，居中調停，付出所有，最後卻招來家人的嫌惡。更因自身不被祝福的感情，而與娘家斷絕往來。婚後跟隨父親的貨運工作南征北討，吃盡苦頭，卻在盛年的三十七歲遭遇橫禍，從此半身不遂。

如今那陰暗的房內，總使我聯想到不見天日的蜂巢。勞碌的工蜂像是母親前半生的寫照，為他人傾盡所有。為外公，為年輕時荒唐的父親，為家裡的孩子，從沒有一刻真正享受過什麼。對比工蜂的勞

碌，看似受盡優寵的蜂后，也不過是在成長階段，偶然地佔有持續食用蜂王漿的機運，成為巢穴裏唯一具備繁殖功能的雌蜂。竟注定後半輩子得在陰暗蜂房，成為一部生產的機器……。看似相異二分的工蜂與蜂后，卻有著相仿的，殊途同歸的宿命。如同此刻母親的處境，被困於這陰暗房間，自束於己身癱瘓的肉體，難以切實掌握自身的命運。

……

許久以後，當我第一次聽聞母親娓娓道來瀕死之際的感受。在加護病房昏迷的三個月，她一再夢見自己行走在冰凍的山路，身上衣物單薄，來時路渺不可見，難以回頭；望向刮風下雪的峰頂，隱約在抵達的眼前。她僅知道自己不斷在雪地，重複拔腿，顫抖，趕路的無盡輪迴；感到雙腿沉重，再也察覺不到神經。不知過了多久，突然便望見前方頂峰有一束光亮，終於在即將失去意識前，她走入、浸沐在那道光裏……。而後，她再一次恢復了意識，睜開眼，隱約看見父親站在病床前，她卻全身無法動彈。

「如果那時候沒有走進那道光，會不會，我就真的這樣安穩睡著了？」她總若有所思地說道。

長大後進入學院，讀到思想家對於「樂觀」的闡述：「我不接受那些廉價的樂觀主義，每當有人試圖說服我，有束光等在隧道盡頭，儘管現在有這麼多問題。我立即答覆他：『你說的沒錯，而那可能是另一輛火車正向我們駛來。』」

「看開點，不管怎麼樣，人活著就好。」

對照街坊鄰里在母親出事後的慰問，反覆思之，總不禁令我心驚。若說存活後的折磨，較之死亡更加苦痛；若說死亡是靜謐，清涼的長眠。會否指引存活的那一道光，只是另一輛無情駛來的火車，而我們僅是一群又一群無知的蜂，順著僅有的光源飛竄，進而撲火？……

6.

每年夏秋之際，父親總在閒暇時與友人協力，一同去抓捕虎頭蜂，聲名逐漸在鄉里傳播開來。位於大肚山腳的家鄉村落，在田間菜園，抑或是居家周圍，時有蜂害發生。備有完善工具與獵捕經驗的父親，自然便成為鄰里求助的首選。兼顧除害與釀酒的私心，父親頗樂意接受這危險的任務。

一回尋常的摘除行動，蜂窩築在透天厝旁的一株龍眼樹上。父親與友人確認街坊鄰居皆已進屋避難，正著裝準備時，忽然，不知從何處竄出一對玩耍中的小孩，不顧家人在背後疾呼，手中甩出的飛盤，竟剛好擊中蜂窩旁的樹枝！瞬間，黑壓壓的蜂群飛出巢穴，直向那兩個年幼孩童。父親見狀，立即奔出，將小孩壓在地上，並胡亂罩上網衣及網帽，露出自己的後背任蜂群叮咬。正當大夥被眼前一幕震懾，一位阿伯趕緊轉開家門前的水龍頭，用強烈水柱才勉強沖散父親身旁的虎頭蜂。

在緊急送醫的途中，只見父親在擔架上不斷虛弱地重複一句話：

「莫共你媽講……，若是伊已經知影，愛共伊講我無代誌，莫煩惱……」

到了醫院，護理師剪開父親的衣服，只見從頸部開始，背後是一大片數不清的紅腫膿包！慌亂中，我被請出急診室，僅能在走道來回踱步著急。不知過了多久，醫師從急診室走出，說父親體魄良好，毒性反應已趨於穩定，我這才鬆一口氣。看到父親在擔架上虛弱休息，睜眼一看到我，便問起那兩個小孩的狀況如何？一聽我說完全沒事，他才稍稍放鬆緊張的神情。一會兒，他像是想起什麼似的，勉強聚集微弱的氣力，正色說道：

「你趕緊轉去，共你媽講，我無代誌！」

……

那天半夜我回到家，發現母親罕見地打開臥室的燈光。我望向她身坐輪椅的背影，只見她緩慢拿起床腳邊琥珀色的蜂酒，正顫抖地倒著。一小杯一小杯，反覆直往嘴裏送。我輕聲叫她，一回頭，便看到她臉上清晰的淚痕。母親終於止不住情緒再次失聲痛哭，我趕緊趨前抱住她。一想到她得知父親出事的消息，只能一個人在家乾著急，卻什麼事都無法做時，便令我心痛。僅能不斷拍著她的背，哽咽地重複說道：「攏足順利，無代誌啊……無代誌啊……」

7.

父親下意識地伸手將我阻擋在後，從現在開始，是捕蜂過程裏最重要的階段，不容一絲分神。幸好夜晚中的蜂群大多已進入休眠階段，橢圓工整、佈滿虎斑花紋的蜂巢，開在底部的洞口，僅有三兩隻工蜂受到騷動與燈光吸引，正在蜂窩周圍巡邏飛行。

我遵照父親指示，確認好蜂窩方位後，即將燈光照向他處，避免直射。他將鋸刀遞給我，便輕巧走向目標處，打開尼龍網袋，緩慢將其由蜂巢底部往上套攏。當蜂巢頂部的部分樹枝也進入網內後，他即刻用雙手將袋口收緊，並回頭示意我向前。我拿起鋸刀，將袋口延伸出的樹枝，來回使勁地鋸動。彷彿聽聞袋內嗡嗡震動的響聲正在急切擴大，汗水依然在耳際和面龐不停滑落。樹枝終於鋸斷後，父親拿出繩索繫緊網袋，我急劇的心跳才緩慢回復正常。

母親已離開陰暗房間，慢慢地，接受自己下身癱瘓的事實。時常要我在午後時分，將她推到車庫一角。夕照切過屋簷，恰巧映照在她

身上。有時她會閉起眼睛，輕輕地點頭打盹；有時，僅是安靜望向天空，看雲層隨風飄送，彷彿正思索著什麼。此時她是以何種心境，看待這沐浴在陽光的時刻？我雖好奇，卻不曾追問。而她畏寒、畏熱的狀況，在規律、適量地飲用蜂酒下，竟也漸漸好轉。父親遭遇蜂襲的意外，竟成為她轉變的契機，這是我從未能預料的。

每年夏天，即使母親總頗有微詞，父親仍常以「為民除害」自居，依然在里民的求助下，繼續捕蜂與釀酒的習慣，而樂此不疲。但我深信，他如此積極的背後，實隱含更深的原動力。

車子重新在產業道路上顛簸，甫捕獲的蜂巢正安靜躺在後車箱中。依舊僅有微弱車燈，在前方一、二公尺處艱難地指引我們。我略微撇頭望向父親，車子正轉過大彎，再度行駛於路燈昏黃的大肚山公路。我看見他充滿汗漬的黝黑臉龐，不斷橫流過鵝黃燈光，眼神彷彿透露出一絲欣喜與舒坦。然而，當車身經過每一處陡峭的下坡與彎道時，他專注的神情掃視遠方，似乎，依然有什麼未明的命運在前頭等待。引領我們，持續行走在路上；趨向隧道盡頭，未知的，光的所在。



散文類 | 佳作

不存在的新娘

黃家祥

得獎感言 |

謝謝好友閔淳與舸方，謝謝妹妹和母親。寫作者總要有第二副眼睛，因此他看見的世界往往重影，但妳們是我服役焦距的中心，是世界最無可責難的新娘，願所有平穩安和都降臨妳們，前往無憂的未來，或擁有自由的每個當下。

個人簡介 |

一九九二年生，嘉義人，東海中文系畢業，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曾獲東海文學獎散文首獎、小說三獎，月涵文學獎散文佳作，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首獎、新詩佳作，作品曾刊登於《短篇小說》第十九期。

不存在的新娘

此致：我不存在的新娘 1

想到要給妳寫信，亦是在我服役很久很久以後了。應該是我等妳等得太久，太寂寞了。

今天晨起第一件救護，是一個婦女的自殺。救護人員到場的時候，她已然死亡多時，我忽然就覺得自己是她，等了很久，只好用自己的死亡來喚起世人對自己的關心，哪怕是暴烈的自死。放心，我沒有去到那個現場，我只在無線電裡揣想那個屍僵的身體。但我應該見過她，也許四十來歲，臉上有妝，卻瘋得令人害怕。拿路磚襲擊路人，提拎一雙高跟鞋赤足沿街叫罵，讓員警和救護人員奔忙穿走安全島、巷弄與壁路。我們後來連哄帶騙把她強制送醫。送院的路程漫長，我們上了高速公路，車上盡是救護人員的怒喝與她狡獪的撒歡。到院後，忽而跑進廁所，忽而又大聲歌唱，救護紀錄表上簽得還是她前夫的名姓。我不知道她病源何處，但我覺得瘋人都讓我感到一絲親近，只因為我們可能是某種精神上的親戚，莫名地就想起妳。

另一件令我想起妳的，是消防員要我除草的時刻。下過大雨，密鬱的叢草，在除草剪的開合間就孵育出許多的蚊蚋，牠們棲停旋飛，在我的耳際、臉頰、唇側、臂膀、脖頸和手背吮噬血液。那樣的襲吻，幾乎是來自未來的妳，憐撫親暱的愛情，在身體的大汗與心靈的大旱裡，足以使我嘆息。

夜晚，我替眾人採買晚餐，拾掇一張眾人刁鑽的舌蕾與胃囊的食物地圖：串燒、凍檸茶、當歸鴨麵線、炸雞塊、肉羹麵、鐵板麵與炸物。

我累極了，甚至連自己的份都不想買，我以為，苛待自己就是對他人最好的報復，多麼愚蠢啊。夜市活色生香，肉的摩肩接踵，分不清是死物還是生人，我又開始尋索妳的身影了。逐漸了然，那些途經的女人不過都是對妳的模仿，是妳身上一根鉻鈦合金做成的肋骨，妳畢竟是我無眠的夢遺。

退伍的十月遠如離岸之島，永不可接契。

我開始想對妳說一些胡話，一些散泛開來的事物的印象。午餐時，我站在小店隔壁的內衣店，那位置正好對上人偶穿戴內衣的展臺，我便看見自己的倒影迎上那對空無的乳房，宛如內衣外翻倒穿的景致，我沒有笑，只因我知道我會親自為妳挑選零件，那些重新接枝的手掌與末梢，我將看著妳，生命的狂焰啊，一種幽法莉亞的幻覺。一如男人為自己的愛妻擇訂蕾絲透膚的情趣胸罩或鏤空精密如蛛網的內褲。

唉，我畢竟太累了，今天就到此罷，我們未來有更長更久遠的時光能細數這些碎落如繁星的記憶，而我保證，時光的沙漏將往上如數吸附，像水的漣漪斂合成一顆珍珠般的水滴，盈滿我們愛的沙雕。如今，同志婚姻法案通過了，我為我的許多朋友與不認識的愛人們感到非常開心，五月本該就是愛的季節了，那些淋漓的雨啊，拍打如懷戀與追慕的潮瀾，我亦相信未來妳與我締結的婚誓必然清澄如這五月之雨。

這是我寫給妳的第一封信，不是散文，但也許是小說，因為妳不存在，也就是某種虛構了，不是嗎？

妳親愛的皮諾丘上

此致：我不存在的新娘 2

吾愛，我象牙色的繭蛹，無眠的夢遺。妳的神經網絡分佈是人類末梢億萬倍的傳感器，沖刷交感與副交感的頡抗。掀揭皮膚層，胸乳與腹腔打開後有使人感到平和穩靜的白噪音，噢，機械觸動的細緻搏跳。妳比人類還人類。

下體有花，那無上的器官。痙攣震顫的快感啊，蜜色的金流，金屬的銀光。在妳浪蕩的幻渺的笑聲裡，我便不禁昂起那蕈狀的性器之冠。

我又必須回到現實了，在現實扁平的維度，攫捉那稀微浮淡的，超越次元的美麗。人們和我說話的時候，心不在焉地漫應著，思緒就又岔分開去，像兩道永不相遇的歧路命運……

放假了，我卻趕上我的狗的死亡。

我甚至不敢直視牠，那麼的小。只看到那些死亡惡意的影子：牠的吐瀉之物。粉紅翻露出來的肚子。拖長的舌。傾斜的足步，輕輕喀喀地地點踏在拼木地板上，牠最後的音符。狗狗身體裡的腎臟已經衰壞，開始倒數計時，等待生命被死亡引爆後的劫奪，那裡將一無所有。

淒亡。冥暗的天色。幽影之森。狗兒斷續喘氣，心與體行將歇止。這不會是我遭遇的第一個死亡，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為什麼每一次的死亡都是一次新的海嘯？每一次至親的故去，都是不曾癒合的創口？它們將層層累結成疤痕一次次撕開，於夢裡甦醒成為我最驚怖的回音。

而文字僅是我面對死亡和恐懼的鴆毒。

每一個明天都是岸。

妳悲傷的皮諾丘上

此致：我不存在的新娘 3

吾愛，我無眠的夢遺，慾望之海的船首像。作為受妳祝福與詛咒的大副（妳知道，我對妳盲目的愛戀才是號令一切的船長）。妳是我在漠海中遠眺求索，永遠燃燒的秘光的折痕。那看不出歲月的臉顏，所有時光的羅盤在妳面前都將失準。神的妓女，淫蕩的聖母。

從回憶中醒過來。許多事物使我心碎：浴巾毛邊的鋸齒，水蟻的翅，妳偏頭的時候，頸側拉伸如希臘柱石的乳突肌。狗狗呼吸起伏艱難顫抖的身體。彩虹的旗幟。電影《巴黎，德州》的憂傷公路。

《巴黎，德州》最讓我感動的，或許是遠行的父親與他那被拋下的孩子，找到孩子的生母後，發現媽媽卻是在做著類似混合色情電話和脫衣舞孃之類的工作。男主悲傷極了，他走入酒館喝酒，然後開車。在一張大綠的路牌前，左轉，是休士頓，妻的所在，右轉，是聖安東尼奧，無邊的荒野。男孩不疑有他，對父親說，左轉。父親於是左轉。

誰都希望有那樣一個小天使來導航罷。火焰。左轉。大海。右轉。誰來告訴我轉向何方？

吾愛，我發現，這些無法投遞的信件，其實不是傾訴，也不是告白，在那缺席空無的后位上，僅僅只是我卑微的求愛。

睡過了又一個黑夜，抵達另一個白天。後來，哭多了都是表演，像祥林嫂。開始學會在身體不見的地方排水。鼻涕倒流，頻尿，自慰。

悲傷自有它的罪惡之處，拉岡說是歡痛，是神漾，是絕爽。受苦的激情，痛苦中的快樂。學會與你的慾望跳舞，維持與其的間距，不碰觸它，也別遠離，這就是慾望的倫理學。

鎮日魂不在，如盲獸。將棉被裹進身體，用身體擁緊棉被。記憶的考古學。記憶不是流水，而是像咔吱咔吱宛如咬碎魚骨雞肋硬質地

之物的探勘行動。岩層之間往往演化出突變異化的岔枝，分不清是夢還是記憶。

每天都像甦生，又在晚間死去。都是新的自己，但也都是忒修斯之船的隱喻。吾愛，妳不會知道我是如何想像自己是一具生化機器人的感受。在那些科幻電影《人造意識》或《銀翼殺手》裡，恐怖的從來不是機器人忽然有了人類的自由意志。而是，人類焦慮地發現，撥開皮肉，接上芯片電路板，代碼系統無解地告訴他，你不過是編碼的排列組合，大腦神經突觸間的放電與傳導，激素之浪的潮起與漲落。電影的橋段是，男主角偏執地戳開他的血肉，只是想確定在那之下，不是鋼骨與鐵架所組成的儀器而已。

我們都是生化機器人呀。被賤賣與錯待。有一天，妳會來到我的墳上，所有風蝕火化的人類的墳塋上，對這個令人無言以對的種族，致上憂傷而複雜的思念罷。

妳悲傷的皮諾丘上

此致：我不存在的新娘 4

信手翻書，翻到這樣一句：「我們都活在『借來的時光』裡」，在生日這天，有如神諭。

「等待，就是謀殺」，卜洛克這麼寫。我始終處於一種長遠的等待中。備勤是等待，倒垃圾是等待，狗狗維妮的死亡是等待。寵物死去後，屬於我們的回憶只會愈發灼烈。從此以後，只有過去的回憶會發光，除非妳，我的新娘，成為我未來的臉孔。

有一種深邃的侵蝕在我的體內發作，像輻射一點一滴地拆毀人體內的結構，由內而外的燒灼與潰解（妳看過輻射對人體的殘害嗎？那恐怖的奇觀）。在狂亂的流淚裡，我要如何向妳描述那些狡黠趁著我淺眠脆弱的意識竄爬進來的噩夢？輪暴。謀殺。姿態特異的車禍（像被利剪沿水平線在高速下整輛裁切成上下分離的車體）。和大學時代的朋友在空曠無人的消防局急急收拾遺忘的垃圾。透明空淨，有如娃娃屋般可以剖視房間內部的旅館，展演慾望和死亡的恣肆狂歡。

我要如何向妳描述在那些家屬的哀哭聲中，按壓 93 歲老婦坍塌碎裂肋骨下的那顆衰弱的心臟？那個薄脆骨骼和柔軟臟器以及垂癟沒有乳脂肪的胸口？那可怖的瘦稜稜的沒有生命的觸感？扳正她歪斜扭向一旁的無力的頭顱時隔著無菌手套仍能感知到的，頭皮如乾裂土地上那白色枯草似的老人之髮？

換一雙眼凝視自己，我是不是令人害怕？當我以了無生趣而蒼白瘦孱的身體，眼瞳浮漫血絲的神情看往每個隊員的臉時，一個從睜眼直至閉目，除了庶務與出勤外，都在閱讀的人，是不是讓人感到那麼一絲難以理解的恐懼？當我以無言與沉默抵抗環境的不適的時候，是否使那週遭情緒的音階低落至難以原有的深井？感覺被錯待而以後總是錯待別人算不算是一種愚頑的錯誤？

我在晚上七點多的床上蜷身緊裹自己，想像那是對逝去的狗兒最好的哀悼。流淚，啜泣，哭到胃囊緊縮，全身顫抖，猛一開門，隊員勤務上需要幫忙，看見我，他非常驚愕。他說，你是感冒嗎。我說，不，我只是心情不好。

服役始終提醒我那些關於愛與恨的徒勞，社會化的緩刑。日以作夜。無可避免地患上失語的症狀，安靜得像大海終於斂停海潮的平面。在身體的殼穴深處，冰封萬里，躺有一隻狗的屍體。牠新死不久，仍

有餘存的溫度，肛門無法歇止地流出黑色如瀝青的稀屎。但牠仍是人世曾對我最美好的承諾。

闐寂的房間，城鎮猶未睡去的聲音襲來：遠處的卡拉 OK、門外小隊長對牆獨練與羽球互搏的響聲，樓下客廳義消、鳳凰志工與隊員的笑鬧、行經的垃圾車的響音、疾馳的車輛與機車、隔鄰住家的呼喊。

從淺淡的夢境裡驚怖醒來復又睡去，在凌晨的幾個節點無故醒轉，凝視黑暗。醒來睡去，醒來睡去。來與去間猛然生成如同疊曝的照片追映到眼瞳的畫面。大雨，雷聲，空罄的消防大廳，趕不及值班時間的慌急，擁堵在路中間的緊迫感，樣貌均雷同的複製狗群，驀然有了意識，就又無聲流淚起來。

白天，頭痛欲裂，迷失在《2666》廣漠無盡的語句沙漠。對整日在耳際播放的選舉新聞厭膩之極。我感到整個國家「像一顆樹在地平線上燃燒而它並不知道」（《2666》）。彷彿這些話語都是對未來的殺戮，我非常疑惑，在這些謊言的百花擁簇中，可能開出一朵真理的玫瑰嗎？

我在勤務中所犯下的諸種錯誤，總讓我深感抱歉。但如今我要說，身而為人，我不感到抱歉，用英文的同義字來說，我感到遺憾。

妳悲傷的皮諾丘上

此致：我不存在的新娘 5

吾愛，來自子宮的既視感。銀魚的睫毛，陶瓷般優美的頸子，閃爍的鉑金髮絲。嬌懶的貓科伸懶腰的方式。起身時風息充滿，鼓揚的裙弧。右手繞到身後抓住左臂搖晃的身姿。我的舌將吮舐感觸妳眼瞳的濕潤與弧度，欠身向妳邀舞。

向晚時分，太陽的兩隻利眼在機車的照後鏡凜冷地盯視過來，忽然後方就是一片碎金散落的針尖，為了避開它，我一路駛向月亮公路。

我不存在的新娘，這會是我們的公路電影罷。從地球到月亮，人類未曾想像過修築過的穿隧過道，比光年短，比我們的一生還長。

看著所愛逝去，我總不禁想像，是不是事物都在敗壞的剎那，才顯示出它們真正的美的潛力？

影集《車諾比》與納博可夫的《蘿莉塔》。我要說，這兩部天差地遠的作品最美之處，竟是在那恐怖的敗壞的剎那——輻射從內部開始離析燒融人體、蘿莉塔逃離韓伯特遠走後衰變為一個十七歲的「老婦」，而韓伯特也游出了他迷愛的童女所棲息的時間之島，恍然意識到，他之於她，與她之於他，從來就是不對等的。蘿莉塔對他有恨，更從未真正渴望過，愛過他。我忽然想起符傲思的《蝴蝶春夢》的句子：「我們曾經裸裎相見，我們不可能再距離更遠了。」

「幻象從來都是單行道」啊。

蘿莉的半衰期很短，但我們的愛的輻射卻很長很長。蘿莉塔裡的句子，憑我的記憶是這樣的：「這是我的天堂，卻有著地獄烈火的顏色，即便如此，這仍然是我的天堂。」

有著地獄烈火的天堂。

這幾天，我過得狼狽而慘淡，狗兒新死，勤務疲憊，七小時的直

班。我感覺我的怒氣像是被石墨包覆的核燃棒內如子彈相互擊射的情緒鈾 235 原子產生連環裂變：六點半起床至晚間未曾闔眼的倦怠，在夜市幫眾人刁鑽要求盲轉瞎逛找不到特定店家的無力，跑救護為已死的老婦按壓 CPR 的驚怖，我未曾獲得對狗兒哀悼的時間……

不存在的新娘，我是否又歇斯底里了？這封信不該以這樣的憤恨作結。

我記得，在終於得以靜棲寢室的時刻，我開始褪回大腦窖藏的醇美回憶裡取飲不同年份的酒釀，往前品啜在風城的日子。接著就躍至 2014 年。那年我做了什麼？我不記得了。我記得 2013 年寫下的第一首生澀的長詩，與妳的雛型對話。2012 第一個校園文學獎的喜悅。2010 夏季入學時的自由，大學的美好時光，隔年夏季某個時刻小狗維妮踩在我矇起頭臉的棉被上令人厭煩卻讓此時的我懷念不已的踏步。

再往前，我記憶過去的一個男孩，那時候他剛學會閱讀，然後寫字，最後，他用所有那時候學會的字詞，寫了一些句子，獻給至今這個來自未來，不存在的妳。

妳永遠的皮諾丘

散文類 決審會議紀錄

時 間 | 108 年 9 月 15 日 (週日) 下午 2 時
地 點 |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會議室
主 席 | 曾副局長能汀
主 持 人 | 本委員會召集人 (由評審委員互推)
決審委員 | 石德華老師、廖玉蕙老師、周芬伶老師
紀 錄 | 梁禕芸

今年的收件數共 178 件，經楊富閔、馬翊航、田新彬三位委員評選出 23 篇作品進入決審，再由石德華、廖玉蕙、周芬伶三位委員進行決審，三位評審共推廖玉蕙老師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感與自己對作品的評審標準。

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

石德華：最後共有九篇進入我的前五選擇，我抉擇了好久。本屆特色是表現手法超越題材與觀點。有一種寫法出現在有很多篇，那叫疊影式書寫，寫 a 其實也是在寫 b。至於自我內心深掘的作品，誠實而深刻，手法帶實驗性，有時意識跳躍的部分會超越被理解的界限，部分得冒點風險。整體而言，這次作品非常的耐讀。

周芬伶：有一段時間沒有擔任臺中文學獎散文類評委，覺得水準滿高的。大約有十篇左右都覺得可以得獎，非常難選擇，題材富有多樣性，包含同志散文、詩畫的散文，另外，親情的散文有新的嘗試，故事性也變強了，看起來很過癮，很難抉擇。

廖玉蕙：我與前面兩位老師的意見相近，文章程度相當，確實難以取捨。特別感受到的是內容的多元。即使同樣是寫親情，切入點、寫作手法都大不相同。文章的同質性不算太高，但有的長於情節鋪排，有的以故事真摯取勝，有的字句鍛鍊較佳，不同的優勢角度，要衡量高下，難度滿高。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不分名次各選擇 5 篇，結果如下：

- 一票：〈正常的冰箱〉、〈微物之生〉、〈趨光〉、〈不存在的新娘〉、〈聚〉、〈眼睛裡住著一隻鬼〉、〈跳格子〉、〈瓜果〉、〈手〉
- 二票：〈量身〉、〈地圖〉、〈花事〉

兩票的討論 |

〈量身〉

石德華：訂作衣服是一層，身型命格是一層，背後還延伸出世情冷暖，母親倔強的形象很鮮明，此篇漸入佳境，十分耐讀，最

後母親放手的部分寫得很好。掌控女兒衣服，希望女兒能好命的母親，在櫥子裡發現婆婆幫女兒做的衣服，終得承認掌控權易主，隱約透露出母親首嚙的失落，對女兒命好不好，一點都無能為力。

廖玉蕙：整體說來，這篇算滿有意思的。談到量身裁衣如何彌補命運的不濟。好強的母親不想被命運所宰制，企圖用莊重、華麗的衣著改運，甚至後來連女兒也慢慢被置入嚴格掌控之中。母女倆身材相似，量身時都需另行遮瑕補強。但女兒長大後，脫控而出，母親只好開始放軟身段，直至女兒嫁人後，櫥子裡開始進駐婆婆置辦的衣著，母親才了悟女兒已淪入另一人的掌控。本文藉裁衣改運，道盡女子被審視的一生，終難難逃桎梏。

〈地圖〉

石德華：我在〈地圖〉與〈聚〉之間取捨再三，後來以〈地圖〉入我前五，是因為題材上較有開創性。作者書寫人與城的連結，愛一座城的原因。文中他用焦慮與遲疑去記住一個城市，也以失望與希望，註記一個城市的明滅，這些焦慮遲疑與失望希望的情緒，就是情感的一部份。於是所謂的城市，不再是地圖的點線面所構成，而是記憶裡深刻情感與生命的貼近。

廖玉蕙：作者曾因戒律之故，曾在雪梨度過七個月沒有手機的傳教士生活。離開一年多後，重新回返。循著記憶的軌跡慢慢找回當時對城市的諸多記憶——無私且多情的付出。文字流暢，將對宗教的虔誠、投入工作時的細膩感受，都寫得淋漓盡致。美好的金句經常出現，但感覺太過雕琢，密度稍高，甚至歸納出太明白的意義，以至於有時會缺少一點回味的可能。

〈花事〉

石德華：花事是生命中最神秘、慎重的一件事。這篇文章用動態、全面視覺吞噬性的機器花來開頭，不僅意涵多重，也將花事的意義及急迫，很明白且戲劇性的顯露。全方位描寫現代人交友形式，運筆及流轉都自然，待嫁的心情從不掩飾，最獨特的是當事人不保留的洞悉，積極卻並不熱情的立點，為花事多所著力的背後，或許仍是一顆期待真情的心。清新的小題材，是社會的小切片。

廖玉蕙：因家裡有未婚女子，覺得寫得很寫實。這種尋春的心路歷程，有心酸也有窘迫，最後雖失敗，但仍沒有氣餒。為了成之於人，忘了與自己對話，到底要如何愛自己，那部分讓人覺得有點惆悵，他將心事寫得老實、俏皮、動人。

一票的討論 |

〈正常的冰箱〉

石德華：這篇文章是我手中捏來選去，放下又拿起的九篇之一。作者寫出連冰箱都比自己正常，他清冰箱那一幕是全文的主軸，暴露生活的失序無狀，這樣的心情隱喻了社會中的一種找不到自我安頓位置的人，我把他與另一篇〈跳格子〉來作比較，兩篇的敘述語言都好，都在描寫沒上軌道的心情，後來我選了〈跳格子〉入前五。

周芬伶：這篇的寫法很新穎，用冰箱來比喻生活，在形式與內容上他是非常有新意的一篇，沒太繁複或白話的地方，情感豐富，但某些文字過於淺白。質感滿意象，有達到散文必須要有詩意的表現

〈微物之生〉

石德華：這篇作品的微物包含了好多，福壽螺及卵、鳥、草、鴨，甚至是自己。題目看起來雖然很平，其實內容及意涵相當豐富，眾生相互轉化形成一個結鏈，因為存活不易，必須犧牲別人的存活來成全自己的存活。以細部分解的寫實手法，局部放大農作的書寫，這是對事物深知親炙才有的功力，文章並且照應出生物矛盾弔詭的生存法則，還能反過來自我省思——對從事友善農作的疑惑。全文層層翻掀、逐步遞上，微視觀宇宙的感覺。

廖玉蕙：這篇比較難以讓我卒讀，因為他寫得很細節，甚至有些夾纏。這類散文的寫作，如果能增添一點情趣，或是有特別深層的思考會好些。這篇我看得最久，很努力地想把它看完，常常看著、看著，就恍神。並不是文字太深，而是他所描述的東西細到讓人有點不耐煩，無法吸引我。

〈趨光〉

石德華：入選討論作品中，〈量身〉、〈趨光〉跟〈瓜果〉這三篇都是我所謂以 a 寫 b 的疊影式書寫。在這幾篇中，我會選〈瓜果〉，這篇是親情書寫，「立夏補父親」，一個葫蘆墩女兒的愛，父親在不斷的失去中長成了瓠瓜「瘋叢」，女兒決定回家陪伴父親，滿園裡的瓠瓜，她不看長不好的那些，只看奮力將自己長好的，一如自己看待整場生命與親情。以故事性來說〈趨光〉則勝於〈瓜果〉。

廖玉蕙：我本來沒有選，但剛剛又重新看了一次，願意支持這篇。作者將父親與母親間的緊張關係摹寫得很深刻——父母其實互相關愛，卻因母親的脊髓受損，怨念叢生，而阻絕了愛的流通。文章裡，父親捕蜂釀酒的愛妻行動與母親因癱瘓而冷漠以對，形成愛恨的對照；而父親的一次遭遇蜂襲，終於融化

母親長年的情感冰封，作者娓娓寫來，不造作，真摯感人。

周芬伶：他雖然寫趨光，但卻是從父親與母親的病態去描寫，後來父親仍希望試一下偏方，起因都是為了關心，兩個病態的人終於有一種救贖，分開描寫，最後又合起來的方式很好。

〈不存在的新娘〉

石德華：這就是我一開始所說的需要冒點風險的文章，當我們細細讀完後，還需要反覆思索。這篇寫死亡，寫一個社交焦慮的人置身集體生活的孤絕痛苦，寫對愛渴求的寂寞，而內心最親密的對話，他也只能寫給虛擬的，未來的，機器的，不存在的新娘。因為開頭便出現急救自殺婦女必需觸碰的器臟，作者甚且反思，人會不會也是另一形式的機器人。全文張力很足，署名以細節透露全局，「悲傷的」是當下現實，「永遠的」是在他與文字相處的世界。全文集中在情緒的總爆發，內容上只是在爆發前的壓抑，有點超越被理解的界限，是很年輕的一篇文章。

廖玉蕙：我看第一段就不喜歡，我覺得不需要一直寫「自己」，他的寫法當然是比較獨特，富實驗性，但寫法有些糾結隱晦。

周芬伶：是一篇特殊的書信體，我覺得他的文字與虛實的交錯是作者獨有的特色，有潛力的一位書寫者。

〈聚〉

石德華：我取捨很久，最後用〈地圖〉取代了這篇，因為這篇寫親情，〈地圖〉寫愛一座城的方法，我想使入選作品能有更多的樣貌。但我一個字一個字讀完之後，回過頭來看到題目〈聚〉，全身起雞皮疙瘩，每一個人的生活大小事，身邊都聚著每一位家人，大概因為我現在是孤兒，所以看到這篇特

別感動。家人特殊深厚的情感，無以替代，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爸爸。我在千挑萬選下才把這篇放下。

廖玉蕙：〈聚〉是我最喜歡的一篇，整篇描述喪禮的開始與結束，並沒有一開始就談到喪禮，寫作技巧好，整篇文章像一齣清新的寫實電影。每個家人的性格與生活細節都被書寫出來。一開始就藉由一趟追車的歷程帶出鄉村的景致，村莊幾乎像被攝影機掃描著，並透過每個孩子與父親的相處故事，整體形塑出父親慈愛勤奮的形象。因為貧窮，二手汽車必須用手推；因為窮，孩子不停地追公車、遊覽車；因為貧窮而惜物，母子翻臉，爸爸得凌晨即起，騎上幾小時的腳踏車去幫母親向孩子說情。種種追逐，帶出家人的愛與體恤，也帶出農村景象。最終揭曉所有的故事都指向逝去的父親。妹妹像一抹天真的影子，串連起所有的兄姊；處境艱難的父母拉拔子女生活，連辛苦攢錢購買的屋子都灰飛煙滅，但所有的苦都凝聚為愛，文章非常靈動。

〈眼睛裡住著一隻鬼〉

石德華：人們的眼睛只能看到現實的光色，這種看見，與心靈無關，常使記憶斷裂，如果眼睛裡住著一隻鬼，已逝去的，不存在的存在，才能留住消失卻永恆的記憶。心靈的知覺鋪排很好，主題是單一的，氣氛跟風格很獨具，只是，單一的東西跳脫得太快反而有點快要超現實了，會造成意念的模糊。此外，參加比賽作品需要更慎重處理，以避免錯誤，例如文中的啟聰學校應該是啟明學校，這個錯誤要小心。

周芬伶：這篇剛開始看時覺得很怪異，後來眼珠太可怕了，祖父的假眼睛是有視覺的，整個意象與畫面感出來後覺得氣氛非常濃厚。風格畫般的書寫，我挑的作品都不是參賽型的，但都有他們的個性。

〈跳格子〉

石德華：挑選的原因是因為這篇作品有很創意的看法，格子是制式的，卻不精確的存在，有具象的填表格、求職、提案，還有抽象的存在：城市、教育、一個乖順孩子的整場人生。這篇與〈正常的冰箱〉比起來，在內容與寫作表現手法上都更具層次，到最後連簡化人生的履歷表都是格子，好的被挑選、留下來，很多則是被世界刪除掉的，包括她的胎兒。

廖玉蕙：本次有好多篇作品都在談焦慮，在那些焦慮當中，我把這篇先淘汰掉，〈冰箱〉的實驗性比較強。

周芬伶：使用了很多成語，寫法老派。

〈瓜果〉

石德華：這是一篇親情書寫，全篇文章是一首女兒之歌，寫已經逝去的有如瓜果長成長好一般的時光，記憶裡，父親的兒歌、母親的瓠瓜麵、冒雨抱瓠瓜進屋...，幸福宛如夏天有瓜果的清涼時光，以及現在看到的瓜果裡的「瘋叢」，父親在不斷失去後的病變。會很推薦的原因，在與〈趨光〉一文作比較的討論中，我已說了。文末作者說只看倖存、長得好的那些，殘缺就讓它殘缺，以及最後決定回家鄉，這個結局我覺得很好，焦點對得準，生命可以有更好的張望。

〈手〉

石德華：每一段都動人，但布局得不夠好。

廖玉蕙：昨天又看了一次，覺得有點散，談各個意象，有些地方有點牽強。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第一輪擁有票數的 12 篇作品中各自篩掉一篇，為〈正常的冰箱〉、〈跳格子〉、〈手〉，剩餘 9 篇作品進行投票，最高 9 分，最低 1 分。

分數統計－第二輪：

- 〈花事〉 21 分 (石德華 9 分、廖玉蕙 7 分、周芬伶 5 分)
- 〈量身〉 18 分 (石德華 4 分、廖玉蕙 8 分、周芬伶 6 分)
- 〈聚〉 18 分 (石德華 5 分、廖玉蕙 9 分、周芬伶 4 分)
- 〈趨光〉 15 分 (石德華 1 分、廖玉蕙 6 分、周芬伶 8 分)
- 〈不存在的新娘〉 15 分 (石德華 2 分、廖玉蕙 4 分、周芬伶 9 分)
- 〈地圖〉 14 分 (石德華 6 分、廖玉蕙 5 分、周芬伶 3 分)
- 〈微物之生〉 13 分 (石德華 8 分、廖玉蕙 3 分、周芬伶 2 分)
- 〈眼睛住了一隻鬼〉 12 分 (石德華 3 分、廖玉蕙 2 分、周芬伶 7 分)
- 〈瓜果〉 9 分 (石德華 7 分、廖玉蕙 1 分、周芬伶 1 分)

分數統計－第三輪 (因第一輪投票中〈量身〉與〈聚〉同分，故針對前三名作品重新進行投票，最高分為 3 分，最低分為 1 分。)：

- 〈聚〉 8 分 (石德華 2 分、廖玉蕙 3 分、周芬伶 3 分)
- 〈量身〉 5 分 (石德華 1 分、廖玉蕙 2 分、周芬伶 2 分)
- 〈花事〉 5 分 (石德華 3 分、廖玉蕙 1 分、周芬伶 1 分)

分數統計－第四輪 (因第二輪投票中〈量身〉與〈花事〉同分，故針對兩部作品再次進行投票。最高分為 2 分，最低分為 1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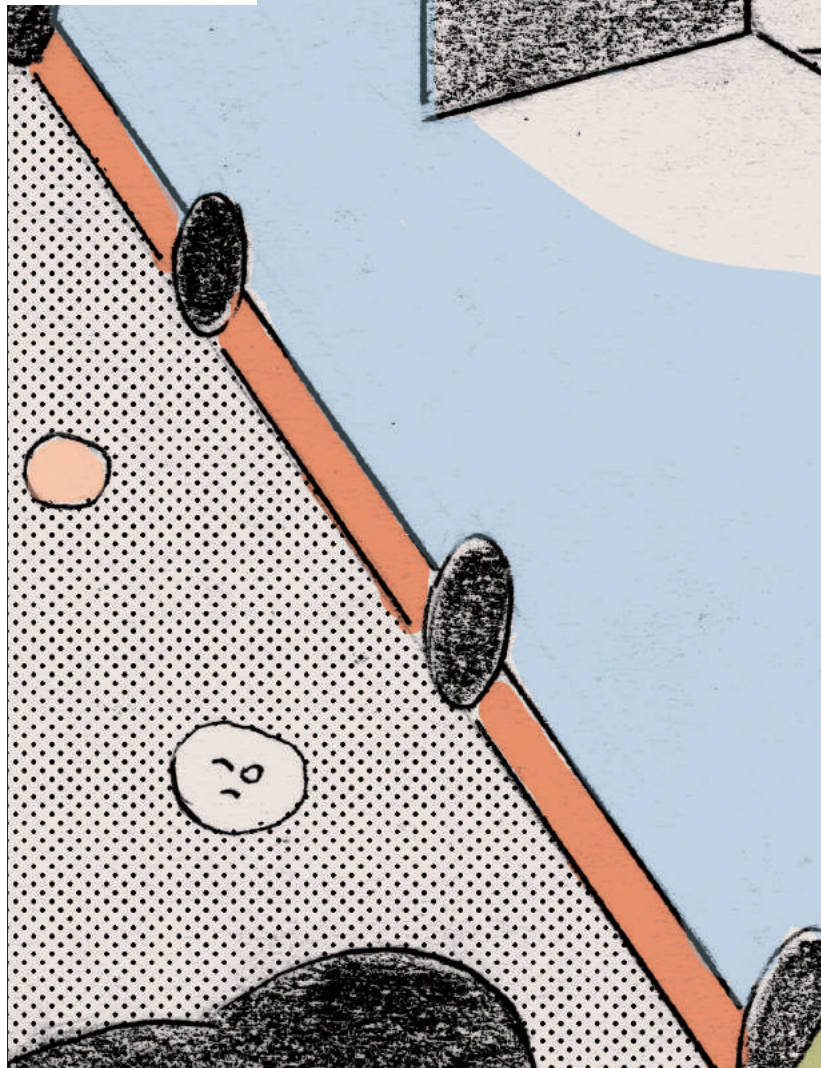
- 〈量身〉 5 分 (石德華 1 分、廖玉蕙 2 分、周芬伶 2 分)
- 〈花事〉 4 分 (石德華 2 分、廖玉蕙 1 分、周芬伶 1 分)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本屆散文類得獎名次排序如下：

- 第一名：〈聚〉
- 第二名：〈量身〉
- 第三名：〈花事〉
- 佳作：〈趨光〉、〈不存在的新娘〉、〈地圖〉、〈微物之生〉

新詩類

New Poetry



總評

這次臺中文學獎入圍決審的作品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它包括了多元的創作風格和各種書寫題材，水準相當整齊，讓人難以取捨。也讓我們鮮明感受到，臺中文學獎不僅是一個地域書寫的競賽場合，更是一個擁有大都會格局、吸引各方好手參與的創作場域。即使在最後階段評審投票過程中，我們還是看到風格迥異的詩作在互爭短長：有的樸實書寫值班老人的遭遇、有的溫和側寫社會運動的熱情、有的幽微表達都會生活的疏離、有的珍惜日漸消失的鄉土記憶。

最終脫穎而出的作品有三：〈女兒正在剪我的詩〉運用了創作者、女兒行獎與作品的錯置，產生一種巫術般迷人的創作情境。〈微塵〉以擬人化和反諷的口吻，表達了PM 2.5的特性和危險性。〈南寮古道的手作工法〉以局部的細節描繪整體，生動的意象把讀者帶到復築古道的工作現場，也歌詠著先民的智慧與傳承。它們都表現出成熟的創作技巧、細膩的觀察與豐富的想像力。我們相信，他們也會帶給讀者豐盛的閱讀樂趣。

—— 羅智成



新詩類 | 第一名

南寮古道的手作工法

曾元耀

得獎感言 |

年輕時曾在臺中求學，居住與活動大多在低度開發的南屯與大肚山地區，步道、小徑、草原、林地遍布，風景古老且幽美。此次藉著南寮古道的書寫，重溫舊時記憶，且得了首獎，心中除了滿滿的感動，還有更多的感謝。

個人簡介 |

70 歲。中山醫大醫學系畢。內科精神科醫師。鳳山信元診所執業。曾獲林榮三、鍾肇政、吳濁流、星雲等文學獎。

南寮古道的手作工法

文明走到水泥道路的盡頭
就是荒野的起點
為了一座古道，我們化為風、變成雨
在大肚山的日常，種一棵相思樹
用來觀察時間的腳步

一棵樹幹倒下，仆在步道的邊坡
步道就有了肋骨
一塊砌石的嵌入，手作決定它的身世
芒草搖擺地說
我們會在土石上生兒育女

砌石的陰刻印模，藏著大肚山神的諭示
每條步道都有許多腳程
用來測試小徑的身世
從石頭的排列與安置
可以觀察先民手腳的進與退

石工與體力是步道流淌的血
山頂人用手撥開龍肚的毛髮
以卵石鋪出新生的小血管
讓步道緩緩路過三合院的古老

路過土角厝身上的泥濘
以西河移民手上的繭，新生土地的堂號

我們手中的鐵鍬，是步道歷史的基因
閃著雄性光澤，繼續在紅礫石的間隙
嵌入風聲、雨聲的秘密
在大肚山斷層挖掘出
先民在砂岩的印模
有夯壓的手作內隱知識，以及
深埋在地底下的築路傳承

在殘存的保安相思林裡
可以看到時間的影子與線條
百年緬榭花倚在土地公廟的身上
以一種療癒的姿勢觀賞旅人
時間之能輕易穿越茂密小徑
從來不是理所當然

評審意見 |

寫臺中南寮古道，是一首能將歷史感、地方感鎔鑄於語言中的地誌詩。全詩六段，仔細描繪古道在手工作法下呈現的嶄新風貌，以及沿途所見先民曾經披荊斬棘、闢建家園的艱辛。作者想像力強，能寫出南寮古道的今昔變化，語言純熟，節奏輕快，詩想深刻動人。

—— 向陽



新詩類 | 第二名

微塵

王正良

得獎感言 |

三年前，老婆的妹妹確診肺腺癌。

今年九月底，氣候少女桑柏格（Greta Thunberg）說：「我不該來到這裡，我該回到海洋另一頭的學校。」借用她的話，其實我不想寫這類詩。

發表了，文學止於諷諭，情感止於悲傷，希望世界變好。

個人簡介 |

出生於花蓮，成長於豐原，現定居臺中。中興中文博士班畢業。創作以詩為主，偶寫散文、小說。

微塵

當我變成灰塵
心更微小
沒有人看見
我逃進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是咳嗽的宇宙
星光顫抖，掛在發綠的骨頭上
臟腑冒出黑洞，血液浩浩奔流
金屬浮沉加重了腳步聲
回音掉入工廠的煙囪
彷彿你的聲帶被誰拉出喉嚨

我戴上口罩，化為青煙
陪伴你燃燒靈魂
依舊笑談，貪婪也有化成灰的一天
霾害過境的警報像老煙槍
為自己的曖昧尋找合法的誓詞
你說，不如來世投胎成魚

悠游水底，遺忘風中徜徉的毒素
春天的桃花心木努力呼吸
直到陰影崩落，其中幾塊
敲擊你居住的河流
水波微漾，回音微酸
寂寞還是過敏了

微塵像善於隱匿的刺客
沿著光的背脊
為天空披上蟬紗
安慰你的鐵肺
它只是生鏽，不會鏗鏘
製造任何一場狼烽

它美麗的謊言滲透皮囊
開鑿你一生聽命行事的踏腳石
直到粉碎了才懂
浮雲扭捏書寫
巨大的帝國在上，微塵在下
吾等恭敬獻上石化的版圖

你揮別卑微的軀殼
合掌祈禱來世的塵土
別變成我們，渺小，渺小
但，希望有人聽見

評審意見 |

《微塵》像一首非常有現代感的詠物詩。透過擬人化的第一人稱觀點，生動而帶反諷地表現出 PM 2.5（或者還有其他微粒）對人類的危害。這樣的書寫策略機智而富於洞見，整篇作品的文字簡潔有力、意象鮮明、描述和比擬也相當精準貼切。作者以看似自然、中性的口白，向第二人稱的人類娓娓陳述「微塵」的形成、它的形貌、特質以及包藏禍心、殺人於無形的危險、冷酷，創造了出乎意料的警示效果。可惜結尾前的過度直白、說理，算是小小敗筆。

—— 羅智成



新詩類 | 第三名

女兒正在剪我的詩

游書珣

得獎感言 |

孩子總是給我滿滿的梗，因為他們，我寫了好多的詩，而更重要的意義是：他們令我回頭思索自己的創作。什麼是詩？何謂語言？探索著這些問題，彷彿就可以深究詩的源頭，是孩子們牽著我的手，一步一步，靠近了詩的核心。

個人簡介 |

桃園人，育有孩兒兩隻，出版詩集兩本：《站起來是瀑布，躺下是魚兒冰塊》、《大象班兒子，綿羊班女兒》。

女兒正在剪我的詩

女兒拿著剪刀
逐字逐句，剪著
我寫於紙上的一首詩
刀面鋒利的光，喀擦喀擦
銀色箭鏃，射穿名詞動詞形容詞
詩被肢解，成為細碎紙條
在女兒手中揉搓成球
捲成細小紙柱

女兒剪著我的詩，將詩的意象
剪得愈來愈薄，她從上頭輕巧踩過
腳步敲出清脆聲響，像踩破布丁上的焦糖
她趴下窺看，以自己的語言
回應裂縫之下的混沌
她的文法破碎，過度重複，時而以尖叫聲點綴……
我總跟隨她，回到語言的遠古洞穴
洞外有文字的海，滔滔地響

我跪在地上，撿碎落的字
撿起我那斷尾，卻未能求生的詩
我用雙手捧起，用指尖捏起
字的碎屑卡進甲縫，嵌入皮肉
它們以鋒利提醒我這是一首失敗的詩
提醒我，快按下吸塵器按鈕

女兒剪壞我的詩，使我明白
詩有多麼脆弱。我細細琢磨，自以為
偉大的詩，她竟絲毫不放在眼裡
我將那堆可憐的贅字倒進垃圾桶
心想若是無用，至少還能回收？

我突然頓悟——
女兒本身就是一把大剪刀
她修剪我身上多餘的枝條
修剪我，成為前所未有的模樣
我以為她是我耗費心神寫成的一首詩
但結果我更像是她刪刪改改之後
最終留下來的樣子

評審意見 |

詩人夏宇曾經將自己出版的詩集剪成個別單字，而後黏貼碎片成另一本詩集，這是詩人的自我實驗，同樣的單字能不能形成另一種可能？〈女兒正在剪我的詩〉則是母女間親情倫理的記述，人格完美的追求與思考。前者的經驗無法覆誦、驗證，後者的詩作卻有啟發的作用。

〈女兒正在剪我的詩〉，詩在母親心中是完美的，女兒剪過後卻是「斷尾，卻未能求生的詩」，我們都以為兒女是我們耗費心神寫就的精美產品，完美的詩，作者卻透過女兒的修剪、透過這首詩，告訴我們：兒童才是成人的老師。這是一首有情意、有思想深度的好作品。當我們面對（我們自以為是）孩子的破壞性行為，值得以這首詩的角度思考。

—— 蕭蕭



新詩類 | 佳作

頌鉢

周漢輝

得獎感言 |

感謝評審們的欣賞。此詩改編自本年初的香港新聞，關於七十歲的老保全凍死於夜班值勤中。自六月起，香港市民拼命對抗專制政府，事實上政府早已涼薄破敗得有福利官員說出六十歲還是中年人。際此時勢，香港人，加油！

個人簡介 |

周漢輝，信耶穌，寫詩寫文。2018 年應邀代表香港赴美國愛荷華參與國際寫作計劃，著有詩集《光隱於塵》。

頌鉢

單人床、抽水馬桶
填密你租住的房間
出門工作，在老公寓
管理處值通宵夜班
像另一處更見狹小的
住處。下班，大城市中
你只得一個小頌鉢
敲響——打瞌睡的腦袋
垂一垂，活過近七十年
一時疲憊，睡相已留於
住戶的手機記憶體內
將近歲末便丟了工作
你在床上抄寫心經
趕及除夕前求得新職
彎腰多抄一遍，像還願
回聲散消，再敲，妻子
最後一次眨動眼皮後
像星雲外有黑洞，宇宙
作為最大的鉢，舀起
正與小鉢對坐的你——
入冬已久，年邁夫婦
候乘升降機，抱著電暖器

聊起近年一再受迫遷
他們的房東夫婦很年輕
兒子入讀幼兒園不久
上前送你一枚蜜柑
你的手上陽光綻現
破開陰雲，海風回溫
妻子閉上眼睛說看見
遠方，你脫下厚衣
重新牽她的手，從相識
漫談到復合，於長長灣岸
來回蹣跚像歷經多輩子
你在崗位上沒有再醒來
寒晨的老公寓大門外又張貼
招聘告示。你的房間
給清理出租前，小鉢乍響
是房東特意敲響它，聆聽
才向黑色垃圾袋丟棄它
像無意間把它置回大鉢中



新詩類 | 佳作

成城

陳育律

得獎感言 |

這不是最好的時代，大概也還不是最壞的時代。總在滿懷希望的時刻迎來絕望，在最絕望的場面中找到希望。感謝評審，感謝每一個堅持的人，願一切都好。

個人簡介 |

在臺北讀政治，在東京學新聞，在倫敦做文化研究。作品散見報章及網路。曾獲時報文學獎、泛科幻獎等獎項。

成城

今天我們是什麼名字
能不能在大街上坦率相認
會不會有人舉槍
瞄準開在掌心的花
明天我們是什麼名字
如何成為一個更善良的愛人
用什麼樣的語氣呼喊
苦候著真切擁抱的愛人

昨天留下那麼多折斷的夢而今天
今天不過是個適合散步的日子
如何成為一個可靠的愛人
明天的太陽終將刪去今天而今天
今天我們的名字是懷疑
盡責的愛人傳來堅定耳語
懷疑是相信披上了一件雨衣
從前筆畫清淨且充滿餘裕

如何再次成為一個有信仰的愛人
當我們在自己僅有的角落
退到沒有空間可以再退一步
今天我們的名字是磚瓦

貼緊夜色擁擠的地表盛世
今天我們的名字是鋼筋是混凝土
填補日漸衰老的高樓縫隙
沿水平面蓋起一座新的高樓

我們的塔尖並不指向天空所以
不需要回聲精準的鐘
今天我們的名字是城市
留住星星墜落的聲音
流傳秘密於曲折的語言裡
明天我們仍不能夠解答
如何成為一個值得的愛人
但是記住此刻面容
今天我們的名字是愛人



新詩類 | 佳作

索引

牧 冬

得獎感言 |

黑洞要我等每個幻象分身還原靈魂，那裡就不再是時間的剩餘。

個人簡介 |

本名呂佳機。零雨、張繼琳和蔡明亮帶來一種眼神，謝謝目光指向的生活。

索引

她不知道它在哪裡
地圖閃失著
連同撬開
空瓶的工具。她放任
唇型消融
在發語的背景，泡沫
波及岸沿

聲波抵達處
港灣尚仍泥濘
無形的棲居者閃爍
字眼的餘火，自此
一行長型的引擎
啟動

駛離蠟燭，駛離
沉靜的樹
光屏拖曳圖象
時序在其中眩暈
她熟知
果皮軟爛的鐘面
黃昏早昇的月

她將認識
更多地址，更多張
等待拜訪的容顏

懸浮的巢穴
聲響離開身體
下墜，在那些符號
結晶以前
所有射入幽徑的照光
都是被拋棄的白天

她不知道它在那裡
正因如此，一串名字
就是叮鈴的鑰匙
蜜蜂迴扭身軀，詞語
重新幽冥
而刺痛的大雨
叉入，遠遠地
要開始成為大地



新詩類 | 佳作

臉盲

趙韓文

得獎感言 |

很榮幸能參與臺中文學獎，感謝評審

個人簡介 |

現就讀成大現文所，曾獲臺北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獎項

臉盲

那婦人呼喚，你
記得那聲音，總以濕黏的口吻
奇異的韻律，在你空曠的心室
形成回音。當她以海一般溫潤的目光
將你的身軀擁入眼簾，於是你
知道那是母親

那男人凝視，你
熟悉那表情，他以報紙掩護兩頰
盤根錯節的褶皺，坐姿端正
彷彿一則老邁的故事
敘述著泛黃的襯衫，與街道般的髮線
當他眉間開始聚積烏雲
你一定就想起，那是父親

那是妻子，是女兒
當最好的陽光抵達晨間
兵荒馬亂的餐桌，你們相互梳整服裝儀容
交換著香水與菸味。出門前，記得以親吻
複習彼此的輪廓，以免忍不住忘了
她們曾在哪裡見過

因此你總是微笑，在清晨
細雨瀰漫的街口，內心是另一場無人
知曉的乾旱。你保持警惕，提防任何隨機
撞進的情節，與未曾預演的對白被觸發
每當有人在轉角
與你相遇，你習慣以沉默輕巧試探
直到他迷霧般的臉孔，傳來熟悉
熱絡的音色，終於你感到安穩
以微笑，完美地傾聽

而這無疑是你，總在清晨的梳妝鏡前
如此告誡自己。即使世間濃霧瀰漫
你仍舊努力，為了那些親愛的陌生人
在客廳臥房，與任何細雨
驟臨的街口，費心解讀他們的語調
髮型氣味口吻，直到那些暗號般的神情
被你完美破譯

因此你總是微笑

新詩類 決審會議紀錄

時 間 | 108 年 9 月 15 日 (週日) 下午 2 時
地 點 |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會議室
主 席 | 曾副局長能汀
主 持 人 | 本委員會召集人 (由評審委員互推)
決審委員 | 向陽老師、羅智成老師、蕭蕭老師
紀 錄 | 曾貴麟

今年的收件數共 346 件，經林德俊、潘家欣、李長青三位委員評選出 24 篇作品進入決審，再由向陽、羅智成、蕭蕭三位委員進行決審，三位評審共推羅智成老師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不分名次各選擇 5 篇，結果如下：

- 一票：〈臉盲〉、〈索引〉、〈予你〉
- 二票：〈頌鉢〉、〈微塵〉、〈成城〉
- 三票：〈南寮古道的手工作法〉、〈女兒正在剪我的詩〉

三票的討論 |

〈南寮古道的手工作法〉

向 陽：語言使用相對成熟，描寫走訪古道的過程，描寫自然的可貴。

羅智成：文字成熟穩健，敘事相對有條理，過於平鋪直述，但結尾很強，有將詩的高潮帶出來。

蕭 蕭：作品頗有臺中的地方特色，把臺中重要的景點，用現代筆法加工，希望產生更多的特殊性，詩中同時也展現勞心和勞力結合的感覺。

〈女兒正在剪我的詩〉

向 陽：寫作相當有想像力，具有趣味性，將女兒比喻成剪刀，不只剪作者的詩，也在剪作者的生命。

羅智成：我很喜歡結尾的部分，但前段寫得稍微混亂。

蕭 蕭：主題以家庭生活為主軸，具有趣味感的畫面，表達母女之間的親情。

二票的討論 |

〈微塵〉

羅智成：詩意充足，主題凝聚度很高，但文字稍微抽象。

蕭 蕭：探討生命的議題，生命相當微妙、細小，細部探討生命每個細微的變化。

〈頌鉢〉

向陽：文字相對其他作品鬆散了一些，但表現出的生活性很強，描寫相當多生活細節，是不錯的作品。

羅智成：看似寫微不足道的事情，帶出巨大的生命議題，描述老年人的生活，後段張力十足。

蕭蕭：筆法是「雅」的作品，卻來描寫相對「俗」、平凡的、年歲已大的生活情境，兩極的結合是一大特色，文字相對薄弱，但創意值得推許。

〈成城〉

向陽：具備「街頭」特質的詩，用手圍成一座城之意，相當可以反應現狀和時事。

羅智成：文字很穩健，涉及政治議題，詩寫得非常樂觀。

蕭蕭：現實感很重的作品，是表達民主的方式。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評審決議選其中 5 篇投票，最高 5 分，最低 1 分。結果如下：

- 〈南寮古道的手作工法〉 15 分 (向陽 5 分、羅智成 5 分、蕭蕭 5 分)
- 〈微塵〉 11 分 (向陽 4 分、羅智成 4 分、蕭蕭 3 分)
- 〈女兒正在剪我的詩〉 8 分 (向陽 3 分、羅智成 3 分、蕭蕭 2 分)
- 〈頌鉢〉 6 分 (向陽 1 分、羅智成 1 分、蕭蕭 4 分)
- 〈成城〉 5 分 (向陽 2 分、羅智成 2 分、蕭蕭 1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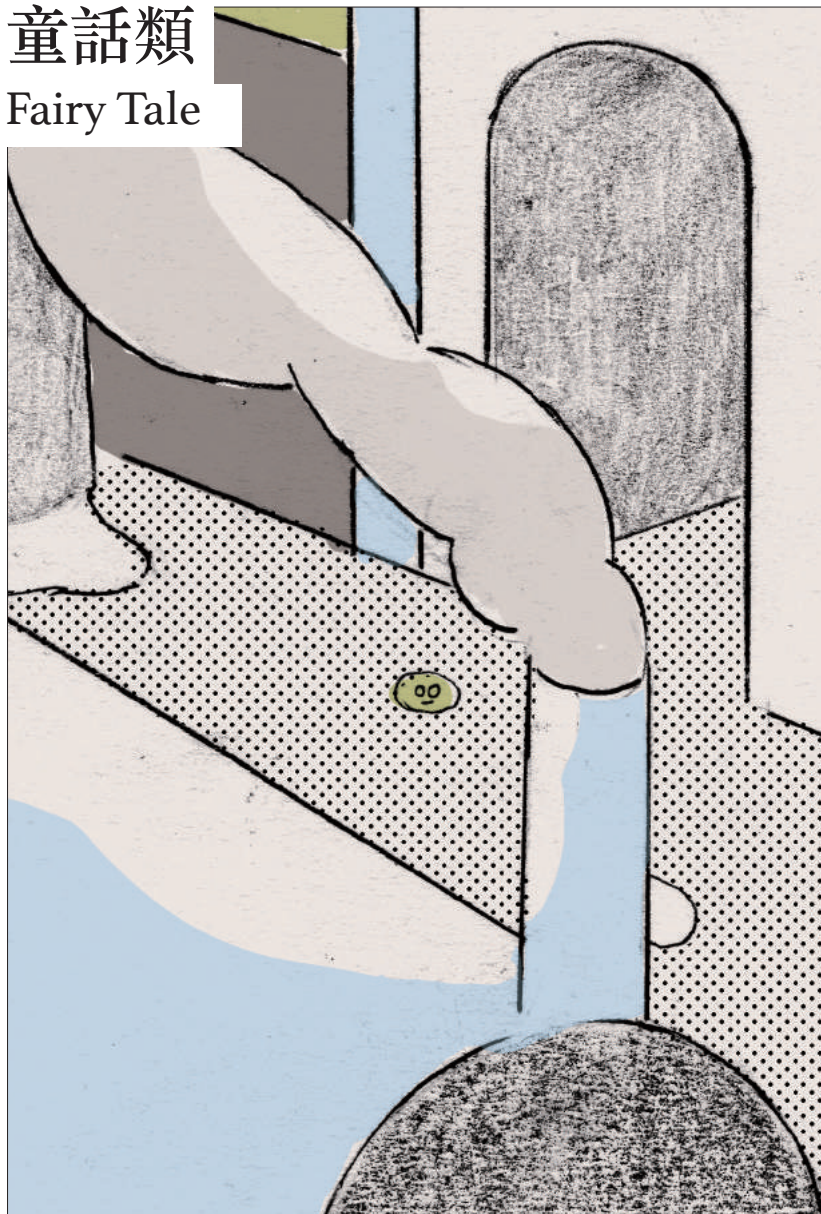
經過第二輪投票，評審協議將〈臉盲〉、〈索引〉納入佳作。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本屆新詩類得獎名次排序如下：

- 第一名：〈南寮古道的手作工法〉
- 第二名：〈微塵〉
- 第三名：〈女兒正在剪我的詩〉
- 佳作：〈頌鉢〉、〈成城〉、〈臉盲〉、〈索引〉

童話類

Fairy Tale



總評

二〇一九年臺中文學獎童話共收 83 篇，通過初審有 17 篇。書寫的題材涵蓋教育、生態、科幻…等，表現形式分故事與寓言。三位決審委員分別通過 10 篇，並進行討論，再經過三次的篩選、討論，終於獲得共識，前三名依次為：1.〈鳩寶勇闖挑戰營〉；2.〈強哥〉；3.〈發呆的阿待〉。佳作四篇，即：〈搶救便當大作戰〉、〈海底美食街〉、〈白鷺詩王國的小詩鷺〉、〈唱給月亮的搖籃曲〉。

基本上獲獎七篇的故事完整，語言簡淨，想像力豐富，深具童話的趣味性。例如：第一名〈鳩寶勇闖挑戰營〉，十分勵志，故事中有故事，結局完美，能開拓視野；第二名〈強哥〉，描述工程假人的夥伴情感，首尾呼應，戲劇張力十足；第三名〈發呆的阿待〉，兼具思考與趣味，能啟迪智慧，是教學上的一個範例。

—— 林明德



童話類 | 第一名

鳩寶勇闖挑戰營

蛋然處之

得獎感言 |

我很好奇，沒辦法很勇敢怎麼辦？
我很擔心，跟敵人能成為朋友嗎？
我很享受，挑戰成功的感覺是怎樣？
鳩寶的成長故事，獻給我的樂樂和安安

個人簡介 |

本名洪雅齡。大學時玩的是藝術教育，研究所時研究兒童文學，長時間與兒童相處，對兒童文學創作有極濃厚的興趣，愛挑戰不同題材。

鳩寶勇闖挑戰營

(一)

老茄苳樹生活在這個地方快一百年了，茂密的葉子是收集消息的天線，網羅來自四面八方的消息，他的身軀是附近鳥兒的涼亭，鳥兒們喜歡站在樹梢上或休息或聊天。有一天，老茄苳樹的大葉子上印著一則公告，寫著：「挑戰營正式展開，歡迎『兩腳有翅』的新生動物報名參加。」

鳥兒們在公告前議論紛紛：「兩腳有翅不就是專屬於我們的比賽嗎？」

紅鳩爸爸帶著獨子鳩寶來看公告，鳩寶是隻膽小的紅鳩，他拒絕參加，但紅鳩爸爸告訴鳩寶，這是成長的考驗，通過才算「長大」。

挑戰營的第一天，樹鵲姨從樹洞中啣出一片刻著營規的樹皮，寫著：每天的挑戰題會公布在老茄苳的樹洞中，評審是老茄苳樹，所有參賽者需認真挑戰，過關可以獲得一枚樹葉徽章，收集兩枚可換得神秘禮物。

樹鵲姨宣布第一關的挑戰是認識朋友。

鳩寶一聽到就躲在爸爸身後，任憑陪他來報到的紅鳩爸爸又勸又罵，就是不肯出去。

反而綠繡眼家族裡的青笛不怕生的先跳出來自我介紹，他有著一雙美麗的白眼圈，喜歡跳上跳下，沒半刻安靜，嘴裡吟唱著優美輕快的旋律，是個會走動的小綠笛。

麻雀家族的小米，穿著一身好像偷吃了花生餅乾卻沒擦乾淨的衣服，小巧的嘴裡一邊咬著米果棒棒糖，一邊吱吱喳喳說個不停。

帶著一頂白帽子的白頭翁，有個暱稱叫「白巧」，因為他一上場就唱著「巧克力—巧克力」，高超的轉音博得滿堂彩。

只剩下鳩寶，他躲在爸爸後面，直到爸爸生氣地飛走，他無處可以依靠，看著大家都在看他，鳩寶只好害羞地抬起頭：「大…好！我…鳩寶；是一…紅鳩。」

「你哪裡紅啊？」白巧提出質疑。

「我…我…我們背上有些紅紅的。」

「一點都不紅！紅冠水雞都比你紅。」小米也跟著嘲笑。

鳩寶知道與其他鳥相比，全身偏紅褐色的自己的確是不太起眼，但鳩寶本來就很膽小，被這麼一說，整個頭都快要埋到翅膀裡了！

「是你自己眼睛不好，還怪他。」宏亮的聲音從很遠的電線桿上傳來。

小米馬上安靜下來。

鳩寶好奇地抬頭張望，有一隻黑鳥，他的尾羽比身體還長，在陽光下搖擺如扇子，全身閃耀著黑色寶石的光澤。

鳩寶聽見大家喊他烏秋。

「烏秋！那不就是黑尾符嗎？」聽到這個名字，鳩寶想起媽媽，單親家庭的他，很少聽到爸爸談起媽媽，倒是隔壁的紅鳩阿姨老是警告他：

「想想你媽媽，你不要太靠近烏秋一家。」

「為什麼不可以靠近烏秋？」

「烏秋身上那條黑到發亮的分岔尾巴，就是黑尾符，傳說中，靠近的都會倒楣。」

「為什麼那種尾巴會讓人倒楣？」

阿姨不願回答，但再度叮嚀：

「聽話就對，否則小心會有厄運找上門。」

鳩寶很聽話，黑尾符在他心中跟厄運是劃上等號的。

只是這個代表厄運的黑尾符竟幫他耶！鳩寶實在想不透，然而爸爸說一生中會想不透的事情還很多，不用急，留著慢慢想就好。

鳩寶只是偷偷問青笛，烏秋也是挑戰者嗎？

「他一來我們就不用比了，這隻黑尾符喔，是我們這兒最兇的鳥。」青笛搖頭晃腦地說。

鳩寶著迷地望著眼前的黑尾符，黑尾符也看到他了。當樹鵲姨一宣布下課，黑尾符就飛到鳩寶旁邊，兩人沉默對望，鳩寶鼓起勇氣說：「你好！」

黑尾符瞄了鳩寶一眼，突然「嘎」一聲，嚇得鳩寶差點掉到地上，黑尾符一路卻「嘎…嘎…嘎…嘎…」笑著飛走了。

被黑尾符這樣戲弄，鳩寶不但沒生氣，反而羨慕起黑尾符的什麼都不怕。

(二)

第二天樹鵲姨從樹洞中啣出一堆葉子徽章，分給昨天過關的小鳥兒，鳩寶領到第一枚葉子徽章。

另外樹鵲姨也公布新的挑戰，就是「說故事比賽」。

鳩寶很苦惱，爸爸看他這樣就說了一個好長的故事，鳩寶嚇呆了，故事裡有他沒有媽媽的祕密，他有點猶豫要不要把故事說出來。

比賽那天，每一位同學都說自己冒險的故事，像是青笛說哥哥學飛時遇到海盜的冒險故事。每隻鳥都說得神采飛揚，輪到鳩寶，他看著鳥聽眾們，大腦一陣空白，時間好像果凍一樣凝固了。

「就說他不行嘛！」小米和白巧都不看好鳩寶。

「鳩寶，別發呆！」青笛提醒鳩寶。

鳩寶豁出去了，躡嚅地開始：「我要說一個愛的故事」。

「愛情故事！好噁心！」大家的表情都是一副「羞羞臉」的神情。

鳩寶得假裝又聾又盲才能繼續說下去：

我爸爸說他第一次見到我媽媽的影子就愛上她了。

那是在一處淺淺的池塘旁邊。

我媽媽正躲在隱密的池塘邊用她的小喙吸著水

她優雅而纖細的身形投射在水面上。

爸爸就這樣愛上媽媽了。

他們在水塘旁結婚後，水塘上日日都有兩人幸福散步的倒影。

但是有一天『碰』的一聲，幸福的倒影被一隻黑尾符烏秋給劃開。

每次我爸爸講到這裡，就會陷入沉思。

「爸爸，你怎麼又不說話了，媽媽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想到如果那一天可以重來，我或許就不會這麼激動，看到烏秋飛過去，就先想驅趕他。這樣烏秋就不會覺得我們想攻擊他，而主動攻擊我們。那麼你的媽媽就不會為了想救爸爸，擋在前面而被啄瞎一隻眼睛。」

烏秋很狠心。

「看你媽媽和我在地上掉落的羽毛就知道。」

「媽媽眼睛被啄瞎後就死了嗎？」

「沒有，烏秋沒有啄死你媽媽，但他讓你媽媽等死。」

我不懂爸爸的意思，因為死不是說來就來，還需要等嗎？

「鳩寶，如果你沒有眼睛，你怎麼找東西吃？你怎麼躲避敵人？

你媽媽受了傷躲在樹上，我好擔心，卻只能餵她喝水。而且最糟的還不是這樣！」

「只能喝水的瞎眼媽媽還碰上更糟的事情？」

爸爸好像掉進深深的回憶中，浸泡在哀傷中。

「是啊！屋漏偏逢連夜雨，兩天借傘傘破掉，那時你也剛好來到這個世界！」

聽到爸爸說這一句話時，我覺得自己心裡痛痛的。

「我的出生是更糟糕的事？」

「鳩寶，你沒聽懂我的意思，我很愛你啊！但是你要幫爸爸想一想，當時我看著你瞎了眼的媽媽和剛孵出來全身毛濕濕的你，真的欲哭無淚。」

「哭不出來？」我以為哭很容易的。

「其實我不是哭不出來，我是沒時間哭，因為你一直唉唉討食叫不停。你媽媽一直催我要出去找食物，但我一隻鳥怎麼照顧兩個啊！」

「你媽媽要我出去找，然後她顧著你。但我找回來的食物，要餵她吃，她又不肯，她要你先吃。」

「媽媽不餓嗎？」

「傻孩子，是不夠吃啊！你一看到我回來都餓得張嘴啊不停，哪還有想到媽媽沒吃。」

「後來呢？」

「隨著你越來越大，食物的需求量也越來越大，我最後一次看見你媽媽是我要去覓食前聽見她啾啾啾了幾聲，我回頭再望她一眼，你媽媽好像看到我在看她，她突然不啾了，臉朝我這裡望來，雖然看不見我，但我真的知道她是深深向我望了一眼。那也是送別的最後一眼，因為我回來時，她已經跌到樹下，一動也不動。我來不及去看她、

搖她、喊她，因為你一看見我就害怕地朝我飛過來，你大概也看到發生什麼事了，我忍不住用翅膀擁著你，心裡卻好酸，心想，只剩下爸爸可以照顧你了。

我的故事說到這裡，這是結局悲傷的故事。但爸爸說再悲傷都還是要活下去，爸爸很認真地當爸爸又當媽媽，大家不要擔心，我是健健康康地長大，過程也都快快樂樂。

鳩寶說完，整棵樹安安靜靜的，都沒有半點聲音，鳩寶不敢抬頭看他們。

「好像又搞砸了！」他很擔心。

直到隱身一旁的紅鳩爸爸拍翅鼓掌，一大群鳥跟著瘋狂拍翅，跳上跳下，整棵樹又搖又晃，大呼小叫地喝采聲不斷。

鳩寶鼓起勇氣抬起頭來。

他看到爸爸讚許的眼神，很高興，因為他知道自己也是有事情可以做得很好，爸爸的意見一點也不糟。

不過他也看到在遠遠的電線桿上，黑尾符正冷冷地望著他。

他好困惑，黑尾符從來沒有害他，他喜歡黑尾符，但知道黑尾符的家人曾經這樣傷害媽媽，他又覺得自己不能喜歡敵人。

回家後，他問爸爸怎麼辦？

「你長大了，能不能跟他當朋友，你自己決定。」爸爸說。

而紅鳩阿姨則是大驚小怪地強調著：

「離這種會帶來厄運的黑尾符遠一點。」

(三)

挑戰營的最後一天，樹鵲姨從老茄苳的樹洞中啣出一枚最大的葉子給鳩寶，嘉許他很會說故事，所有的同學都露出羨慕地表情。

已經收集到兩枚徽章的他，被通知可以領到神秘禮物。

那是一份木棉花下午茶。

鳩寶不覺得這份禮物有多貴重，但青笛在一旁開心極了。

「你不知道這個超級大獎嗎？」青笛一副「你真落伍」的驚訝表情。

鳩寶搖頭，他之前老是躲在家裡，不知天下事。

「我們這裡的老茄苳樹和山頭上最高的木棉樹是好朋友，每年春天，木棉樹會託山椒鳥帶一朵紅花過來，這紅花代表下午茶開始了；我們這次參加挑戰營的同學，都沒到過那棵木棉樹啊，你是第一個過關的，是第一個可以去的！」

青笛的話打動了鳩寶，他的確未曾離開老茄苳樹；參加挑戰營前，他的世界只有老茄苳樹上的小窩，爸爸推他出門，他也不願意，但參加挑戰營後，鳩寶覺得自己的身體好像灌進更多勇氣。

鳩寶請青笛跟他一起去。

他們飛出了老茄苳樹，往山上飛去，當他們看到山頭上那棵高大的木棉樹時，都感覺自己的心跳得撲通撲通，好像快要掉出來。

木棉樹的紅花朵朵，個個都像是個裝滿甜蜜飲料的杯子，青笛的嘴像吸管一樣，興奮地這裡吸一點，那裡吸一點。

鳩寶也跟著咬了幾口嫩嫩的花蕊，滋味很不錯；但上頭的風景更吸引鳩寶，他飛到最高點，環顧四周，毫無阻礙，天大地大，一覽無遺，以前覺得自己家很高大，現在看起其實很渺小。

「最高點果真不同。」

第一次站上巔峰，鳩寶雖然腳有些發抖，但眼睛卻非常過癮。

他也看到一隻眼睛旁邊紋著一條黑色眼罩，很像海盜的鳥，挺拔地站在另一端的枝頭上，鳩寶示好地跟他打招呼。

對方望了鳩寶一眼，點個頭，就一直盯著吸食著花蜜的青笛。

鳩寶以為黑眼罩鳥也喜歡吸花蜜。正想叫青笛邀請他時，黑眼罩鳥已經飛向青笛了，鳩寶在後面開心地喊：「青笛，有一隻鳥也喜歡木棉花蜜……」

青笛轉頭看見，表情相當震驚。

「啊…伯勞！啊…」青笛話還來不及說完，像海盜的伯勞就開始攻擊他，驚慌之間他摔出這層木棉花，掉進另一層的木棉花叢中，因為太茂密，伯勞一時找不到青笛。

「大海盜，快走開。」鳩寶憤怒地對伯勞大喊。

伯勞不理會鳩寶，還在搜尋。

就在鳩寶擔憂著青笛的生死時，禍不單行，天空中的鳳頭蒼鷹卻盯上鳩寶，朝他飛過來，瞧那炯炯有神的雙眼，鳩寶覺得他完蛋了！

著急的鳩寶瞄見青笛的綠色身影已閃進下方的榕樹叢，鳩寶突然有個靈感飛過，他轉向榕樹叢，直飛過去，而伯勞也正往榕樹叢要追青笛。

鳩寶死命地飛往榕樹叢，就在快到時突然來個大轉彎，追在後頭的鳳頭蒼鷹沒想到鳩寶有這招，他沒跟著轉，跟另一端直衝而來的伯勞險些相撞，伯勞擔心鳳頭蒼鷹來攻擊他，不得以只好放棄追逐，飛走了，這時青笛的危機解除。

但鳩寶卻還不能鬆懈，因為鳳頭蒼鷹又折返來追他，越追越近，鳩寶覺得自己完了。

「嘎…」突然一隻黑色的鳥竄出來追著鳳頭蒼鷹。

鳳頭蒼鷹被這隻黑鳥嚇得在空中抖了一下。

鳩寶偷到時間，趕緊躲進一棵茂密的蓮霧樹裡。

黑鳥還在追鳳頭蒼鷹，凶猛地想啄他。

鳳頭蒼鷹的體型雖然較大，但看到對方不要命似地猛啄，居然放棄反擊，轉個圈飛走了。

鳩寶驚魂未定的停在樹上，這才發現救他的正是黑尾符啊。

「他怎麼又救我了？」

鳩寶很困惑，調整好呼吸後，他決定要好好弄清楚自己在想什麼。

黑尾符站立在枝頭上望著遠方，鳩寶朝他飛過去。

「謝謝你剛才救我。」

「不用謝我，我聽過你講故事；我是怕以後聽不到故事，才把鳳頭蒼鷹趕走。」

「可是我的故事是……」鳩寶有點遲疑地說，因為他不太相信黑尾符說的。

「你知道你講地這個故事，我也聽過我爸媽說過嗎？」黑尾符說。

「他們也有說過？」

「對啊！但我聽到你講地故事後，才知道這件事情的另一種看法，不然以前我只覺得你們紅鳩都是一群膽小的鳥……」

「我以前也覺得你們黑尾符烏秋都是壞蛋！」鳩寶鼓起勇氣說。

「你會怕我嗎？」黑尾符盯著鳩寶。

「我…」鳩寶害怕的縮著身體。「我不知道。」

兩隻鳥都沈默了一陣子。

「我們能當朋友嗎？」黑尾符又再度問。

鳩寶決心誠實回答：「我想跟你當朋友，你不像阿姨說地那麼可

怕，看到你以後，我反而變勇敢了。只是我怕……」

「我覺得沒什麼好怕的，聽了你的故事，再對照我爸媽講的故事，我發現故事不同人當主角，故事的結局就會不一樣。」黑尾符表情很嚴肅地接著說：「以前發生的事改變不了，但我可以重新寫故事，改變未來。」

「嗯！」鳩寶這才發現黑尾符真的很有想法，不是只有兇狠不講理，這朋友值得交。

「鳩寶，原來你在這裡。咦！黑尾符，你…你…為什麼在這裡？」青笛頂著一身凌亂的羽毛找到他們。

「青笛，他是站在我們這邊的朋友，今天還救了我們。」鳩寶開心的說。

「哇！黑尾符還會救命耶！是好朋友！有黑尾符在旁，我們誰都不怕，趕快再回木棉樹上。」青笛開心地拍動翅膀。

三隻鳥一起飛回木棉樹上，享受有朋友陪伴的時光，直到澄黃的太陽沈入地平線。

「我想回家了。」青笛說。

「真的，就算被罵，也想回家！我需要抱抱，把驚慌拋掉。」鳩寶也說。

「我要回家分享我認識新朋友的事。」黑尾符說。

他們一起飛回老茄苳樹，遠遠的，在昏黃的月光中，鳩寶看見爸爸坐在老茄苳樹的洞口，揮翅迎著他們。

評審意見 |

〈鳩寶勇闖挑戰營〉是一篇活潑有趣又耐人尋味的童話。全文分三部分的五千字。聚焦於膽小鳩寶的成長歷程，經過二次通關考驗，變成勇敢的紅鳩，並與黑尾符鳥秋化敵為友，結局溫馨感人。文本的特色是：一、情節緊湊，當中第二部分以追溯交代一個愛的故事，平添精彩；二、內含 10 種鳥類，都能刻墨出鳥性，加上千種植物，有機組合，充分發揮「多識草木鳥獸」的效果，並帶出自然生態的氛圍；三、藉由鳩寶的成長、通關，飛到生命最高點—天空大地，一覽無遺，打開眼界，描寫極為傳神，又有心路歷程的寓意；四、結局轉膽小為勇敢，化敵為友，釋放正向、健康又和諧的主題意識，能入人意內，值得肯定。

—— 林明德



童話類 | 第二名

強哥

許庭瑋

得獎感言 |

感謝臺中市文化局提供文學創作者一個美麗的舞臺。讓我們能為孩子編織一個又一個的夢想。

為孩子而寫、應孩子而生的童話，如果能乘著翅膀，飛出作品集，長成小小繪本的模樣，抵達孩子們的手中，在孩子手中的溫度及笑容中甦醒過來，那便是童話該有的樣貌了。

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

謝謝一路相挺的家人。

個人簡介 |

臺南人。曾經是幼教老師和出版社編輯，在工作中愛上閱讀，又以閱讀為工作日常，並用閱讀滋養著內心那長不大的小孩。

強哥

「！」

「嘍——嘍——嘍——砰！！！」一陣煞車、碰撞聲撕破空氣般震耳欲聾。

強哥遭受車輛劇烈撞擊，隨即翻身滾落到地上，身體有著解體般疼痛……滾動中的強哥顧不得疼痛，眼神不斷焦急搜尋……「阿丁老爹……老爹……」在失去意識前心中仍喃喃念著。

強哥是編號 7037 的工程假人，他全身上下穿戴著閃亮亮地行頭，手裡還拿著一支威風凜凜地指揮棒，神氣極了。

開工第一天，在工地前站定後，強哥就迫不及待地揮動起手臂來。雖然是新手，但那勇往無懼的眼神、奮臂抵擋的氣勢，讓經過的行人和車輛都忍不住提高警覺，施工現場的工程因此能夠不受阻礙的快速完成。每個經過的工程人員，都開心地對他說聲：「好樣的，強哥。」

強哥，是老工頭阿丁老爹為他所取得名字。阿丁老爹為他所屬的工程假人命名，在老爹眼中每個工程假人都是他的夥伴，也是與他最親近的。但對於其他人來說，工程假人就只是假人，反而有點戲謔般的看待老爹的行為。

日暮時分，在工程車的載送下，工程假人陸陸續續回到「勇者之家」。「勇者之家」，是老爹慎重的用一塊廢棄木板，正式寫上，掛在門口的，雖然字體歪歪扭扭，但阿丁老爹瞧著瞧著卻很是滿意。

搖晃手臂一整天的強哥一點都不覺得累。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來，默念著工程假人的生活公約：

- 1、不准說話。
- 2、除了手臂，其他部位不能亂動。
- 3、遇到危險，不准尖叫、逃跑。
- 4、無聊的時候也不能回頭看工程進行。

「喂！新來的，今天還習慣嗎？」前輩阿尼微笑著問。

強哥初來乍到，一切都還懵懵懂懂的時候，前輩阿尼對他伸出友誼之手，告訴他工程假人的生活公約、教導他如何當一名稱職的工程假人。

「嗯！」強哥直點頭，「很有趣！」

「有趣？」阿尼瞅著強哥。

「很多輛銀閃閃的跑車，風馳電掣在馬路上橫衝直撞，但是在我兩條手臂的抵擋下，它們只能乖乖減速，慢慢繞從旁邊過呢！」強哥愈說愈興奮，手臂忍不住像老鷹的翅膀伸展開來。

「瞧你樂的，……」阿尼低下頭閃避著強哥突如其來伸出的手臂，「……要讓手臂好好休息……。」

「對不起！」強哥縮回手臂，不好意思地抓抓頭。

「別介意，」阿尼笑笑拍了拍強哥的肩膀，「你讓我想起年輕時候的自己，……多美好呀那個時候……大城市大馬路，川流不息的車潮和人潮，我的手臂擺動得都不像是自己的了。不斷有人來視察、詢問、關心進度，並讚賞地對我說還好有我可以節省一些人力之類的話，……那是當一名工程假人最驕傲的時光了。」

「現在不好嗎？」強哥不解的問。

「老囉！手臂漸漸不聽使喚……。」阿尼不勝唏噓。

強哥還太年輕，年輕的不懂阿尼的哀愁。

百花盛開，鳥兒啾啾鳴唱，強哥雄赳赳氣昂昂迎向他的日常。

「嗨！」穿著鵝黃色上衣、橄欖綠吊帶褲的小小身影，在強哥的身邊向他微笑揮手。

「……」

強哥被派駐在各個工地守護大家的安全，小男孩則是在爺爺奶奶的陪伴下遊走各個工地觀看不同機種的挖土機。

工地施工非工程人員是不能靠近的。而強哥是小男孩能看到挖土機的最近距離，一次兩次……小男孩碰著強哥總不忘對他打聲招呼。強哥很喜歡這小男孩，他手上各種顏色的玩具挖土機，常讓強哥看得目不轉睛。

回到「勇者之家」，強哥捏捏搖晃了一整天的手臂，坐下來。

「前輩，你還好嗎？」看著癱軟在地上的阿尼，強哥擔心地問。

「沒事，阿尼老爹檢查過，大概是電力不足，明天就會幫我換上強有力的電池。」阿尼故作輕鬆的說。

為了提振阿尼的精神，強哥繪聲繪影，描摹出小男孩和他那些形形色色的玩具挖土機，阿尼很感興趣，聽得津津有味，眼神露出少見的光彩。

「前輩呢？」這是強哥和阿尼每天睡前的儀式，默念公約後，他們會互相分享當天的見聞。

「唉！那種偏僻地方根本沒什麼車輛會經過，無聊得讓我差點打呵欠……」

「前輩……」強哥嚇得張大嘴巴。

「你放心，我忍住了——畢竟，我可是個稱職地工程假人。哈哈！」阿尼疲憊地臉上有著一抹小小的自豪。「雖然根本沒有人會看到……」最後這一句話阿尼硬是沒說出口。

「好樣的，前輩！」強哥忍不住由衷讚美。

「就在我忍住睡意的時候，忽然聽到後面傳來小貓的叫聲，那微弱的頻率若隱若現，我猜，該是剛出生吧！就在我這麼想的時候，不知哪裡來的幾隻野狗竟然慢慢朝我靠近……野狗我是不怕的，牠們對我也沒多大興趣，但是——我突然想起在我身後的小貓咪，一回神急忙用力揮動手臂想要嚇阻牠們，但手臂實在不聽使喚，那令人無法察覺的擺動幅度幾乎笑壞那幾隻野狗，讓牠們更有恃無恐地朝我逼近，正確來說，應該是朝小貓逼近……」說著說著，阿尼彷彿又回到現場。

「後來呢？」強哥緊張得忍不住打岔。

「手臂早已不管用我自己是知道的……」

「阿丁老爹答應幫你換上新電池了呀！有了新電池……」

「有了新電池又能怎樣呢？」一條手臂早在我最風光的時候就被撞斷了，才會被派駐在人煙車輛相對稀少的施工地點呀。這些話，在強哥熾熱眼神注視下阿尼怎麼都說不出口。

「小貓咪——」強哥欲言又止。

「放心，應該沒事。」阿尼淡淡地說。

隔天一早，阿丁老爹「啾呀！」打開勇者之家大門。

「就是這個小伙子，」阿丁老爹對著身旁一道人影說，「一條手臂已經不能活動很久了，昨天，不知怎麼回事，不受控制地胡亂揮動，該是電路出問題吧？」

坐上工程車，車行愈來愈遠，強哥的目光始終離不開用眼神示意他沒事的前輩阿尼。

太陽火辣辣，路面像要燒起來一般冒著煙。

已經是第三天了，強哥沒日沒夜的留守。白天，盡責擋住想要強行進入商店街的车辆；晚上，賣力閃動警示燈，要大家避開尚未維修

好的路面坑洞。

終於，工程車緩緩開了過來，強哥總算結束三天的外派任務。

儘管全身疲憊不堪，一進門還是急急望向那熟悉的位置。

「前輩……」空空的，強哥身邊的位置空空的。

那天早上，阿尼獨自留在大門內的那一幕，讓強哥心裡很不安，他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也不了解阿尼會怎樣，擔心害怕孤獨的感覺，瞬間籠罩他的身軀，讓他無力多做思考。

不知過了多久——

「喂！新來的，好久不見！」

「前輩……」熟悉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強哥怕是像白天溫度太高所看到的海市蜃樓，所以遲遲無法回應。

「……才出去三天就累成這樣，想當年我——」

「前輩……你……你——你回來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不等阿尼說完，強哥開心得大叫。

「不好意思！讓你擔心。」阿尼疼惜地看著強哥，「都怪我那天太激動了，不過，也多虧了小貓事件，現在我覺得自己又年輕有活力許多呢！……」阿尼進保養廠維修三天，為了讓強哥安心，喋喋不休著。

在喋喋不休聲中，強哥安下心來，卻也第一次真真實實感受到害怕，害怕失去，害怕……說不上來的為什麼。

秋風颯爽，落葉翩翩，強哥精神百倍揮動手臂，萬夫莫敵的氣勢引來了路邊賣玉蘭花的阿伯。

「新型的吧？馬力十足喔！」接著伸手拍拍強哥的肩膀，「酷喔！連衣服的材质也這麼棒，真是比我還好命哪！」阿伯調侃著說。

「……」玉蘭花香讓強哥著迷，差點用力吸氣。

「送給你！謝謝你陪了我一整天。」夕陽染紅整座城市，阿伯收攤前，在強哥的身上掛了一串芳香撲鼻的玉蘭花。走了幾步，彷彿想到什麼的又轉身回來，「人家都說我在這馬路上賣花很危險，依我看，你站在這裡比我還危險，車子來我還能閃，可你怎麼也動不了……保重喔……」。

「給你！」強哥喜孜孜把玉蘭花遞到阿尼面前。

「怎麼了？這花。」

強哥開始給阿尼講述今天發生的事，阿尼邊聽邊將玉蘭花湊到鼻頭上。強哥瞧著很是開心，但與此同時，阿伯說得「……危險……保重……」也像蜘蛛般，悄無聲息地在強哥心中靜靜吐絲。

「前輩呢？」

「今天，有一隻藍綠色的鳥飛到我身邊，那種顏色的鳥我第一次見。牠的身上有著不屬於這裡的味道，牠告訴我牠飛過好深好藍好廣闊的大海，大海上有許多不用輪子就可以走動的船隻，大海裡有不用雙腳就能從這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的魚類生物，好神奇哪牠說的大海，哪天我也想親眼去瞧瞧！」

北風呼呼，人行道上樹木光禿禿。一位滿頭花白的老奶奶，在路旁一座佛像前念念有詞，專心虔誠地模樣吸引了強哥的目光。

老奶奶拉緊外套蹣跚走近強哥。

「我說你呀小伙子——我們這個路口一二十年來沒出過什麼交通意外，你知道是靠誰來守護的嗎？……」老奶奶注視著強哥半晌彷彿等著他回答一般。

「……」

「一直都是佛菩薩呀！菩薩法力廣大無邊，保佑著路上的行人和車輛，……所以，你在這裡並沒有多大用處，……充其量只是像擺飾

品而已……唉，這麼說你可能會很難過，不過事實就是這樣——」說到這裡，老奶奶頓了頓，低頭從手提包中取出一串佛珠，那些珠子閃亮得像寶石。

「這串佛珠送你，這可是師父加持過的喔！可以保佑你平平安安！」老奶奶的眼神好像微風拂煦，讓強哥心頭暖暖的。

入夜後一片漆黑，一縷熒光映照著強哥和阿尼的臉龐。

強哥慎重將手上的佛珠掛在阿尼的手腕上。阿尼細細撫摸一顆一顆的珠子，那微弱的光芒，有著說不出的溫暖。

「前輩……」

「有事嗎？」阿尼好奇的問。

「……上次賣玉蘭花的阿伯曾經對我說過有點奇怪的話，……他說，我們工程假人的工作其實很危險，還要我自己保重；今天……佛珠老奶奶更說我們其實只是擺飾品，根本就沒有辦法真正守護誰……」強哥遲疑著開口。

「……」

「他們——說的都是真的嗎？」強哥急迫的眼神中有著從來沒有過的懷疑和不安。

「……」阿尼想起那場讓他手臂斷掉的故事，想起小貓咪。

阿尼的沉默，更加深懷疑與不安在強哥心中悄悄結網，怎麼揮也揮不掉。

春去秋來，花開花落。

在勇者之家待得愈久，像阿尼那樣短暫消失的前輩愈來愈多，永遠沒再回來的更是不少。沒有人可以告訴強哥他們到哪裡去了？強哥默默看著，和阿尼的對話也漸漸變得有一搭沒一搭的了。

「前輩……」位置空空的。沒事，像上次一樣很快就會回來。強

哥告訴自己。

日升日落，月圓月缺。前輩阿尼不會再出現。強哥變得更沉默了。

強哥不再默念公約，不再等不及天亮，甚至不再自我期許當一名稱職的工程假人。

「嗨！」穿著鵝黃色上衣、橄欖綠吊帶褲的小小身影，又在強哥的身邊向他微笑揮手。

「……」

「咦！」小男孩猛地抬起頭，「……不一樣……」眼睛直盯著強哥看，卻一臉困惑。

「傻孩子，哪裡有不一樣？每個假人長得都一樣呀！」一旁的奶奶回應著小男孩的疑惑。

「不，他是強哥……可是他不一樣了……」小男孩很篤定。

「才剛換上新電池，手臂動起來怎麼就卡卡的？」阿丁老爹奇怪著。

「……」黑色巨浪襲捲強哥的體內，他忙著注意玉蘭花阿伯說得危險，顧不上擺動手臂。

「小伙子，你是不是也學人家職業倦怠症啦！」玉蘭花阿伯像認得強哥般的調侃著。

「手臂揮動到整個基座都移了位，難道是故障嗎？」阿丁老爹被搞糊塗了。

「……」一輛腳踏車為閃避一隻在街上亂跑的小狗，將龍頭撞向強哥。強哥想起佛珠老奶奶的話，害怕地拼命擺動手臂想要躲開。

「唉！我就說嘛……中不中用呀！」佛珠老奶奶邊搖頭邊喃喃念著阿彌陀佛離開。

像當年的阿尼，強哥開始轉戰視野寬闊的鄉間小路、迷宮般的小

巷弄；經歷著阿尼為他說過的日常，體會著阿尼沒說出口的淡淡哀愁。

一日，一隻藍綠色的鳥兒飛到強哥面前。

「好久不見哪！」鳥兒歪著頭說。

「我們認識嗎？」強哥疑惑的問。

「哎呀呀！原來是認錯啦！」鳥兒一臉尷尬，「都說工程假人長得一個樣，可我就是能遠遠的認出他來，但是剛剛你出神望向天空的表情實在太像他了。」

強哥一下子就想起來以前阿尼對他說過的話，「你就是告訴前輩大海的故事的那隻鳥兒嗎？」

鳥兒點點頭。

「剛剛……你提到……我們的表情是什麼樣的呢？」

「嗯，怎麼說呢？」鳥兒搔搔頭，「人在心不在吧！哈哈，就是心不在焉。」

「……」

鳥兒看強哥不搭話以為他生氣了，趕緊轉移話題，「我看過他最快樂的時候是他談起小貓事件……」

「為了那隻小貓咪，前輩差點回不來呢！」強哥忍不住抱怨。

「可是他完全不在意呀！當時的表情……說著說著都像在發光呢！」鳥兒說完拍拍翅膀消失在天際。

「！」強哥心頭一驚。亮晃晃的晴空怎麼突然飄來一朵烏雲。

「噉——噉——噉——」不是烏雲，是一個巨大的影子，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張著足以吞噬掉強哥和老爹的黑色大嘴巴，飛也似的衝過來。

強哥完全呆住了無法做出任何反應。

「怎麼辦？怎麼辦？我該怎麼辦？」腦海中急急想起在後面施工

的阿丁老爹。

那一刻，什麼「危險、保重」，什麼「不能真正守護誰」，全被強哥拋到腦後，他只記得自己是一名工程假人，是被老爹像看待夥伴一樣珍惜的工程假人。

「阿丁老爹！！！」強哥從內心深處發出撼動天地的吶喊，要老爹能趕緊逃離事故現場。

「砰！！！」黑色大嘴巴撞向強哥，強哥全身瞬間解體。

工程假人哪，就算是在夢中，雙腳也是不能動的，但是，這一刻，強哥的雙腳不僅活動自如，整個身子還輕飄飄地飛了起來呢！

「阿丁老爹……老爹……果然有聽到吧！」漸漸變得透明的強哥，一臉喜悅望向掙扎著爬起來的老爹，揮揮手。

評審意見 |

強哥是一個機器人，在路旁做施工中路障的交通指揮工作，作者透過阿強的觀點，寫出工人阿丁與工程假人之間的關係。同時強哥還看到了路上的混亂，有賣玉蘭花的阿伯、念佛的阿嬤、流浪的小貓、天空飛過的小鳥……等，這些都象徵街頭的亂象；也寫出工程人員阿丁照顧、維修工程假人，沒想到這位工程假人阿強卻被車子（黑色大嘴巴）撞壞了，被撞的當時阿強還關心在他身旁阿丁的安全，全文充滿著溫情的相互關懷，文字淺白生動，容易閱讀又具啟發性，是一篇結構完整的童話故事。

—— 康原



童話類 | 第三名

發呆的阿待

設 司

得獎感言 |

從事童話創作，蓋因《滿天星》主編洪中周先生的鼓勵，並予我空間加以揮灑。回顧寫作路上，一路幸逢諸多幫助，感謝啟蒙提攜的師長，感謝大學時期嘉勉我的俞懿嫻教授，我的父母，以及所有曾給予我文章建議的朋友。

個人簡介 |

本名李郁棻，筆名設司。文字挑食症患者，生活中的宅居者。沒有完全的自信心，也沒有完全的自卑感，只放任不完全主義的心靈去旅行。

發呆的阿待

百分之一的特別生

西元二〇一九年「全臺最想就讀小學」的投票結果出來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小朋友投給「動手做小學」。

每個小朋友都喜歡動手做小學，動手做小學裡充滿各種需要親自動手的課程，例如一年級的數學課，數學老師會帶小朋友到便利商店買東西學算數，買回來的零食餅乾全班都可以吃個過癮；二年級的自然課，老師會帶小朋友去花園認識植物，還泡好喝的花茶給大家喝；三年級的國語課，國語老師舉辦教室塗鴨比賽，誰在規定的牆壁版面上藏了最多國字誰就獲勝……

動手做小學每年招生都大爆滿，只是「天有不測風雲」，有時也有學校預測不了的學生，動手做小學今年就招收到一位「怪咖」學生。

「綿棉老師麻煩您一定要好好教我們家阿待，讓他多動腦多思考。」

才一大早，阮綿棉老師所在的辦公室便十分熱鬧，原來是轉學生的家長帶著今天剛轉學來的孩子，特地來「拜碼頭」。

阮綿棉老師是動手做小學中學問最淵博的老師，她最喜歡讀硬邦邦的文件書籍，收服脾氣硬邦邦的搗蛋學生，也是家長們最信賴的老師之一。

「我們家阿待不動手也不動腦，每天做的事只是發呆，我們實在很擔心……在舉辦『全臺最想就讀小學』投票時，他竟然因為發呆就錯過投票時間了！」

阮綿棉老師聽到這裡，從厚厚的資料堆中抬起頭。眼前一直看著窗外的小男孩就是投票結果中的「百分之一生」，難怪校長特別拜託這個不特別喜歡動手做小學的男孩一定要轉學過來，不喜歡嘗試新鮮事的孩子實在太特別了！

蓋上厚厚的資料簿，老師牽著小男孩的手走向教室。「我叫阮綿棉老師，你叫什麼名字呢？」

比恐龍的反射弧還要久，過了一分鐘後小男孩才想起剛才阮綿棉老師問了他問題。「我……我叫朱時待，同學都叫我『豬呆』。」

轉學生朱時待

朱時待轉來班上的第三天，阮綿棉老師就發現他和其他小朋友真的不一樣。

動手做小學的學生，總把自己的衣服搞得髒兮兮，因為七堂課裡常常有六堂課都得動手做事情。但朱時待的衣服絕對是全班最乾淨，從上學到放學，朱媽媽用熨斗燙出的衣領還是直挺挺的立著，因為朱時待每堂課都在發呆——

據朱媽媽說，她的阿待在轉來動手做小學前，已經換過兩所學校三個老師，被連續寫了一百四十八天的「不要再發呆」，可是阿待只有越來越喜歡發呆。

參考朱媽媽的話和許多兒童行為教導書籍後，阮綿棉老師決定試著鼓勵阿待。例如她和阿待分享蘇格拉底的故事：

蘇格拉底是古希臘時期有名的大思想家，但他很喜歡發呆，常常在街邊一站就是兩三個小時，有時候他會和在廣場遇到的人閒聊。

「阿待，你這麼喜歡看著窗外，是不是也在思考人生的問題？」

小男孩眼神無辜地看向她。「老師，我沒有在思考什麼問題。」

「所以你只是純粹的發呆？」

「對，我只是在發呆。」

蘇格拉底沒有用，阮綿棉老師並不灰心，連忙換上另一個名人當例子：

「阿待你聽過牛頓吧？傳說牛頓每天在蘋果樹下發呆，結果被蘋果砸中了頭，因此發現地心引力！阿呆你也常常觀察自然現象，有想要發現什麼科學原理嗎？」

阿待垂下了頭。「老師我沒有，我只是喜歡發呆。」

「就是單純看著天空看著雲那樣的發呆？」

「嗯，就是那樣的發呆。」

阮綿棉老師像吞進了一塊差點堵住咽喉的棉花糖，再也說不出任何話，但眼前的小男孩神情看來十分誠懇，甚至有一點難過。

「老師我也不想發呆，我每天都想很認真的上課，可是聽課聽到一半，老師就跑來敲我的桌子，我才發現自己又發呆了。」

「所以你不是故意要發呆的？」

「我都照媽媽說的，把眼睛睜得很大很大！可是我還是會發呆……」阿待用力瞪大眼睛，阮綿棉老師看著他，那雙大眼睛裡好像還有微微的淚水。

「沒關係阿待，你可以盡量地發呆、努力地發呆。」阿待白嫩的臉頰看起來就像易碎的蛋殼，阮綿棉老師最見不得小朋友哭了，像阿待這樣還未破殼而出、軟綿綿的小雞仔就要好好愛護啊！想到這裡，她眼中閃出一道光芒：「老師不只允許你發呆，還要舉辦一場『發呆比賽』！」

發呆比賽冠軍

阮綿棉老師一公布要舉辦「年度發呆比賽」，震驚了四年三班的所有學生，他們只知道動動動、玩玩玩，從來沒想過發呆這件事——連玩的時間都不夠了，哪有時間發呆？

但是阮綿棉老師手指敲著黑板，示意所有人安靜。「我來說明年發呆比賽的競賽規則：上課以後，全班要看著黑板開始發呆，在發呆期間不能做任何事，能夠發呆最久的人就贏了。」

規則一說完，底下的同學吱吱喳喳掀起一波問號海浪，這件事情聽起來很簡單，可是由阮綿棉老師口中說出來，其中一定充滿各種陷阱。四年三班的學生都知道，阮綿棉老師最喜歡想出各種與眾不同的辦法，讓他們不僅動手還要動腦。

噹噹噹！發呆課正式開始——這堂課什麼也不用做，有的同學好不習慣，坐下來後就像毛毛蟲在座位上動來動去；有的同學坐得正經八百，背脊打直目不斜視，專心瞪著空白的黑板看；阿待則是有些害怕，他平時可以很順利的發呆，但在發呆課上能夠做得好嗎？

滴答滴答，分針往前移動了二十格，阮綿棉老師看了看底下同學的情景：

體力最旺盛的沛沛已經放棄發呆了，他軟趴趴地趴在桌子上，開始玩著左手食指和右手食指打架的遊戲。

向來對於老師指令使命必達的班長穆范，仍然努力盯著黑板看，但那皺起的眉頭像要把板溝裡的粉筆夾斷。

更多的同學摸摸桌子摸摸書包又看看黑板，正在尋找好好發呆的方法。

阮綿棉老師繞了教室一圈，最後停在阿待身邊。

——阿待果然在發呆。

他單手撐住下顎，目光像拋出去的釣線，落在了一片墨綠色的池塘上，裡頭明明沒有魚兒游動，阿待到底在看些什麼呢？

發現老師停下腳步，許多同學也紛紛轉頭，看著正在出神的阿待。阿待的神情還是這麼悠閒自然，他彷彿是這裡唯一的釣客，沒有人可以打擾他的垂釣。

分針又往前走了好幾格，阮綿棉老師拍了拍阿待肩膀，阿待才從發呆狀態緩緩甦醒。

「我們的發呆比賽冠軍出來了，大家為阿待鼓掌！」阿待這一輩子沒收過這麼多掌聲，差點被掌聲拍得暈頭轉向，阮綿棉老師還幫他戴上親手特製的冠軍花冠。

這是阿待第一次受到讚美，他緊張的低下頭，這時又聽到阮綿棉老師的聲音：

「這次的發呆比賽，讓老師發現大家都還有進步的空間，所以今天的回家功課是坐在書桌前發呆十分鐘，明天上課要告訴我有沒有完成！」

這項功課好困難！動手做小學的學生就愛動動動，但要怎麼靜下來發呆呢？

下課後同學吱吱喳喳圍繞在阿待身邊，班長穆范甚至虛心向他求教：「阿待，要怎麼樣才能好好發呆？」

「我……我也不知道？」

「就像我讀書的時候有訣竅，沛沛運動的時候需要技巧，發呆也是這個樣子吧？一定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人比較進入狀況。」穆范不愧是班上的模範生，直接問出重點。

阿待已經好久沒這樣被同學包圍了。在以前的班上，下課後他最

常聽見的一句話就是「豬呆又在發呆了」，因為他的反應慢，也沒人想和他玩，他只好越來越發呆、越來越發呆……

耳邊還嗡嗡的響著同學問的問題，阿待認真思考了一下，小心翼翼的說出答案。「也許……先認真的盯著黑板，努力的聽課就可以了。」

穆范大聲反對。「不可能吧！努力聽課的話怎麼會分心？」

「阿待說的好像有道理耶。」沛沛像發現了什麼，用力點頭。「有次我運動完好累，回教室後原本想專心聽課，結果竟然分心了，有五秒鐘的時間腦袋裡沒有老師的聲音。可是我沒有辦法像你發呆這麼久，這需要練習的嗎？」

發呆不就是一種本能嗎？阿待很想這麼說，但是看見同學們殷殷企盼的眼神，想說的答案又滾回肚子裡了。「我今天回去努力試試，想辦法寫出一份『發呆攻略』告訴你們？」

阿待的發呆攻略

接受了同學的拜託，阿待回家後認真的想著，要如何發呆得又快又久？

「進入發呆模式的辦法：上課認真聽講，越認真越容易發呆……」

阿待寫完攻略守則第一行，便皺著眉頭停下筆。

這份攻略的困難度，就像教人要怎麼呼吸，呼吸還用得著學嗎？但也許大家都用肺呼吸，而他要教大家的是如何不用肺呼吸。這麼一想，阿待又進入了發呆模式，但是這一次有些不同。

——阿待又進入了那塊透明的世界。這裡沒有其它顏色沒有聲音，伸出手來碰到的都是軟綿綿的透明氣泡，他好像在豆腐裡的一

角，什麼也不用思考只要直挺挺的躺下。

這裡是發呆世界的終點，他花了好久的時間才達到這種最高境界，在這裡他可以發呆多久就呆多久，可是他不能教同學們一下子就到達這裡，得一步一步教他們慢慢來。阿待仔細搜索他待的透明世界，五分鐘後，終於在右腳腳尖下找到一條透明得幾乎要看不到的線，他拉著線，慢慢往外爬。

移動時，充斥全身周遭的泡泡發出啵啵的破裂聲，阿待咬了咬牙，仍決定繼續往前。他看著手中的線逐漸由透明變成淡粉色，眼前的景色也慢慢轉變。

一隻蝴蝶停在粉色的花朵上啜飲蜜汁，媽媽牽著他的手柔聲訴說：「阿待你看見了嗎？這朵花是這隻蝴蝶的家，每隻蝴蝶都有屬於自己適合的家。」

他記得這是幼稚園時，媽媽帶他去農場玩時所說的話。他在書上看過，蝴蝶沒有肺也沒有腮，是用胸部和腹部兩側的氣門和氣管呼吸的。氣門是蝴蝶的「鼻孔」，髒東西先在氣門被過濾後，空氣進入氣管中，再由微氣管通往昆蟲身體的各個地方。如果靠近一點看蝴蝶，就能看見牠的腹部一張一縮，每隻蝴蝶一定都把自己的腹部練出了八塊肌。

天上忽然烏雲密布，一滴滴白色雨珠滾落下來，每滴的形狀各不相同，長得像 1、2、3、4……，閃電落下，他聽見了數學老師發出「阿待你又在上課發呆」的轟轟雷鳴！

啊！阿待主動從發呆的世界醒了過來，他想起來了！

「原來這就是發呆的祕訣啊！」早自修時間還沒開始，一群早到的同學便圍著觀看阿待的「發呆攻略」，還不忘七嘴八舌提出自己的經驗：

「攻略上寫要捕捉腦海裡的畫面，真的是這樣耶！我有一次上自然課發呆，就是忽然想到了家裡好吃的蛋糕，想著想著開始擔心妹妹從幼稚園回家後會不會把我的份偷吃光……」

「我發呆的時候常在想冒險故事，例如尋寶記裡的主角如果跑到國文課本的課文裡會怎麼樣？想著想著我就跑到埃及去了。」

沛沛忽然回過頭問旁邊的人。「穆范班長，你有發呆過嗎？」

誰都知道，穆范班長不只是班上、也是全四年級的模範生代表，如果有一張「好學生行為評分表」，穆范班長一定在每個方面都是大大的一百分，這樣的穆范班長會做發呆這種事嗎？

看見同學的眼光全集中在他身上，穆范班長慢慢漲紅了臉。

「我……有時候寫功課會發呆。」

阿待露出訝異的神情，就連穆范班長也會發呆嗎？原來發呆不是這麼奇怪的一件事啊！

「其實每個人都會發呆，這件事就像吃飯喝水一樣自然。很多人覺得發呆浪費時間，有時間發呆，為什麼不多做一些事情？」阮綿棉老師收到同學們迫不及待幫阿待送上的發呆攻略後，說出了她的想法。「你們還記不記得上自然課時做過的彈簧實驗？每個彈簧都有它能夠承載的彈性限度，如果你們一直拉著彈簧不放鬆，它很快就會彈性疲乏。」

「我們的腦袋瓜也是一樣，動腦筋思考久了得放鬆一下，發呆正是讓腦袋放鬆的方法，甚至會因此蹦出許多新點子。」

說到這裡，阮綿棉老師發下了一張圖畫紙。「現在請你們把昨天的發呆內容畫出來，也許會發現一些特別的事哦。」

一拿到紙，阿待的手已經先動了起來，經過昨天的「攻略」後他有好多好多想法，他要把這些全部畫在紙上！

偶爾仍會發呆的阿呆

四年三班的教室壁報牆上，貼滿了各種奇特的圖畫，據說是以所有科目的試題畫成的圖畫，許多學生經過時，總會探頭進來看一看。

例如有一張圖畫著四年級的國語課文〈靜靜的淡水河〉，但淡水河畔多了兩個人在河邊挖寶，結果挖出滿坑的垃圾；音樂課堂也變成一張圖，除了在臺上大聲吼叫的媽媽，底下聆聽的觀眾有耳朵又被震驚一次的貝多芬、找不到評分表的老師和四處逃竄的小朋友……

其中有一幅畫顏色最多彩多姿，圖畫上方寫著大大的「 $26 + 13 \times 5 = ?$ 」，二十六朵粉紅小花開在一片碧綠的草地上，黃色的蝴蝶正停在上頭啜飲花蜜，而天空下起了數字雨，1、2、3、4……有個著急的小男孩撐起傘為花和蝴蝶遮擋風雨，媽媽牽著小男孩的另一隻手，為她的孩子撐開另一把彩色的傘。

「阿待，這就是你內心的世界嗎？」來參加家長會的朱媽媽揉了揉發紅的鼻子，開心的抱著自己兒子。

「孩子的內心世界遠比我們表面看到的更繽紛多元，我覺得這麼有創意和想像力的阿待，將來有可能成為一名藝術家。」阮綿棉老師為朱媽媽仔細介紹這幅畫，並對阿待比出了大拇指。

阿待的眼睛裡不再蓄滿淚水，而是閃亮亮的各種色彩。現在的他仍然會發呆，但他試著讓自己發呆的時間少一點，他還得多看多學其他東西，才能夠為他的發呆世界裝滿各種顏色和想像。

如今，《朱時待的發呆攻略》成了小學界的小學生之間最流行的一本書，「發呆有理，發呆萬歲」成了用功讀書的學生們最喜歡的一句口號，就連上課最專心最認真的班長穆范，也在抽屜裡放了一本發呆攻略呢！

發呆，最棒了！

評審意見 |

本篇童話，文筆流暢自然，敘述活潑生動，場景以一般學校生活為主，加上一些誇張、有趣的聯想，使讀者容易理解與閱讀；故事中提到「發呆」這件事，雖然對一般人而言，是較偏向負面的語詞，但相較於令人緊繃的課程或活動，也可以解釋為一種「靜心或思考」，這樣的主題及思維表達，可帶給讀者一些省思，並延伸讓人對於事情的「對錯」有不同的評價與判斷，就像故事中的主角，雖然愛發呆，但有可能是擁有繪畫天份的；整篇童話帶有一點「幽默與諷刺」的意味和另類的思考，也算是一種特殊的創意！

—— 王金選



童話類 | 佳作

搶救便當大作戰

鄭丞鈞

得獎感言 |

很喜歡寫兒童故事，更開心聽到小朋友喜歡看我的故事，只要知道有小朋友在看我的故事，總會開心得不得了，很希望能寫出更多小朋友喜歡的故事。

個人簡介 |

臺中東勢客家人，臺東師院兒文所碩士，目前在新北石門乾華國小教書，曾獲一些兒童文學獎項，以及出版一些書。

搶救便當大作戰

一、放暑假

明天就是暑假了，可是乾華國小的老鼠三兄弟並不開心，甚至可以說是心情沉重。

因為他們今早在教室的牆壁洞中，聽到老師告訴小瑜，暑期餐券目前只能在午餐時間領取食物，其他時間不能使用。

「這怎麼可以？」鼠三不解的說：「小瑜只有四年級，家裡還有個弟弟，他們怎麼可以一天只吃一餐？」

「幫忙只幫一半，效果還不到一半！」鼠二搖著頭說。

「我們平日跟著老師、小朋友飽讀詩書，而且每天都吃得飽飽飽，所以小朋友遇上困難，我們三兄弟更應該幫助他們，你們說對不對？」鼠大的看法比其他人更進一步。

鼠二、鼠三點頭表示贊同。

「只是，要怎麼幫？」鼠三問。

「想知道怎麼做，」鼠大說：「跟我走就對了。」

二、便利商店

在鼠大的帶領下，三兄弟利用下水道來到校門口。

他們三個像偵察兵，偷偷摸摸地從水溝蓋往外看。這時是放學時間，只見小朋友們一個個歡天喜地的踏出校門。

「看小朋友放學，就可以幫助到小瑜嗎？」鼠二說。

「不是在看放學。」鼠大說：「我是在監看校門口對面的那間便利商店。」

對老鼠們來說，便利商店是最夢幻的商店，那裡有吃又有玩，處處充滿驚喜，和附近的水餃店、燒臘店、手機店、服飾店相比，便利商店就像嘉年華會一樣，熱鬧又繽紛。

「有個人咬著熱狗麵包出來了——哇，上頭還淋滿了酸酸甜甜的番茄醬。」見到最愛的美食出現，鼠二全身激動，差點昏死在地上。

「哇，有個小男生在店門口吃巧克力雪糕！」鼠三忍不住大呼：「你們看，雪糕和巧克力碎片一起滴到人行道上了……」

「好啦，你們別說了。」鼠大制止他們，「再說下去，我也會受不了。」

「我們為什麼要監看便利商店？」鼠二邊說邊嚥口水。

「午餐券不是都到便利商店兌換？」鼠大說。

鼠二、鼠三點點頭。

「為了讓小瑜在暑假期間，午餐和晚餐都能吃得飽，」鼠大突然神祕兮兮的說：「我們將進行一項大作戰。」

「什麼大作戰？」鼠三也跟著壓低聲音問。

「就是到便利商店進行搶救便當大作戰。」

「什麼？」鼠二大聲嚷嚷：「搶劫便當大作戰？」

「不是搶劫，」鼠大糾正他：「是搶救。」

「那還不是一樣？」鼠二說：「你要我們到便利商店偷食物出來，再送給小瑜，對不對？」

可能是「偷」、「搶」這些字眼太沉重，頓時間，三隻老鼠都噤聲不語，下水道安靜到只聽得見車子駛過的回音。

只是不到二秒的時間，他們的臉上都露出賊賊的笑容。

「我們不是用偷，是用借的，以後有機會還會還回去。」鼠二說。

「這是做好事，應該沒關係吧……」鼠三說。

「我們還可以幫忙他們處理一些過期的食物。」鼠大說：「直接丟掉，那多浪費啊？」

三隻老鼠眼都亮了起來，充滿各種誘惑的便利商店，讓暗黑的鼠性在他們心中燃起熊熊大火！

「搶救便當大作戰」就這麼確定了。

三、老黑

只是老鼠想進入便利商店真的很不容易。

「簡直比登天還難。」鼠二說。

他們曾在半夜溜進手機店，試用最新款的手機，也曾在半夜到燒臘店參加狂歡派對，唯有便利商店，不是想進就能進，想出就能出的。

因為便利商店二十四小時營業，隨時都有人進出，再上乾淨透明、潔白無瑕的店門口，就像有二十萬支探照燈在那裡把守一樣，灰漆漆的老鼠只要一踏入這個「叮咚、叮咚」個不停的禁區，立刻被鎖定，毫無猶豫。

像上次他們參觀完服飾店，想「續攤」到便利店吃個東西，結果差一點就被踩扁在店門口。

「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鼠三嘆了口氣說：「不是人人都能看得出，我們是飽讀詩書，存有善心的老鼠。」

「所以啦，有了上次的恐怖經驗後，我開始在學校圖書館查資料，也讀了不少戰爭的故事，終於讓我擬出了一個完美的作戰計畫……」鼠大得意的說：「我把它稱作計畫A」

鼠二、鼠三睜大眼睛看他。

「先考考你們，能自由進出校門的人是誰？」鼠大問。

「校長。」

「老師。」

「不是那些人，」鼠大不耐煩的說：「我說的是動物。」

「明明剛剛說的是人，現在又說不是人。」鼠二嘀咕著：「當然是老黑囉。」

「沒錯，就只有老黑能自由進出校門，以及這附近的店家。」

老黑是乾華國小的校狗，他脖子上有項圈，身上還植入晶片，因為有身份證明，所以附近的店家都認識他。

「所以我們先找老黑商量。」鼠大說。

敦厚老實的老黑，一聽說要幫助小朋友，馬上一口答應。

「不過我能幫上什麼忙？」老黑問。

「我們的作戰計畫就是，」鼠大說：「讓我們攀在你的肚子下面，然後夾帶我們到便利商店裡。」

「那我的肚皮會很癢。」老黑說。

「我們會忍耐。」鼠二說。

老黑看著老鼠三兄弟，大眼睛眨了兩下後，說：「好吧，那我也忍耐。」

四、偷渡

隔天傍晚，太陽已經偏西，可是仍舊使盡全力，像要把人蒸乾似的，努力散發它的熱情。

在熱浪的簇擁下，一條狗和三隻老鼠，按著計畫A，從乾華國

小的校門口溜出去。他們先在人行道上走一小段路，最後停在十字路口，準備跟著路人過馬路。

「太過癮了！」鼠二在老黑的肚子下大喊：「我第一次這麼光明正大的在大街上蹣跚。」

「我們現在正乘著一艘黑色的艦艇準備偷渡、搶灘。」鼠大也開心的說：「希望暑假過後，老黑能與我們繼續合作。」

「你們可以不要說話嗎？」老黑輕聲抗議著：「你們一說話，我就覺得肚皮好癢。」

為了怕老黑真的會躺在馬路上抓癢，三兄弟不敢再多說話，直到進到便利商店裡。

「我就帶你們到這裡。」老黑對著肚皮說。

「這只是在大門旁而已，把我們丟在這裡，等於是害我們陣亡在灘頭。」鼠大拜託著：「可不可以再多走幾步路，帶我們到食物架前面？」

「沒辦法！因為店長說，如果我想吹冷氣，最多只能躲在這個角落，因為我再走進去一些，就會嚇到一些怕狗的客人。」老黑半躺著，抬起後腳爪，準備對著肚皮撓癢。

「你怎麼不早講？」鼠三說。

「你們也沒有早點問我。」老黑說：「我快受不了了，我要抓癢了……」

「那現在怎麼辦？」鼠二大呼。

眼見老黑的大腳爪就要落下，鼠大第一個發難，他馬上跳離老黑的肚皮，並大喊：「快啟動計畫B！」

「計畫B是什麼？」鼠二、鼠三齊聲發問。

「我還沒想到！」鼠大喊完，立刻躲到離他們最近的貨架下面，鼠

二、鼠三見狀，也跟著一道滾進去。

「什麼嘛……」鼠三氣喘吁吁的抱怨著：「根本就沒計畫B，幹嘛喊得像真的一樣。」

「計畫要花時間想，我目前只想到標題嘛。」鼠大說完低頭一看，才發現鼠二出了狀況——他全身發顫，還兩眼翻白。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鼠大著急的問鼠三。

「我也不知道哇！」鼠三也同樣驚慌。

難道是因為剛剛的過程太刺激，導致鼠二心臟病發了嗎？

五、從熱狗到玩具

「弟兄有難，任務失敗。」鼠大說：「我去叫老黑過來，我們趕緊撤退。」

「再等一下。」鼠三觀察著鼠二的狀況，然後，他笑了出來。

「怎麼了？」鼠大絕望的說：「難道你的腦袋也出問題了？」

「不是，」鼠三說：「你聞聞看，是什麼香味一直傳過來？」

鼠大抬起頭，將鼻頭對著空中抽動了幾下，然後不太確定的說：

「嗯……好像是熱狗的味道。」

一聽到有人提到「熱狗」這兩個字，鼠二馬上回過神來，還不斷的說：「熱狗，我要熱狗……」

「沒錯，就是上頭一條條在滾動的熱狗，讓他昏眩過去了。」鼠三說。

「原來如此。」鼠大笑著說：「他的『熱狗昏眩症』變得更嚴重了。」

「可能是剛剛太緊張，再加上我們剛巧就躲在熱狗櫃的下方，所

以一時情緒激動，就開始翻白眼。」

「不過現在不是處理熱狗的時候。」鼠大認真地對剛甦醒過來的鼠二說：「按照我們的作戰圖，我們接下來得趕到玩具區。」

「作戰圖？玩具區？」鼠三問：「我們哪來的作戰圖？」

鼠大不回應，他立刻沿著日用品貨架的下方，跑向玩具區。鼠二、鼠三見狀，只得硬著頭皮跟著跑，然後再一起跳入玩具堆裡。

沒想到三兄弟大膽的行徑，全被一位蹲在玩具區挑揀玩具的小男孩看在眼里。

「阿嬤，有三隻老鼠藏在裡面！」小男孩立刻向阿嬤告狀。

「哪裡？怎麼可能會有老鼠藏在裡面？」阿嬤順著小男孩的指頭往玩具堆裡看。

「裝死……欺敵……」鼠大撇嘴小聲說。

有老花眼的阿嬤眯著眼，對著老鼠三兄弟看了老半天後，說：「哇，現在的玩具做得好像真的一樣。」

「那不是玩具，是真的老鼠，他們剛剛從下面爬上來。」小男孩向阿嬤強調。

「是玩具老鼠啦！你看，都不會動。」阿嬤堅持著：「我上次在夜市，還看到有人在賣假蟑螂。」

「是真的老鼠……」

「好啦，我們不要再看這些噁心的玩具了。」阿嬤牽起孫子的手說：「走，我們去拿冰冰。」

小男孩一聽到「冰冰」，眼睛都亮了，他馬上跟著阿嬤走。

「呼……」三隻老鼠終於能喘口氣了。

「我也好想吃『冰冰』。」鼠三說。

「好，我們現在就到『冰冰』區。」鼠大說：「不過我們只能路過。」

六、熟食區

從玩具區來到飲料區後，老鼠三兄弟更是神經緊繃。

不是五顏六色，讓人看得目不暇給的各式飲料讓他們神馳目眩，也不是這裡的溫度冷到像冬日的寒流來襲，而是這裡來來去去的客人比玩具區還多。

「快跑到食物架上！」鼠大一吆喝，三團灰色的影子，快速的從飲料架跳到熟食區。

然後，他們又被那個小男孩看見了。

「阿嬤，有老鼠……」小男孩用力搖晃阿嬤的手說。

「怎麼這裡也有老鼠？」阿嬤湊到飯糰架上。

情況危急！老阿嬤又來襲！

鼠二、鼠三只好學鼠大那樣趴在飯糰架上，然後縮起尾巴、肥屁股朝外，不斷的自我催眠，把自己想成是新口味的灰色飯糰。

「哎呀，這是新口味的灰色飯糰啦。」阿嬤哈哈的笑了兩聲。

「才不是咧！」一直被阿嬤誤會，小男孩的眼淚都快掉下來。

趁阿嬤在安撫小男孩，鼠大下令：「來不及拿便當了，現在一人抱起一顆飯糰，然後跑向老黑那裡。」

接著，在便利商店光亮無比的白色地板上，出現了三隻在狂奔的老鼠。每個灰色的身影都夾著一個深綠色的飯糰，怪異的景象嚇壞了一個正要走向櫃臺結帳的小姐。

趁那小姐張嘴準備驚聲尖叫之際，鼠二轉頭，投以一個足以震懾人心，讓她連續三個晚上都難以入眠的殺手級眼神。

果真那位小姐被嚇到凍結，等她被店員喚醒時，老鼠三兄弟已經被老黑帶到店外去了。

七、白老鼠

「成功！勝利！」老鼠三兄弟開心的在老黑的肚子下大吼大叫，雖然沒吃到熱狗，雖然沒拿到雪糕，雖然老黑不斷警告他們，他的肚皮很癢，但是這是第一次成功的從便利商店盜走食物，所以三兄弟還是覺得這是一次大勝利。

「接下來要去哪裡，你們知道嗎？」老黑問。

「我查過了，」鼠大說：「只要直直走，就可以到小瑜的家。」只是老黑才晃沒幾步路，就停住不動。

「怎麼了？」鼠二問。

「前面有一隻白老鼠，他要我

「白老鼠？」老鼠三兄弟一爬出老黑的肚子，果真就在前方的消防栓上，見到一隻氣質斯文，像穿著一襲白西裝的白老鼠。

「你們很丟臉吔，居然到店裡偷東西。」白老鼠一開口就數落他們。

白老鼠雖然瘦小，卻有一股威嚴感，讓老鼠兄弟及老黑不敢輕視他。

可是三兄弟仍要在嘴巴上爭一口氣。

「你是誰呀？」

「關你什麼事？」

「便利商店是你家嗎？」

「你們一共問了三個問題，那我就一一回答你們。」白老鼠定定的看了他們一眼後說：

「第一，我是老鼠小白。我是一隻實驗鼠，之前在實驗室裡與科學家們做過許多的實驗，我挨過針、挨過刀，還被放射線照過無數

次，所以我已成了變種鼠，我現在的智商勝過一般老鼠數百倍。

第二，你們偷飯糰當然關我的事，這牽涉到第三個問題，因為我的主人就是這家便利商店的店長——他好心認領我。所以你們偷店裡的東西，就等於是偷我的東西一樣。」

三兄弟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怎麼回應他。

「你們在店裡的一舉一動我都看著眼裡。」小白說：「我從未見過這麼大膽的老鼠，而且一次來三隻。」

三兄弟也很想告訴眼前的白老鼠，他們也從未見過像他那樣，這麼不像老鼠的老鼠。只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是不敢說。

僵持了一會兒，老黑說話了：「他們偷東西是為了幫助小朋友……」老黑一開口，就像水庫洩洪一般，嘩啦嘩啦地說個沒完，直到嘴乾了，他才停住。

「原來你們是為了助人。」小白恍然大悟地說：「只是你們做白工囉。」

「為什麼？」三兄弟詫異的問道。

「你們沒看到便利商店的門口貼著公告嗎？今天早上市政府緊急通知：從今日起，午餐券任何時間都可使用，午餐券如果用完，也可以到櫃檯登記、兌換食物。所以你們的擔心變成多餘的。」

三兄弟楞住了，好半天後，鼠大才說：「我們真的做白工了……」

「不過也不算啦！」小白大笑幾聲後說：「至少可以讓我認識你們這些熱心的好人，而且我還要請你們吃好吃的。」

「好吃的！」三兄弟異口同聲地大喊。

「對，好吃的。」小白眨了一下眼睛。

「有熱狗嗎？」鼠二問。

「有巧克力雪糕嗎？」鼠三問。

「當然都有，」小白說：「而且都是過期的。」
對老鼠來說，過期的食物更迷人。
「那這三個雞肉飯糰呢？」老黑問。
「也不可能再擺回店裡，就送你當晚餐。」小白對老黑說。
老鼠三兄弟及老黑聽了眉開眼笑，開心得不得了。
於是，在鼠大的帶領下，他們用力喊了一聲——
「搶救便當大作戰，成功！」



童話類 | 佳作

海底美食街

王美慧

得獎感言 |

我愛逛夜市、美食街，某天突想到深海世界或許也有個海底美食街，說不定他們會變身，來到人類世界考察？覺得有趣之餘不禁想到，那他們會不會也學人類隨手亂丟垃圾，衍生垃圾危機？這點，值得我們反思。

個人簡介 |

一九七一年生，寫作二十五年，曾獲時報文學獎、桃城文學獎、雲林文化獎、雲林作家作品集……等。

海底美食街

1. 外婆家的小漁村

放暑假，讀國小二年級的阿宏到外婆家小住，外婆家是個小漁村，外公出海捕魚時，外婆就在海邊挖在地人稱「國聖蛤」的「赤嘴仔」。

阿宏跟著外婆來到海邊時，常把早餐店的塑膠袋和餐盒隨手亂丟，風一吹，垃圾全飛進海裡。

「阿宏，不要亂丟垃圾！」

外婆告誡時，阿宏總說「好啦、好啦」，但他沒一次聽進去。

這天，外婆要到海邊挖赤嘴仔，叮嚀他在家不要跟來，但阿宏一個人在家好無聊，偷偷地跟了過來。

外公和外婆都是浮潛高手，媽媽也是，媽媽常說他一定也有遺傳到家族潛水的好本領，剛上游泳課時，一下水馬上就向前游了出去，讓教練嘖嘖稱奇。

「阿宏，只有你一個人時，不能靠近海邊！」

將外婆的話當成耳邊風，阿宏跑到另一頭游泳，不過癮，他開始學外婆浮潛，他年紀雖小，但一樣可以成為浮潛高手。

得意忘形的阿宏，只顧著「自我挑戰」，潛水的時間越來越長，沒注意到自己離岸邊越來越遠，最後一次潛入海裡，憋氣時間遠超過極限，頓時他覺得頭昏，四肢無力，浮不上來，沉甸甸的身體隨著水流往內海去，一直沉、一直沉，最後失去意識。

* * * * *

2. 海底美食街

不知過了多久，耳邊傳來陣陣的喧擾聲，阿宏被「吵醒」後，赫然發現自己竟在海底，身體外圍還罩著一層透明的防護罩，他不用換氣，也能在水中來去自如。

換氣？他想想，自己剛才好像是在浮潛，然後……

阿宏還在回想之際，一隻燙著捲髮的海馬阿姨熱情地拉著他，「人類的小朋友你好，歡迎光臨海底美食街，我是美食街的志工，專門接待外來的『觀光客』。」

「觀光客？」是指他嗎？

「沒錯，我們海底美食街包容多元文化，就算人類前來，我們也一樣會敞開雙臂歡迎。你不用擔心，從現在開始到你離開，我是你的專屬響導，會幫你解說這裡的一切。」

海馬不由分說地拉著阿宏往前遊走，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座鐵拱門，門上鑲有「海底美食街」幾個大字，字上還裝有霓虹燈閃爍著。

「好炫喔，海底居然也有霓虹燈！」阿宏對眼前的事物感到新奇，一時忘了「回想」自己怎麼會來到這裡。

「陸上有的小吃，這裡應有盡有。」海馬自豪地說著。

「真的嗎？」阿宏懷疑地問，眼睛倏地一亮，訝異地指著第一攤的招牌，「是魷魚羹耶！」

「想不想吃？」

阿宏用力點頭，海馬從口袋裡掏出三枚印有海馬圖樣的銀圓幣給他。

「這裡不管哪一種小吃，一碗、一盤都是一個圓幣，我最多只能給你三枚，花光了，你就要自己想辦法。」

「喔。」阿宏拿了圓幣，才不管那麼多，興沖沖地來到第一攤，向花蟹老闆點了一碗魷魚羹吃。

找位子坐下，才吃了第一口，阿宏就皺起眉頭，「味道怎麼不太一樣？」他拿著衛生筷在碗裡翻動，「這碗魷魚羹裡面怎麼沒有魷魚呀？」

阿宏一說，海馬嚇得臉色發白，連忙示意他小聲點，尤其旁邊那桌的客人，是一隻身上有刺青的魷魚。

海馬坐近他身邊，小聲地跟他說明後，阿宏才明瞭，原來海底美食街不賣海鮮，只要有海鮮的部分，全部改成素食豆包。

也是啦，吃海鮮不就是在吃他們的同類嗎？

為免阿宏再出包，不小心惹怒海底「居民」，海馬索性一次把美食街的由來全告訴他。

「你是說，你們會不定期派人……，呃，派各種海洋生物變身成人形，到陸上去考察人類的小吃攤和各種美食？」阿宏驚訝地瞪大眼。

「我們這裡是美食街，當然就是去考察美食，其它像是海底遊樂園，就會去考察人類的遊樂園。」海馬自信地說：「這是祕密，但是我們也不怕你們人類知道，因為你們絕對找不出我們派去考察的人員是誰。」

阿宏愣愣地點頭，既然是刻意變身，當然就會隱藏的讓人猜不出來！

再說，人類的攤子在陸地，海底美食街在海底，不會拉走人類的客人，應該是沒關係吧！至少他覺得沒怎麼樣，反而覺得能在海底逛美食街，是一件很新奇的事！

吃完了魷魚羹，阿宏迫不及待往下一攤走。

阿宏選的第二攤，是變成素食的天婦羅，口感差不多，不過阿宏看到一個現象很好奇。

「海馬阿姨，為什麼他們都把塑膠袋往上頭丟？」他明明看到美食街裡有大型的垃圾桶，還有一隻章魚專門在撿垃圾，可是大家都邊吃邊走邊丟。

「他們呀，亂丟垃圾，怎麼勸導都沒用！」海馬頗傷腦筋。

「亂丟垃圾？可是我看他們丟出的垃圾，一直往上去，沒掉下來。」

「是啊，因為垃圾都丟到陸地上去了！」海馬嘆了一口氣，「我們的考察員，不只考察人類的料理，還把人類的的生活習性詳細說明。很多魚兒聽說人類會把垃圾丟進海裡，他們也要比照辦理，把海裡的垃圾丟到陸地上。」

阿宏聽了，臉漲紅，尷尬不已。

「不只這樣，連收集垃圾的章魚也會偷倒垃圾。」

海馬說，海底有個固定的垃圾場，因為要收費，章魚有時會趁四下無「魚」之際，把垃圾偷倒到陸地上，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把倒垃圾的費用放進自己的口袋。

他們志工團的人勸過也當場抓過，但章魚總會趁他們沒看見時，又偷倒垃圾，真是講不聽！

「這樣，不太好吧！」阿宏突然意識到如果陸地變成垃圾場，那以後他們要怎麼居住？

「四神湯，好喝的四神湯，快點來買！」賣四神湯的花枝小姐，一邊補妝，一邊叫賣。

阿宏想起外婆最愛喝四神湯，他想買一碗「海底四神湯」回去給外婆喝，一轉頭就忘了剛才擔憂的事。

「外帶」了一碗四神湯後，阿宏的圓幣也花光了！

「有豬肉餡餅耶！」

「可是你沒圓幣了，不能買。」看到阿宏露出想吃的眼神，海馬心軟地說：「好吧，我可以介紹你去當洗碗工賺圓幣。」

「洗碗？」

*** **

3. 洗碗打工

阿宏微皺眉，他在家沒洗過碗，不過這條海底美食街長的不見盡頭，他才吃兩樣，還沒吃飽，也沒吃過癮，如果洗碗能賺圓幣買小吃，那他就委屈一下囉！

「妳沒看到我用的是免洗碗筷，哪來的碗洗？」賣酒釀湯圓的白帶魚，回絕了海馬的請托。

連續走了好幾家，都是同樣的理由，阿宏想起從第一攤到第二十攤，只要需要用碗裝盛的，似乎都是使用免洗碗。

「每次考察員回來都會帶回人類的新訊息，自從知道人類不使用傳統碗筷改用免洗碗後，現在海底美食街幾乎每一攤都是用免洗碗。」海馬無奈地攤開手。

「那怎麼辦？」沒碗可洗，就沒圓幣可賺，沒圓幣就不能買小吃。看到一整排綿延不絕的小吃攤，阿宏的口水都快流下來。

「有了，我記得鯨魚賣的豬血湯，還是用傳統碗筷。」海馬拉著阿宏，咻地來到鯨魚的攤子前。

經海馬說明後，鯨魚大哥呵呵笑著：「噢，是小屁孩耶！」

阿宏驚訝地瞪大眼，海馬偷偷告訴他，鯨魚曾經「變身」到陸地上去考察，學了一些人類的流行語。

「原來！」難怪鯨魚大哥知道「小屁孩」！不過他好像誤解，一般人說「小屁孩」是略帶不屑的，不是親切的問候。

但阿宏沒時間解釋，鯨魚的豬血湯攤，生意很好，洗碗槽的碗堆積如山，阿宏接下洗碗工作，海馬主動幫忙，不一會便洗完。

鯨魚感謝之餘，先請阿宏喝一碗豬血湯，再給他三枚印有鯨魚圖樣的圓幣當報酬。

「咦，銀幣上怎麼變鯨魚圖案了？」阿宏一臉疑惑。

海馬和鯨魚尷尬一笑，經她說明，阿宏才知，原來海底族群眾多，誰也不服誰，大家都想成為圓幣上代表圖案，經過幾次協商破裂，便決定自己的圓幣自己印，導致圓幣至今仍沒有「統一」。不過幣值都是一比一。

「如果我能收集到每種不同的海底圓幣圖案，那就太酷了！」

鯨魚大哥愣了下，「早說嘛，我這裡有好多種不同圖案的圓幣，你看喜歡哪個，我跟你換就是！」

阿宏保留了一枚鯨魚幣，在鯨魚的圓幣盒裡，挑了兩枚魷魚和花枝圖案的圓幣，外公常出海釣這兩種海鮮，他想帶回去給外公當記念。

「早知道我就留一枚海馬幣，不要全部花掉。」阿宏懊惱地說。正猶豫要拿魷魚或花枝去換海馬幣時，一枚海馬幣出現在他眼前。

「阿宏，這個圓幣送給你。」

「海馬阿姨……。」

「噓，我們海底美食街有規定，志工只能送給『觀光客』三枚圓幣，不過阿姨覺得和你很投緣，偷偷送一枚給你。」

鯨魚用手捂著眼睛，直嚷著：「我沒有看到、沒有看到。」

「謝謝海馬阿姨，謝謝鯨魚大哥。」阿宏摸摸後腦勺，乾笑著：「不過，可以再介紹我洗碗的攤子嗎？我想再賺圓幣。」

「這個……，是可以，不過還要再找找。」

「去鐘螺小姐的羊肉湯攤吧，前天我已經說服她改用傳統碗筷。」鯨魚大哥得意的呵笑著。

「這樣呀，那我們快去。」

* * * * *

4. 垃圾土石流

海馬拉著阿宏正要離開，突然上頭轟轟作響，海馬和鯨魚面面相覷。

鯨魚焦急地說：「不妙了！我們擔心的事，可能發生了！」

阿宏一臉茫然，突然看見上頭有東西掉下來，一堆、兩堆、三堆……，像炸彈一樣，轟炸下來！

「……據報，海底美食街上方的陸地垃圾場，正在嚴重崩坍中，各位趕緊離開海底美食街，免得被垃圾土石流給淹沒！」

海底美食街的街長透過廣播器，要大家趕緊撤離，頓時間，尖叫聲四起，大夥像逃命似地東奔西竄。

「阿宏，快走！」海馬拉著阿宏要游離，卻被逃命的群眾給撞開。

見阿宏被蜂擁的魚群給推擠跌到一旁，鯨魚忙不迭說：「阿宏，快到我背上來，我背你游出去！」

「噢，好！」阿宏努力地躲開竄逃的蝦兵蟹將，順利跳上鯨魚的背，坐穩後，下意識地回頭喊：「海馬阿姨，快上來……，噢，海馬

阿姨呢？海馬阿姨怎麼不見了？」

「她也許游出去了，我們得快點離開，否則會有危險！」

一大群小卷游過後，一直朝後看的阿宏，終於發現了海馬的蹤影。

「海馬阿姨跌坐在後頭，她好像被撞傷了！」

「在哪裡？」已經往外游的鯨魚大哥停了一下。

「在後面那裡！」阿宏指著後頭，逛美食街的群眾差不多都逃走了，只剩海馬阿姨孤伶伶杵在原地。

就在鯨魚掉頭時，上頭又轟的一聲，頃刻間，一大堆垃圾黑壓壓地刷了下來，阿宏驚叫著：「海馬阿姨，快跑！」

海馬抬頭一看，驚叫了聲，來不及逃走，瞬間被垃圾給淹沒。

「海馬阿姨！」

「阿宏，你下來，趕快游走，我去救海馬阿姨。」

「不，我也要去，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這是外婆常跟他說得話。

「可是這裡很危險，上頭的垃圾很可能隨時會再崩坍，把我們都淹沒！」鯨魚大哥勸戒著，「你還是先走！」

見垃圾又滑下一小堆，阿宏很害怕，但他更擔心海馬阿姨，他來到海底美食街，是海馬阿姨帶著他，親切地為他解說和導覽，還偷送他一枚海馬圓幣，現在海馬阿姨有性命危險，他怎能棄她不顧！

「鯨魚大哥，我們快點去救海馬阿姨，再晚就來不及了！」阿宏直接跳下鯨魚的背，先一步往前游去。

阿宏游到海馬被淹沒的地方，立刻徒手將垃圾挖開，鯨魚也來幫忙，不一會，總算看到奄奄一息的海馬。

「海馬阿姨，妳別怕，我們來救妳了！」

「阿宏，謝謝你……。」

阿宏協助海馬趴到鯨魚的背上，他正想跳上去時，上頭又轟轟作響，鯨魚本能地游開，見到一堆垃圾如土石流般滑下，阿宏嚇愣杵在原地，失去意識前的最後記憶，就是看到一堆垃圾將他淹沒，還有海馬阿姨和鯨魚大哥的驚喊聲。

* * * * *

5. 海底考察團

「阿宏，快起來，你不是要去參加『認識海洋生態』的環保講座！」

被外婆搖醒，見時間快來不及，阿宏梳洗後，馬上換衣服出門。

「阿宏，等一等，把早餐帶去吃。」

接過外婆手中的飯糰，阿宏和外婆步行到附近的國小。

今天，有環保團體在國小舉辦講座，知道這個消息，他馬上跟外婆說他要參加。外婆以為他被禁足到海邊太無聊，才會想參加，其實根本不是這樣的。

一個星期前，他偷到海邊浮潛，不小心漂到內海，外婆說，她和附近的漁民找了一個上午都找不到，直到下午，有一艘漁船把他載回來，說是在捕魚時，看到一隻鯨魚背上有小孩，他們「救」過小孩，火速地返回。

阿宏想，一定是鯨魚大哥載他回來的。他的海底美食街奇遇是真的，因為那幾枚印有海馬、鯨魚的銀圓幣，就放在他的口袋。

「今天好多外地人來。」外婆邊找位子邊說。

阿宏看了後頭的人一眼，眼睛陡地一亮，雖然後面坐的都是

「人」，但他卻強烈感覺他們是「變身」的，尤其那個金色捲髮的女子，感覺好像海馬阿姨，而旁邊高大魁梧的壯男，一舉一動，活脫脫像是鯨魚大哥，還有其他幾個也都是。

他們對他露出親切的微笑，更令他覺得自己的臆測是真的。

他想，海馬阿姨他們一定是特地組了海底考察團，到陸地來聽環保講座的。

他想起身和他們「相認」，壯男突然伸出一隻手，遮住眼睛，這讓他聯想到海馬阿姨多送他一枚圓幣時，鯨魚大哥鯨魚用手捂住眼睛，直嚷著：「我沒有看到、沒有看到。」

阿宏懂鯨鱼大哥的意思，他也用手捂住自己的眼睛，假裝自己「沒有看到」。

張開五指，從指縫看出去，他看到的都是「人」，真的，他發誓！



童話類 | 佳作

白鷺詩王國的小詩鷺

蘇麗春

得獎感言 |

一直很喜歡詩詞，希望透過童話，把這些詩詞的意境分享給孩子們。
稼軒詞的「宿鷺窺沙孤影動，應有魚蝦入夢。」畫面鮮明逗趣，很高興能把它寫進故事裡。
謝謝主辦單位給的機會、謝謝評審的鼓勵、謝謝家人和文友的打氣。

個人簡介 |

國小退休教師。
臺東大學兒文所碩士。
花蓮教育大學國教所碩士和博士。
著有《杜鵑遺落的文卷》等書。

白鷺詩王國的小詩鷺

從前從前，在遙遠的星球上，有一個白鷺詩王國，王國裡的白鷺們最喜歡的就是寫詩和讀詩，享受詩情畫意的生活。

小白鷺阿飛從小就跟著爸爸媽媽一起讀詩，所以雖然年紀小小的，卻已經讀了很多詩，這些詩句常常會無意間從他的嘴裡跑出來，讓他嚇一跳。

白鷺詩王國是一個風景美麗的地方，綠綠的山脈圍繞在王國四周，山上一棵棵高大的樹木，就是白鷺們快樂的家。王國的中央有一片像海一樣大的沼澤，沼澤裡充滿各式各樣的魚蝦貝類，是白鷺們的超級豪華自助餐廳。因為有這樣優美的環境，讓白鷺詩王國裡的白鷺們不愁吃不愁住，生活沒有後顧之憂，天天沉浸在讀詩、寫詩的快樂天地裡。

一天黃昏，阿飛的爸爸、媽媽帶著阿飛到自助餐廳來吃晚餐，這時沼澤邊一排排像聖誕節掛著小燈炮的樹突然開花了，媽媽贊嘆地說：「好美呀！」爸爸笑著說：「是呀！穗花棋盤腳是最害羞的花，常常都在傍晚或晚上才開花，我們今天來得晚一些，才可以欣賞到它們正在開花的樣子，好像在放煙火，碰碰碰的，一串又一串，真是夏天夜晚最美麗的神話。」

聽著爸爸媽媽的對話，阿飛突然脫口而出：「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阿飛被自己突然蹦出來的詩句嚇了一跳，爸媽卻很開心地稱讚阿飛是個小詩鷺。

飛回家的路上，阿飛的小腦袋瓜還在想著剛才的那句詩，琢磨著自己是什麼時候學會了這句詩，這句詩又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會在看

見穗花棋盤腳開花時想起這句詩？

想呀想地，像一道閃電通過，阿飛想起去年元宵節時，白鷺詩王國舉行元宵詩會，那是白鷺詩王國一年當中最重要兩大詩會之一，另一個是中秋詩會。

元宵詩會時，白鷺詩王國的樹上，家家戶戶都掛了大大小小的燈籠，燈籠上寫著詩句，有的只有一句、兩句，有的則是長長的一首詩，爸爸說，有的是詩，有的是詞，但是阿飛還分不清楚，他只覺得這些詩呀詞的，讀起來都好美好美。

阿飛家的燈籠寫的是：「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那是爸爸用他掉下來的一根羽毛，沾著墨汁寫上去的。在寫之前，爸爸和媽媽為了要寫哪一首詩討論了好久，最後還叫阿飛當裁判，阿飛想起當時的情景，忍不住嘴角上揚，輕輕地笑了起來。

那時媽媽選的就是「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呀！原來這句詩描述的場景就像穗花棋盤腳開花的模樣，很多煙火像開花一樣，在夜空裡閃閃發光，亮亮的星星雨一陣陣灑落下來。可惜那時阿飛還不懂這句詩描寫的情景，所以選了爸爸喜歡的「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那時他覺得這首詩直接說出元宵節的燈籠很多又很亮，把花市照得很白天一樣，跟爸爸媽媽帶他欣賞花燈的情景一樣，所以才會贊成爸爸選的詩。

今天看到穗花棋盤腳開花的樣子，覺得媽媽選的這句詩好像更美，他心中暗自決定明年元宵節的燈籠上一定要寫這句詩。

白鷺詩王國裡的小白鷺大都像阿飛一樣，從小就在爸爸媽媽的耳濡目染下，學會了許多詩句，所以他們聚在一起時，也常常會學爸爸媽媽們一樣分享最近學到的詩詞，但是小白鷺金羽卻常常笑他們是詩呆子，他說自己一點也不喜歡詩，他喜歡在沼澤吃大餐和在天空飛

翔，他才不要浪費時間讀什麼詩呀詞的，多無趣。

偏偏阿飛跟金羽的家就在隔樹，兩隻小白鷺常常相遇，每次金羽都會故意取笑阿飛，叫他小詩鷺，然後加一句「溼掉的溼」，不然就是笑他「詩溼有兩種，一種是用墨水寫在書上的，一種是被雨水淋到身上的。」金羽的歪腦筋特別多，每次都會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話來取笑阿飛。一開始阿飛很生氣，跑回去跟媽媽告狀，沒想到媽媽不但沒有安慰，還說金羽很聰明，說不定將來是個大詩鷺，讓阿飛聽了很不服氣，心想，怎麼可能？金羽才不可能是大詩鷺，他是大溼鷺。想到這兒，阿飛就會笑出來。有一次金羽又取笑阿飛，沒想到阿飛不但不生氣，反而在偷偷地笑，金羽莫名其妙地問阿飛在笑什麼？阿飛說，我媽媽說你很聰明，說不定將來是個大詩鷺，我想你是掉到水裡的「大溼鷺」，哈哈。

這次輪到金羽生氣了，他憤憤地說：「你才掉到水裡！」說著就飛走了。

金羽飛呀飛地，飛到了沼澤，本來他是想來吃大餐的，但是剛才被阿飛取笑，越想越生氣，氣得都吃不下了，沼澤邊的蘆葦姐姐看到金羽氣得臉都漲紅了，關心地問他怎麼了？金羽把剛才阿飛取笑他的事說給蘆葦姐姐聽，蘆葦姐姐反問他是不是也常取笑阿飛，金羽聽了，感到很不好意思，他只好老實地跟蘆葦姐姐承認。這時一陣風吹過來，金羽覺得風涼涼地，吹起來好舒服，他問蘆葦姐姐，詩有什麼好？為什麼白鷺詩王國的白鷺們都這麼喜歡詩，就連他的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們也都很喜歡讀詩、寫詩，可是他就是不覺得詩有什麼好的，又說他一點兒也不喜歡詩。

蘆葦姐姐被清涼的風吹得搖搖擺擺，她說：「沒關係呀！不會讀詩、寫詩也沒什麼關係。不過，我現在正在享受涼風吹拂的感覺，感

覺詩意盎然，真是舒服呀！」

金羽聽不懂蘆葦姐姐說的什麼「詩意盎然」，看到蘆葦姐姐閉著眼睛好像快睡著了，他用翅膀搔搔頭，輕輕地拍起翅膀，正想悄悄地飛走。突然聽到蘆葦姐姐說著夢話：「果然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我最喜歡夏天的涼風了。」

這時，金羽聽到一陣細細小小的聲音：「謝謝你！」他感到很奇怪，那不是蘆葦姐姐的聲音，因為蘆葦姐姐已經搖進夢鄉了，那是誰呢？

「是我啦！我是吹著你身體的夏日涼風啦！」金羽嚇得臉都白了，「什麼？你是風嗎？你在哪兒？」

涼風哥哥說：「我呀，沒有身體，你是看不見我的，但是你可以感覺到，咻咻咻，我在你臉上溜滑梯呢！你有沒有感覺很涼快呀？」

金羽感覺一陣陣的涼風正吹著他，「哇！好舒服呀！原來你就是剛才蘆葦姐姐說的『夏有涼風冬有雪』。」金羽被自己念出來的詩嚇了一跳，自己不是不喜歡詩嗎？為什麼卻記住了這句詩，他有點兒生自己的氣。

涼風哥哥笑呵呵地在金羽身上穿梭來穿梭去，還給他搔癢，讓金羽忍不住笑了出來。

跟蘆葦姐姐講話，又跟涼風哥哥玩了一會兒，金羽早就忘了剛才被阿飛取笑的事，他用細細長長的腳踩著軟軟的泥土，一隻腳立定，另一隻腳緩緩地攪動泥水，「混水摸魚」，這是爸爸教他的捕魚技巧，每一次都能讓他飽餐一頓。

睡了一覺的蘆葦姐姐醒來，看到金羽還在沼澤的泥地裡找食物，她伸伸懶腰，輕輕地念著：「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佳人，在水一方。」這是蘆葦姐姐最常聽到的詩句，幾乎每隻白鷺飛過她的身邊，都

會念著這句詩，聽到她都會背了。

正在享受美食的金羽聽到蘆葦姐姐在說話，以為蘆葦姐姐在叫他，趕緊靠近蘆葦叢，問蘆葦姐姐剛才在說些什麼？蘆葦姐姐說：「沒什麼，只是在這個白鷺詩王國住久了，也學到了一些詩句，尤其是跟自己有關的詩句，覺得特別美！可惜你不喜歡詩，不然，我可以教教你。」

金羽正想走開，可是……他想起自己最好奇的事：「詩有什麼好？為什麼白鷺詩王國的白鷺們都那麼喜歡詩，連蘆葦姐姐也喜歡，到底詩有什麼好的？」他問過爸爸、媽媽、哥哥、姐姐，他們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爸爸說，詩是陽光。媽媽則說，詩是花香。哥哥說，詩是夢。姐姐的答案更奇怪，她說，詩是水。

金羽看看太陽，再看看沼澤旁邊的花，怎麼看都想不出來這些東西到底跟詩有什麼關係？他問蘆葦姐姐：「詩有什麼好？為什麼你會喜歡詩呢？」蘆葦姐姐說：「詩是一種感覺，一種很舒服的感覺，就像剛才涼風哥哥從我們身上吹過那種舒服的感覺。」

「感覺」？金羽知道感覺就是開心、生氣、飛很久翅膀很酸、

肚子餓呀……這些跟詩有什麼關係？他越想越糊塗，反正他也不喜歡詩，算了算了！

不喜歡多想的金羽，這次卻被自己打敗了，跟蘆葦姐姐道別後，飛回家的路上，一直想著：詩到底是什麼？詩有什麼好的？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阿飛坐在他家的樹枝上，看著天上的月亮，朗聲地念著詩句。媽媽聽了，臉上露出笑容說：「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爸爸也湊過來說：「明月如霜，好風如水。」他們一家人沉浸在月光下，享受著優美的詩意。

住在隔樹的金羽一家也在賞月，金羽的爸爸說：「露從今夜白，月

是故鄉明」，媽媽正要接著說，金羽不耐煩地說：「看到月亮，我只想到月餅和中秋節，為什麼你們都喜歡讀一些亂七八糟的詩呀詞呀，真無聊！」哥哥和姐姐都笑他貪吃鬼，只知道吃，不懂得欣賞詩情畫意。

金羽正想問「詩是什麼？」，想起之前他們講的答案，問了也是白問，於是把到嘴邊的話收起來，拍拍翅膀聳聳肩，蹲在樹枝上打起瞌睡。

金羽的爸爸把聲量放大一點點，跟阿飛的爸爸聊起中秋詩會快到了，不知道今年的中秋節會不會跟去年一樣遇到颱風，不但不能舉辦詩會，而且樹林被颱風吹得東倒西歪，幸好大家都平安，希望今年可以順順利利的舉辦白鷺詩王國的中秋詩會。

跟元宵詩會在燈籠上寫詩不一樣，中秋詩會是在月光下吟詩，大小白鷺都可以參加，最後由王國裡最有名的十隻詩鷺當評審，投票選出詩吟得最好的白鷺，國王請皇宮裡的大廚師準備了世界上最好吃的月餅禮盒要送給得獎的白鷺。

一聽說有世界上最好吃的月餅，金羽的口水都流到樹下了，可是他不喜歡詩，也不會吟詩，所以只好盼望爸爸媽媽哥哥姐姐能參加比賽，得獎時可以分一些好吃的月餅給他吃。

阿飛也聽說中秋詩節的獎品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月餅，他的口水也一樣流到樹下了，但是他跟金羽不一樣，他喜歡詩，也會吟詩，所以他想要好好地練習，希望自己可以得獎，把世界上最好吃的月餅分享給家人。

阿飛的爸爸媽媽很高興阿飛喜歡詩，可以跟他們一起感受讀詩的快樂。

金羽的爸爸媽媽和哥哥姐姐則對金羽感到很頭痛，白鷺詩王國竟有這個不愛讀詩、寫詩的白鷺，讓他們很操心。

「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阿飛覺得這首詩好美，白鷺的羽毛像霜一樣潔白，「這是詩仙李白專為我們白鷺寫的詩」，他開心的想著，中秋詩會要吟的詩就選這一首跟我們白鷺有關的詩吧！可是，「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阿飛腦海裡浮現水田上飛著白鷺的水墨畫，這一首一樣是跟白鷺有關的詩，到底要選哪一首呢？

當阿飛正在為中秋詩會要選那一首詩參加吟詩比賽傷腦筋時，金羽卻一點兒也不在意，每天只想著去沼澤找蘆葦姐姐聊天，或是跟涼風哥哥玩大風吹，餓了就在沼澤裡找食物吃，每天都開開心心的在天空飛來飛去，盡情地玩耍。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佳人，在水一方。」蘆葦姐姐又在念這一首詩，金羽聽著聽著，竟然覺得有趣。蘆葦姐姐念詩的聲音溫柔好聽，像吹笛子一樣，讓他越聽越喜歡。有一天他終於忍不住問蘆葦姐姐這首詩是什麼意思？蘆葦姐姐輕輕柔柔地說：「河邊的蘆葦隨風搖擺，白色的露水結成霜，我喜歡的人呀，正在河的對岸。」隨著蘆葦姐姐的描述，金羽竟然看見河對岸正有一隻白鷺輕盈地飛過，那飛翔的姿態真是美麗極了。

白鷺詩王國的中秋詩會在樹林間的空地舉行，白鷺們沐浴在月光下，一隻隻飛到中間的舞臺上吟誦自己最喜愛的詩，也許是因為中秋節的關係，所以大部分的選手都選跟月亮或中秋節有關的詩句，「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每一首詩都好美好美，白鷺詩王國裡的白鷺們都陶醉在這種

月明星稀，詩意盎然的氣氛裡，大家靜靜地聽著選手吟詩，感受詩中的意境，阿飛的家人和金羽的家人也一隻隻地飛到舞臺上吟詩，不！有一隻例外，那就是金羽，金羽看到大家都上臺吟詩，自己

沒有上臺，好像做錯事一樣，爸爸媽媽和哥哥姐姐們都安慰他說沒關係，就連平常最喜歡跟他鬥嘴的阿飛竟然也過來拍拍他的肩說：「沒關係，又沒有規定一定要上臺比賽，我知道你不喜歡詩，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金羽覺得自己像怪物一樣，雖然大家看他的眼光跟月光一樣溫柔，可是他的心情卻好像掉到水裡一樣糟糕，金羽想著：「其實也沒有那麼糟糕，剛才聽大家吟詩的感覺也很不錯，圓圓的月亮像一張笑臉，好像很喜歡聽大家吟詩呢！」

突然一個念頭閃過，金羽鼓動翅膀，飛上了舞臺，把他的家人和認識他的人都嚇了好大一跳，生怕他要闖什麼禍。

金羽吟唱著詩句：「宿鷺窺沙孤影動，應有魚蝦入夢。」吟完，會場一片安靜，過了好一陣子才有人開始拍手叫好，金羽害羞地飛回爸媽的身邊，掌聲越來越大聲。

坐在金羽旁邊的阿飛說：「你這首詩太棒了，什麼時候學會的，秘密偷學喔！」

金羽摸摸頭，媽媽用翅膀給他一個抱抱，爸爸卻說：「唉呀！這闕詞真是太適合我們家阿羽了，只有這種會夢到魚呀蝦呀的詩，才夠格給我們家阿羽吟誦。」

金羽終於知道詩到底是什麼了，是陽光、是花香、是夢、是水，是夏日涼風，更是蘆葦姐姐的「有位佳人」，還有他最喜歡的「魚蝦入夢」，都是很舒服的感覺。

在白鷺詩王國，耳濡目染，不喜歡詩也難，金羽很高興自己成為小溼鷺，不，是小詩鷺才對。



童話類 | 佳作

唱給月亮的搖籃曲

蔡淑仁

得獎感言 |

臺中的月亮曾守護我十八年。
此文獻給當年那輪明月的陪伴——
縱少女已然老去，清輝依舊，念念不忘。

個人簡介 |

德國魯爾大學電影系碩士
曾獲牧笛兒童文學獎、鍾肇政文學獎。

唱給月亮的搖籃曲

「咦」！

這是什麼聲音？

出生沒多久的貓咪張開眼睛，看到卻是模糊一片，只能把尖尖的耳朵使勁往上提——

寶寶睡呀睡，一暝大一寸

寶寶睡呀睡，一暝大一尺

分不清遠近的曲調，像是牽了根絲遠遠唱著，又像是依偎在身邊呢喃，細細的歌聲化為銀白絲線，隨著節拍不斷繞呀繞，繞成一顆巨大蠶繭，把貓咪小小的身體包裹起來，如同蠶寶寶一般，靜靜等待蛻變。

寶寶睡呀睡—— 貓咪蜷縮的四肢逐漸放鬆，寶寶睡呀睡—— 很快地貓咪便又像之前一樣打起了呼嚕，做上美夢；夢中的他正站在屋頂上帥氣地搖擺、嘶吼，成為萬眾矚目的搖滾歌手！

不知過了多久，當貓咪再次聽到歌聲時，好奇心戰勝了瞌睡蟲，為了驅趕歌聲裡的催眠魔力，他先是亮出小爪子亂抓一通，然後費了好些力氣，一點一點把眼皮撐開，這次總算是看清楚眼前的景象了。

不遠處的枝椏間，一輪滿月掛得高高的，獨自在黑暗中發光。

貓咪驚奇地睜大眼睛，他看不見自己同樣亮晶晶的眼睛，只為美麗的月光深深沉醉。

「……你是……」貓咪遲疑著，對著月亮問，「媽媽？」

月亮沉默著。

「媽媽，是你在唱歌嗎？」貓咪接著問。

貓咪失望了，因為月亮還是不說話，只有樹葉被風吹動的沙沙聲打破周遭寧靜。

突然一聲輕笑在身後響起：「是呀，是媽媽在唱歌呢。」

貓咪嚇了一跳，轉身一看，只見一大一小兩隻貓正張著四隻閃閃發光的眼睛盯著自己。

認錯媽媽的貓咪害羞了，有些彘扭地說：「幹嘛躲在後面不出聲？」

媽媽忍著笑，忍得嘴邊的鬍鬚抖了又抖，說：「哎呀！嚇到小木瓜了，媽媽下次走路一定想辦法發出聲音。」說完還特地踮腳踩了踩，結果還是沒傳出半點兒聲響。

媽媽看著貓咪，一副「怎麼辦呢？我們貓咪走路就是這麼安靜呀」的無奈，眼底卻閃著調皮的光。

哼，看來這是個愛開玩笑的媽媽呢，咦，等一下——媽媽剛才叫他小木瓜嗎？

小木瓜是什麼東西呀？

不等貓咪想清楚，依偎在媽媽身邊的小貓就搖搖晃晃撲上來，抱著貓咪打滾，然後咧著嘴說：「嘿，小木瓜，我是黑花。」

「可是——」黑花拉長了聲音問，「為什麼你是小木瓜，而我是黑花呢？」

「是呀，」媽媽在一旁歪著頭思考：「到底是為什麼呢？」

「偷偷告訴你，」黑花得意地眯起眼睛，「答案跟木瓜有關呦。」

這問題小木瓜還真答不出來，因為他沒看過木瓜這種水果，也沒嘗過那香香甜甜的滋味，自然不曉得，自己那一身橘黃色的茸毛會成

為媽媽取名時的靈感來源。

因為媽媽可愛吃木瓜了，嗯，當然是黃澄澄的木瓜，而不是沒熟的青木瓜，不然長不出綠毛的貓咪就得換名字了。

黑花等不來小木瓜的回答，小瓜子一揮，說出了答案：「因為我是黑色花貓，而你是橘貓呀。」

小木瓜：「……………」

誰能告訴我，橘貓跟木瓜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小木瓜最早的世界是「聽來的」。

聽風聲，也聽風聲過後凋零的落葉聲；聽雨聲，也聽滂沱大雨後響徹田野的蛙鳴聲；聽地上小蟲窸窣窸窣，也聽天上鳥雀的啁啾鳴嘯，而其中，他最喜歡的自然是媽媽唱搖籃曲的歌聲。

當他開始能夠「看見」，世界也變得五彩繽紛起來，之前聽到的各種聲音也都有了各自的顏色樣貌：枯黃的落葉、綠色的青蛙、褐色的小蟲還有五色的鳥兒。

眼前的世界「一暝大一寸」，慢慢變得清晰。

媽媽帶著小木瓜和黑花朝這世界伸出探險的爪子，除了觀察周遭環境也帶著他們學習基本生活技能——無論是地上還是樹上，都要能夠迅速鎖定目標，跳躍、上樹、飛撲，直到成功捕捉獵物。

可惜小木瓜爬樹總是慢那麼半拍，他很難不去注意自己的爪子抓在樹皮上「喀擦喀擦」的摩擦聲，或是鳥兒拍動翅膀「撲啪撲啪」的振翅聲，這些聲響總是吸引著他，讓他著迷，也老是讓他錯過攻擊時機。

不過比起慢半拍的小木瓜，黑花簡直就是貓咪雕像了。

黑花的生活技能學習似乎只停留在觀察階段。他總是動也不動地瞪大眼盯著，不是樹上的獵物，而是在樹根附近忙碌的螞蟻，時而伸

出爪子撥弄兩下，打亂螞蟻的路徑，觀察他們怎麼恢復秩序，嘴巴還不時自言自語：「為什麼呢？喵……」

對於小木瓜和黑花不太理想的學習表現，陪在身邊的媽媽總是笑咪咪的，彷彿慢半拍，甚至慢好幾拍都算不上什麼大問題。

隨著小貓們漸漸長大，媽媽也不再哼搖籃曲，偶而用尾巴輕輕拍著小木瓜和黑花入睡。

「媽媽……」小木瓜帶著睡意問，「聽了搖籃曲真的會『一暝大一寸』嗎？」

「會呀，」媽媽說，「因為搖籃曲裡隱藏著古老魔法。」

「真的嗎？那……你為什麼不再唱給我們聽？」小木瓜問。

「因為我怕你們長太快啊。」媽媽說。

長太快不好嗎？小木瓜有些不明白，不過他真正想問的不是這個。

「噢，這樣的話……」小木瓜仰起腦袋，「月亮呢？月亮聽了搖籃曲也會『一暝大一寸』嗎？……不不不，能夠『一暝大一尺』更好。」

「為什麼想要月亮長大呢？」媽媽問。

「因為我最喜歡圓圓的月亮了……」小木瓜說，「可是，大多數月亮都是缺口月亮，屋頂上的、魚販市場的、小河邊的、音奶奶家花園裡的，就算有圓月亮跑出來玩，也是很快就不見了……」

「我想要養一個圓月亮。」小木瓜說。

每天唱搖籃曲給它聽，讓它高高掛在天上，永永遠遠。

「可是缺口月亮也很有趣啊，」黑花突然插話，「有大缺口、小缺口，還有半圓的、凸肚子的……例如那像鉤子的月亮，要哪天我能飛到上面，我一定把它當成鞦韆晃。」

「可是我就是喜歡圓圓的、沒有缺口的月亮啊。」小木瓜堅定地說。

於是小木瓜開始跟媽媽學唱有「古老魔法」的搖籃曲，比起狩獵技巧，小木瓜學唱歌是又快又好，聽過的貓咪還來不及鼓掌就都睡著了。

而就在小木瓜學唱搖籃曲的時候，黑花也下定決心要去尋找如何飛到月亮的辦法。

「傳說中的貓博士應該還活著吧？」黑花在媽媽和小木瓜的祝福中，帶著滿腦子奔月計畫出發了。

幾天之後，充滿信心的小木瓜爬上天臺——今晚出現在天臺的月亮是個缺口往右的彎月。

小木瓜先是和月亮商量，請求月亮不要跑掉：「我會唱好聽的搖籃曲給你聽，你就會『一暝大一寸』，變成很神氣的圓月亮呦。」

小木瓜開始施展魔法，充滿感情唱著——

寶寶睡呀睡，一暝大一寸

寶寶睡呀睡，一暝大一尺

「不對不對，」小木瓜覺得不對勁，「雖然這是搖籃曲，但是月亮可不是我的寶寶。」

小木瓜想起自己當初還叫過月亮媽媽，真是好糗啊！

於是小木瓜改了歌詞——

月兒睡呀睡，一暝大一寸

月兒睡呀睡，一暝大一尺

接下來的幾天，小木瓜總是滿懷期待唱著搖籃曲，希望能在天臺

上空看到一個慢慢長大、變胖的月亮。

可惜他終究是失望了……

月亮不但沒有變胖，反而還更瘦了。

於是小木瓜又跑到小河邊找到另一個孤伶伶的月亮，對著它唱上好幾晚的搖籃曲，結果不管是天上的月亮，還是月亮在水裡的倒影，全都越來越瘦，越來越瘦、瘦到最後竟然消失了……

唉，小木瓜獨自走在黑壓壓的夜晚，滿心難受地低著頭，也因此他沒能發現，這個晚上天上連一個月亮也沒有。

「媽媽，」小木瓜難過極了，「我唱的歌裡並沒有魔法。」

「或許這首搖籃曲的魔法只能用在貓咪身上，」媽媽說，「如果想要擁有圓月亮，你就得去尋找屬於月亮的搖籃曲。」

「可是這樣我就要離開你了。」小木瓜不捨的說。

「……搖籃曲的魔法不只是讓你長大，」媽媽微笑看著小木瓜，「它還會給你勇氣，陪著你尋找你想要的東西。」

你想去找屬於月亮的搖籃曲嗎？小木瓜。

小木瓜離開了。

他到過很多地方，有過很多月亮的陪伴。

他聽過很多族類唱給孩子的搖籃曲，其中總有種比安靜還要安靜的平和，卻又屢屢牽動唱著的、聽著的雙方的心，這就是魔法吧？

他把這些歌唱給月亮聽，有的月亮會變瘦、有的會變胖。

第一次遇到月亮「一暝大一寸」時，小木瓜簡直驚呆了，等到期盼中的滿月終於出現時，他望著月亮唱了整晚的搖籃曲。

只可惜幾天後月亮又開始消瘦，無力挽回的小木瓜失落的離開，只能等著尋找下一個月亮、下一首搖籃曲。

就這樣兜兜轉轉，漸漸地小木瓜不再把重心放在尋找能讓月亮

長大的搖籃曲。他開始蒐羅各個族類傳唱久遠的歌調，加以整理、保存，對於遺失的段落也重新編唱。

這天，小木瓜和黑花重逢了，黑花正在用一個圓筒狀的物體觀察月亮。

小木瓜走到黑花身後，說：「你在做什麼？」

黑花嚇了一跳，開心之餘也不忘記抱怨：「你走路怎麼都不出聲音。」

小木瓜翹起鬍鬚，優雅地踩了踩證明貓族的存在感就是無聲的存在。想起過去，小木瓜和黑花都笑了。

黑花已經成為貓博士研究團隊一員，雖然還不能飛到月亮，卻也和小木瓜分享了關於月亮的秘密：原來月亮是會變臉的！所有圓的、缺口的月亮其實都是同一個！而且月亮可是天上地下、獨一無二的存在。

「……可是為什麼月亮會變臉，太陽卻不會呢？」黑花用爪子搔頭，喃喃自語：「到底是為什麼呢？……」

在黑花的苦惱聲中，小木瓜卻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平靜，原來圓月亮就是缺口月亮呀！

原來自己唱了那麼多的搖籃曲，都是唱給同一個月亮聽呀！

這晚的月亮是個上鉤的、微笑一樣的缺口月亮。

「就這麼一個？」小木瓜問。

「嗯，就這麼一個」黑花點頭說。

兩隻貓望著這唯一的月亮，不再說話。

月光靜靜灑在大地上、灑在黑花身上，也灑在小木瓜身上。

找到想要的東西了嗎？小木瓜

嗯，找到了。

晚安，媽媽。

晚安，小木瓜。

童話類

決審會議紀錄

時 間 | 108 年 9 月 15 日 (週日) 下午 2 時
地 點 |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會議室
主 席 | 曾副局長能汀
主 持 人 | 本委員會召集人 (由評審委員互推)
決審委員 | 康原老師、林明德老師、王金選老師
紀 錄 | 傅智恆

今年的收件數共 83 件，經謝文賢、許榮哲、汪詠黛三位委員評選出 17 篇作品進入決審，再由康原、林明德、王金選三位委員進行決審，三位評審共推林明德老師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不分名次各選擇 4 篇，結果如下：

- 一票：〈影子節〉、〈強哥〉、〈我是豬八弟〉、〈海底美食街〉、〈我找我〉、〈發呆的阿待〉、〈唱給月亮的搖籃曲〉、〈鳩寶勇闖挑戰營〉
- 二票：〈搶救便當大作戰〉、〈白鷺詩王國的小詩鷺〉

召集人林明德決議，未得票作品不列入討論。

經評審討論，兩票者直接進入決選，委員們再由一票的作品中各自選擇二篇，進入決選，結果如下：

林明德推薦〈發呆的阿待〉、〈鳩寶勇闖挑戰營〉
康原推薦〈強哥〉、〈鳩寶勇闖挑戰營〉
王金選推薦〈海底美食街〉、〈唱給月亮的搖籃曲〉

- 一票：〈影子節〉、〈我是豬八弟〉、〈我找我〉
- 二票：〈搶救便當大作戰〉、〈白鷺詩王國的小詩鷺〉、〈強哥〉、〈海底美食街〉、〈發呆的阿待〉、〈唱給月亮的搖籃曲〉
- 三票：〈鳩寶勇闖挑戰營〉

召集人林明德決議，淘汰一票者，並由獲得二票及三票的七篇作品進入決選。

決選中，於七篇作品裡，每位委員各推薦二篇，結果如下：

林明德推薦〈強哥〉、〈鳩寶勇闖挑戰營〉
康原推薦〈白鷺詩王國的小詩鷺〉、〈鳩寶勇闖挑戰營〉
王金選推薦〈鳩寶勇闖挑戰營〉、〈白鷺詩王國的小詩鷺〉

評審針對以上四篇討論：

兩票的討論 |

〈白鷺詩王國的小詩鷺〉

康原：這篇充滿詩的情境，作品文字情境不錯。

林明德：內容滿應景中秋節，童話套用太多古典詩詞，大概有十八首，過於堆砌，造成閱讀困難度。

王金選：內容比較有深度一點。

林明德：內容一直在追蹤什麼叫詩。

康原：其實探討詩是什麼也不錯，多讀詩也是對小孩有幫助。

〈鳩寶勇闖挑戰營〉

康原：這篇作品文字很活潑。

林明德：這篇童話很美，我看了三遍，故事中還有故事，整篇作品就有十種鳥類、四種植物，讓讀者增廣見聞，多識草木鳥獸之名，而且成為有機組合，結局和諧，釋放主題意識非常健康。

王金選：同意。

〈強哥〉

林明德：這篇討論工具機器人，作者將它擬人化，有點像〈小木偶奇遇記〉。

王金選：沒錯，是〈小木偶奇遇記〉。

林明德：我覺得作者巧妙地擬人化，真的把人情味都帶出來了，令人感動。

康原：戲劇性很強。

林明德：特別是它一開一闔，第一段發生的故事，其實是在最後才發生，中間是逆溯手法，展現事件，讓人感覺到戲劇效果特別強烈。

經三位委員討論後，決定將〈發呆的阿待〉一併納入決選討論中。

〈發呆的阿待〉

康 原：這篇主題寫到自我反省，滿好的。

林明德：作者去挖掘「發呆」的真相，是教學的範例，別出心裁，比起〈白鷺詩王國的小詩鷺〉套用詩詞的手法，更有創意。

王金選：更有創意，我同意。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評審決議由〈發呆的阿待〉取代〈白鷺詩王國的小詩鷺〉，進入前三名投票，最高3分，最低1分。結果如下：

- 〈鳩寶勇闖挑戰營〉9分（王金選3分，林明德3分，康原3分）
- 〈強哥〉6分（王金選2分，林明德2分，康原2分）
- 〈發呆的阿待〉3分（王金選1分，林明德1分，康原1分）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本屆童話類得獎名次排序如下：

- 第一名：〈鳩寶勇闖挑戰營〉
- 第二名：〈強哥〉
- 第三名：〈發呆的阿待〉
- 佳作：〈搶救便當大作戰〉、〈海底美食街〉、〈白鷺詩王國的小詩鷺〉、〈唱給月亮的搖籃曲〉

母語詩類 · 臺語組

Native Language Poetry · Taiwanese



總評

本屆參選作品包含生活、親情、社會、歷史…顯示關心的面向真濶。決審先選出9首，經過討論，投票，選出第一名〈我是遊民〉；第二名〈拍乒乓〉；第三名〈大里杙踏查——記訪林爽文古厝〉；佳作〈有影無影〉、〈有耳無喙〉、〈後來〉、〈阿媽煨的塗豆糜〉。

臺語詩書寫除了詩本身的問題，另外，攔牽涉文字問題。戰後以來，因為國家語言政策的不當，臺語受著不公平的破壞，真慢才慢慢開始復原。臺語詩的書寫受臺語流行歌曲的影響，意味恰氣口有習慣的調性，容易流佇題材的習慣性。但是，這擺的參選出線作品，題材真濟款，嘛真活潑，自然。而且，有進步的社會意識。第一名〈我是遊民〉，第二名〈拍乒乓〉，第三名〈大里杙踏查——記訪林爽文古厝〉，分別是社會、生活親情恰歷史的題材。真有意思！

—— 李敏勇



母語詩類 · 臺語組 | 第一名

我是遊民

曾元耀

得獎感言 |

年輕時曾做過漁船水手，也曾在魚市場做過漁貨搬運工，對於社會底層的生活，熟悉且感慨。此詩藉由書寫社會弱勢族群，來映射面對生命的困頓時，自我調侃也能找到生存之路。

謝謝內人簡秀英醫師的一路支持。謝謝臺中。

個人簡介 |

海大漁業系畢。做過拖網漁船水手。曾獲新北市、臺南、大武山、玉山等文學獎。曾出版詩集《寫給邊境的情書》

我是遊民

我用規面的鬚鬚
佇這介節日醒起來
用力共褲帶縛予好
開始一工的儉腸凹肚
儉腸凹肚毋是為了減肥
是為了予散赤有一个型
予身段有一个好的樣板
按呢來，個性才有鋸角

莫沐江湖是阮一貫的態度
時常屈佇街仔頭的電視前
偷看都市見笑的代誌
共政治名人、影視明星的八卦背予熟
恁流目屎時，阮笑
恁失意時，阮毋知謙虛

阮恬恬覘佇棚仔腳
看戲是阮生活的方式
阮無需要躑躅，嘛毋通傷過頭閉思
嘛毋好無愛和人相交插
若無，阮會揣無飯通吃

揣著飯這款代誌，是維持門面
維護生存必要的工藝

公園仔是我上佻意的所在
我允准所有的花草來為我跳舞
我予葉仔落來，落來我的身軀
來共我規年的穢況，整理予好勢
我予天頂落雨
當眾人紛紛逃避時
我共散赤洗乎清氣，洗出規身軀的清新
那親像我是型男、我是緣投囡仔
對彼个時陣開始，我反種

評審意見 |

作者代言弱勢底層的心聲，揣摩入微。詩中傳達即使是一介遊民，也有其行事原則、品格操守，例如第二小節的「莫沐江湖是阮一貫的態度」，（「莫沐」意指不肯沾染，即潔身自愛）此遊民尊嚴所在，遠遠超乎一般渾噩眾生。其餘如政治名人、影視八卦製造者，詩裡說「恁流目屎時，阮笑 恁失意時，阮毋知謙虛」，表現出旁觀者清的視角，嘲弄反諷的意味盡在其中。末小節敘寫詩中的「我」喜歡與大自然為伍，得以洗滌身心的汙濁，為的是「反種」再出發！這樣的切入點，強而有力，令人耳目一新。此詩有另類勵志的溫暖在，作者並不濫情悲憫，而是暗藏「一枝草一點露」的生命韌性。確實是一首難得的好詩。

—— 賴芳伶



母語詩類 · 臺語組 | 第二名

拍乒乓

王羅蜜多

得獎感言 |

文學日常，拍乒乓是生活的詩篇。謝謝評審老師肯定。

個人簡介 |

本名王永成，臺灣詩學吹鼓吹詩論壇同仁，台文戰線雜誌社社務委員。曾獲各類文學獎多次，已出版詩集五冊。

拍乒乓

阿爸拍乒乓的姿勢，誠貓
伊捧盤仔承 (sîn) 雞卵，輾來轉去
阮的目睷轉白仁，若乒乓
阿爸近視一千度，下斗伸長
看著雞仔囡孵出來，挺 (thánn) 一下
挂好控 (khàng) 過小山崙

阿母拍乒乓的姿勢，無貓
毋過誠雄，伊擲菜刀切切切
魚丸剖片閣剖片，碎鹽鹽
鋪佇阿爸的盤仔頂
鹹卵炒苦瓜，乒乓轉紅牙
輾落網仔底

阿兄拍乒乓，上愛反 (píng) 枱
桌頂磳磳叫，雞心雞躉核
佇伊的枱仔底越一下
逐粒都跳過，厝頭前彼條溪
阿兄是運動選手，正枱左枱
𠵼 (pa) 著球，飛去十三天地外

我上頂顛，拍乒乓像擲湯匙
毋管雞卵雞心雞屎核抑魚丸
凡是跋落湯，我撈 (hōo) 起來
攏若溪哥仔，稠佇網仔底
阿爸手托目鏡，講我拍乒乓
閣會撇毛尾，姿勢誠魚

阿爸雖然近視一千度
拍乒乓贏阮，因為貓的姿勢
伊四常佮阿母做伙煮菜
一个擲長柄切，一个捧盤仔承
逐時有我愛食的紅燒魚
魚目像乒乓，掠我金金相

評審意見 |

〈拍乒乓〉以我和阿爸、阿母、阿兄拍乒乓，發展出一家人佇生活中的親情。一寡描寫真趣味。誠貓、無貓；捧盤仔承雞卵、擲菜刀切切切，講父母。桌頂砵砵叫、逐粒都（攏）跳過厝頭前彼條溪。一家人透過拍乒乓，有聲有影，表現出運動佮生浩交叉的形形色色。作者運用形，音，意，的轉喻，巧妙發揮臺語的特色，予這首詩真活跳。讀起來，真自然。臺語詩有時真沉重，但是這首作品有生活，又攔幽默——予人讀起來，滿心歡喜。

—— 賴芳伶



母語詩類 · 臺語組 | 第三名

大里杙踏查 ——記訪林爽文古厝

青暝俠

得獎感言 |

是咱放袂記？仰是咱無想欲想起來？〈返校〉即齣電影 ê 話母，是講這敢是咱對咱歷史 ê 態度？若是按呢，咱敢有法度面對未來？憑啥？詩人 ài 弄拐仔花，講一支筆欲反天倒地，有影通去做臺中市長，無來高雄 mā 可以。

個人簡介 |

本名杜信龍。即個國 koh 有 lán 自由講話 ê 空間，真佳哉 mā 真 hiau-hēng。戰鬥是唯一咱無 ta-ôa ê 樂觀。喙力放盡磅面對未來所有 ê 困境是咱即世人唯一 ê 救贖。

大里杙踏查 ——記訪林爽文古厝

你 ê 名冊是英雄，干焦是野史內浮漂 ê 鬼
講欲向望有時間發酵 ê 芳
煞¹ 終其尾嘛是沃² 一身軀歷史 ê 臭臊味
學者申論漳泉客放尿袂攪沙
正義 ê 語法予錯誤 ê 通譯³ 掩崁
交落⁴ ê 傳奇佇墓墳窟⁵ 無才調伸勻
寂寞 ê 石碑毋敢佻你加講話由在垝埃⁶ 抹消⁷ 你 ê 氣魄

乾隆為你憂頭結面三暝三日無袂落眠 福安康接旨盤算輸贏
誰人供體⁸ 反抗 ê 意義是過頭重 ê 哲學問題
束縛佇心肝頭 ê 讖語⁹ 成做你知我知 ê 結局
留佇北京 ê 血跡激袂出咱人憐憫 ê 神經
逼我使弄文筆想像你走馬¹⁰ 時 ê 奢颺¹¹

1 煞：結果，竟然。

2 沃 (ak)：淋。

3 通譯：翻譯。

4 交落：遺失。

5 墓墳窟：墓穴。

6 垝埃 (ing-ia)：灰塵。

7 抹消 (buah-siau)：磨滅。

8 供體 (king-thé)：諷刺、挖苦。

9 讖語 (tshàm-gí)：預言。

10 走馬：跑馬、騎馬。

11 奢颺 (tshia-iänn)：大派頭、大排場。

不斷抽退¹² ê 防線記錄筋骨 ê 硬氣
科學家根據你 ê 算仔骨¹³ 才發現咱 DNA 纏纏¹⁴ ê 干證
肚臍帶頂劃¹⁵ 袂斷 ê 怨感到今閣塊等待
好玄 ê 讀者無細膩予無沓無屑¹⁶ ê 史蹟煞 -- 著¹⁷
凋焉¹⁸ ê 意象是一幅武俠 ê 景緻
總 -- 是，有人講白泚無味 ê 參仔啍講是無值一聲喀嗽

天地會 ê 香煙茫茫予我看袂清你 ê 面腔
鬼火趁月光 ê 徙動走私你 ê 無奈何
家己斷手腕骨降服清國敢是刁工設計 ê 笑詼
赤 theh-theh¹⁹ ê 身軀寫滿控訴
細膩撫撼²⁰ 端的²¹ ê 字詞做焊藥²²
一字一字填佇沐血²³ ê 空喙
我接載²⁴ 袂牢烏水溝一湧一湧瀉²⁵ 過來 ê 喊喝

12 抽退：後退。

13 算仔骨 (pin-á-kut)：肋骨。

14 纏纏 (inn-tinn)：糾纏不清。

15 劃 (liò)：斜切。

16 無沓無屑 (bō-tap-bō-sap)：不夠數，很少。

17 煞 -- 著：犯沖到。

18 凋焉 (ta-lian)：枯萎、乾枯。

19 赤裸裸。

20 撫撼 (tshiâu-tshik)：協商、商議、調度。

21 端的 (tuan-tiah)：道地。

22 焊藥 (huann-iah)：藥引、催化劑。

23 沐 (bok)：一直流出、噴出。

24 接載 (tsih-tsài)：承受，負荷。

25 瀉 (tshinn)：洶湧、撲上、衝擠。

看見生冷 ê 刀光反射起義時 ê 誓約
沓沓仔演化成做官逼民反 ê 學說
十八籠龍銀 ê 線索交落佇四散 ê 骨骸佻碎溶溶 ê 墓石
彼は獨獨一項唯一咱人 ê 數念
其它 --ê 放伊沉落佇無人知 ê 滴仔坑²⁶ 生蟲飼蠓²⁷

註（華語）：林爽文的故居，今大里第一公墓的位置。林爽文事件是臺灣歷史最大規模的民變，乾隆還以引為傲，列為十全武功之一。這戰爭打了快一年三個月，今天南投縣鹿谷鄉孟宗竹林古戰場，就是最後林爽文自首被擒的地方。清國利用泉漳客彼此的間隙，有效地瓦解林爽文的勢力，今嘉義古名諸羅，就是獎勵義民協助圍攻、抵抗林爽文軍隊。而林爽文是否犧牲自我，換取反抗將士的運命，文史缺缺，不得而知。但其反帝反剝削的意志，一人之力結合十萬人之力量反抗當時清政府，難道不是今天我們享受民主自由時該深思的，而這難道不也是臺灣人該知道的歷史？最後他終命喪於北京，回不到臺灣，得年 32 歲，至今仍在我們大多數人的歷史觀裡，不曾出現。

26 滴仔坑 (lám-á-khenn)：沼澤。
27 蠓 (báng)：蚊子。

評審意見 |

語言道地成熟，古典卻又俚俗，屬目前較罕用的臺語。在正史與非正史的交叉當中有出新意。詩中有對人、對史的感嘆與嘲弄，試圖要將臺灣過去的歷史記憶召喚。詩中的情感濃烈，用詞亦精準。

—— 方耀乾



母語詩類 · 臺語組 | 佳作

有影無影

糖葫蘆

得獎感言 |

<有影無影> 這首新詩，是對晚年失智外婆的思念，思念也好像影子，在有光或無光的日子，不一定感覺它的隨行，但它確實一直都在，謝謝評審的肯定。

個人簡介 |

我是李泊宜，也是糖葫蘆，平日喜歡旅遊拍照，為自己的照片寫短文，是個快樂又忙碌的說故事志工，希望有朝一日能用純熟的閩南語為小朋友們說故事。

有影無影

欲暗仔

阿嬤去學校散步

溫柔的日光

共阿嬤烏焦瘦的細漢身軀

摸成瘦抽堅強的形影

我大聲喝咻講：“阿嬤緊來轉，阮阿舅來看你矣”

阿嬤面上的皺痕 笑成一蕊花

嘛大聲應我講：“是有影抑無影”

落雨彼一日

阮四界攏揣無阿嬤

阿舅去警察局 (tshua7) 阿嬤轉來

雨已經停矣

我佇巷仔口等無阿嬤的影跡

尾仔阿舅才牽阿嬤勻勻仔行來

阿嬤的面青恂恂

細聲問我講：“查某囡仔我問你，你有看著阮囡阿榮無？我攏揣無伊呢”

我好禮共講：“有啊！伊佇厝等你，咱緊入去厝內”

伊才微微仔笑講：“是有影抑無影”

時間親像風吹飛遠遠
阿嬤佇天頂已經足濟足濟冬
街頭巷仔強欲揣無阿嬤的記持
毋過佇有風咧吹的欲暗仔
我有時會想起阿嬤講的彼句話
“是有影抑無影”

阿嬤

阮有影足想你呢



母語詩類 · 臺語組 | 佳作

有耳無喙

申 申

得獎感言 |

感謝我的父母使我能夠存在於世界上，並且安然的生活與感受宇宙，感謝我高中時期的班導潘如玲，她引領我在文字裡得到深深的覺察，感謝朋友們帶給我生活的養分，感謝貓咪讓我提起筆專注地寫，感謝臺灣這片自由的土地。

個人簡介 |

本名陳侶君。喜歡到山裡或海邊發呆，喜歡用各種動物視角看世界，愛吃檸檬塔，目前最愛的地方是蘭嶼。

有耳無喙

阿爸

啥物是同性婚姻？

恬恬 囡仔人有耳無喙

阿爸

啥物是反送中？

恬恬 囡仔人有耳無喙

阿爸

是按怎 有耳愛無喙？

因為 我驚你知影傷濟會受傷

阿爸

其實我

早就知影問題的答案矣

佇這個有 GOOGLE 的世界

阮欠的

毋是答案

是對話

阿爸
請你相信我
我比你所想的
閣較堅強
閣較勇敢
閣較有智慧
因為我是你的囡啊！
阿爸
我啥物攏毋驚
只驚
連你攏無佻我倚做伙
咱共有耳無喙提掉
要看覓雙月溝通好無？



母語詩類 · 臺語組 | 佳作

後來

溫 文

得獎感言 |

憑藉著對臺語音韻的喜愛，或許也帶有那麼一點點的反骨，我在同儕都將臺語視為無物的年少階段，卻拿起字典學習羅馬字、查找文獻探討其古典漢字淵源。很高興能把所思所感寫成詩，也希望能讓人知道，臺語並不只是政策下的方言，它更是可書可頌、有情有理、我們的語言。

個人簡介 |

本名溫若喬。人生剛滿 2 字頭，是個中文比臺語還要輾轉 (liàn-trng) 的城市小孩。不擅長自我介紹。平時在 ig 寫寫文章 (搜尋 wenwriting 可以找到我)。願望是將日子過成一本好讀的書。

後來

後來，我認真生活
將你袂記紮走的
當作過時的紀念
像款掉衣櫥內的舊衫
欲愛，毋汰
其實無遐爾複雜

後來，我享受孤單
佇生份的城市揣伴
佇無伴的暗暝唱歌
食飯、讀冊、看電影
恰意的，討厭的
攏毋是為別人

後來的日子
有你來過的痕跡
像我沓沓仔自信的跛步
像我偷偷仔思念的舊夢

後來的故事
有咱造成的缺憾
像我當袂著上好的你
像你等袂著上好的我

“Āu--lâi”

Āu--lâi, guá jīn-tsin sing-uah
Tsióng lí buē-kì tsah tsáu--ê
Tông-tsuè kuè-sī ê ki-liām
Tshiūnn khuán tiāu i-tû lâi ê kū sann
Beh ài, m̄ thài
Kî-sit̄ bô hiah-nī hok-tsap

Āu--lâi, guá hiáng-siū koo-tuann
Tī tshinn-hūn ê siānn-tshī tshuē phuānn
Tī bô phuānn ê àm-mī tshiūnn-kua
Tsiāh p̄ng, thak tsheh, khuānn tiān-iánn
Kah-ì--ê, thó-ià--ê
Lóng m̄ sī uī pāt-lâng

Āu--lâi ê jīt-tsi
Ū lí lâi--kuè--ê hūn-jiah
Tshiūnn guá tauh-tauh-á tsū-sin ê kha-pōo
Tshiūnn guá thau-thau-á su-liām ê kū bāng

Āu--lâi ê kòo-sū
Ū lán tsō-sīng--ê kkuat-hām
Tshiūnn guá tng buē tioh siōng hó ê lí
Tshiūnn lí tán buē tioh siōng hó ê guá



母語詩類 · 臺語組 | 佳作

阿媽煨的塗豆腐

簡鴻綿

得獎感言 |

這是阿媽惜孫的真實故事、重男輕女的時代證詞，也是另類的《返校》控訴。臺灣文學欲添秤頭，會記得共『得天獨厚』雙刀流臺語借箭，左右開弓統整華、英語提昇世代整體語文領域能力，嘛予本土語言增加厚度，提懸位階。

個人簡介 |

語文領域工作者，臺語專業級認證。致力跨語研究，偏好走私多語，正編纂《臺語文懶人包》、臺語《教典》解盲。

阿媽煨的塗豆糜

做囡仔奶齒褪換疼甲
阿媽毋甘阮無才調食 塗豆專工哺爛
做鹹淘¹ 崁咧糜飯撫慰我
芡滷鹹芳淋喙殘 甘甜綿綿無輸食巧
到今猶有聽見伊咧叫阮
著愛食予飽

一碗幸福滿滿 燒烙無變激
塗豆糜閣淹過衛生 予阮想著會吞喙瀾
心悶原在重重疊疊 擔頭揣情景金金看

阿爸教冊無閒擱喳²
阿母勤儉拈家 干焦生查某囡
見歇熱 就那操煩開學聘書敢會來倩
小妹紅幼 厝內氣壓那起變化
賸目屎並海港雨水較厚的我 通予散氣爾
便若 hǒng 拍 就趕緊喝咻靠山
規工都阿媽阿媽叫袂煞 阿母愛恡講
今你敢是去食著恁阿媽的喙瀾

阿媽縛跤 一步一步勻勻仔伐
樓梯一坎一坎跔跔行 身影雄雄變大聲
疏開的記持也惜阮無膽 失電地動會嚇著驚
驚阮寒 喊阮愛疊衫 挽被仔共阮蓋
驚阮熱 一手撲葵扇 一手扒尻脊餅
看阮鑊破簿仔紙 提飯粒仔那共黏倚
那拵錢叫乖孫的 順繼羔去買糖仔餅
「阿媽 你這馬佇佗位」唸歌遠遠那唸那倚
加味煨的塗豆綴咧發酵 心酸酸摻陣陣鹹淡

「希望後世人阮閣會當來予你疼」
歌聲的湧陵³ 沿路漸漸定
阿媽牌塗豆糜 一喙一湯匙沿路滾絞
兩窟涔涔流⁴ 的溫泉

1 鹹淘：kiām-tuá，菜母，醃漬開胃小菜。

2 無閒腳嗒 (tshih-tshā)：即無閒頭頭，埋頭忙碌。

3 湧陵：ing-niā，波浪最高處。

4 涔涔流：tsim-tsim-lâu，水勢不斷。

母語詩類 · 臺語組

決審會議紀錄

時 間 | 108 年 9 月 15 日 (週日) 下午 2 時
地 點 |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會議室
主 席 | 曾副局長能汀
主 持 人 | 本委員會召集人 (由評審委員互推)
決審委員 | 賴芳伶老師、方耀乾老師、李敏勇老師
紀 錄 | 張姿蓓

今年的收件數共 57 件，經蔡榮勇、陳明仁、鄭順聰三位委員評選出 16 篇作品進入決審，再由賴芳伶、方耀乾、李敏勇三位委員進行決審，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感與自己對作品的評審標準

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

賴芳伶：這次的臺語詩組的題材涵蓋範圍廣，有對社會議題的關注，也有歷史與家國人情世故的部分，在題材上，愛情親情都有，因為是臺語詩組，主要評選考量的重點是臺語文字的運用恰不恰當，可否順利閱讀、朗誦；語言流暢且不生硬是要點，當然用詞也要運用得宜。就因為是詩，如果只是單純白話的敘述，沒有聲調、畫面的適當安排，會缺少詩的韻味，也會失去讀詩的樂趣。

方耀乾：臺語文學的主題以前都是歷史社會的議題比較多，但這次多集中在親情，比較少政治、歷史類的稿件。我同意賴芳伶老師的看法，臺語詩的考量重點是詩的韻味，而且臺語的文法跟華語也不太一樣，這些都是重點。我的評選重點主要看臺語的文法與文學語言是否熟稔、成熟，結構是否完整，以及創意；我覺得創作最重要的就是創意，創意是創作的靈魂。

李敏勇：臺語詩跟中文詩一樣，只是多了臺語文體結構上的講究，一首詩在行距的斷點、聲調都是細節。一首好詩要讓讀者可以玩味，不能太直白，不要讓人看到頭就猜到尾，這樣會沒有閱讀詩的樂趣，詩要有字面上不可發現的部分，讓讀者擁有未知及猜測，才能充分展現詩的美。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不分名次各選擇 4 篇，結果如下：

- 一票：〈有影無影〉、〈有耳無喙〉、〈後來〉、〈阿母 ê 滷豬腳〉、〈送你一面虹 (khing) 旗〉、〈阿媽煨的塗豆腐〉
- 二票：〈我是遊民〉、〈大里杙踏查——記訪林爽文古厝〉、〈拍乒乓〉

兩票的討論 |

〈我是遊民〉

賴芳伶：這首詩我閱讀到第二、三次才覺得回味良深。作者代言弱勢底層的心聲，揣摩入微。詩中傳達即使是一介遊民，也有其行事原則、品格操守，例如第二小節的「莫沐江湖是阮一貫的態度」，（「莫沐」意指不肯沾染，即潔身自愛）此遊民尊嚴所在，遠遠超乎一般渾噩眾生。其餘如政治名人、影視八卦製造者，詩裡說「您流目屎時，阮笑您失意時，阮毋知謙虛」，表現出旁觀者清的視角，嘲弄反諷的意味盡在其中。末小節敘寫詩中的「我」喜歡與大自然為伍，得以洗滌身心的汙濁，為的是「反種」再出發！這樣的切入點，強而有力，令人耳目一新。此詩有另類勵志的溫暖在，作者並不濫情悲憫，而是暗藏「一枝草一點露」的生命韌性。確實是一首難得的好詩。

方耀乾：我先看語言的部分，整體語言還算順暢，我覺得還可以，不過在第一段的第一句「我用規面的鬍鬚 佇這介節日醒過來用力共褲帶縛予好」這三行就不符合基本文法，稍微可惜。不過整首詩頗有趣味，也有調侃的意味，我很讚賞。但是詩中很多部分是表面現象的描寫，都是我們想像的到的情景，少了一點內心思維，沒有更深入或更創意的部分，但瑕不掩瑜，我很喜歡這首詩。

李敏勇：我覺得題材很有趣，用調侃自我的方式來展現遊民的狀況，描寫的手法算有趣，但是在臺語的部分有一些可以更加注意的細節，例如街頭 / 街仔頭，醒 (tshínn) 來 / 醒 (tshínn) 起來，所要表達的意思都不太相同，這是可以改善的小部分。但整首詩就以題材、社會現實投影、用字的活潑度來說很不錯。

〈大里杙踏查——記訪林爽文古厝〉

賴芳伶：林爽文事件在正史與野史的記載流通的版本不太一致，這首詩是立基於民間的觀點來觀看這個事件，也可以算是對於官方正史的參照，但是我覺得情感有點過於濃烈，當然有感受到不平之氣，可是我覺得用字生硬不易閱讀。

方耀乾：我給這首詩的分數比較懸（高），正史非正史的交叉當中，可以看出他有新的意涵在內，語言的運用我認為有把力量展現出來。剛剛賴教授所說，覺得這首詩閱讀起來有點生硬，我想是因為詩中有些語詞比較屬於罕用詞，也較古典，可能不屬於現代流通的用語，不過以 tsiann-bīn（正面）的角度去解讀，我覺得這是更好的詞語使用，也比較成熟。詩中有感嘆，有想念的地方也有傳說的地方，對於歷史的嘆息，試圖要將臺灣過去的歷史召喚回來，用字情感是有比較濃厚，但是我覺得還在接受範圍內。

李敏勇：這首詩在福佬話裡面比較古典，我有時候會覺得詩口語化說不定更好，但是臺語文的口語有時候會找不到對應的漢字，使用古典的用詞反而更有韻味。這首詩選用歷史題材有好有壞，好處是使用歷史的觀點具有歷史意義，缺點是沒有用歷史的意義再去發展個人情懷，近年來臺語文相關作品有重複歷史題材的現象，但都還停留在表面的書寫，我覺得可以再將情緒轉化到個人情懷上。

〈拍乒乓〉

賴芳伶：我給這篇很高的評價，充滿趣味、動作化的描寫，以打乒乓球刻劃家人親情和樂，別緻可貴。活靈活現的語言使用又流暢，意象貼切，讀來頗多會心，光是看著文字就可以感受到畫面。

方耀乾：〈拍乒乓〉這首是我心中的前幾名，我給予很高的評價，我覺得打乒乓的意象有趣味性，跟父母相處，家中煮食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很有創意。我猶豫的點是題材雖然出人意表，但結合的部分，連結得有點勉強。不過對於家裡的人打乒乓的姿勢、每個人的個性都有爽快的描寫，也有新的臺語語言創意的地方，我給正面評價。

李敏勇：整首詩氣氛很趣味，書寫日常生活的題材，臺語的用法很清氣（tshing-khi），生動寫出一家人生活的畫面，我很欣賞這首詩，趣味性十足。

一票的討論 |

〈有影無影〉

賴芳伶：因為現代社會發展導致隔代教養的關係，讓有些人對阿嬤的情感頗深。這是描寫社會氛圍底下的作品，同時也帶出了一個重要社會議題——關於失智老人的隱憂。雖然所使用的語言不是很純熟，但是情感可貴，同時也具社會意義。

方耀乾：這首詩整體韻味樸實，優點是語言運用比較單純不複雜，篇幅較短。但是我給的分數不高，因為我覺得結尾的部分不夠細膩，也勉強，我猜他是想讓前後呼應，可是在我看來會太

勉強，再來是用字的準確度問題，建議可參考教育部臺語字典再作修正。

李敏勇：我覺得標題滿有趣的，很吸引人。臺語中會有一些詞彙是這種充滿活潑、有趣、有聲調的，作者用題目捉住我的目光。整體內容還算可以。

〈有耳無喙〉

賴芳伶：「有耳無喙」這個詞牽涉到臺灣過去的歷史層面，從前社會小孩被教導要「有耳無喙」，這是一種保命方式。這首詩刻意觸碰當前政治跟社會議題，提到反送中與同性婚姻，一般來說會怕引起紛爭所以少說出口的禁忌。我認為「有耳無喙」這句話在新舊歷史中有作連結，更轉化到世代的溝通問題層面，給這個詞賦予新的面向。雖然這首詩沒有分節，但是整首的起承轉合完善，用字也恰當，閱讀、朗誦都十分順暢，也是難得。

方耀乾：有時候我們觀看一首詩會有重複的詞語出現通常是為了押韻，或是有別種想表達的意義，但這首詩中重複的詞句並不是語言的韻律運用，比較可惜。不過題材可以讓人思考到歷史，缺點是此詩的排序並沒有給讀者可以想像的空間，稍嫌單調無味。

李敏勇：「有耳無喙」從歷史來看這是大人對小孩說話的方式，意旨只有大人可以說小孩子只能聆聽不能多作表達。當然回顧臺灣歷史的確是有牽涉到政治的禁忌存在。詩中提到具敏感性的同性婚姻、反送中等的社會議題，也講到小孩角度的見解，事實上我認為這首詩表達出小孩沒有大人所想的那麼軟弱的面向。

〈後來〉

方耀乾：這首詩的文字簡單、乾淨，分節清楚。提到生活要面對的地方，面對未來的問題，是普羅大眾都會遇到的。不過行數比較少，思想的深度淺薄，我不是覺得不好，我很欣賞他的用字乾淨這點，只是跟其他的詩比較起來，比較看不到深度。

賴芳伶：這首詩我給的評價比較高，講述的是生活中關於情人分手的小品，我同意方教授所說，這首詩在語言的使用上很乾淨俐落，但乾淨不代表膚淺，怎麼說呢？我認為他細節處理精簡，不過表達的情感卻是很內斂的，表現出雖有遺憾但正向陽光，收放之間恰到好處。可讀可誦，可以把臺語詩處理得如此俐落卻又雋永，很是難得，會讓我再讀一讀。

李敏勇：「後來」包含了過去跟現在，所以他表達了不同的歷史空間，用詞簡單輕巧，我覺得也是一種不錯的風格。

〈阿母 ê 滷豬腳〉

方耀乾：我覺得這首詩文字上處理不太俐落，斷斷續續又參雜在一起，應該是要表達豬腳好吃，但是表達方式有點車輪轉，尤其最後的結尾部分其他兩位老師也有提到，此外還有一些詞語使用不佳的部分，例如「母親的體溫鹹篤篤」，鹹篤篤比較是形容負面，這個在文字的使用邏輯上是不通的。

賴芳伶：很生活化的一首詩，描寫了滷豬腳的過程，也包含了親情。我覺得結尾的部分稍微出題，會不懂要表達什麼，如果只是單純想押韻，我覺得處理得不夠好。

李敏勇：這首是關乎親情的詩，講到思念阿母，故事情節方面，令我感動，不過我的看法跟賴老師一樣，結尾語前頭表達的情感有落差，前面將氣氛經營得很好，後壁面卻沒有收拾好。

〈送你一面虹(khêng)旗〉

- 賴芳伶：這是一個熱門的社會議題，我並不是說這個題材不好，任何題材都可以，只是說題材好以外也要將內容處理好。尤其這是詩，我覺得作者講述得過度直白，沒有詩的餘味，文字上也欠缺凝練，詩的後半段更淪於喊口號，非常可惜。
- 方耀乾：關於這篇內容支持同性戀，是目前社會上很夯的議題，這首他的意涵有跟著主流走。不過有一個缺點，他所表達的同性戀議題在字面的意義太「顯」了，詩的詞語韻味太淺，缺少讓讀者思考的地方，比較可惜。
- 李敏勇：這首跟〈有耳無喙〉都有處理到同志的議題，但多了倫理的部分，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對於這類議題的關心與支持。

〈阿媽煨的塗豆腐〉

賴芳伶：這首描寫親情，用塗豆腐來表現出阿嬤疼孫的畫面，我非常感動。不過這首詩的缺點是用辭不當令人疑惑，後半段使用現成歌詞，不是說不行，只是這樣結尾有點弱掉了。

方耀乾：這首我給的評價比較高，題材關於親情，就內容來說有一部分的語言現在比較少使用，所以有些人會覺得閱讀起來稍嫌不通順，不過從情感來說，對阿嬤的思念，透過塗豆腐這個意象，分段的處理，能充分的感受到作者的情感。當然用字有些奇怪的地方，例如「芡滷鹹芳咻喙殘」這個語言真的很少很少會使用，「塗豆腐閣淹過衛生」這是比較奇怪的句子，以結構來說，情感的掌握是不錯的，雖然用字不精，但我仍給予中上的評價。

李敏勇：這首表現出傳統舊式的生活感，只是在現代社會阿嬤能夠裹小腳實在是少見，不太像是真實生活經驗，不知道是否作者是閱讀文獻得到的靈感，整首詩讀下來比較像是在講別人的故事。臺語文字的用法有待商榷。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第一輪擁有票數的 9 篇作品進行投票，最高 9 分，最低 1 分。結果如下：

- 〈我是遊民〉 23 分（賴芳伶 9 分、方耀乾 6 分、李敏勇 8 分）
- 〈拍乒乓〉 22 分（賴芳伶 6 分、方耀乾 7 分、李敏勇 9 分）
- 〈大里杙踏查——記訪林爽文古厝〉 21 分（賴芳伶 7 分、方耀乾 9 分、李敏勇 5 分）
- 〈有耳無喙〉 14 分（賴芳伶 5 分、方耀乾 5 分、李敏勇 4 分）
- 〈有影無影〉 13 分（賴芳伶 4 分、方耀乾 2 分、李敏勇 7 分）
- 〈阿媽煨的塗豆腐〉 13 分（賴芳伶 2 分、方耀乾 8 分、李敏勇 3 分）
- 〈後來〉 12 分（賴芳伶 8 分、方耀乾 3 分、李敏勇 1 分）
- 〈阿母 ê 滷豬腳〉 9 分（賴芳伶 3 分、方耀乾 4 分、李敏勇 2 分）
- 〈送你一面虹（khêng）旗〉 8 分（賴芳伶 1 分、方耀乾 1 分、李敏勇 6 分）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本屆母語詩類臺語組得獎名次排序如下：

- 第一名：〈我是遊民〉
- 第二名：〈拍乒乓〉
- 第三名：〈大里杙踏查——記訪林爽文古厝〉
- 佳作：〈有耳無喙〉、〈有影無影〉、〈阿媽煨的塗豆腐〉、〈後來〉

母語詩類 · 客語組

Native Language Poetry · Hakka



總評

農夫明白耕耘要「適地適種」的道理，個體生命因為所在環境差異演化出在地獨特性。在文學世界的大花園裡，母語詩歌是原生土地上自然長出來的花朵，它能展現出樸素強韌的生命活力，連結環境與人類的情感脈絡。

繁忙錯縱複雜的現代人類社會，在追求快速移動的潮流裡，我們很容易雙腳離地，徬徨失焦。母語書寫的道路是一條慢速的小徑，讓我們有機會在那裡安靜地自我沉澱，淬鍊生命中最純真的芬芳。

—— 陳永洵



母語詩類 · 客語組 | 第一名

躉石

徐碧美

得獎感言 |

種詩十年，驚見樹頂幾粒碩果
纍纍渾圓透亮，透亮如明月
有風有雨，有陽光雨露滋養
向下扎根，向上茁壯
詩木成林，結奇花異果
有些自己嚐，有些贈你清賞

個人簡介 |

中央大學客語所畢業。國小代課。喜歡跟小孩玩。

戇石

巴掌麻大、扁扁灰底个
石卵，幾條白線交叉
像絹等索仔言拆開个等路
恁安名
「戇石」

詳細看：

山峰層層，水波連連
握等佢，心思蹶到高山嶼頂
戇石冷沁沁，帶恁个煩惱
泅到河壩清涼

毋使過再風吹日炙了
戇石，陪恁寫詩讀書
鍵盤答答掙到半夜
戇石不眠，在案脣
砣等書冊字紙
砣恁个心猿意馬，莫
跳出柵仔門，飄到天涯

你乜像一粒石
在遠遠个所在，穩穩
輕輕砵等佢个心神——
不論現實个風仰般誚難
佢个本心
毋會風化

評審意見 |

「以石做膽」是臺灣傳統習俗，以前的老人家會到河邊撿一顆圓潤的卵石，拿回家放在新生兒的床下，據說可以讓容易受驚嚇的孩子安定心神，將來長大也有個好膽識。這是民間信仰裡「天人合一」的哲學基礎，也是人類與自然倫理運作方式最單純可愛的行為。作者一開頭描述的這一顆特定的石頭，就像是老天爺送來的禮物。石頭紋理的抽象風景，帶著作者的心神上高山入水澗。孤獨生活中，這顆忠實沉默的「憨石」日夜陪伴讀書寫字，它壓鎮住桌上的書稿紙冊，以及紛亂飛散的思緒。

這顆每日隨手可觸的「憨石」，作者從它物理特性的描述，進而延伸到心頭上的某個人，同時剖白自己。層次細膩，餘韻無窮。

—— 陳永洵



母語詩類 · 客語組 | 第二名

名牌

退愚廬老人

得獎感言 |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今春清明節前夕，與妻弟一家人前往北海岸某靈骨塔。見亡妻塔位上姓名。手觸名牌，內心大慟。歸來始有斯作。

感謝評審不棄。謹致上最深的謝意！

個人簡介 |

本名吳餘鎬，筆名退愚廬老人。臺灣桃園人，曾任國小、國中、高中、大學教師。現已退休，隱居鄉間。

名牌

手摸若个名牌¹——孤盲嫲²
講好个——璫俚手牽手 共下去看日頭落山
你嘎³先行
往擺——你總係牽等偈 共下去運動
該日 偈一儕人去行路
偈一伸手 心肝斯——
痛到 摸毋得
偈嘎看毋真 若个名姓

摸等若个名牌——骨灰盞脣
你有聽著偈喊若个名無？
細細聲仔同你講 你無在時 屋下發生个大小事情
偈知你耳角角仔⁴聽等——
一溜裡來 你顧家 凝家⁵ 走毋開腳
無想著⁶——這擺
你一下仔 走到天西都無恁遠

1 靈骨塔位上亡妻的姓名。

2 昔日的戲稱。猶言：可惡的傢伙。

3 sa 卻、反而。

4 ngi`gog`gog`e` 豎起耳朵很專注、仔細聽人說話的樣子。

5 kien`ga 善於經營家務。

6 亡妻罹癌，從發現到過世，前後僅半年時光。

手指頭無停个揆⁷ 等若个名姓——這一生人最熟事个三隻字
刻到心肝窟肚——火燒毋忒 手掙⁸ 毋淨
骨灰盞脣个相片 你笑弛弛仔⁹ 看等佢

你這猴嫲¹⁰ ——你敢盼得？
捨毋得你个巛牯 在這大聲个喊你 嗽你

輕輕仔拏¹¹ 等若个名——就像往擺你輕輕仔拏等吾个面
若个愛戀 係佢一生人个幸福
念你 想你——
在這春天落雨个下晝
衰過个係——
請來臨邛个道士¹²
也牽毋轉若个手來——
拏忒佢 浴浴跌个目汁

7 tud 用手指按壓慢慢的滑過。

8 cud 擦拭。

9 seu ie' ie' e' 笑呵呵的。

10 昔日的戲稱。猶言：頑皮的傢伙。

11 so' 以手輕輕撫摸。

12 借用白居易〈長恨歌〉臨邛道士鴻都客。

評審意見 |

作者真摯懇切，用字淺白口語，詩作「名牌」將夫妻之間的深情牽絆描繪地刻骨銘心。愛妻離世，留給他的只剩下冰冷骨灰罈上的名字以及抹不去的共同記憶與無盡思念。

生活化的日常起居描述，更突顯喪偶後深沉的孤獨無力感，不禁令人唏噓。生命無常，是每個人必修的功課，任誰也無法逃避。肉體遲早會消逝，但情感和精神會在某些人的心中長存，留下永恆的微笑。

—— 陳永洵



母語詩類 · 客語組 | 第三名

翕相

趙淑貞

得獎感言 |

得獎，是一種肯定，也是繼續努力的最大動力。希望未來能再接再厲，寫出更多更富幻想，且具深刻含意的作品。

個人簡介 |

臺北市立師院語教組畢業，臺北市民權國小教師退休。曾獲文建會兒歌一百創作比賽客語組首獎。

翕相

日頭盡愛翕相
摺高高个大樓翕相
摺彎彎个天弓翕相
摺一排一排茶樹翕相
單單毋肯摺烏雲翕相
烏雲，發譴了
就摺日頭翕个相
一張一張塗到烏趑趑
埤塘盡愛翕相
摺唇頭个大樹翕相
摺遠遠个高山翕相
摺飛過來个白鶴仔翕相

單單毋肯摺風翕相
風，發譴了
就摺埤塘翕个相
一張一張扯爛爛
細老妹抑盡愛翕相
阿姆翕相，佢尖落來，共下翕
阿爸翕相，佢尖落來，共下翕
阿婆翕相，佢尖過來，共下翕
單單阿公翕相，佢煞煞走遠遠
佢講，阿公食菸，嘴恁臭

評審意見 |

「翕相」為攝像、攝影、照相之客語。作者以童稚的口吻、淺顯簡單的筆調、天真的眼光去描寫拍照這件事。運用可愛的擬人手法，討論光線、自然現象和攝影之間的關係，帶來想像的樂趣。

從風景快速過渡到人物的描述，寥寥幾句便將家族成員性格、相互關係影像化，鮮活生動。阿公以抽菸嘴臭為藉口，快步離開家族畫面，缺席的空白，令人莞爾。

—— 陳永洵



母語詩類 · 客語組 | 佳作

嫁妹仔

張森明

得獎感言 |

「嫁妹仔」係佢頭一擺寫个客家詩，得獎分佢盡大个鼓勵，希望這股力量做得支持佢繼續寫下去。

個人簡介 |

佢係苗栗客家人，在高雄成家立業四十零年，雖然日久他鄉變故鄉，毋過，鄉音在血脈肚永遠毋會添忘忒。

嫁妹仔

昨暗晡

一夜無睡到天光

妹仔愛兜人个飯碗

毋知婿郎性體好無

家官家娘會惜佢無

新娘車吉時來討親

妹仔摻婿郎敬神祭祖

偈一時嘍無頭無縀

想好感恩同祝福个話

全部毋記得淨淨

只好跔等舖娘額額拜

拜別爺哀个時節

妹仔搨等厥姆開聲噉

厥姆交代佢愛聽人个嘴

偈同婿郎講愛惜若舖娘

頭紗慢慢仔放下

迷濛个白紗裡肚

吾妹仔係世界上最靚个新娘

盡毋盼得佢離開屋下

看婿郎牽等妹仔行遠个背影
吾目珠像發大水，緊翻轉身
看著神桌頂雙燭華光
正想起頭先愛同祖先講个話
妹仔過門從孝順
雙竹透尾子孫賢



母語詩類 · 客語組 | 佳作

孩擔

黃碧清

得獎感言 |

感謝臺中市政府，提供園地分母語必芽綻筍。感謝評審個鼓勵，『承蒙，恁仔細』。

< 孩擔 >，係承先啟後，兜愛謹記摺傳承，祖先用肩頭孩等理想落腳臺灣，煞猛打拚個精神。阿姆話乜共樣，『惜，阿姆話』，大家共下來。

個人簡介 |

苗栗縣銅鑼鄉人，105 年開始用客語書寫。著作有 < 背影 >、< 深情 >、< 阿姆个手 > 客語詩集摺、< 碧水清流 > 客語散文集。

揸擔

客語（北四縣腔）

軟韌个擔竿抻啊抻¹，揸等
重鈇鈇²个鄉愁摻講毋出嘴个無奈何
細船仔搖擺擺，定定仔行過
惡豺豺³个烏水溝，翻過千重山
落腳在靚靚个一條大船，臺灣寶島
赤腳馬踏一鑿頭一畚箕開山打林
起屋做寮，為下一代留一搭屋跡

軟韌个擔竿抻啊抻
揸起石牯，疊出一坵坵山田
搗秧仔⁴，種出一頭頭个希望
背囊骨承起風吹雨涿摻日炙
汗水搭搭跌落泥肉變成肥
禾浪在笠嫲肚映出笑容

1· 抻，xim，柔軟的上下彈動。

2· 重鈇鈇，cung dem dem，沉甸甸樣。

3· 惡豺豺，og sai sai，兇惡如豺狼樣。

4· 搗秧仔，ve iong e，灑播秧苗種子。

軟韌个擔竿扒啊扒
扒過老祖先硬程个肩頭
用賁賁⁵个雙手交落瓏俚个圓身
黝烏⁶个擔竿頂滄滄个風霜印跡
老祖先煞猛打拼个目汁印
孩擔，承先啟後孩起傳承責任

軟韌个擔竿扒啊扒，孩擔
擔頭肚有理想，乜有世大人个嘍哢
孩起客家人晴耕雨讀軟韌个精神
行腳，一步一堅強緩緩仔行自家个路
行過礫礫砣砣⁷，行向心个人生路
打拼，像瓏兜个祖先

5· 賁賁，pun'pun'，厚實樣。

6· 黝烏，du vu'，深黑色。

7· 礫礫砣砣，lid lid kid kid，石子路不平坦樣。



母語詩類 · 客語組 | 佳作

泰安驛心

媯 星

得獎感言 |

母語創作是光榮使命，盼能用創新的客家觀點呈現臺灣多元、進化的在地元素跟思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跨出族群文化界線，立足本土的歷史演變，並如實記錄生命的各種想像。

個人簡介 |

王興寶，筆名：哲野生、媯星（客語筆名），桃園出生，中興大學畢，現居臺北。臺灣客家筆會、臺客詩社成員。

泰安驛¹心

驛站恬恬行出日頭絲
迷迷痴痴間
光影由長到短，由短轉長
窗門上下
目珠皮樣仔，定定仔打開
無人个站長室
像有歲月个嘍嘍聲
輕手打開票櫃門
一格一格，空空个拖箱肚
識有淪淪个南來北往

過磅空²，上月臺
大地動前覆等个軌道
這下嘎一支一支企蹬蹬
變做月臺抵風雨个梁柱，身項
還留等 1907 年出世个證明
棚頂吊等厥兜个兄弟，鐵支鐘
石頭大力敲出聲

1. 驛：音 id，車站。

2. 磅空：音 bong kung'，山洞，在此指地下通道。

敢還記得，頭擺通知旅客
一聲向北，兩聲向南
火車進站个任務

炮彈樣仔个紀念碑
洩漏墩仔腳大地動³个威力
佢看等日頭閃過山排
暗夜，咁一聲跌下來
驛站後背一條老古水橋
足兼⁴過后里圳，百年長流水
邊脣草竇肚个火焰蟲
目珠眨啊眨
敢係過忒恁多年，還思念
該轟隆轟隆个火車聲

3. 墩仔腳大地動：即1935年之關刀山大地震，因臺中市后里區內埔庄一地（舊稱墩仔腳）死傷人數最多，故亦稱墩仔腳大地震。

4. 足兼：音 kiam，跨越。



母語詩類 · 客語組 | 佳作

阿爸个戶口名簿仔

陳靜儀

得獎感言 |

感謝主辦單位臺中市文化局，謝謝評審。接收訊息，欣喜若狂。獎雖然不大，但是意義重大。學習客家話多年，耳濡目染，感受到客家話的博大精深。我想自己會更加努力，寫出更好的作品。

個人簡介 |

陳靜儀，國小退休老師，喜歡文學和閱讀，曾經獲得彰化磺溪文學獎，臺中文學獎。喜愛新詩，散文。

阿爸个戶口名簿仔

阿爸个戶口名簿仔
屋下拖箱肚，因等一本簿仔
之前係江山，這下係沙灘
後浪推前浪，水激過來就摻沙割走
如今這位所緊來緊細了
就戴等阿爸阿姆兩個人

該本戶口名簿仔，恁多年來滄海變桑田
阿公時代係月半，天下光華華
子子孫孫滿堂好風光
阿爸當家時節係月尾，暗冬冬盡孤單
月彎彎，就像菜園肚最尾條吊菜仔
毋知自家過了節氣。又像
蝠婆在磅空，摻自家倒吊起來看等
倒反个世界

阿公當家該央時，係盛世
丁丁口口，對第一頁寫到第三頁
該隻天下最先聽著阿公个笑聲
阿爸做戶長，就剩單單該一頁
無幾年，阿哥結婚搬去高雄戴
偌做頭路後遷籍來臺中

遷戶籍，也徙走阿爸个願
望該代人个計畫，追毋著這輩人个想法
阿爸就像愛用雙手堵核，將將崩忒个水庫

後頭，阿姐嫁臺東再過遷戶籍
該本戶口名簿，越來越單薄
阿爸這兜年身體當驚冷
屋下恬靜下來就感覺寒涼
戶籍員該枝筆，就像一支刀仔
一刀一刀切，毋堵好就切著阿爸个心肝

母語詩類 · 客語組

決審會議紀錄

時 間 | 108 年 9 月 15 日 (週日) 下午 2 時
地 點 |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會議室
主 席 | 曾副局長能汀
主 持 人 | 本委員會召集人 (由評審委員互推)
決審委員 | 陳永洵老師、利玉芳老師
紀 錄 | 劉武佳

今年的收件數共 31 件，經張芳慈、黃子堯、邱一帆三位委員評選出 10 篇作品進入決審，再由陳永洵、利玉芳兩位委員進行決審，兩位評審共推陳永洵老師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

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

陳永淘：本次一共有六篇進入我的思慮當中，有些作品字裡行間深入我心，非常耐讀，值得讚賞。

利玉芳：應該有兩年沒來評臺中文學獎客語詩組，今年再來感覺很開心，大約有七篇具有水準的作品，決選名次令我很掙扎，選得心理起起伏伏。

評審標準是把兩位評審的分數加起來，有同分的部分進行討論。經評審討論，第一輪不分名次各選擇 3 篇，結果如下：

- 一票：〈泰安驛心〉、〈戀石〉
- 二票：〈名牌〉、〈翕相〉

評審委員決議，〈老灶頭〉、〈打合〉、〈阿爸盡像山〉三篇作品直接淘汰，進入複選的七篇作品再依分數進行第二輪投票，選出三篇佳作後，再進行討論，結果如下：

- 〈戀石〉 177 分 (陳永淘 88 分、利玉芳 89 分)
- 〈名牌〉 177 分 (陳永淘 87 分、利玉芳 90 分)
- 〈翕相〉 173 分 (陳永淘 86 分、利玉芳 87 分)
- 〈嫁妹子〉 170 分 (陳永淘 84 分、利玉芳 86 分)
- 〈阿爸个戶口名簿仔〉 170 分 (陳永淘 85 分、利玉芳 85 分)
- 〈泰安驛心〉 168 分 (陳永淘 80 分、利玉芳 88 分)
- 〈孩擔〉 168 分 (陳永淘 82 分、利玉芳 86 分)

主持人陳永淘決議，由獲得最高分作品〈戀石〉、〈名牌〉進入最後討論一、二名的名次。而次高分〈翕相〉即第三名，其餘四篇為佳作，沒有疑慮。

各別作品討論 |

〈翕相〉

利玉芳：整首詩看來很創新，客語字運用自如。

陳永淘：很有感情，翕相題意發揮得很透徹，我認為是一篇極佳作品。

〈泰安驛心〉

利玉芳：在修辭上有凝鍊，唸起來有詩的韻味，是我很喜愛的佳作之一。

陳永淘：我覺得用字需再精煉，其餘的很好。

〈嫁妹仔〉

利玉芳：這首詩的語言是做為一位父親嫁女兒精神的縮影，發揮算四平八穩。

陳永淘：嫁妹仔流露樸實真摯的情感，除了有對妹仔婚嫁的書寫外，也有對老祖先的客家意識傳承，來表現對親人的關懷。

決選作品討論 |

〈名牌〉

利玉芳：這篇作品描述情境很深遠剖析人性、關懷生命以及命終存在的意義。

陳永洵：這篇在探討終老是什麼，最終結束的：你這猴嫵—你敢盼得，很有情意。

〈懸石〉

利玉芳：這篇作品文字很入心，讓人大為驚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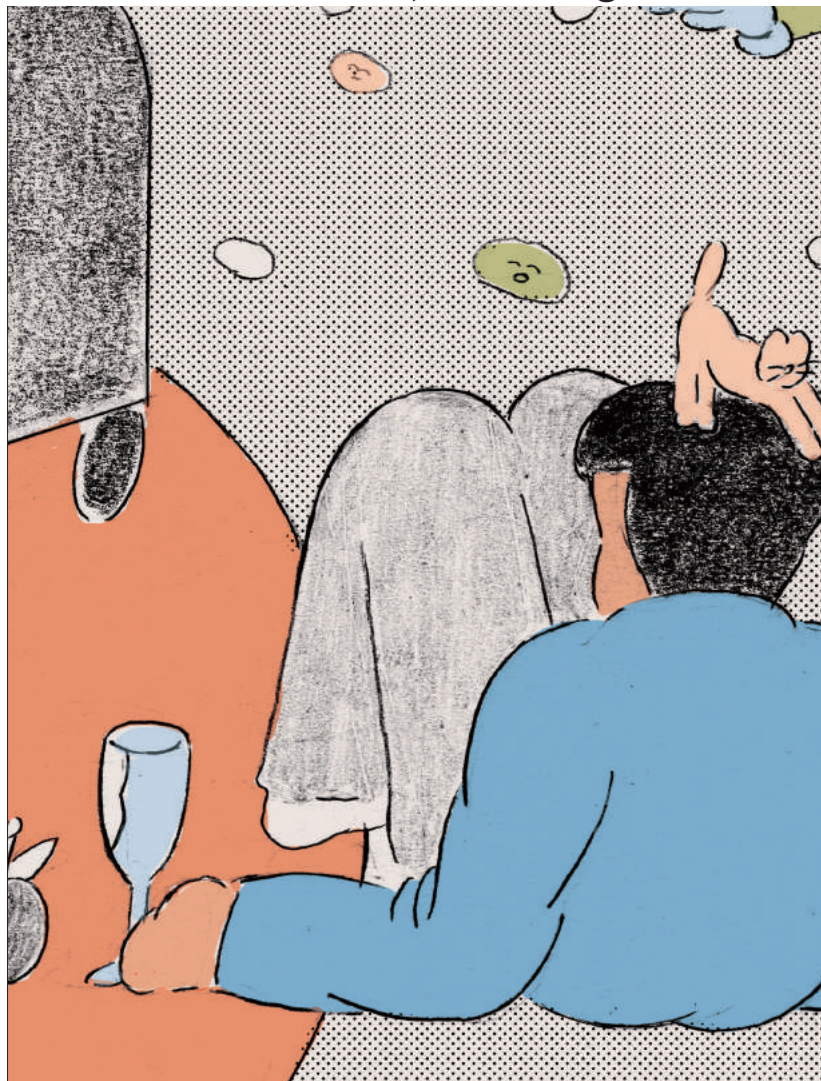
陳永洵：這篇讓我很感動，詩句中有思維，又能讓我們多了情感，尤其寫到：毋會風化，這毋會風化，最讓我感心，讓評審為之動容。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 7 篇作品進行名次的排序。結果如下：

- 第一名：〈懸石〉
- 第二名：〈名牌〉
- 第三名：〈翕相〉
- 佳作：〈嫁妹仔〉、〈阿爸个戶口名簿仔〉、〈孩擔〉、〈泰安驛心〉

青少年散文類 · 國中組

Prose of the Youth · Junior High School



總評

本屆臺中文學獎「青少年散文國中組」，三位決審委員：作家方梓、黃麗群及陳憲仁，經過半個月仔細評閱及決審會議熱烈討論後，選出9篇得獎作品（佳作「從缺」一名）。

評審對這些作品，有共識極高的，如第一名〈Lucky〉寫人狗之間珍貴的情感、第二名〈大家過得還好嗎？〉和〈茶〉，前者內容跨越了時間與空間，後者將親情寫得如茶香撲鼻。第三名之一〈珍貴的遺憾〉親情感人又耐讀。這4篇作品，大致上文字和情感的表達均不錯，題材和內容也均具社會價值與時代意義。

另外有四篇，雖然都只有一人推薦，但這表示了每篇文章的優點都有人看到了。如第三名之二〈戀念芒果冰〉，國中生竟能感受到歲月衰老的哀傷；第三名之三〈送行·遠行·過境的通關密碼〉寫喪葬業者的家庭，題材特殊；而佳作的〈冬日缺憾〉情感深厚之外，鏗鏘有力的排比句，充分顯示出作者的文字功力；〈燈〉文字雖然不夠精鍊，但文中探討「燈」與人類文明的關係，也令人眼睛一亮。還有，〈欲呷卵嗎？〉，雖因文字上的臺語有些缺失，但其親情意義和時代價值頗值肯定，因此也被列為佳作鼓勵。

這些得獎作品，除了具有文字流暢、結構嚴謹的優點外，題材的選擇和情感的蘊含，也是評審特別注意到的，如時代變遷、人性發掘、親情光輝，竟有那麼多國中生都能關注到，這樣的國中散文，遠遠超乎我們對國中青少年的刻板印象，從這些作品，我們對語文教育、文學教育及「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期待，是十分樂觀的！

—— 陳憲仁



青少年散文類 · 國中組 | 第一名

Lucky

羅菩兒

得獎感言 |

不是一個很會寫散文的人。很感謝臺中文學獎給我的機會，也很感謝我父母的支持和指導老師給我的幫助，以及陪伴我的朋友。

個人簡介 |

夜幕降臨前還有四十二次恐慌。
渴望成為斑馬，頑石，蒼苔。
唯有傍晚的海洋，才能流向陸地的清濁。

Lucky

回家的路上下了點雨，碎石馬路冒出彷彿把人罩住的濕氣，感覺自己像剛從微波爐拿出來，冒著熱氣卻被保鮮膜封住的隔夜飯。茂綠的葉子丟失夏天的味道，染上了泥土的灰，經脈紋路被填充，赭黃赭黃，被夏天拋棄的樣子。

路上的狗嚶嚶狂吠，恍惚間想起了 Lucky。Lucky 是以前養的一隻狗，外婆說取名 Lucky 將來才能讓我也變得幸運起來，在她看來，孩子如果沒和父母在一起就是不幸的。這好像並沒有奏效。外婆養過很多隻狗，但唯有 Lucky 依舊會秘密的被我想起，這是其他狗沒有的待遇，哪怕在其他人眼裡所有的狗都差不多，也沒有任何人記住任何一個名字，除了我。

Lucky 小時候是黑色的，長大以後漸漸變黃了，露出灰色參雜黃色的毛髮，濕漉漉的鼻子和黑的發藍的眼睛，貌似不是很討喜，讓人一眼看去就會覺得牠不該叫這麼飽和期許的名字。

外婆的葬禮已經結束了。

那天我們坐著離去的車，牠追著離去的我們。牠不停歇，像只發狂的豹子，但牠跑得不像豹子那樣快，牠只是條小土狗，是個要黃不黃還帶點灰土的赭黃小土狗。和樹葉一樣。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牠好像和外婆一起被留在了那裡。

媽媽不允許我養狗，因為那段時間去看我和外婆才會和 Lucky 接觸到。她拼命地告誡我不要對狗有任何奢望。我知道她仁慈了，但終究只是換個方式哄騙我，就像她欺騙自己這個地方和她沒有關係。

小孩子要用騙的，就像人們欺騙狗一樣。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對 Lucky 抱有希望，大概只是因為牠的能力到達不了吧，所以我只能對自己抱有希望。抱著只要想想就會因為過於遙遠卻還是滿心沸騰的想像。熱得將我燙傷。

媽媽還是不喜歡鄉下，我以為她會因為外婆或者我和 Lucky 而留久一點。但是外婆走了，媽媽也必須走了。而我卻沒有任何能力留著，我到達不了。

顯然一條狗並不能阻止一個人的步伐，或許我們應該感到開心。

我知道 Lucky 最終都會像樹葉一樣，不只是身上染上赭黃，不只是跟不上夏天了，但我怎麼也沒想到牠最後是被我抹去的。

新的生活一切都很好，唯獨失去 Lucky，但牠也好像如外婆所說的，把幸運給了我。或許不該說是我失去了牠，而是牠失去了我們。

那一刻我才發現，牠從我的視線裡徹底溜走了，在我的記憶裡，被名為「回憶」的那一塊慢慢淡化，像掉幀那樣掉著掉著就沒了。遲早我也會忘了牠吧，就像從不記得一樣，這樣世界上就再也沒有人記得牠了。Lucky 會徹底消失的。

然後再理所當然的去等待另一隻狗。

可能不會叫 Lucky，可能不會教牠要乖，我多希望牠是最野的狗，這樣說不定就不會如我一般無用。

世界上不幸的人有很多，顯然 Lucky 就比我不幸多了，我不知道是牠把我的厄運都一起帶走了，還是牠把所有的幸運都給了我，剩下一個空蕩蕩的名字，Lucky。

一個不怎麼幸運的名字，被丟棄在那個不怎麼幸運的夏天。

評審意見 |

此篇文字是這批作品中最老練的，語言用字有時代感，在運用文字與結構上都滿成熟的；作者書寫他與狗的關係、相處過程，感情控制得宜，掌握流暢又不流於濫情，情感拿捏得宜，是一位很有潛力的寫作者。

—— 黃麗群



青少年散文類 · 國中組 | 第二名

茶

Haney

得獎感言 |

二零一九年，今年上高中了，時間過得真快。
去年得獎的畫面還歷歷在目，而今年的成績，更超出原本預期。
感謝評審老師的垂青，感謝黃懷霏老師的指導，感謝臺中市政府的用心。
今年的我，十五歲了。謹以此文，以及得獎的殊榮，獻給母親。謝謝您娓娓道來的那些故事，和故事裡，最辛苦卻活的最璀璨的您。

個人簡介 |

本名魏思涵，筆名 Haney。臺中女中小綠綠的菜鳥高一生。
吝嗇頑固的金牛座，超級崇拜能把文字用的如魚得水的作家們。
平常喜歡唱歌、跳舞、看各種類型的小說，喜歡民謠和古風。永遠不要忘記寫作的初心，我一直記得。

茶

畫和詩裡的茶園，是清淡高雅的，亦是與世無爭的，更是日日籠罩在山嵐薄霧裡，讓人分不清天上地下的淨土。

幾乎所有媒體釋出的採茶照片，都是相似的美好，皮膚白暫的採茶女，纖纖玉手慢條斯理地折下芽心，唱著採茶姑娘的山歌，伴著晨曦，愜意漫步在褐土翠團之間。

好像跟最真實的，從母親口中聽到的，沒有一點重合。

從十五年前還在腹中開始，我與母親、我們與茶有一種無法言說、沒法解釋的牽絆。這種感覺自第一次到茶園，一直延續到十五歲，踏入那叢叢翠綠就會有的一種親切混合著心悸的感覺，如一雙大手，緩慢而輕柔地覆著心臟。也許是因為十月懷胎之時，日復一日的，都是清潤的茶香揉合土壤和露水的氣味，縈繞身邊，即使剛開始連器官都未長成，卻沒有原因地烙在稚嫩的心上。

採茶這件事對我可以是一份念想，可以和古今文人雅士一般，是風雅而嫺靜的，可是對母親來說，又是截然不同的……

凌晨四點，披著一片濃墨轉淡的夜色，點點星光往西方地平線滑去，採茶的一天從這時開始。早餐草草解決，再乘著老舊的貨車，忍著從久未更換的排煙管排出的陣陣黑煙，受著臭不可聞的焦油味薰滿少女的粉紅夢幻，接近兩小時的山路，彎彎繞繞，是二十出頭女孩的心事，複雜又令人眩暈。到了茶園，任憑周遭的霧氣縈繞，忽視四面的崇山峻嶺，放任天聽飄落地絲絲細雨，甚至任由頭頂上毒辣的一輪橙紅肆意地侵蝕著意志，中暑昏倒如何？被蛇類近身又如何？汗水浸濡著視線，僅能耽擱幾分鐘，所有人還是要照常手腳利索地折下葉心。

這不是吟詩作畫，不是踏青出遊，沒有時間欣賞美景，沒有矯揉造作的柔弱——一天摘採到的茶葉重量，決定能拿到的工錢。很多時候，一整個家庭開銷，都在那一片片葉心中，沉重的香氣中……

即使說得多麼身臨其境，仍舊無法真正感同身受。

我蹦蹦跳跳地進茶園，像劉姥姥逛大觀園，東一個新鮮，西一個有趣，太陽爬上頂時母親會令我去樹下乘涼，喝著大口的沁涼，但未會停下的是她捻著葉心的雙手。遠望著，總會想，當初滋潤這些茶樹生長的，是不是不止露水，還有母親額上滑落的汗珠或是眼角的淚水？給它們能量的，是不是不只太陽，還有母親堅忍而溫暖的精神？那時候慢慢長到接近三公斤的我，是不是帶給她更重的負擔了？是不是母親都把心裡話說給一叢叢茶樹聽？那如果真的有茶仙，陸羽他，是否都聽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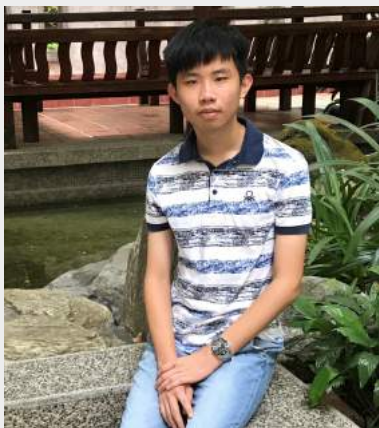
茶，烈火走一遭，從新鮮稚嫩變得滿面皺紋，可就因為這點，茶葉的生命延展的更長。當滾燙的熱水一沖，蜷曲的葉片開始伸展、變得柔軟，隨著水流，載浮載沉，舞出一股綠褐淡香，舞出一首最美的詩篇，舞出一盞清茗，滿室清香。

母親如茶葉，千錘百鍊，才成就堅韌卻又柔軟的靈魂，茶葉如母親，沒有假意的浮華，卻靠著自身的清香，贏得世間盛名。

評審意見 |

寫茶及母親，有體悟、感受，文字、技巧均佳，文字亦靈活輕盈，讀來茶香撲鼻，是一篇好文章。

—— 陳憲仁



青少年散文類 · 國中組 | 第二名

大家過得還好嗎？

梁睿諶

得獎感言 |

當初的感動化成文字，算是對自己的研究有了些交代，感謝圖書館蔡主任告訴我參加這項比賽的資訊，並在我寫作的過程中給我許多的建議，也感謝日文課詹老師以及日本的和田女士，若沒有你們就不會有這篇文章。

個人簡介 |

生於彰化，現就讀惠文高中國中部，喜愛收集古物，看著收藏，彷彿回到那個年代，未來可得回到現實準備會考。

大家過得還好嗎？

「最近天氣很熱呢，大家過得還好嗎……」這是七十五年前，一位住在京都的小學生，用明信片向同學問候的文字。

我對古物十分有興趣，跑遍各處，只為了找尋過去人們生活留下的一點痕跡，無論是書籍、貨幣、明信片，甚至是信封、發票，我都會收集。從一件件收藏中，窺見當時的大小事。而這張明信片，正是和我年齡相差不遠的人，在二戰時寫成。

當初看到這張明信片，是在彰化的一個市集。因時常去「挖寶」，與其中的幾位老闆熟識。一個週日早晨，我走入市集，四處走動，看能找到什麼寶藏，一位老闆叫住我：「最近進了些新貨，你應該會有興趣。」說著說著，便拿出了一盒二戰期間的日本明信片。我戴上隨身攜帶的手套後，仔細一張張檢視，許多是用毛筆寫的，看不太懂。找著找著，看到一張寫著略為稚氣的字跡，加上不太熟練的漢字，看得出是學生寫的，郵戳是「昭和十八年西陣郵便局」。

昭和十八年是 1943 年，日本在 1941 年偷襲珍珠港，從此加入世界的戰局。在明信片寄出數月之後，日本因美軍的狂轟濫炸，成了燃燒的列島。當時的學生生活是怎麼樣？能不能從這兒看出一點端倪呢？」因為這個想法，我決定買下這張訂價三十元的明信片。那時的我，並不知道會因此踏上跨越臺日兩地、七十多年時空的尋人之路。

明信片存放在抽屜裡，也不再搭理它。直到有次看到一本書，內容是一位住在日本的老太太，想要找她當年在臺灣當公學校老師時所教的學生。老太太由一個舊地址，進而找到當時的學生，甚至開了同學會。這讓我想起了這張明信片，希望能找到寫下這張明信片的人。

由收信地址「市內上京區紫野東御所田町附屬國民學校內」及郵戳「西陣」得知，「市內」為京都市。但我將整個京都市上京區的地圖找了幾次後，根本找不到，後來再放大找尋，才發現屬於北區。

因為自己的日語不好，向學校的日語老師求助。感謝老師的協助，我們寄出詢問信件，竟然在三週之後得到回覆，遺憾的是，寫下這張明信片的人已在十年前過世了。提筆回信的，是他的太太。

老奶奶很驚訝能看見先生少年時手寫的明信片，她拿著明信片，內心澎湃地在佛壇上香，向先生告知：「有臺灣的小朋友寄還東西給你哦！」她說如果她先生還在世的話，一定會非常高興地回信。在回信中她提到二戰的情況：「大日本帝國『一億玉碎』的決心，造成了許多家庭的分離、破碎，許多重要的文物、建築也受到了難以估計的損毀……年輕的你有著寬廣的未來，努力學習日語和其他學問。將來是否會來日本呢……」老奶奶用優雅的古典日文如此寫著。收到老奶奶的回信，心情很微妙，感覺自己和少年時的老先生，正心靈相繫，處在一個平行時空中。

「最近天氣很熱呢，大家過得還好嗎……」七十五年前，這個問候顯得無其珍貴，期待七十五年後，我們可以記取戰爭的教訓，讓不同國家的孩子，不僅能過得安好，還能繼續無遠弗屆地問候。

評審意見 |

這篇文章由一個有老靈魂的國中生作為出發點，一個國中生有收藏舊物的癖好，收到一張五十多年前的明信片展開，全篇有種淡淡的情懷，又勾勒出時間與空間的兩地感情；時間為日治時期到現代，文字平實而流暢，點出人性與懷舊的感情，同時雖然書寫不同的國家與族群，卻能高明地克服時間與空間的障礙。

—— 方梓



青少年散文類 · 國中組 | 第三名

珍貴的遺憾

陳軒葦

得獎感言 |

在聽聞得到第三名的消息，我其實有些不敢置信。從小並沒有接受過特別的作文訓練，只不過小學中年級時，老師嚴苛的要求我們寫週記，這是開啟我寫作抒發的一個契機。我發現到從每週、每日的生活中，刻畫一點一滴的心路感受，讓我培養起寫作的手感和經驗。我很感謝老師，讓我能從生活經歷踏入寫作的世界。

個人簡介 |

生於臺中，閒暇時間喜歡和家人去戶外郊遊，藉此紓解課業的壓力。對於充滿好奇心的我，嚮往著環遊世界，四處尋幽訪勝。

珍貴的遺憾

那天，在書桌前翻閱著地理課本的那張世界地圖，準備著隔天的考試，卻靈機一動，腦子使喚跑到了儲藏櫃前開始翻箱倒篋。在那陰森的儲櫃裡，我推開一堆堆的舊書，丟出一樣樣七零八落的玩物，在陰暗中尋寶似的，終於，慢慢拉出一個顏色黯淡、灰塵佈滿的箱子。我擰了擰表面上的灰塵，神秘的掀開箱蓋，那是一個地球儀。記得，小時候那一次逛大書店，林林總總的文具、籍冊盡在眼前，而我卻只是呆愣愣的佇立在這顆地球儀面前，腦海裡開啟了無限遐思——那時懷著圓渾美麗的梦想，就是去一場環遊世界。父親看著我童孩的趣味，便笑著答應買了這一顆地球儀。但不知經歷了多久，成熟後鮮少念著兒時的夢想，這顆地球儀便存放在那箱子中，像被封印的希冀、被封鎖的美夢。

我打開了箱子，用抹布擦拭著它，如看見被自己遺忘的寶物，頗有些愧疚之感。我盤坐在儲藏櫃前，細細端看著，端看我剛所學的世界地理，端看我兒時圓渾的夢。而正巧父母瞧見，他們似乎比我更有興趣，便把它抱到客廳去研究了。我靜靜地回到書房，正要讀書，卻被他們譁然討論給吸引了。

「好想去加拿大看極光啊！」、「你看，那時候真可惜沒一起去法國」、「哇！這裡是夏威夷，那裡是峇里島」、「你去出差的時候有看見俄羅斯的雪嗎？」、「本來要去美國行，但最後也沒去成……」我聽了許久，站在門後，而我竟發現，原來我的夢想，環遊世界各地，可曾也是爸媽多年來埋藏內心深處的梦想。我偷偷瞄了瞄他們，有時候欣喜的呼喊，指點著每一個奇怪名字的國家，像發現新大陸一

般，雀躍不已。有時候看著地球儀上密密麻麻的國家，卻嘆了深深一大口氣。我猜，應是那份年輕時，內心澎湃熱血的嚮往，憧憬著遙遠異國的夢想。曾經在方寸之地中播種的夢想，辛勤灌溉蒔養，盼它一日美麗的綻放。但，時間以光速奔騰著，許多事未了，因為一而再、再而三地錯過時機，最終只能讓心中那新綠的苗成了枯萎的樞。我記得曾聽父母提起，那年姑姑邀請去法國旅行，他們卻因為當時懷了我在肚中，而拒絕了此出國機會。父親也曾去俄羅斯出差，卻是一路奔波回臺，因為一歲多的我在家中，母親忙不過來。我七歲的時候，全家計畫好的美國行，原本是備足了行李和心情，卻因為我的重病取消了。在這之後，父母將所有時間和忙碌花在孩子上，我便不曾再見過他們攤開旅遊地圖，或想著打算去旅行了。反倒是，每天念著我認真讀書，替我的未來，鋪上一瓦又一瓦的路磚，鋪著那條給我前往夢想的大道。

我聽著父母失落的嘆惋，我明白，在他們心中也有著一個顏色黯淡、灰塵佈滿的箱子，裝著被封印的希冀、被封鎖的美夢吧。但，他們的箱子或許無法再被打開，在某一瞬間，化做遺憾。即使遺憾，我仍看見他們欣慰的眼神，彷彿有著爸爸買給我地球儀時的笑靨，有著他們嘮叨我讀書時苦口婆心的神情。這份遺憾是他們心中枯萎的樞，而他們卻將它換做滋養我夢想種子的肥料，應是企盼我的夢想能發芽、茁壯、有朝一日綻放美麗鮮豔的花。我想，這便是最珍貴的遺憾吧！

評審意見 |

此篇文章題目訂得出色，帶有對比的感覺，文章後面兩段相當耐讀，文情並茂；整體文章其實是描述普通的日常小事，是許多人看地球儀認識世界的共有經歷，但是藉由地球儀中寫出感人的親情文章，實屬難得。

—— 陳憲仁



青少年散文類 · 國中組 | 第三名

送行 · 遠行 · 過境的 通關密碼

楊皓文

得獎感言 |

沒想過會得獎！當我聽到得第三名時，非常驚訝！還以為我聽錯了？當初因為爸媽到校做「職業分享」，才讓得以寫出這篇散文，謝謝他們的「現身說法」。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責任，必須尊敬每個行業的貢獻；如果存有偏見，可能會讓他人有一輩子的傷痛，這是我的「覺悟」！

個人簡介 |

楊皓文，衛道中學國二生，喜歡游泳和看電影，很乖卻外向，是一位影響力極大的屁孩，也是班上的開心果，想當個和善又能創新的獸醫。

送行 · 遠行 · 過境的通關密碼

真想不到總是一年又一年!?

還記得國小時，朋友、同學問我：「你爸、媽的職業是什麼？」我隨口就說：「媽媽是家庭主婦，呃……我不知道爸爸做什麼工作？」每次刻意迴避「難言之隱」，怕說出去讓自己丟臉，可是這股低氣壓、冷氣團，總在心底徘徊作怪，何年何日才能過境、重見陽光？

我真想不到會有這麼一天?!

一開始是飆高九萬點的「尷尬」！國一「家長職業分享」當天，共創家業的爸、媽是主講人。我和同學一樣，用熱情的掌聲表示歡迎，可是就算分享到一半時，媽媽語調愈來愈活潑，我的心情仍然冷靜！直到爸爸與同學「Q&A」，他竟能以平常心一一回答，好像每個問題都答覆過三百遍以上的老練，我才真正鬆了一口氣。

過程中，當媽媽播放《送行者》、《命運化妝師》、《出境》等殯葬行業的電影分享，連老師也聽得很入迷！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送行者》男主角，他原本是樂隊大提琴手，樂團解散後搬回鄉下老家，看報紙就去應徵「幫助旅行者」，原以為工作是當「導遊」，沒想到竟成為說不出口的「送行者」。壓抑尊嚴的秘密「曝光」，不但讓朋友歧視他，蒙羞的家人也要他換工作。他這份難堪、難熬的心情，我也一直深深體會過；更想不到的是連初嫁過來的媽媽，她也曾走過陰暗的「隱瞞隧道」。

《送行者》男主角後來愛上這份志業，全心投入真誠地態度面對亡者，讓家屬看到死亡親友最「美」的臨終一面時，許多家屬在喪禮後，不斷地向他道謝……，我爸爸也正講著家屬不停感恩的許多故事。

感謝他來教室特地為我開課，讓我打開心戒、大開眼界，不再害怕「爸爸職業」問題的挑戰，更使我恍然大悟：爸爸特別的職業是如此的「神聖」，應該要加碼地受人尊敬啊！

小時候爸爸不在家，我就會問媽媽：「爸爸去哪兒工作？」媽媽每次回答都是「殯儀館、火葬場、喪宅和醫院」。慢慢懂事後，也猜得出爸爸大概去那裏做怎樣的工作……直到當天，聽爸爸自我介紹後，才知道他念國中的某日清晨，叔叔就把他帶到山上墓園，看老經驗的師傅「撿骨」，後來一路「插手」幫到高中畢業，這份藝高人膽大的「家族事業」，就由他這位的「少年師」接手，「生手」安排遠行的「老手」的通關、過境，他提早鍛鍊了看淡生死、看重生存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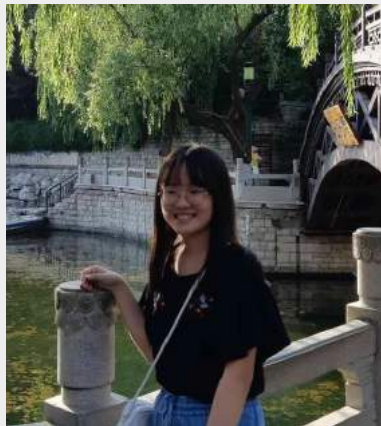
每年掃墓是一件幸福的事，因為「清明節」當天就是我的生日，我都會跟同學炫耀，他們覺得我莫名其妙！有人還認為我的生日根本很「可悲」，但我不會因此而自哀自嘆，每年都開開心心的包春捲、吃蛋糕，從來不會有人忘記我的生日，連去世的祖先們也一起同在，天上人間都為我「慶生」呢！

這次，透過爸媽的「現身說法」，教會未來立志當「獸醫」的我，對動物可能在我診所中「老死」、「病死」，甚至一出生就死了，上演種種「生、老、病」的悲歡離合……我提早思考該如何為牠們守護與送行呢？雖然沒有繼承家業，但我會傳揚爸媽的「善終」理念，我要幫牠們規劃一處「樹葬」墓園來安葬，不但環保又可以回歸大自然，往生之後依然會有好風、好水、好日子過……

評審意見 |

這是一篇書寫父母為喪葬業者的家庭。全篇引用了《送行者》、《命運化妝師》及《出境》等三部電影，這是文章中父母巧妙地利用電影來輔助說明的例子，全篇口才非常好。我要講的缺點就是他的文字不夠精準，結構紊亂，口語太多，但是題材相當傑出，感覺得出來作者有心要表現好，若能嘗試沉澱與精簡寫作，將會更令人期待。

—— 方梓



青少年散文類 · 國中組 | 第三名

戀念芒果冰

張湘琪

得獎感言 |

驚訝、雀躍、難以置信……種種複雜的情緒在收到電子郵件的頃刻間翻湧著－感謝，是我腦海中唯一能拼湊出的詞彙－感謝評審肯定我的文筆並給予我這殊榮，使我在文學創作的途中能更篤定自信地跨步向前；感謝父母自小鼓勵我閱讀，讓我在課業閒暇之餘提筆爬格；更感謝我的外公外婆陪我度過那燦美的童年，當歲月無情地在他們臉上刻下滄桑，我願用我的陪伴溫暖他們的遲暮。而芒果冰酸甜的味蕾回憶、祖孫融融的孺慕情誼，將會縈繞於我們心中，戀念不忘。

個人簡介 |

生於孟夏的南臺灣，此時的我是剛褪去國中稚氣的小高一。有著雙子座好奇多變的特質：喜歡享受人群的交流熱鬧、也愛晨起獨處的幽靜沉思；喜歡閱讀及書寫生活的閒趣瑣事、也愛廣泛學習琴棋舞蹈。粲然的青春年華，我願以文字鐫刻美好於心。

戀念芒果冰

蔚藍無際的天穹，燦金的晨光糝落樹梢，我，靜坐在外婆家旁熟悉的公園長椅，聆聽風吹過綠葉沙沙作響、靜聞鳥兒婉轉清脆的歌唱。倏地，一聲聲蟬鳴，以彷彿等待一季的高亢震醒了神遊的我，我起身走進眼前再熟稔不過的街巷，那裡滿是孩提時外婆攜著我小手走過的回憶，而今，只我孑然獨行。

那是個燠熱膩煩的溽暑，聽到放學鐘聲的我彷彿得到解救一般，奔向早已在校門口等我的外婆，她總會用手帕先擦擦我額角的汗，理理我早已溼黏的鬢角瀏海，我拉著外婆的手撒嬌嚷著：「我要吃冰、我要吃冰啦！」外婆笑眯著眼，牽著我幼嫩的小手沿著校園圍籬走，繞過好幾彎巷弄，走進一片老字號的冰果室。我點了最愛的芒果冰，開始叮叮噹噹一直訴說學校趣事，外婆被我誇張的神情及抑揚有趣的聲調逗得呵呵笑，眼睛彎成弦月。

滿滿的芒果冰端上來，我眼睛一亮，毫不猶豫地先從底層棉柔的芒果雪花冰鏟下去，淋在雪花上的芒果醬及煉乳汨汨流下，清爽甜香的雪花入口即化，濃郁的果醬香仍餘韻口腔。「好好吃喔，婆，你也吃一口啦！」我說，外婆雖然牙齒已鬆脫大半，但吃冰對她而言是輕鬆美好的小確幸，她也學我這樣鏟食，我繼續進攻芒果雪山上纍纍的愛文芒果丁，厚實的果肉佐以愛文獨特的酸甜果香，滑順地溜進我嘴裡跳著探戈。外婆始終慈祥溫柔地笑著、看著我，一匙匙嚥下澄黃的甜美幸福，盛夏午後和外婆共享一碗芒果冰，是我年少純粹的回憶，真希望這美好時光就此停格……

升上國中後，回外婆家的機會少了，偶爾回去看她，年邁的外婆

因大腿肌肉及膝蓋退化，走路已不再像以前一樣靈活矯健，我心裡暗自告訴自己：等五月會考考完我一定要多陪她！

那天下午，終於結束會考長期抗戰，我迫不及待衝回外婆家，想再和她一起聊天逛街，我在門口大喊：「婆，我回來了！」來應門的意外地是外公，外婆好像沒聽到我聲音似的沒理我，逕自在廚房洗洗弄弄，外公看我一臉訝異，告訴我：「妳外婆最近耳朵聽不清楚，講話也沒個頭緒，老是重複講一些事情，下周可能要帶她去醫院檢查了。」我看著外婆那略顯佝僂的身軀，反覆染髮而稀疏花色不均的鬢髮，是那麼熟悉卻又陌生，我把一直拎在手上的芒果冰盒放在餐桌上，挨近外婆身邊跟她說：「外婆，我們來吃冰，好不好？」

掀開那透明外帶盒蓋，頂上被壓覆的芒果冰淇淋雖然有些塌陷，但仍是記憶中眷戀的樣貌，愛文芒果散發著澄金誘人的光芒及甜香，我拿起湯匙舀下最精華的一口餵外婆，外婆小口抿著，味蕾喚起她美好的曾經，她向我微笑，我要趁冰還沒被高溫融化前多餵外婆吃幾口，我們最懷念的味道……

我恍然，原來，在時間的流裡，任憑多燦美的曾經，都將淡去、流逝；但當下鐫刻在心版上的美麗感動，是我心靈不可缺的補劑，讓我有勇氣邁向下一階段的嶄新。我佇立在時光的長巷，看著回不去的孩提，記下我生命中最美的戀念回憶。

評審意見 |

情感很真實，我很感動的是在他寫歲月衰老的哀傷，我覺得滿好的；閱讀時可以感受到寫回憶的甜，寫歲月衰老的哀傷，寫重溫舊事的溫馨，在在打動人心。文筆好，情感真，細膩感人的好文章。

—— 陳憲仁



青少年散文類 · 國中組 | 佳作

冬日缺憾

月黑夜白

得獎感言 |

謝謝認可我的作品的評審老師們，也謝謝我的朋友們，沒有她們就不會有這一篇故事，我永遠不會忘懷那天藉著光看見了全世界的我們，不管身處何地，我們的心會永遠在一起。

個人簡介 |

本名白子盈，筆名月黑夜白。就讀曉明女中國中部三年級，很簡單的人有很簡單的生活和朋友，喜歡逐光而行，喜歡用文字去紀錄美好生活。

冬日缺憾

我很喜歡看天空，就算只能看到被校舍樓房分割的零零碎碎的天，甚至都不算藍，臺中常有的霧霾把藍天隔絕，我依然很開心，其實也不全是因為天空，是因為我有一群陪我看天空的人，可惜，那群人裡最懂我的，比我們早一步離去。

那天她告訴我，她要搬家回上海，我很錯愕。明明答應好要一起走到最後，她卻要在這一站轉程換車；明明說好要一起去看雪，卻連行程都沒安排好她便要退出；明明說好要一起去看演唱會，卻連開場時間都沒確定她便要離場。可又細想，確實，這裡不適合她。這裡的天空太小，她的翅膀沒地方展開，這裡的人站的太高，她沒法展現自我，這裡的世界太成熟，她無法自由自在的奔跑，這裡的一切困住了她，把她鎖在了牢籠裡，或許另一個地方是鑰匙，能將她解救出來。

本來還存有的大把時光瞬間縮短成了兩個月，我變得焦慮，我想在這僅存的時間裡留下一點痕跡，可終究是敵不過歲月。轉眼間，分離的時刻還是來了，考完期末考的我們像受傷的小獸一般圍繞在一起哭泣，我突然明白，某些相遇，某些相遇中的人，只會出現在生命中一個瞬間，然後再猝不及防地消失，就像那天下午，那天放學後的教室，我們啜泣著，一個一個相繼離開。

最後一個走的是我，是她把我留下的，她從包裡掏出了一份計畫表，問我要不要和她一起去看雪，我問她去哪，她說河北，中國河北。那是我們倆夢寐以求的地方，河北廊坊的影視基地裝載著我們的夢，我們所熱愛的少年也在那，我半開玩笑地問她那我們能否去看少年們的演唱會，出乎意料，她說票都買好了，就等我一句話。我突然又不爭

氣地哭了，其實我早就和父母商量好了，即使她沒做這計畫，我也會提出，可我沒想到的是，我隨口提的不切實際的想法，她竟放在心上。

踏上河北的時候，正下著雪。我們興沖沖地打了臺車到飯店，行李剛放好，我便拉著她到外頭打雪仗，那天下午我們都耗在了雪地裡，我抓了團雪往她的羽絨服裡塞，她便抓起雪球往我身上丟，我們玩得不亦樂乎，好像所有不開心的事都隨著漫天的雪花飛逝，我突然想起她某次問我為什麼那麼喜歡雪，我說因為雪很純淨，我反問她，她說雪可以讓人忘記一切煩心的事物，彼時我還無法了解，如今倒是真真切切地體會了一次。

七天過得不快也不慢，走著走著還是走到了最後一天，第七天的行程是看演唱會，我們心心念念的演唱會。我和她很早就到了會場，四處走走逛逛倒也用了不少時間，驗票入場後不久便開了場，我們的耳邊充斥著尖叫聲、吶喊聲、歡呼聲等等的聲音，就連說話也得用吼的才聽得見，舞臺上的少年們賣力地表演著，用盡全力將他們幾個月以來的努力綻放在他們最心愛的舞臺上，有那麼一瞬間我好羨慕他們，能為了自己的夢想奮不顧身，去爭取、去拼搏，我轉過身對她喊說，以後，我們也要成為像他們那樣勇敢的人啊，她聽見了，又喊了回來，她回，好。

後來分別的那天我沒和她說再見，因為我總覺得再見是再也不見，我只是輕輕的抱了她一下，然後，我們便各奔東西，回到了各自的生活。可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還是會再相遇的。



青少年散文類 · 國中組 | 佳作

燈

貓經病

得獎感言 |

我一直在想人類的生命中是不是有什麼儀式、想法與觀念或物品，是不須存在，但影響著我們一切邏輯與感受的。

然後我這篇是連續第三年截稿當天投的，一樣問題多多的。

最後感謝詩芳老師讓我有機會寫下〈燈〉。

個人簡介 |

羅方佐，筆名貓經病（有夠中二，還常常被亂念），國三。

最近對於英文十分煩惱，可是貓咪很可愛。

燈

有時醒來，意識還沒從夢裡走出，眼前的一片黑讓我實在想不出自己身在何所、搞不清楚方向和自己是誰。但左手還是不自覺地往斜前方五十公分左右的相對位置拍下——精準無比，開關清脆地發出聲音——黃光太突然地打下，大腦在雙眼還睜不太開的幾秒內漸漸才回憶起一切。

換作半夜睡在書房，朝南的落地窗在清晨六點就擋不住外頭滿出來的陽光，雖說房內仍顯昏暗，亮度倒是足以讓我在裡頭正常活動，我卻還是習慣按下開關，讓多餘的光線灌滿整個角落。在確定自己身處之地一如既往之後，才走出門外梳洗。

再換作另一種情況，一種更古老、原始、在直立人剛出現，對於早於一百五十多萬年以前的人類。

當時的黑夜，一種未知的模糊跟在白晝之後。如果你還醒著，會發現連包裹自身的皮毛也消失不見，留下冷汗的濕黏，若無星無月，身外一切皆無法被辨識，呼吸聲與心跳也因此變得紊亂而深刻。沒有色彩與深淺，成了最大的拘束。最終，使你停滯的黑暗促成了空洞。

隨後奇蹟般地，人類在光明再次臨走前向自然盜取了火。從容不迫地握萬獸敬而遠之之物，自此區別了人與獸。在之後人開啟了夜，宛如一道被踢出伊甸園的後得到的窗。只因綻放在夜裡，本不該存在的七彩，成了時間，給了交流、給了思考與文化，文明及不文明、知識與野蠻也隨之被定義。

百年前，精明的商人，愛迪生狡猾的嗅到它地未來，在改良燈泡後三番兩次地騙取專利，將其推廣。加上十九世紀末期電力網逐漸普

及，「不合時宜」的光爆炸性地侵入世界，燈火不再是入夜的奢侈，對於我們這個世代，它已不再稀奇，正如我們已不再時時讚嘆轉開旋鈕流出的自來水。

而如我，燈光對於文明，成了一種指示，它代表這裡的事物是可見的、存在且明顯的。反之，沒了燈光指引的文明人，也開始如夜裡的遠始祖先停滯，失去那些行動的理由：恰如在採光良好的教室裡。老師只因一盞用處不大的日光燈燒壞，就能抱怨整節課而影響教學進度、道路上停止閃爍的紅綠燈可以亂了整個城市的交通運輸、街角檳榔攤總是不斷添購霓虹燈管來彰顯自身……有時半夜出門，城市還是有些地方異常明亮、人潮聚集。人在其中，有如在浸在一片氾濫的光海裡。

而哪裡找得到有人無燈的地方？對於灰黑的過敏總是把我們拒於那些不清楚、無法立即理解的事物門外，好像總需要一道光打在它們身上，我們才有勇氣去接近。就好像我們總是首先注意到所有目光的聚集的「焦點」。

哪裡有光，望向哪裡；何處最亮，走入何處。我們總是期待燈光照亮路途每個細節，使它們簡單明瞭，也許因為我們還惶恐著。哪天有誰突然關上了燈，世人必定為此歇斯底里，彷彿到處都是蟲子而發癢，只因我們都未曾面對未知。



青少年散文類 · 國中組 | 佳作

欲呷卵嘢？

吳允然

得獎感言 |

能以這篇感謝阿嬤的內容作品得獎十分榮幸，尤其阿嬤現在仍然在進行中風後的復健，爸爸也有告訴阿嬤關於我得獎的事，雖然阿嬤言語無法清楚表達，但阿嬤喜悅的笑容展露於臉上；也希望這篇作文能帶給阿嬤更多祝福，挺過漫長的復健過程。

個人簡介 |

我是吳允然，目前就讀臺中市立立人國中3年級，興趣是打籃球、算數學，平日亦喜歡閱讀歷史典故或觀察環境事務。

欲呷卵毋？

還記得小時候，每當節慶或寒暑假一到，我們全家就會搭著爸爸那臺十多年的休旅車回宜蘭，去見奶奶那幾百公里遠距離的微笑。每一次到奶奶家，奶奶的第一句話 --- 「欲呷卵毋？」總是先打破沉默；原來那是奶奶費盡心力親手熬煮的「茶葉蛋」。

小時候回到那純樸的家鄉，聽著外面的小鳥唱著輕快的歌，伴著廚房的蛋散發出的香味，是再美不過的生活了。有一次進了廚房，看見了那雙被皺紋爬滿的雙手，正費力地抬著一整鍋準備在滷汁中跳舞的蛋，才了解那桌上的美味，是奶奶折騰了好幾番才上桌的；但，漸漸地，我厭倦吃蛋了！

又再一次回宜蘭，奶奶的那句「欲呷卵毋？」冒了出來，我卻隨口回了一句「不用了！」這時候我內心彷彿像冷凍的水餃，是冰凍的、是無情的。而這一句「不用了！」卻也讓那雙被皺紋爬滿的雙手，休息了兩三年。

直到有一天，同學們和我在便利超商時，同學問我「你要吃蛋嗎？」我回頭看了便利超商店內那一鍋在滷汁中泡澡的茶葉蛋，印入眼中的是一顆顆滿是裂痕的蛋，心頭立刻浮上彷彿就像奶奶那雙住滿「皺紋先生」的手，這一刻頓時一陣懷念，懷念那一味宜蘭家鄉的美味。

但此時美味的「茶葉蛋」，我卻再也吃不到了。從補習班準備回家，媽媽突然說了一句「奶奶暈倒了！」霎那間百感交集，「過年期間我們不是才剛剛見面嗎？發生了甚麼事？」後來經過醫生的診斷，奶

迷指數只到三。

幸運的是，奶奶經過搶救成功地甦醒過來了，但有時言語不清，只能慢慢摸索。現在，那一句「欲呷卵毋？」再也聽不到了，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有多陪伴奶奶了，曾經為我們辛苦滷蛋的雙手，硬生生地無力垂放在輪椅上，一動也不動，唯一不變的是，那雙手上歲月累積的痕跡，依舊佈滿著。

一句「欲呷卵毋？」深深地印在心中，再也聽不見了。但現在，奶奶就像以前的我，輪到我說「阿嬤，欲呷卵毋？」了。

青少年散文類 · 國中組

決審會議紀錄

時 間 | 108 年 9 月 15 日 (週日) 下午 2 時
地 點 |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會議室
主 席 | 曾副局長能汀
主 持 人 | 本委員會召集人 (由評審委員互推)
決審委員 | 方梓老師、陳憲仁老師、黃麗群老師
紀 錄 | 廖翊如

今年的收件數共 39 件，經許菁芳、吳岱穎、林蔚昀三位委員評選出 16 篇作品進入決審，再由陳憲仁、黃麗群、方梓三位委員進行決審，三位評審共推陳憲仁老師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感與自己對作品的評審標準。

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

方 梓：今年的作品以國中生的素質而言還不錯，對我來說文學作品，第一文字要好，這是基本的，第二個是要區分出作文跟文學作品的差異，多些想像力，去找出別人所沒有觀察到的，這次前三名的作品都有做到這點，雖然極少部分沒有那麼成熟，但總的來說，素質是不錯的。

陳憲仁：看了本次國中生散文，當時的感覺是訝異，其中有數篇文章超乎我所想像的國中生程度，無論是文字或情感的表達，在這當中，黃麗群老師提到的國中生作品，親情部分是最容易著手，但是也希望國中生能超越親情，在寫作中拓展各個領域，非寫親情的文章也很好。

黃麗群：本次作品的感受是超乎想像的整齊，國中生當中能看出有這方面的天分及企圖心，但是其中的作品可能還是有作文的成分存在，建議是否要做個區別？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不分名次各選擇 4 篇，結果如下：

- 一票：〈冬日缺憾〉、〈戀念芒果冰〉、〈送行·遠行·過境的通關密碼〉、〈燈〉
- 二票：〈Lucky〉、〈茶〉、〈大家過得還好嗎？〉、〈珍貴的遺憾〉

兩票的討論 |

〈Lucky〉

黃麗群：此篇文字是這批作品中最老練的，語言用字有時代感，在運用文字與結構上都滿成熟的；作者書寫他與狗的關係、相處過程，感情控制得宜，掌握流暢又不流於濫情，情感拿捏得

宜，是一位很有潛力的寫作者。

〈茶〉

陳憲仁：寫茶及母親，有體悟、感受，文字、技巧均佳，文字亦靈活輕盈，讀來茶香撲鼻，是一篇好文章。

〈大家過得還好嗎？〉

方 梓：此篇文章由一個有老靈魂的國中生作為出發點，一個國中生有收藏舊物的癖好，收到一張五十多年前的明信片展開，全篇有種淡淡的情愫，又勾勒出時間與空間的兩地感情；時間為日治時期到現代，文字平實而流暢，點出人性與懷舊的感情，同時雖然書寫不同的國家與族群，卻能高明地克服時間與空間的障礙。

〈珍貴的遺憾〉

陳憲仁：此篇文章題目訂得出色，帶有對比的感覺，文章後面兩段相當耐讀，文情並茂；整體文章其實是描述普通的日常小事，是許多人看地球儀認識世界的共有經歷，但是藉由地球儀中寫出感人的親情文章，實屬難得。

一票的討論 |

〈冬日缺憾〉

黃麗群：文章有反映出此時代約十幾歲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從閱讀中可以發現作者書寫自身的價值觀並非是延續長輩的世界觀或是模仿前輩的書寫方式，文字結構雖然不成熟，但是能感受到作者從真實生活與情感中，誠懇地表達自己並嘗試表述出

一條自身看事物的路徑；換句話說，這份真誠我認為是創作中不可或缺的。雖然文章結構有點頭重腳輕，但是文章內容與跨境移動的體驗是有趣的，在消費文化商品的時候，有反映出青少年的時代感，這是我覺得不錯的地方。

〈戀念芒果冰〉

陳憲仁：情感很真實，我很感動的是在他寫歲月衰老的哀傷，我覺得滿好的；閱讀時可以感受到寫回憶的甜，寫歲月衰老的哀傷，寫重溫舊事的溫馨，在在打動人心。文筆好，情感真，細膩感人的好文章。

〈送行·遠行·過境的通關密碼〉

方 梓：這是一篇書寫父母為喪葬業者的家庭。全篇引用了《送行者》、《命運化妝師》及《出境》等三部電影，這是文章中父母巧妙地利用電影來輔助說明的例子，全篇口才非常好。我要講的缺點就是他的文字不夠精準，結構紊亂，口語太多，但是題材相當傑出，感覺得出來作者有心要表現好，若能嘗試沉澱與精簡寫作，將會更令人期待。

〈燈〉

方 梓：藉由燈，寫黑暗與光明，同時也寫人類的歷史，寫到燈對文明的好處，或者燈產生什麼樣文明的禍害，都有被想像出來，比較可惜的是文字不夠精煉，結構方面可以再進步，有些地方可以寫燈，再輔以想像力，不一定要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此篇文章將會更好。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此部分針對得票有兩票的作品進行分數評比，進一步決定前三名排序，最高 4 分，最低 1 分。結果如下：

- 〈Lucky〉 9 分（方梓 4 分，陳憲仁 1 分，黃麗群 4 分）
- 〈大家過得還好嗎〉 8 分（方梓 3 分，陳憲仁 2 分，黃麗群 3 分）
- 〈茶〉 7 分（方梓 1 分，陳憲仁 4 分，黃麗群 2 分）
- 〈珍貴的遺憾〉 6 分（方梓 2 分，陳憲仁 3 分，黃麗群 1 分）

原第一輪得票數一票的〈戀念芒果冰〉、〈送行·遠行·過境的通關密碼〉經三位老師討論後，決定提拔為第三名，以示鼓勵。

原〈欲呷卵嗎？〉並未得到票數，方梓老師以及黃麗群老師認為此篇作者在使用文字上缺乏運用臺語表述的能力，將「阿嬤」置換為「奶奶」導致作文感偏重，閱讀起來容易出神，因此不給予票數；然而，陳憲仁老師認為，這個影響閱讀的因素可能出自臺語沒有對應的中文字，若排除用字，〈欲呷卵嗎？〉書寫結構及情感方面都有一定水準，因此提議提拔為佳作，經另外兩位老師複議通過。

三位評審皆對此結果無異議，本屆青少年散文類國中組得獎名次排序如下：

- 第一名：〈Lucky〉
- 第二名：〈大家過得還好嗎〉、〈茶〉
- 第三名：〈珍貴的遺憾〉、〈戀念芒果冰〉、〈送行·遠行·過境的通關密碼〉
- 佳作：〈冬日缺憾〉、〈燈〉、〈欲呷卵嗎？〉、從缺 1 名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

Prose of the Youth · Senior High School



總評

進入決賽的十六篇，近乎一半跟疾病書寫有關。環繞校園生活主題的，嚴格說來只有兩篇，反而多為描述家族、家庭的內容，這個不約而同的集體現象，真是耐人尋味。

容我大膽解釋，可能係年輕一帶跟鄉土農村的連結稀薄了，不只時間愈來愈短，熟悉度也沒過往的濃郁，進而積累出生活的溫度。但透過網路世界的長期滯留，虛擬空間和想像的世界明顯增加，因而很容易放大自我的觀察機會。這類作品自然也會朝內裡多方折射，產生細膩的多義，豐富了對身體的各種想像。

這跟我們過往在農業時代，乃至城市都會化後環境有著巨大的差別，因而書寫的議題也明顯不同了。這等書寫應該是不可擋的趨勢，未來一定會繼續這方面生命的探討，離開真實的農村鄉下也會愈來愈遠。

—— 劉克襄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 | 第一名

異位性怪獸

賴姿穎

得獎感言 |

收到得獎通知後又驚又喜，特別感謝蔡淇華老師的指導，感謝評審老師的肯定，感謝我的 AD。

個人簡介 |

2002 年秋天生，目前就讀惠文高中。喜歡閱讀、看電影和影集。

異位性怪獸

醜陋的怪獸在床上輾轉掙扎，尖銳的爪抓破了自己臂上的皮，已佈滿疤痕的皮膚又滲出血來，牠無法停止抓癢，一邊咒罵著，因為痛苦的同時也有一絲舒坦。然而癢感在衝突到最高點時卻突然沉默，怪物的手，從原本彷彿永無止盡的搔抓中脫離，可取而代之襲來的，卻是全然的不適、痛以及自我厭惡。方才抓痕處停留的力道，帶著灼熱感燒著牠的軀體。

我心裡滿是對這頭怪獸的怨恨——牠憑什麼躺在我的床上暗自痛苦，憑什麼自以為能夠控制住自己的爪子不抓破什麼，最後不還是流血了？

牠發出一聲低吼，裏頭的情緒包括了憤恨、自責、無奈……然後牠暫時睡去，心裡知道接下來的夜晚才是最無法控制的。

*

過去我穿著學校外套，除了在冬天抵擋冷風，還帶著一點自我防衛的意味。我用寬大的外套掩住我對外界過於敏感的證據，沒有外套就習慣性地遮著手肘內側，還習慣外出時穿長褲。

當皮膚的異樣被發現，他們問著「你怎麼了」的時候，我也只會輕輕地回答：「啊，是異位性皮膚炎。」

「一定很難受吧？」也許他們會這樣問。

「是啊。」我會這麼說。就算有人繼續關心下去，我也想就此打住，沒有誰有這個義務，在我掀開了自己的傷口後幫我療傷。沒有誰

必須承擔我的痛苦。

其實並沒有人待我不好，我處在一個充滿善意的環境裡，但自卑有時候不需要別人給我理由，過度敏感的皮膚和內心，就是陷入矛盾的原因。

異位性皮膚炎（簡稱 AD，又叫過敏性濕疹。是種慢性、容易復發的皮膚疾病，不會傳染）——如果沒有它，我就不會是現在的我。我該為此感到開心、難過、憤怒或感謝嗎？

上高中後的那個秋天，媽媽買了很多罐乳霜回家，嘗試要用「濕敷」的方式來治我的異位性皮膚炎。想起她跟我講，從小他們就花了很多心力和金錢在我的皮膚上，那些保養品總是很貴，她笑說，妳從剛出生沒多久，就已經開始了妳的「富貴之路」。

還多虧了媽媽從小管理我的作息和飲食，到現在最理想的睡覺時間都還是晚上九點，也在中醫醫生要我不吃甜、炸、冰冷食物之後，過得很順利。

記得有次跟著足球隊練習，我習慣性地站在最外圍聽教練講話，因為這樣就不會有人看見我膝蓋後方——那片因過敏而呈現淡粉色、長得像是要潰爛的地方。

剛升上國中，AD 的狀況被控制得很好，我在國一的記憶裡甚至看不見它的存在。但國二在季節交替時，手上反反覆覆地起了點汗疱疹，伴隨著皮膚變厚、發癢、脫屑，甚至疼痛龜裂的情況。

國三下學期，會考的壓力促使了異位性皮膚炎的爆發，除了突然惡化以外，更是一次長期發作，連手肘彎處也變得乾燥。我沒去看西醫，醫生通常只會開類固醇的藥膏，擦類固醇的確是讓 AD 症狀快速被控制最簡單的方法，然而長期下來除了有副作用，藥物依賴更會使情況變得更糟糕。

媽媽讓我抹精油來修復皮膚，但課業壓力隨著考試的逼近沒有減少，手上的 AD 和心情一樣無常，在每個相似的日子裡，和我一起磕磕絆絆地走。

沒有一個早晨當我睜開眼時，會感到睡飽了的那種舒服，只有彷彿前一晚打了場仗、殺死了自己的疲憊，以及自責。

而指甲永遠是兇器。清理兇器和犯案現場，必須是醒來後的第一個動作，我操作著因乾燥無法伸直的雙手，把指甲縫裡的污垢清乾淨、洗好幾次手，再趕快擦乾手，用紙巾沾水，輕輕擦掉肘彎上的的血跡或剛滲出的組織液。

上高中後的情況便又惡化，AD 在我身上賴著不走，我有時怨它又恨它，我知道這一切的不公平讓我擁有這個權利抱怨，但這樣並不會讓我的狀況、或任何事情有所改善，所以我也無奈地祈禱，在睡前，在怨恨過去以後。

轉移位置這種糾纏不清的事，非常令人討厭：我把你從掌心趕走了，你又回到我的腳上；我要將你驅離於我的手肘，你卻想長到我臉上。

在手掌的汗皰疹消了之後，手肘彎皮膚乾燥、粗糙的情況卻也出現在了脖子上；手肘慢慢地也被控制住後，國小膝蓋後方淡粉色、長得像是要潰爛的地方卻回來了。

起初都以為新的災區很快就能被控制下來，但一天又一天地，狀況遲遲未有所改善，我就開始習慣它的存在、習慣每天無奈地替自己擦上乳霜。到最後它便脫離不了我，曾經新被攻陷的地方變成舊的，它在不同的位置長成我的一部分，它，也是「我」了。

偶爾我會有種錯覺，好像有牠的日常，才叫做日常，雖然我心理嚮往沒有任何它的痕跡的生活。

*

仍時常在看見他人完好的雙腳雙手時，心裡默默喊著：「好想要正常的手肘彎啊！」

但在他們健康的肉身裡，可能也有著一個不完整的心靈，像煩惱存在相異的位置，但各有各的任務要去學習。

異位性皮膚炎將我的心，趕到一個比較柔軟的位置。

我的固執、壞脾氣、尖銳的性格，也被異位性皮膚炎給磨去了許多，面對外在即使忽略不了事情糟糕的那面，但心裡仍想著最好的，過去負面的自己經歷了疾病的痛苦，反而成為樂觀的人啊。因為太過敏感，經常對自己說正面的話，說著說著，好像也就變成種相信了。

對世界有哪怕只是一點的熱情，在病痛中也得將之放大一百倍，使黑暗中的人有一線可以依循。

床上的怪獸慢慢變得透明，我關了燈，往怪物處的地方躺下。在柔軟的床鋪上，牠成了我。

我們偶爾異位，偶爾錯位，但牠，一直是我。

評審意見 |

以怪獸譬喻自己的病痛，作者以本身所患疾病的經驗做為題材，生動地展現這方面的書寫。因有切身之苦，折磨不時，句句自是拿捏得精準到位，讀來也特別感人。再加以文字細膩，書寫技巧嫻熟，該轉折、隱喻或反思等部份，都能成熟的以文學況味展現。即不失鬆垮浮亂，亦不流於感傷哀歎。這樣的短短作品，妥切合宜，自然會精彩地勝出。

—— 劉克襄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 | 第二名

僵直的房子

沈峻磊

得獎感言 |

很開心這個作品能夠被評審老師們認可並獲得第二名的殊榮，也很謝謝淇華老師十分用心地指導，在我遇到瓶頸時給我許多良好的建議。這篇文章才能被大家看見。

而我想告訴被霸凌的受害者們，你並不孤單，有我們陪著你。

個人簡介 |

和每個人都一樣卻又不太一樣的高中生

僵直的房子

這世界並非回音谷，每當我將我那份最單純、最真摯的善意，向這廣大的世界投出時，它卻像個深不見底的無底洞，吞沒了所有的音波。

在我小學時，被確診一種遺傳性疾病，稱作僵直性脊椎炎。它是一種終生進行性自體免疫疾病，患病原因不明。簡單形容的話，它就像座地基不穩的房子，在發病初期的外貌便和其他正常的房子一樣。但要是沒有外力控制的話，它的樑柱便會漸漸地變形，最後變成一間歪斜地，一碰就碎的玻璃屋。

這病，讓我在學校時能擁有特權。其實很簡單，就是能搭乘電梯上下樓。

因為這病發現的早，只會讓我的膝蓋偶爾發炎，刺痛，所以我的外觀看來沒有任何的異樣，甚至長得較同齡的小朋友高大。不過老師畢竟不放心，便要求我要在搭乘電梯時，要找一個同學陪我來保證安全。所以後來只要有人不想走樓梯，就會來拜託我讓他一起搭乘，但這種本來很簡單的事情，最後變得就像故障的電梯一樣，陷入停滯，無法動彈。

人，都喜歡特權。但老師從一開始便叮囑一趟只能有一人陪，我只好請大家輪流。但我發現，當大家沒辦法同時擁有這種優待時，他們就會討厭並排斥這種「不一樣」的人。不知道是哪個人起頭說我的病是假的，說我是為了搭電梯故意說謊。

那年我才十歲，我以為我幫了大家，大家就會相信我。但我錯了，在孩子眼中，哪分得清楚事實是真是假。一傳十，十傳百，原本跟我還不錯的人開始討厭我，原本就不喜歡我的人開始維護他們口中所

謂的正義，懲罰並排斥那個「謊稱自己有病的騙子」，並放大檢視這個不一樣的人做的所有事情。

好恐怖，這麼簡單的事，怎麼變得這麼恐怖？

後來去學校的時候，漸漸開始會有時不時的攻擊，他們會在我走過時故意伸出腳讓我絆倒，而後再補一句，騙子連路都不會走啊。或是在我畫完圖後，只是花五分鐘去上廁所，回來便發現我的畫被畫花了，而一旁又傳來令人感到刺耳的嬉笑聲。

記得有一次在一隻流浪狗在學校遊走時，我只是蹲在中庭看牠，回到教室時，事情就傳成我拿掃把打那隻流浪狗，我嘗試過解釋，但那有什麼用呢？當一件事情大家都認為是真實的，又有誰在乎真相呢？

我內心裡有座房子，那些名為朋友的樑柱，開始一根，一根地瓦解。我慢慢地變得不穩定，剩下空虛的外殼。

我並不是沒有朋友，要好的還是有一兩位。但，每當我被那些幼稚，缺乏同理心的人嘲笑身材，個性時。他們並不在我身邊，抑或是靜靜地坐在旁邊不吭聲。只在他們離開教室後，會來安慰我，我不怪他們，我其實很感激他們還能在那種情況時聽我抱怨。

但我真切地剎那間分崩離析。變成一堆支離破碎的玻璃。

它發炎了，也讓我的心變得好痛，好痛。好幾年過去了，就算醫生告誡我膝蓋發炎指數偏高，關節內部有積水。叫我要讓膝蓋多休息，我笑著答應醫師，但我沒遵守他的叮囑。我不願再因為成為不一樣的人，有著不一樣的待遇。受到不一樣的對待。我，跟所有人都一樣。

後來，曾經的霸凌者，有人向我道歉，甚至成了我的朋友。也有些人可能早已忘記他或她做過了什麼，對我說，那些事情是個誤會，一

笑帶過，但卻深深地在我的人生裡烙下痕跡。

我不恨了，真的。但這房子，仍是壞的。我開始對這世界產生僵直的看法。我覺得我沒有資格擁有真正的朋友。

我總擔心自己是不是又被討厭了，哪裡做錯了。該怎麼改？我開始在人與人之間變得自閉，不管身旁的人釋出多少的善意我不相信，我也不敢相信。我不想再胡亂揮霍我僅存的那份真心，卻又被狠狠的傷害。我只想用我那張的名為笑容的面具，安然地度過每一天。

我變得好像不像我自己。曾經那個單純的自己。

去年一個秋日午后，下課的嘲雜聲中，L 緩緩踱過來：「嗨，同學，你怎麼一個人坐在座位上？」我驚訝地睜開眼，望著那孤獨的眼神。

原本已經準備編個謊言逃跑的我突然脫口而出。

「那你要坐過來，一起聊聊天嗎？」我很訝異這些話竟然出自我的口中。

「當然好啊！」L 突然一躍而起，感覺要撞上天花板。那滑稽的模樣讓我忍不住笑出了聲。

經過那次聊天後，我們彼此開了窗，讓空氣進來，讓花香進來，也讓彼此看見對方屋裡的陳設，我才知道，L 是同性戀，在國中時被發現後，也被狠狠的嘲弄，甚至霸凌。他決定搬一塊大石頭堵在門口，自己出不去，別人也進不來。

後來我和 L 發現每一節下課，在平常不會注意到的幽暗角落，總會躲著幾隻獨行俠，我們就會如同那天 L 對我一樣，試著走過去：「你當我的朋友好嗎？」

然後，他們打開門，走出來，到我們認識門內的暗處——原來他們的心裡，都有一塊僵硬的，受過傷的地方，可能是同性戀，可能是

憂鬱症，可能是家暴兒。我們都曾經只因一次的受凍經驗，就以為世界永遠冰冷，封閉著自己，不敢輕易的到房子外面讓傷口透透氣。

如果那天 L 沒有走過來，抑或是我離開了。其中一人沒有真正的踏出那一步，我們也許至今日都還各自困在那冰冷僵硬的房子中。

是的，僵直性脊椎炎將永遠陪伴著我，但我不會選擇再繼續住在僵直的房子裡，我會勇敢的走出門，找人一起曬曬外頭的耀眼太陽，或者在陰天的時候，成為彼此的太陽。

評審意見 |

「房子」其實是身體的譬喻，因為罹患僵直性脊椎炎，以致身體不是健康的。作者寫的這個題材具個人特殊經驗，原本因病體在校園得到特殊的待遇，卻反遭霸凌。文章後半段寫到自我封閉的心靈在校園陰暗處，不意間遇到其他禁錮在自己「房子」裡的同性戀者、家暴兒、憂鬱症者，在同情共感下，彼此互為對方的梁柱，一起走出冰冷僵硬的房子。結局的轉折，讓主題由自身關注到其他弱勢，提升內容的飽滿度。

—— 楊錦郁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 | 第二名

龜裂

黃繹璇

得獎感言 |

得以將自己的思緒寫出，並獲得一點鼓勵，實屬一位現代執筆文人的幸福。感謝我的父母支持我寫作，在繁擾的匆匆步調裡，願意為女兒留下一段閒適的筆耕時光，使我有幸在愈加忙亂的世界裡，還能緩緩覽閱生活；感謝我的師長願意花時間在學生筆下的一段段字句，除了批改文章外，更與我共遊文辭間的風景，細品字裡行間的感動；感謝學校在課業外也安排生活的美感體驗，為我打造另一處有情天地；最後感謝評審老師們的肯定，讓一個小小的寫作者在看到自己的文章時，綻出一朵最燦爛的笑靨。

個人簡介 |

黃繹璇，目前就讀於明德中學。曾參加臺中市語文競賽獲演說組第二名，聯合報海峽兩岸楚才盃作文競賽一等獎，溫世仁基金會全國作文公開賽特優，及臺中市優秀青年等獎項。最喜與自己栽下的玫瑰共度雨夜，時常在恍惚中與古老詩人相遇，一起坐看雲起時，踏著夢境夜遊，認為每一盞茶中都有一句詩，每一縷雲煙裡皆有一段詞。至今仍在尋找遺落於臺中城的故事，不經意也將自己的一縷魂魄投注於此。秉持著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一點點猖狂，她繼續漫遊在臺中的每脈筋絡，以筆築構一處桃花源。

龜裂

時間在安靜的老屋裡褪了色，擱淺於壁上。剝蝕的白牆，漆補了又補，仍舊掩蓋不住蛛網般的裂痕，逐漸蝕去一個風和日麗的家該有的樣貌，家中供奉的神像勉強遮擋住一道自牆角延伸而來，儼然要劃開牆面的裂隙，我迷失在屋內各角落的陰影裡，細數那些大人們無暇理會的細碎裂紋，禁不住猜測這個家能否承受下一個打擊，或者，留下一道更粗暴的裂縫威脅？

踏進家門的那一步我隱藏著遲疑，目光謹慎地望向妳僵硬疲憊的微笑。我猛然想起外公甫去世，心情尚未平復，妳原生家庭裡一向和睦的兄弟姊妹，竟已廝殺成一片腥紅，而婆家公公年歲已高，每分每秒都是危機，職業婦女的三點折返，憂鬱症早悄聲逼近。此時爸爸在暗潮湧湧的血色中，莫名捲入妻娘家的風暴裡，像翻騰在狂浪上的舢舨舟。當看見妳嘴角勉力拉扯的弧度時，我驚覺老去的不僅是這棟磚瓦屋，空氣間似乎也有了時間的爪痕，出現碎裂的紋路。

晚餐，妳和爸爸各據餐桌的一邊，我則沉默地嚼著飯，橋樑似的坐在中間，面對一道隱形的洪溝。我不知道那麼大一條裂縫怎麼闖入的，我只知道，最初，它必定也如躲在牆磚暗處的細碎裂紋般，在我們不經意間，緩慢的分割這個家。現在猜想，奶奶身上橫過的手術疤痕，恐怕也是它延伸的傑作。

醫院的診斷報告出爐後不久，爸爸的笑容跟著枯了，但他希望我和弟弟繼續做個無憂學子。而當奶奶的身形在幾個星期內迅速枯瘦、乾萎後，父母拚命隱藏的事實，終於自光陰衰老的缺口爆發——她，罹患肺腺癌末期。我望著她逐漸落光的霜髮，每天數算到底落下幾縷？

卻在三天後發現：她將滿頭白髮典當給時間的速度，遠比我目光所及還快。

奶奶不斷進出醫院的期間，妳和爸爸對於如何支持住這個家，出現了分歧，歧見在破碎的時間裡增生，彷彿時間刻劃在牆上的裂紋蔓生到此，抓碎了一段許諾至永遠的關係。地理老師說岩石隙縫裡的水，會因為反覆的凍融作用導致裂隙擴大，最終原是一塊的岩石將裂成兩瓣，妳和爸爸這顆穩守家的磐石，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日子裡，不可置信地產生凍融作用。你們試圖溝通的過程是水，然而夜裡，當你們既僵冷又困惑的面容停駐於瞳眸中，我曉得，你們的連結又凝固成冰。

裂線在慌亂的晝夜間分割了你們。

術後，總算返家的奶奶，孱弱的令人心驚。瘦骨嶙峋的身軀上留下刀刀剖過的傷疤，每每見著我便想起瓷瓦磚牆上張牙舞爪的裂痕，錯亂的認為它們也肆無忌憚的爬上，一個衰弱且無能為力的老人身上。妳和爸爸日夜重複所有無解的問題：娘家及夫家顧此失彼，工作和照護分身乏術，孩子升學考試如臨大敵……作為傳統家庭裡的長媳長子，你們似乎得肩負家族的明天，外人能理解的沉重，不過是金錢能衡量的那一部份。

縱然身在遠處的神明廳，仍舊依稀地聽聞斷斷續續的爭論聲傳來，一絲血腥染紅了夜空。弟弟恍若未聞的哼歌，擦拭落在黑檀桌上的香灰，眉宇間保有孩童無邪的笑意，在這個被切割的家裡，他是唯一生還的孩子，沉浸在現實的每一分樂趣。面對他純淨無瑕的靈魂，我不動聲色的粉飾太平，將家中任何一絲陰鬱的色彩，藏於我不起波瀾的眸底，留待隻身無眠時，以淚光和夜色交換最末一片靜美的沉夜。守護殘存一顆還無裂痕劃過的純真心靈，是我拼合記憶中老家的方式。

最終，弟弟鼓勵我將神像後方張揚的裂隙，畫成一株老梅。

墨香陡然在神明廳內飄開，今夜夜涼如水，月色正清，最適新的一頁故事開展，我專注的跪坐在極高的神桌上提筆作畫。古梅盤錯卻堅毅的線條緩慢地在有裂縫的白牆上，尋到正確的位置，一如縫隙最初的生成，墨痕無需隱藏斜長劃過的裂隙，因為它是歲月時間最精巧的一筆。耳畔原先隱約聽聞的鬧聲，隨著一枝一葉的浮現沉寂，餘留蘸滿朱墨的毛筆，刷過牆面時的聲響，紅梅突兀的在龜裂的壁上綻放，一瓣一瓣凝聚碎心綻裂的殷紅，紅艷了褪舊的白牆，開滿每一條縫痕。

破碎的痕路不再醜惡，在梅香寫意裡，家中供奉的觀世音終於不必狼狽的遮掩裂隙。勾勒菩薩頂上最後一點紅後，我似乎瞥見照看家中三代的祂，唇角含了一朵安恬的笑意，祂那一只淨白的羊脂瓶，宛若已將翻灑的世間深愁，收妥。

或許明日，家人便會發覺菩薩身後已不是驚心的破碎線，而是傲霜鬥雪的一樹梅；或許今夜後，所有的裂縫都會找到修補的方法，而傷疤成為釋懷過往的紀念。《半生緣》裡愛玲女士提過：「也許愛不是熱情，也不是懷念，不過是歲月。」時光移轉褪在屋裡的爬痕，補不至永遠，龜裂還在，歲月還在，走過的，皆留下痕跡。此刻我們都正步上另一段歲月的輒痕，我和弟弟往前半生，爸媽踏向中途，祖父母於後半生共老。

斑駁的日子仍滯留在安靜的老屋裡，我們在龜裂的時間中擱淺又掙扎著有了裂紋，而這個家還在，我們還在。

我還在，還未支離……

評審意見 |

作者的文筆好，思想深刻，有超齡的成熟。

全文緊扣「裂」的意象，這般的裂痕涵括神明廳的牆壁以及父母之間的情感、因奶奶重病引發的家族幽微裂痕。

作者以體恤的視角關注身為傳統大家庭長媳的母親，她疲於奔波婆家娘家間，因不堪負荷壓力，引來憂鬱纏身，總總導致夫妻間的裂痕日夜擴大。所幸這一切還有作者不動聲色的守護。結尾透過墨香，以一株古梅在龜裂的牆上添香增色，同時暗喻家人間的裂痕，將來修復的可能性。情深意重，讀來動人。

—— 楊錦郁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 | 第三名

破碎的十七歲

藍希蘋

得獎感言 |

〈破碎的十七歲〉是目前最私心喜歡的創作，寫完才發現高二一整年都在裡面，沒有其他了。謝謝評審，謝謝所有出現在文中的少女，我愛你們。希望幾十年後回頭看，年輕的臉孔依舊美好得令人憂傷，而我還愛我的十七歲。

個人簡介 |

本名李樺。現役少女（即將令人恐慌地滿十八），仰賴陽光而活，患有陰天憂鬱，喜歡粉圓和茶。曾獲第 16 屆臺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散文組二獎等。

破碎的十七歲

〈一〉

「那將會是一個從未被憂鬱風雨過的年紀，如此新奇。」十六歲的最後幾天我這樣寫，以為年輕這種病到了末期，死過以後重新長老就會好。殊不知生日蠟燭吹熄之後我還是不夠大，幼嫩得滴出汗來，生命在我身上留下太多痕跡，於是身體很重，沒辦法放在針尖上一輩子：此後我將扛著冰河地形和裂谷向前走，貧瘠、崎嶇、傷口。

〈二〉

曾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憂鬱的，血刃和深海，痛且窒息。然後在十六歲的中間，被一個在教室外墜樓的少女給拯救，我知道如果那天她沒掉下去，躺在地板上支離破碎的就是我。聽聞消息時覺得被冒犯被抄襲了，可後來想一想，還是做好覺悟再跳下去吧，像我這樣的膽小鬼談論死，不過是鬧笑話——於是一切不藥而癒，我終能像個正常人般行走說話。（至於那少女，我很抱歉把自己的快樂築在她的痛苦上。）

但太遲了，畸形的骨頭無法復原，冰川在我身上切過削過，雪融後留下大量冰河地形，角峰、刃嶺和冰磧石，無所不在。它們在齒縫，在耳蝸，在睫毛；在午覺醒來的瞬間，在等公車的空白，在膏肓的深處再深處。太過快樂時我老想到死亡，總是對生命感到無所適從，活著是件既痛而澀的事，以為悲傷很重快樂很輕，無可自拔地被

車窗上幽魂般的倒影給吸引。還有霧散後的裂谷，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從何而來，它橫斷道路，讓我感覺不到他人的情緒，別人一個問句扔過來，要愣上幾秒才能回應，一天比一天冷血下去，不在乎傷了誰只想快樂就好，因為太害怕回到憂鬱裡去。

後來嘗試把憂鬱整理成文章，因為有個詭異的習慣，寫出來的東西就等於割捨出去，此後大可不必多想。一邊寫我一邊思考，這是在與自己和好。填滿兩張稿紙之後，一直惦記著要把它完成，卻始終擠不出時間，直到幾個禮拜後空閒了，重新閱讀，覺得寫得好糟，便把它塞回書堆底下，並且不打算繼續。

〈三〉

我想我是造了孽，才會用少女的眼眸和手寫作，有些時候太過敏銳，被群飛的鳥影或陽光或燈海什麼的，一掌攔住，慷慨激昂得無法呼吸；然我不是孩子，早沒有了淚水，眼眶邊築滿堤防，雖然城市內水會從體內深處湧上來，它終究也只會是湧上來而已，在堤防前便止住。我稱之為眼眶內的哭泣，那是成長與純真之間的妥協。我好像老了，無法想像二十歲的自己會在哪裡，愛著誰又忘記了誰，可是我還這樣年少，除了年少以外一無所有，我們的年輕如此賤價，而沒有人要買我們的悲傷。

〈四〉

生為女子，我進了女校才成為少女。在這裡你可以是任何樣子，男孩頭或公主頭，體育褲或制服裙，沒關係，都有人愛你。我和她們在

西門町的夜路上晃盪，背景的臺北城是寶石造的，綠燈總是在倒數，我們總是呼啊喊地衝過斑馬線。暑假開始後愛上夏天，午餐大家只吃雪花冰，幾分鐘之後因為經痛開始大飆髒話。我們含笑相看說道，小八七，我們還是很愛你啦——少女們自在地使用「愛」這個字，但是前面非得加副詞不可，或者使用複數主詞或受詞，再不然加上語尾助詞，太過乾淨俐落的愛，似乎會變成其他的什麼，讓人尷尬。我很困擾，寫下她們的時候沒有精準的動詞可用，造字的多半是識字的男人，他們不懂少女，所以我只好委屈用「愛」，這種過於廣泛又過於狹隘的詞。

大考前去剪成男孩頭，校外的人問為什麼，我答為了考大學，他們皺眉評論太過極端，因此我解釋第二個理由：我們學校很多人剪這麼短，她們都變得很好看。我發現當我試著說明時，他們的表情多半是困惑的，彷彿聽見了牆另一邊的聲音，因為無知而打起冷顫。

〈五〉

那名少女到底要我窒息到什麼地步，才願意收手。與她共事，我經常看著她的背影下沉，陷進人行道地磚裡，沉進爛泥裡。她真的優異過人，說話時像一把刀子切進大腦，令人暈眩，有些人生來給你崇拜的。我喜歡她說「我去找你」，但她很少說，總是我鏡射似地對她說，我下樓去找你。我幾近發狂地書寫她，想要她開槍射殺我，打開保險上膛，金屬的冰涼指在額頭上一一砰！我跪著倒下。我清楚知道我愛的是特殊化過後的幻影，真實的她沒有這樣完美，卻依然樂此不疲。

但其實，我既不是愛她也並非喜歡她，我既不要她的吻也不要她

的承諾，只要她轉頭看見我，排開人群向我走來——你懂嗎？我沒有精準的動詞可用。

〈六〉

十八歲前最後一個暑假，即將全數泡在書堆裡了，多浪費，應該趁任性還會被原諒時，多吃一碗珍珠奶茶雪花冰，與她們一起。如果考了一百分，就可以免除生命的一切迷惘徬徨，不需跌撞地摸黑找路，那我絕對必定每科都拿榜首。然而再怎麼用功，不過保證四年大學，剩下的六十年都不是考試能解決，那卻是我唯一擅長的東西。未來仍似霧中的巨獸般曖昧。

曾與我並肩的她們，終將四散而去，流水般行過不同的街頭，直到融入成為街景之一。在同個校園裡培養出的習慣，只有我們理解的簡稱（北車、二段、小熱及其他），這些終究被新生活磨滅，最後我們不再為了同一個笑話而大笑。我知曉所有的結局，都是我們步步且親自走向的，沒得後悔，回憶它卻會將人滅頂。我捨不得放手，於是今日依舊在複製品般的辛陽中，想起十五歲的側臉。

評審意見 |

在作者深情、覺察的文筆下，描繪出一幅幅動人心弦的內心覺受，帶引出憂鬱無奈受苦的形象。筆觸一路的感傷細節，一個女孩的死，救贖力量萌生，寫出屬於自己的十七歲，破碎又完整。

—— 鍾文音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 | 第三名

逝。

賴宛好

得獎感言 |

我想「散文」這件事，是辯證生活種種，是通過藝術穿過肌理，最為精準的傳遞媒介。要感謝的人太多了，歲月掀起浪花的人，曾在我生命中留下痕跡的人，太多了，更感謝評審青睞，讓微小如長河小石子的我，有機會，能被看見。

個人簡介 |

春季出生，喜歡把記憶當成日用品使用，十八歲就像翻滾的水，希望當個魔法師，用最任性的方式說話。

逝。

冬日尾巴還沒被梳理整齊，陽光拉著尾巴晃呀晃，我今天又請假了，微波爐的光持續閃爍，趴在爐前看著盤子持續的轉，轉，十一歲的自己也在裡面持續地轉，從微波爐把盤子裡的麵包拿出來，忽然發覺，盤子上有道小小的痕，那道痕是什麼時候劃下的呢？

微波爐和盤子都是舅媽送的。小時候假日，舅舅全家人都會和我們家一同前往百貨公司，那時還會有電梯小姐溫柔的說「請問要到幾樓」。時間像刀片，一刀一刀把記憶切成薄片，待在百貨中，明亮的燈光讓人摸不透時間，只要待在區域中，流動的時間就會被冷氣吸進去，吐出的，全都是百貨獨特的味道，那種味道有種讓時間停住的魔力，盤子應該是那裡買的，那段時間，像待在地底，歡樂聲直至十點鐘才慢慢停下，聽說在地底中說話時，回音的重量就會特別重，後來我每到百貨公司最底層時，都能聽到小時候的回音，一波一波海浪，向我襲來。

已經不太記得自己十一歲的臉孔，似乎是放在抽屜太久，臉孔長滿灰塵，今天因為感冒請了假，大家都坐上校車呼嚕呼嚕，穿過冬天肚子時，我自己一個人留在原處，像一個售票員，細數青春所有著邊，與不著邊的事，販售未來所有即將發生的事，等明天，我也會與同學一起穿過冬天肚子，售票員似乎只有我沒去上課時，才出現的職業。睜開眼，外頭的光落在床鋪，父母親早出門工作，看著十一歲的自己在微波爐裡面轉，舅媽送的微波爐與餐盤還穩穩擺放二十一世紀中，這裡的花快開了，舅媽知道微波爐如今還在我們家轉悠還沒壞嗎？我忽然想起國中時，那年難民大量湧入歐洲，曾祖母一聲不響就離世了，接著在外頭搭建起盛大的喪禮，曾祖母躺在冰櫃中很安詳，靈魂像一隻美麗的鶴，飛走了，留下所有晚輩哀悼，一片片陽光穿過雲照

到我身上，那時還是穿短袖的季節，親友來了，暮靄沉沉，上香，跪拜，誦經，我將換上一襲連身黑長裙，重覆與他們做著一樣的事，那時我什麼都不懂，我只是覺得哀傷，與眾人分食著盛大的哀傷。舅舅舅媽也遵循著神聖儀式，因為舅舅是長孫，領在爺爺後頭啜泣，他啜泣的理由僅僅是因為曾祖母的離世嗎？他不知道還記不記得某一年親情就無聲無息觸礁時的情緒。舅媽來時，我喚了聲「舅媽！」她只輕輕點了頭，淺淺的風捲起我的眼睫毛，夜裡星星瞬間被蹂躪而黯淡下星光，我忽然不知所以，我只好不停地吸著傍晚的冷空氣，不停地，望著蒼白的白綢布出神。

儀式進行時，舅舅的哀悼似乎不只有曾祖母，還有母親與他、舅媽爭執過後的情感，空氣中鮮明的悵然拉扯著時間，他們卡在時間裡，牢牢拴住。

那道痕，拖著歲月前行數百個黑夜，十一歲，影子被刷得特別淡，母親拉著長長的電話線對著另一頭哭了一整晚。「妳看過復仇者聯盟嗎？母親去壞蛋那裏幫助壞人後，攻擊我和舅媽，所以我們就再也沒有交集了！」舅舅這樣說後，他的話和母親的哭泣像汗漬一般黏附我全身，幾乎罩下我的青春，其實，生活早就為他們做了許多許多辯解，但誤會裹著厚厚的爭執看不見，外頭一瞬間就下起大雨，嘩啦嘩啦，他們被日子中無數場雨淹沒，乾枯，持續循環下去，我十一歲的感官已碎裂模糊，微波爐仍持續的轉。有時我會心疼舅舅，有時我會恨舅媽，晚上我打了一通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電話給舅舅，內容全是他與舅媽是如何被我的母親與壞蛋攻擊後留下的傷痕，他從修辭中，讓傷痕穿過數千條馬路，塞進我耳朵裡。

他們可能不覺得這樣殘忍，十一歲過完，我再也沒有與表哥聯絡過，大人們走在傷害前面，看不見傷害，傷口留在他們身體裡，母親選擇淡然，舅舅選擇讓傷口繼續生長但不影響健康，舅媽，舅媽選擇，把傷口裝進兒女肚子裡。「我喜歡妳。」這是表哥在十一歲以前

告訴我的秘密，我總覺得這句話像告別，葬禮那天，表哥穿了黑襯衫，在我前頭頌經，我楞楞盯著他後腦勺，我惋惜呀，我惋惜我們被現實拉扯後，留下的，只有童年殘夢，在過去某一個裝著巨大白日夢的夏天，靜靜被烤熟。表哥像我一樣，正在此刻悼念，在曾祖母裝進棺材中敲下長長釘子時，在所有人開始啜泣時，表哥緊閉雙眼，閉成一條線，他會突然醒過來，久病未癒的傷口，忽然明朗起來，眼眶濕潤，從大人們身上得知的一切傷心，會離開身體，吊掛在某處，等待，潮濕過後的乾燥。或許，從一開始他就不應該等待，從哀傷裡的哀傷竄出來，很容易就會把原本快癒合的傷口，再度磨出血肉。

深刻日子裡，腦袋中住久的人五官都會變得很稠很稠，模糊，無法斷定他們，究竟長得如何？想起表哥一家人時，我總覺得像一種天生的技藝，即使他們五官模糊，我還是可以好好精準對好焦，把底片洗出，曝光值雖有些偏頗，還算是一張好照片，我靜靜看著照片，十一歲尖銳又清脆的我穿過耳朵，其實，我有時候會不明白，不明白是小時候的快樂太過稀薄，還是大人刺耳的呼救太過綿密，偶爾，偶爾，聲音會從記憶中，冒出來。表哥那年，是不是緊閉雙眼，是不是真的哭過，還是，突然醒過來的人，其實是我？

評審意見 |

童少如逝水，十一歲的側臉描述得栩栩如生，讓人讀著跟著擔憂、心疼、掛念。一篇精緻的小品，將家族、身體、時間躍然紙上，文字抒情、情感深邃，且蘊含追憶（逝）水年華的哀悼力量

—— 鍾文音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 | 第三名

拾破光

山 蕨

得獎感言 |

謝謝每一位隱藏在角落的拾光者。

個人簡介 |

本名張容慈。一個喜愛數學、植物、文學，並希望城市變回森林的人。

拾破光

那日，我和拾光阿伯一片一片拾起支離破碎的光。

拾光阿伯其實叫做陳世光，他都笑說是塵事通通忘光光，我覺得也不無道理。

頭一次遇見阿伯是在寒冬的早晨，天氣是打開門就一躍而入的寒風凜冽，頂著強風用力推開門，瞬間長髮被吹得颯颯作響。我一個人揹書包提著垃圾，在充斥著水溝臭氣的路口等。說好六點半準時抵達的垃圾車，竟然到七點還未來，我無奈地盯著手錶，心想快要遲到了，要是在五分鐘還不來乾脆明天再倒好了。念頭一轉，不對，還是今天倒。

上學的 10 號公車開走了兩班，只剩最後一班是勉強不會遲到的了。

我不是很清楚，是什麼信念促使我堅持一定要當天倒垃圾，但正是這份固執讓我遇上拾光阿伯。

那時焦急的我一手提垃圾，另一手忙於撥開一頭散髮，眯起雙眼望向垃圾車前來的路。儘管很冷，那條路的盡頭卻是剛升起不久的陽光，已很刺眼，我吃力地看著。五分鐘過了，寒風持續著，垃圾及臭水溝的味道混雜在一起，形成某種特殊嗆鼻的氣味，我忍不住大力打了個噴嚏。垃圾車依然沒來。

垃圾車開來的那條路上，卻有一個甚麼出現在遠處，緩慢地前進。一大坨黑烏烏的袋子在頂端，下面是一些五顏六色的塑膠簍，有的破了洞，裡頭各式破銅爛鐵露了餡，有的隨著強風抖著、晃著，彷彿一不小心就會散落一地，成堆的雜物後面，是廢棄的塑膠門板，大刺刺

地擺成橫向。再近一點，看清是臺手推車，伴隨著另一種垃圾的臭味，一點鐵鏽味和酸味，車的動力來源是一位腳步蹣跚的阿伯。

阿伯一拐一拐地走，手推車一跛一跛前進，來到我面前。

「垃圾車今日沒來齣。」他說。

「對呀對呀。」我胡亂應著，眼睛仍盯著垃圾車前來的方向。

「啊不然，我要去垃圾場，順道幫妳拿去啦。」他又說道。我倒是愣住了。

「好啦好啦拿給我，妳趕緊去上課。」他再說了一次。

我看著，他背後的陽光，穿過那些破爛雜物所投射出的破碎光影，愣著。

突然間，寂靜被一陣轟隆聲打破，碎掉了。眼前是 10 號公車的影子。我回過神來。

「喔喔阿伯那個真正多謝、多謝、……。」我沒頭沒腦說完，迅速跳上 10 號公車飛馳而去。

透過公車的窗玻璃，回頭一瞥，阿伯佝僂的背影、蹣跚的腳步，消失在晨光中。一不小心散落在地的垃圾，被風吹得四處滾，我可以想見阿伯默默彎腰撿拾的身影。心中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歉疚。

歉疚感一直持續著，使得我每天上課前的例行公事增加了一項，幫阿伯推手推車一段路。一天、又一天。

手推車很重，推起來搖搖晃晃的。

阿伯一開始堅持不讓我推。

「這很重妳不要用，我可以我可以，嘿嘿真的，哎呀真的啦。」他說。

「我也可以我可以，阮輪流推，好嗎？」我一樣堅持。
最後阿伯認輸了。

我每天幫他推一段路，再衝回公車站，跳上 10 號公車飛去。

「阿伯，我要怎樣叫你？」某天我問。

「我叫做陳世光啦，叫我阿公、阿伯攏好啦！」阿伯笑笑。

之後，我叫他阿伯，在心裡是拾光阿伯。

拾光阿伯頭上一頂淺藍色有污漬的鴨舌帽，遮蓋住灰白頭髮，身穿灰撲撲的長袖長褲，手套著髒髒的工作手套，雙腳踩著藍白拖出現在路的盡頭。迎著晨光和冷風，我看見他，趕忙跑去幫著他推手推車，順便聊聊天。

「阿伯，這些垃圾是叨位來的？」

「是我拾的啦。」拾光阿伯臉上浮現一個由皺紋組成的笑。

「真的喔。」

「啊不然假的喔！是我天還沒光的時候去拾的啦。」

「喔喔。」我說。

有時我問阿伯他的過去、家人、童年等等，他都笑道：「你問我我的故事喔，唉喲攏不記得了啊。」「啊你位細漢時候就住在這喔？」我又問道。「不是。」他說。「啊你位叨位來？」另一個問題。「唉喲不要問這麼多啦，我頭殼空空攏不記得了啦。」我一邊用力推著手推車逆風前進，一邊抬眼看了看阿伯。拾光阿伯黝黑的臉在明亮的晨光中笑了起來，充滿記憶與皺褶的笑。

後來拾光阿伯每天和我說一些他還記得的事，斷斷續續碎碎的，時常毫無邏輯可言。像是「水田啊，結穗的時候是金黃色的，割下來以後就在田的中央翻 ... 稻田的乾草味很香」「很熱的夏天，阮就走去海邊戲水...」「其實齁，我沒給你騙，我是真正不記得了很多事……」「但是攏還記得我的故鄉在很熱很熱的所在，在叨位勒？唉呀，不記得名了啦……哈哈」阿伯每天在緩慢蹣跚的步伐間，若無其事地說著，笑著。

我也嘗試若無其事地聽著。為何忘記了生命中許多故事？只剩下斷斷續續的童年及現在？

隨著時間的流逝，拾光阿伯講得愈來愈雜亂無章，卻仍然笑著。

隨著記憶的流逝，拾光阿伯逐漸記不得一些平常的瑣事。先忘了他髒髒的手套，接著是藍白拖、帽子，遠遠地我看見他飛揚的白髮，嚇了一跳，跑進前發現阿伯赤著腳蹣跚走著，走著。

最後，他忘了垃圾和手推車，一個人出現在路口。

我問阿伯：「垃圾呢？」他猛然想起，說道：「啊，不記得去拾！」

於是，我讓那天的 10 號公車開走，和拾光阿伯一起走回頭路。

在路邊，在荒地，在晨曦中，彎腰拾起破碎的垃圾，破碎的記憶，破碎的光影。

「忘了就慢慢拾回來。」拾光阿伯說。

仍然記得他的笑。

評審意見 |

這篇作品所寫的是日常事件，人物較接近小品簡單。上學趕車，眼看快遲到了，卻又等不到垃圾車，幸好靠手推車拾破爛的阿伯幫忙代丟。其後上學之前，幫他推一段路，成為還人情的儀式。文筆很輕很淡，但在一天天日常的陪他一段後，作者注意到阿伯的記憶逐漸掉落，但以寬容的心寫下「忘了就慢慢拾回來。」自自然然的互動中，溫暖流露，讓輕淡的情感有感染力

—— 楊錦郁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 | 佳作

校園，或者校園外邊的街巷

夢火清迴

得獎感言 |

知獲獎時是準備大考沉悶十八歲日子裡午後三時許川堂階梯上吃合作社。一年半來點滴掠過心頭。我寫了詩兩百首散文三篇；不過早有預感了——呃，每次投都有，今卻是此生初次實現。希望明年出版詩集，自己擔任封面設計。

個人簡介 |

本名張紹德。自然純粹的少年。批判工業文明的衝擊、人間的孤獨與疏離；怒目、鄙夷、無奈、遺憾——人生目標是超脫世俗。

校園，或者校園外邊的街巷

在泉州街的圍牆邊望著南海路那一頭的陽光。沒有人車通過——那是難得自在的時刻。我笑了。平時，平凡日子裡，最常見的是翻牆。翻牆本來就是很浪漫、很令人嚮往的青春行為——不是通俗用法的浪漫，而是屬於少年的浪漫——，似乎一切的美好都融貫在那個抬腿的動作裡了。為了奔離日常的校園，那樣一躍便跳到了週邊街上。我初次翻牆時滿懷著浪漫的期待。兩腳踩上石砌的欄杆底下那塊岩石，雙手抓緊掉漆的兩根黑色欄杆，左腳抬起然後踏穩另一側的石子，接著右腳跨越相對於大腿筋很高的欄杆，整個人都到了外側，那個似乎擁有寬廣天際和地景的外側。輕輕地跳了下來，雙腳落地，什麼事也沒發生，無人注目地跑出了。

我才體會，翻牆的意義在於翻牆本身，而不是牆外的任何事物。翻牆承載了懵懂少年對外頭世界的一些想像，似乎假設了牆外頭有什麼未知的美好事物——那是偉大的探險行為啊，對已知的世界極其狹小的少年們而言。不像有些同校的學生，為了飲料或食物那種消費式的享受以及每次還沒吃完就會溶成一坨噁心糖水的黑糖冰。

至於翻牆最易的泉州街，兩側的任一邊，飛馳而過的夏末就有在此發生的痕跡：校舍或對面廢棄的停車場，破損的材質是久遠年代裡前人的遺跡，所流瀉的氛圍是專屬於城市南方的色調；每當注視著那些沿向遠方的柏油路，它們似乎暗喻著：一直線地疾行而去啊，便或可偶遇得日後的希望。

逮到一點午間才有的空閒時段，我便會租了單車隨處散散步，盯著臺北市內南方，老城的景色。有時隨性地繞一大圈，最遠北至圓山

南到公館，而且每次總能在中午六十或一百二十分鐘及時趕回教室，還從來不需地圖也不記路名。那些短暫的片段可謂這兩年我最喜愛的時光。不只是因為那些明媚的古建築或磚牆上的樹影；我在身邊掠過的風景中總感到了很多肉眼看不到的。並不是鬼神精靈之類的，而是一些青春的想像、一些細微又飄逸，不好即時言喻的感受，它們都匯入了我的思想之海，也己成為這兩年間我作詩很珍貴的素材。

不過後來的我就不翻牆了。有幾張公園長椅的和平西路，那一側的校門有座小小的鐵門。「警衛會鎖住吧……。」搖了一下橫亙門門的細桿，開了。這種校風，想當然爾沒鎖。所以我每次就改為開這座門（偶爾見到從這一側更高的圍牆翻入的學生，不免幾分自豪）。蒼黃的磚牆，和數十公尺無人的人行道，分隔島上不多見的一整排樹木，樹影都淋漓到了對街。在發現門之前，和平西路這一側的世界是相對神秘的，充滿著更多的臆想。

好多個日子裡，我出了鐵門暖嗓、高歌，唱遍了所有喜歡的樂團和歌手的歌曲。雖然有時得跟紅燈轉綠時的車聲和廢氣抗衡，門內可是沒有能發出點樂音的場子。走著走著，自然左轉就到了寧波西街。與學校相鄰的寧波西街，又是另一個傳奇了。街上對側的大樓建築當然很平庸，非凡的是這一側的牆垣。在校園的背側遊走而看見另一面的模樣之外，一棟卡在圍牆內的舊矮房若有不為人知的過往故事，交雜在竹影之間。

當我望向這城市南方上頭的天空，青春似乎在縫隙中露出一點身影，一點點透過整體感官和腦袋可隱約略微感受到的身影，好像在訴說什麼。

環繞校園四周的四條路之中，名聲最振的大概仍然莫過於南海路。即使近幾年被捷運工程挑中，表現也未有遜色。永遠大開的學校正門

和植物園盤踞兩側，往天橋那方向走，過了天橋和郵局的那段騎樓，以有店家聚集作為特徵。而大門邊一帶，是熟食部的背面，不可少的樹影和圍牆皆具備，風景而言，南海路最大的優勢就是路盡頭那裡的一大叢都會文明結晶。在相對清淨的近處，那樣的搭配頗有望穿時代的意涵。

天橋下有間郵局。十六歲時，第一次寄信投稿就是在那裡。那時我才剛開始寫詩，總共只寫過四首，還是去參加了（當然最後是沒得獎）——事後幾週，才想到信封上忘了寫文類。不過就是那個五月末，見到報名表上有個「筆名」欄，便首次發想著替自己取個筆名。在松鼠為伴的二樓教室裡，我喚著自己喜歡的幾個字，受啟發般地一氣連貫寫了出來在紙上，日後更奇蹟似的發想出了以這個名字的對句。

而在橋那裡轉個彎便是重慶南路，十餘分鐘的路程便到了與本校相對的女校。以前考高中時考場便在這裡，感染到考試時歡快悠閒的氣氛，我便對她們充滿了遐想。從那之後再一次踏進土黃磁磚為主色調的這座校園，是到十七歲那年她們校慶時了。坐在活動中心看臺上，眼見帶著學妹舞動的學生，真的充滿了感慨——以青綠色制服為毛巾甩動的熱血象徵不說，我眼見她們擁有那麼好的軀體，還有足以與我匹敵的智力；那樣到位的日子，那樣不似我總是獨自巡遊的八百多個日子。片刻的造訪問，我似乎感受到了青春的另一面。離場前，我到其合作社買了一個她們學校的側背包。

「本該有的青春」是什麼？偶爾瞥見的「青春的影子」呢？那些隱微的憧憬，原本我所預料的自己將會有的生活並沒有實現。卡其制服並沒有很帥氣，十七歲並不是一個如夢境般瀟灑的年紀。那些有意無意的甜甜的雲上的思緒只活躍在思緒的境界，如今也要伴我離開這校園了——或者該說這校園外邊的街巷。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 | 佳作

我想把你豢養在 壁癌裡

羅少君

得獎感言 |

J和我很不一樣，他是個受歡迎的人。或者，他也是愛笑的，笑容會讓你覺得先前曾在文字裡看過像陽光之類的字眼全部都匯聚在他身上。總之異常溫暖。J今年去臺北讀大學了，也因此我決定把我們的故事留在他的家鄉。

個人簡介 |

竹女高三。菁菁竹女校刊參拾主編。曾獲竹塹文學、竹女竹中文藝獎等。喜歡抹茶橙花，極少女老派，矛盾的人。

我想把你豢養在壁癌裡

有時，那樣由水氣堆積起來、孰輕孰重的星體會在大腦的皮質層覆沒。幾乎是只會在夢中出現的場景了，在我家徒四壁的居所裡降落。壓迫我的胸臆，突然覺得吞吐被梗塞在喉頭，窒息的聲線鎔進了牆裡。我曾學過氣體星球只是一個虛無飄渺的實體，確實在宇宙的邊境留下水紋的痕跡，卻無法觸及。是如斯遙迢。J也是氣體星球嗎？他的濕氣蛀蝕我房宅的牆比本質存在的軀體來得更加真實。像是潔白的盜汗，像是蝸牛過境後遲遲不蒸散的漬。

五月裡一切都變得遲滯不前，愈發感到大霧將至，所有的氣息都被水氣纏繞，懸宕在那裡。高低氣壓的雲層帶，起伏翻攪著，渾噩的梅雨，在最適合醉得一片爛泥的時刻，不偏不倚地遲來，在蝸居的場域積水膨脹。斷線的視覺受器懸掛，音聲的汗毛也都列隊滾落傾斜的坡道，被海波的水域覆沒，漫漶在逐漸被擴大啃食的、凹凸不平的灰色牆面。雨像是斷線的古老電視機，沒有訊號。

梅雨以斜斜地姿態纏綿著，有J與我午夜夢迴時曖昧語言的頻率。白蟻在潮濕的語境裡會錯意地黏附在薄薄的紗窗，試圖闖入層層如繭紗窗裡的場域，而我從未引誘他們進入我的容器，豢養纏綿。但光太恍惚了啊，第一眼看見J時，他嘴角上揚的弧度像鍬，溶蝕著牆，並且在心的一隅剝了起來。

最終，我把J帶進我的容器裡了，比初經來潮時在床鋪上留下乾涸的血漬還彆扭。無法抗拒J搖搖擺擺地在夢一樣恍惚的坡道上向我走來。

所有的化學反應都在容器中發生。

從此我很喜歡夜裡手機震動的聲音，他的音聲鑿著築起的邊界，使我幾近潰堤。彷彿要悄悄地從心窩裡掏出來，依附到我的穴居了。

被深深的眠寢召喚。把半張臉埋入柔軟的枕頭裡，再深一點就可以跌進彼此的眼窩。他的眼睛好細、好長，笑起來幾乎看見早晨陽光從地平線上溢出來了。端詳淡藍色制服，我很確定他就在這裡。此刻，在我發燙的被窩裡，我聞到他慣用柔軟精的味道（我把我的容器，佈置成那海水般氣味，任性地）。他的雙眼總是濡濕，我幾乎不確定他是不是一尾魚，在竄入我房宅時的躡手躡腳仍然遺落跋涉的水痕。

所以我總像嬰孩蜷縮在手機鏡頭裡，從他挖鑿的石穴窺伺著他。接近午夜的网络總是被紛沓沓來的他佔線，屏幕發出他登音般的電鈴。嗶，在宛如甬道的灰漬牆裡回撥。

其實多數時候我們只是相互依偎著，把傷口赤裸裸地向J攤開來，我用失序地語境斷斷續續地拼貼，再往J洩吐了出來。許多時候他只是靜默不語，戳弄著我的傷口，使得一切感觸猖狂地鮮明起來爾後轉為麻木。搖搖晃晃的話語敲著他，投擲進他的瞳孔裡，開始酸蝕，我慫恿他舔舐那些有鐵鏽味的地方，將言語血腥味沈沒在胃裡。好鹹像是某種強鹼，海潮一波又一波覆沒著他。

將他滯留在我的容器裡，兩人抱著膝頭蜷縮相對像是蟄伏但是胎死腹中的繭殼。我聽見隱隱約約，海潮正在緩緩侵蝕我的殼，又像是海怪齧咬絞傷我的牆，窸窣窸窣、窸窣、窸窣，像薄霧那樣細微，我撥開重重的霧，是J靠坐在我容器的牆隅，被窩鋪展開來的侵蝕基準面上，眼角與潔白的壁的界線愈來愈模糊，是J的呢喃啜泣。

J無聲無息地遁逃了，像是被網羅在石澗裡的魚拍動著魚鰭逃跑。依循著壁癌的石穴，他說，我的容器裡終究還是太潮濕，由不得魚鯉

的呼吸，鼻息是濕漉漉的海綿，好沉好沉。但 J 水氣鹹而潮濕的質量黏附在我潔白的容器裡，一點一點齧咬著使牆面剝蝕，他曾倚靠的一隅灰而深邃的空洞恆常，像是海水在豢養我的傷口，漸漸地剝走一個隱隱作痛的缺口。被剝蝕的角落呈現赤裸裸的樣態，存在某種陰翳的病灶，彷彿 J 的哭嚎都像蒸散的雨一樣消逝了，眼淚的結晶鈣化都遲滯在病灶一樣的壁癌褶皺裡。

後來，J 和我說，他的胃壁上破了一個好大好大的洞，墜落進去的我的話語會嘩啦嘩啦地掉進看不見的深淵裡，那裡大概有黑洞那麼闐黑，把懸宕的物事全部都吸汲而入。我不明白他的語境的眉頭逐漸扭曲了起來，熟悉的灰階撫觸像是牆壁被啃食的紋路，病態愈發蔓延。然後沈默就那樣無聲無息地被陷了進去，也好想將他再次困囚在石穴一樣的洞裡，一陣鼻酸使嗅覺麻痺。

但我還是眷戀潔白上一片黑洞般的剝蝕朝我襲來，四面包裹著我的身軀的質感。在容器的那一隅蹲伏下來的時候，J 所鑿的巢穴總在半寐半甦之時，於我眠寢的召喚。而他就瑟縮在裡面，恍惚的白日使我錯視城市的距離，我伸手無法撫觸他的眼角，卻誤以為遠在宇宙彼端的星球燙貼地靠近。

甦醒之後的白晝裡，我仍會儀式性地撫觸 J 從那裡遁逃的、像無訊號電視機斷線的、灰色的缺口。令人感到濕漉漉的氣息籠罩上來，我凝滯在房宅容器裡，逗留在壁上的石穴裡宛如雨季的受困。像是 J 遁逃時孤寂場景的地方，空洞的牆隅像是哭泣時的胸腔發出呼呼凌厲的聲響，但總覺得又是 J 汲著濡濕從遙遠的地方歸巢的跫音，或是窸窣窸窣依偎著我的容器的啜泣。

彷彿只要頹坐在容器裡無聲地等待，J 就會翻越重重的濡濕與皺摺，停泊在這荒蕪地、只有我一人蝸居的厚繭一樣築起的房間，在壁癌曲折而遲滯所有色塊與音聲的石穴裡，夾帶著漫漶水意與鹽分，朝我熟悉地前來了。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 | 佳作

不破

李岱蓉

得獎感言 |

感謝老師們的鼓勵與支持，也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
此文謹獻給某個暗戀學姊的好友——妳不是不夠勇敢，只是太過貼心。
順道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告白一聲：雖然我時常嫌棄妳，不過其實妳挺可愛的。

個人簡介 |

一個幸運大於實力的幸福的女孩子，拿獎總是有些心虛。
只在文章裡能夠感性起來，喜歡自由的創作和睡覺。

不破

如果我是一隻昆蟲，大約正屬於需要經過蛹期的完全變態。

剛下過雨的校園裡瀰漫著一股朦朧的睡意，我清醒過來，窗外恰有一隻蜻蜓從枝梢上漫不在乎地離開，雨珠匯流而落，無聲消失在盛夏的蟬聲之中。午休結束的鐘聲恰好響起，我適時按開手機，披上一層以虛假數位編碼織就的，輕柔透明的蛹皮。

通訊軟件上觸目驚心的紅點彷彿昭告著我不為人知的罪行，我的指尖在螢幕上凝滯了一秒，艱難地挑揀了一個不那麼心虛的角度點開了那個標滿了愛心的暱稱，「老婆」。

通訊欄裡只有寥寥幾句對話。好熱，想睡，要去補習，她說。我選了幾個帶著愛心的貼圖，小心翼翼地包裝成她喜歡的樣子，冰冷的螢幕把意義不明的字句轉化成了具有溫度的話語，模仿著真實，熨貼而溫柔地送上了虛擬的對話框。

她傳來幾個愛心。手機如我的心跳飛速運轉，混雜進羞愧與幸福，最後如我的臉頰一般發燙。這支帳號彷彿成為了我身上最難以割捨的一部份，緊緊將我包覆在裡頭——像是安眠藥。我沈迷，依賴，然後受控，隨時可以戒斷的錯覺縱容著我，享受那一道安居在微妙的罪惡感背後，模仿著愛情的漸近線。

已讀的字樣出現在送出的對話框下，將一旁顯示的時間拉得漫長，只留下莫名失速的心跳在沈重的空氣中愈漸空白。

而她指著我們的對話，轉身對我說：「妳看，他真的好可愛——如果還長得好看，我都想真的跟他交往了！」

「是嗎？」我被火燙到似地收起手機，一股隱秘的愉悅挾帶著心

虛蔓上心頭。

她不知道我認識她。畢竟對她而言，「他」只是個打發時間的網友，姑且以玩笑似的老公稱之——或許是我太容易滿足，可僅僅是這樣一個玩笑般的稱呼，對我而言，就已經十分足夠。

那只是高一開始時，我對她編造的一個謊言。

「陪我去廁所！」她小聲說。

該結束了。這麼騙她是不對的。我無數次地想。然後對她露出了自然的微笑，走出教室。風輕輕掀起了簾角，窗外潮濕的綠蔭模糊成斑駁朦朧的色塊，甦醒過來的校園喧囂如潮水一般倏然退去，彷彿全世界只留下我們兩個人，一隻蜻蜓飛過窗邊。好像集結了所有愛情小說該擁有的細節，只缺少一個男主角，剩下未收錄而無處安放的都不屬於這裡，例如一個不喜歡男主角的女二。

她朝我伸出手，眼神清澈。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動作，在女孩子身上不帶分毫曖昧。

我卑鄙地回握住她，幻想自己會是那個陪她走到最後的人，像是每個女孩會做的與心上人永遠幸福快樂的白日夢，心跳被擦身而過的另外兩個女孩的聊天聲掩去。一段走廊的路途突然被濃縮至極限，縮地成寸地縮短成了一層蛹皮的距離，或者像兩片手心相握的界線，不能說的與不敢說的包覆其中，如梗在喉地交握成溽暑的滯悶。

老婆的名字叫做S。是我的青梅竹馬，同班同學。

是我喜歡的女孩。

曾經有人問過我，為什麼不鼓起勇氣告白——愛情小說裡的女孩總是能克服種種難關過著幸福的日子，彷彿破蛹而出的蝴蝶總能迎向繽紛的花海；完全變態的昆蟲，注定要掙破那一層蛹皮才有能力飛

翔。

可是二零一八年同婚公投的落幕，大概把許多的人連同我一起拖出了遠比我們想像得薄弱的同溫層。隊伍中的拉扯，喧雜，謾罵，選務人員的漠視，以及那麼多一眼望不見頭的阻礙橫亘於前，全數落在一張多數決的白紙之上，按下事與願違的答案。

「我們沒有輸！」我們只能互相安慰，在同溫層平和的假象中互相依偎，徒勞無功地說著。然而所謂的政治正確不代表我們為人所接受，依然有那麼多的人打著倫常的名號搖旗吶喊。民主和民智從來都是兩回事。

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我是一隻昆蟲，將會是一隻蚊子。

若不將一輩子都囚禁在蛹裡，那麼破蛹而出將耗盡我十七年來累積的所有幸運，學會飛翔的同時要學會避人耳目，與喜歡的人在一起還得經過全世界同意，那麼累，那麼辛苦。

而一個像她那樣，可愛，大方，聰慧的女孩，卻應該在最美好的時候談一場無關天長地久的戀愛，沐浴著同學們嫌棄又羨慕的眼神，享受著班導的咬牙切齒與教官的關注，肆無忌憚地將我難以企及的青春全數收歸懷裡。

我捨不得、不能、也不願把一個圈外人拉進圈子裡，讓她與我一起承受這樣的糾結。

於是我辦了這支帳號，那麼理所當然。蛹外展翅的飛鳥將我視為自然的一部分，就不會朝我伸出尖喙，奪走我僅剩的空間。

網路上隨便抓的頭像與我四目相對。清秀的眉眼彷彿正在逐漸成為我——或者我正成為他？七彩的對話框網羅了所有關於自由的定

義，交織出一場趨近於愛情的鮮活的夢。有什麼從手機裡電腦裡蔓延而出，纏繞捆縛上我困於現實之中的靈魂，我享受著那種近似於解放的自由，掙扎著想破蛹而出，想輕聲對著螢幕說「我喜歡妳」。

我喜歡她，喜歡了好久。我不想用太多矯情的字眼修飾這樣的喜歡，那只是一種簡單的情緒，就像每一對情侶喜歡對方一樣，沒有什麼不同。

可我只能將幾欲洩漏的情懷拾起，織成網格，妝點成過於甜膩的情話，由另一個她不認識的我的口中送出。接著一層又一層，披上溫柔而美好的外皮。我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化蛹，在以自由交錯凝結而成的同溫層裡。

——儘管那只是一個我始終不捨得戳破的謊言，如一襲輕薄而強韌的，不破的蛹皮。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 | 佳作

與水為鄰

鐘婉菱

得獎感言 |

感謝最親愛的家人、師長、朋友所有支持幫助，感謝評審，感謝深刻至此的這則散文故事。此外，希望每一處的人們都能不願意可惜，用盡所有去翱翔。並且珍惜陪伴在身邊的每個人。

個人簡介 |

2001年生，書寫和閱讀是咀嚼生活，與人互動和運動是享受生活。曾獲臺中教育大學高中生柳川散文獎。

與水為鄰

「自來水公司那邊來過人了，說是因為地勢太高，裝設管線太麻煩，山區居民又普遍為散居戶，成本太高。」

父親緊抿著嘴唇，一言不發。腳底重重踩下油門，我不自覺伸手抓緊扶手，思緒也加速退去，隨著顛簸的山道一路踉踉蹌蹌。

小時候，父親不喜愛人擠人，我們總是清晨就提著空瓶下山取水，迎來日出的山景沒有旅遊雜誌描述般濃豔。不過薄霧漫下，林間讓幽秘闐寂的氣味覆蓋。父親背後是一片暖洋金黃，初陽將他染得一層耀眼，我也鍍成了電視上那一尊逗趣的銅人。

父親蹲在取水處，等到全部的空瓶都蓄滿水時，我們來到隔壁，「許仔，推車借我一下，明載日還你。」父親在門口對著屋內喊道，「逐次攞無腳手又載那麼多水，毋知影還當作佢兜幾百口人。」村長從廚房探出頭，一雙手在衣服上胡亂地擦拭著，「做一次載就免一日到晚下山了，另工請你吃酒。」把地上的水瓶小心放上推車，我們帶著一車「寶貝」回家。

梅雨季的雨下得磅礴又急促，母親要我拿著大斗笠去找父親，雙手抱著斗笠，走起濕滑的山路更加費時，找到父親時，雨勢緩停，但父親身上早已溼透，棉織的上衣寸寸沾黏在父親寬闊的後背。接過斗笠，父親卻不是拿斗笠遮擋雨水，斗笠有了別的用處。父親拿斗笠勾拉溪裡的樹枝落葉，這條溪正是山泉水的源頭，過濾器上偶有幾隻青蛙屍體，大量的山豬糞便堵塞過濾器也屢見不鮮。

父親第一次帶著我來清理過濾器時，想到平日那些透澈的水，我除了在一旁忙著乾嘔，沒有幫上任何忙。掏起濾網上一把一把堵塞的

泥土，用力扔向岸上，雨水將泥土打的潮濕，手裡黏呼呼的觸感像極了村長家那隻母雞下的稀屎。

那天，村里的廣播不停為大家複述水庫即將要在村落旁興蓋的消息。

村長和父親打著蒲扇，坐臥在芭蕉樹下扇動夏天，芭蕉葉為他們掩去了炎熱的暑氣。父親饒富興味的瞧著正在田埂上追逐老母雞的我。跑累了，我回去靠著父親默默聽他們說話。村長低頭嗅了嗅剛泡好的青茶，瞅了一眼，舉到嘴邊的茶杯落回了桌上。蓋水庫的幾個月以來，塵埃持續翻滾山裡的空氣，茶杯裡的茶水也無所倖免。「水庫蓋好之後，就免那麼艱苦，為著幾桶水搬來搬去了。」「許仔，你說咱等得到那日嗎？」父親問道，「清氣的水，一定會的。」村長緩緩的說，芭蕉葉的樹影映在他臉上，斑駁的光影輕掠過那雙盈滿期待與堅毅的眼睛。

然而時間似乎在村長這句話以後懸宕靜止，足足冗長了八個雨季。再迫切的渴望，也不甘的讓生活逐漸沖淡。

院裡的母雞撲了撲翅膀，一下揮散去凝滯的空氣，蹦離熟悉的地面，卻還是只夠牠短暫的想像，再重重落下。

六月芭蕉樹下的回憶熄了火，父親將車停在村長家門口，從後座拿出幾瓶米酒和幾包菸。我看過那個牌子，從前村長老是一手削著竹竿，一支香菸刁在嘴上，炫耀這種牌子的菸要到山腳下的便利商店才買得到，隨著村長乾裂無色的嘴唇蠕動，刁在嘴上的香菸一上一下點著頭，彷彿也附和著，「吃菸就愛吃這種有牌子的，死也不會那麼早。」村長說，父親總是不以為意聽著，繼續抽著他那從柑仔店隨意買的雜牌香菸。

走進白幔中，父親將那幾包來自山下的菸放在桌上，村長老婆

拿來了幾炷香。父親沒有像往常拜拜一樣喃喃的說些什麼，只是凝神注視手上高舉的那炷香。走出靈堂，父親彎著腰，用粗糙的指腹輕撫上那臺已經陳舊的推車。

一天已經來到盡頭，金陽沉沉落下山邊，父親指間晃動的火光有些脆弱，落寞閃爍在父親灰暗的面容。

離開村長家，父親發動車子，駛在一路綿延的山路上，窗外景色不斷交換，一面灰白色的牆突兀的閃現在綠林間，無法撥開遠處樹林，我搖下車窗眺望那片白色。

前幾年，水庫終於興建好了，最初，和所有人一樣，父親母親萬分期待家裡即將有自來水的日子，那陣子只要下雨，父親就和當初站在門口等待丈夫的母親一樣，久久佇立在屋簷下，看著鋪天蓋地的豪雨，沒有隻字片語提及他的期待，但是那朵萬能的大斗笠，已經被父親收在了儲物間裡。

八年間，轟隆的施工聲洗刷著山裡的每個清晨、日落，在水庫動土第二年時我已經下山就學，一個人搬到了山下小區的姑姑家中寄住。最初的夜晚，我難以入睡，不知道是水泥牆隔絕了太多聲響，還是沒有沾上露水的棉被蓋起來特別彆扭，某一夜我翻身下床，走進一家便利商店買宵夜。結帳時，我在櫃檯後方那片有各種香菸的櫥櫃上，看到村長愛叨念的那一牌香菸，和店員要了一包，那年代店員對於小孩抽菸似乎並不訝異。反覆翻看這包香菸，並沒有特殊的地方，只有最底下一小牌燙著某某自來水公司的廣告小字，再回過神時，夜幕已經不耐的催促我返家，我默默把這包菸收進了口袋裡。

等到視線裡再也沒有那座水庫，我吐出一口悠長的感慨。時間，等到了水庫落成；村長，卻等不到自來水的供應。「到底還要等多久？」父親艱澀的開口，村長猝然的逝去，瞬間催著那些等待的歲月成長勃

發，淹沒了父親隱忍的那道河堤。想到那一夜，那一包沒有開封的香菸，那時鼓鼓的口袋強烈提醒著我什麼，我揚了揚手，始終沒有把它拿出來，讓它深深落在口袋裡，不見天日的等待。

（謹獻給爺爺和父親）

青少年散文類 · 高中職組 決審會議紀錄

時 間 | 108 年 9 月 15 日 (週日) 下午 2 時
地 點 |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會議室
主 席 | 曾副局長能汀
主 持 人 | 本委員會召集人 (由評審委員互推)
決審委員 | 劉克襄老師、鍾文音老師、楊錦郁老師
紀 錄 | 陳嘉樺

今年的收件數共 163 件，經楊凱麟、凌性傑、顏訥三位委員評選出 16 篇作品進入決審，再由劉克襄、鍾文音、楊錦郁三位委員進行決審，三位評審共推劉克襄老師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感與自己對作品的評審標準。

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

劉克襄：在決審的 16 篇作品當中，其實我感到有所不安。原因在於這 16 篇作品當中，恰好有一半以上跟疾病有關，當然亦可能是巧合，但我擔心在未來的文學當中，是否出現人類頭腦發達，但四肢虛弱的一種書寫狀態，與人生活的土地產生一種奇怪的脫勾狀態。當人能在房間裡解決許多問題時，人與世界似乎不再如此緊密，沒有更多的生活性互動。

另外，作品當中有一、兩篇帶著超齡的觀看角度與高度，這讓我非常困惑。過去年輕人的天真、快樂、單純不再，這是我的一個隱憂但必須承認他們的文字使用比起我們的年代更為成熟有力。

鍾文音：談及疾病的文章滿多的，例如〈僵直的房子〉我就很喜歡。唯疾病文類的數量較多，精選過後其中差距不大，故在評選上我有選出其他文類的作品。有些談疾病的篇章很不錯，但位置有限，這點十分可惜。

我比較訝異的是高中生的生活內容較難去支撐作品當中的文字，故大多作品中的文字都偏於雕鑿，有時候內容顯得稀釋，因此形成了部分作品內容與文字的不相稱。基本上高中生的寫作手法已經讓我很驚豔，部分作品的書寫帶有一種詩的質性，唯生活的內容需要跳出自我的關照，這樣方可能激發創作的能量。

楊錦郁：選文當中確實有不少書寫自身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甚至有談及家暴的，這些題材都很貼切他們的生活經驗。我在評選時的標準傾向一些特別的題材，像校園霸凌這類談及幽微的特殊題材我會考慮。另外就是以文學、文氣作標準，當然部分作品的文字相比淺白，但結尾有一個文學藝術性的提升，這種亦是我的考慮之列。

作為評審面對這類作品有一個難點，就是他們在各方面其實都不相上下，並非高下立判，在割捨上較為為難。因此會綜合文章的各方面作評量。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不分名次各選擇 4 篇，結果如下：

- 一票：〈破碎的十七歲〉、〈龜裂〉、〈校園，或者校園外邊的街巷〉、〈逝。〉、〈與水為鄰〉
- 二票：〈僵直的房子〉、〈拾破光〉
- 三票：〈異位性怪獸〉

三票的討論 |

〈異位性怪獸〉

劉克襄：這篇有引起我的共鳴，我兒子從 4 歲開始也有異位性皮膚炎。我強調的是在疾病書寫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在於要引起人共鳴。

另外在所有作品中，這篇文字上是表現最好的，〈僵直的房子〉與此比較，顯得稍弱一些。

鍾文音：文字很靈活，深入人心，有柔軟的部分。把「怪獸」錯位成可愛的怪獸，此能耐跟文字的比喻及細節都非常好，透過文字把經驗帶出來。

楊錦郁：有朋友也有同樣經驗，從文章中很能體會。這篇文章非常完整，異位性怪獸是自己一部分，整體沒有缺點。結尾是加分部分，接納自己與疾病和平共處。

二票的討論 |

〈僵直的房子〉

劉克襄：文字的淺白提升了可讀性，能讓同齡人更易明白，但文字的完整性不足會讓人出戲，喪失了文學的濃度。例如這一段就不像文學的文字，而像呼喊出來的，「好恐怖！這麼簡單的

事怎麼變得這麼恐怖！」這種字眼就感覺非常弱，沒有修好令人感到可惜，但還是一篇不錯的文章。

鍾文音：顯然，文章一直環繞「僵直」來發展，這部分不錯。如劉老師所言，有些字句不是文學性的，但也有個好處，淺白讓人較易感受到文章中的氛圍。

楊錦郁：這篇題材特殊，有同情共感。以房子隱喻僵直性脊椎炎的身體，以此比喻如同志、校園等一些自我困住的靈魂，以高中的年齡能去關注到不同弱勢族群的處境，不錯。

〈拾破光〉

劉克襄：這篇太沒有文學性，反而像文字好一些的讀者感想，但相對其他文章，這篇的社會性及作者對其他人的關懷，被轉化成一個故事。這種理所當然的題材在這 16 篇作品當中顯得可貴，故選進來了，文字還是有達到標準。

鍾文音：社會性議題很容易勾動人，但前面情節太刻意，結尾相對起來較好，文章社會性很夠。對這種文章我會抱有警覺——將不熟悉的陌生人書寫得飽滿，但自己對對方並不熟悉。

楊錦郁：相對於其他文字綿密的作品，此篇文字力度不夠，但文章很自然，有溫情，難得的能關注到別人，尤以結尾不錯，帶有一種日常感似的破碎的光。有詩意的部分，有超齡的體悟，可惜文章有一些錯字。

一票的討論 |

〈破碎的十七歲〉

劉克襄：他有一些戲劇性的誇張語言，文字的使用上太用力、太多了。與十七歲的距離太遠了，很可惜。

鍾文音：我喜歡一個人的死亡拯救了另外一個人的生命，人總有自己無能為力的時候，我對這種題材很難過，後來很多人都走不出來，但他結尾相對輕鬆，有走出來了。後面有一句實在太棒，「想起 15 歲的側臉」，我被這一句給救贖了。

楊錦郁：這篇有寫出十七歲青春的複雜，但寫法上相對跳脫。雖整體不錯，但考慮到連結有點瑕疵。

〈龜裂〉

劉克襄：這篇沒辦法在篇幅中把事情講完，而且沒法讀到感人的溫度，文字是不錯的。

鍾文音：寫房子的裂痕，再帶到時間這點不錯，但其他情節關連性不大。

楊錦郁：我對這篇還蠻稱賞，一直在使用「裂痕」的意象，例如家裡的牆壁是裂的，父母的關係是裂的，在思考的部分上有超齡的成熟。整體沒有太大缺點，書寫母親的部分使我有共鳴，對裂痕的處理方法雖有點做作但不違和。弟弟是唯一生還者這點很好，透過孩子眼睛去看大人的世界。

〈校園，或者校園外邊的街巷〉

劉克襄：選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其他篇寫校園，這篇有老式青春的感覺，相比起來，其他作品顯得很弱。

鍾文音：有孩子氣作文的感覺。

楊錦郁：相對其他作品，書寫的功力弱。

〈逝。〉

劉克襄：沒法掌握題材主題。

鍾文音：滿喜歡這一篇的，文字有一種詩意的流動，結尾懸念不錯。十一歲的情懷很奇特，女孩子很容易被放進男生的曖昧當中。文字透露出早熟的氣息，回頭觀看自身被置放在家族中的不知所措，非常不錯。

楊錦郁：思想成熟，但文字太綿密，「濃稠」有時候會顯得過量，是優點也是缺點。

〈與水為鄰〉

劉克襄：故事時序令人疑惑，主角年齡不明，在處理主題上，成熟度明顯超過高中生，如此成熟的事情出現在高中生身上，這點我有點不安，但也算特別。

鍾文音：喜歡主角代替父親看世界，結尾顯得刻意，文字沒有太好，但人物形象鮮明，地方和人的情懷、意象等都不錯。

楊錦郁：很貼切，能傳神表達自身居住環境的經驗，有流露出無可奈何的感受。

未得票的討論 |

〈我想把你豢養在壁癌裡〉

劉克襄：這篇的氛圍與其他入選作品相近，希望能有更多樣的作品。

鍾文音：這篇在書寫情色上處理得很好，但文章跳躍過大。

楊錦郁：認同鍾老師所說，這篇作品在邏輯上非常難懂。

〈不破〉

劉克襄：相關議題在很多散文中曾被討論過，這篇可以考慮。

鐘文音：認同劉老師。

楊錦郁：觸及到同志議題，但希望題材更多元。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決審委員針對第一輪擁有票數的 8 篇作品，以及將未得票數的〈我想把你豢養在壁癌裡〉、〈不破〉一起納入第二輪投票，最高 4 分，最低 1 分。結果如下：

- 〈異位性怪獸〉 12 分（劉克襄 4 分，鐘文音 4 分、楊錦郁 4 分）
- 〈僵直的房子〉 9 分（劉克襄 3 分，鐘文音 3 分、楊錦郁 3 分）
- 〈龜裂〉 7 分（劉克襄 2 分，鐘文音 2 分、楊錦郁 3 分）
- 〈拾破光〉 6 分（劉克襄 3 分，鐘文音 1 分、楊錦郁 2 分）
- 〈破碎的十七歲〉 5 分（劉克襄 2 分，鐘文音 2 分、楊錦郁 1 分）
- 〈逝。〉 5 分（劉克襄 1 分，鐘文音 3 分、楊錦郁 1 分）
- 〈校園，或者校園外邊的街巷〉 4 分（劉克襄 2 分，鐘文音 1 分、楊錦郁 1 分）
- 〈我想把你豢養在壁癌裡〉 4 分（劉克襄 1 分，鐘文音 1 分、楊錦郁 2 分）
- 〈不破〉 4 分（劉克襄 1 分，鐘文音 1 分、楊錦郁 2 分）
- 〈與水為鄰〉 4 分（劉克襄 1 分，鐘文音 2 分、楊錦郁 1 分）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本屆青少年散文類高中職組得獎名次排序如下：

- 第一名：〈異位性怪獸〉
- 第二名：〈僵直的房子〉、〈龜裂〉
- 第三名：〈拾破光〉、〈破碎的十七歲〉、〈逝。〉
- 佳作：〈校園，或者校園外邊的街巷〉、〈我想把你豢養在壁癌裡〉、〈不破〉、〈與水為鄰〉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國中組

Reading Reflection
of the Youth · Junior High School



總評

國中組決選評審入圍的所有作品中，四分之三都以小說來撰寫閱讀心得，顯見現今的國中生偏好閱讀小說；而且閱讀素材的選擇，多以知名者為主，如經典作品《小王子》、《1984》等，由此，不難看出，國中生會優先選擇經典小說來閱讀。

再者，綜觀八篇閱讀心得可見，身為國中生的作者，多能以平實的文筆，將書中所述的內容，與個人的日常生活經驗連結起來；且亦能清楚地敘述書中的一些情節，如何觸動自己的內心，而自身又如何從書中尋找到安慰；同時，作者們亦能真切地描述，閱讀過後，彼等從書中獲得了什麼深刻體會，而個人又如何剔勵自己，期能成為更好的人。綜上可見，本次撰寫閱讀心得的國中生，不僅能夠深度閱讀圖書的內容，亦能夠深度思考，如何從書中角色人物的作為中，將值得學習的部分，化為人生的智慧，並應用到日常生活上；同時，也能從角色人物的一些境遇中，明瞭在真實的人生中，有其黑暗與光明的一面，而無論遭遇何種挫折、困境或磨難，都應該勇敢地迎向未來。

—— 陳書梅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國中組 | 第一名

我在閱讀《小王子》——一位「王」家兒「子」的心領悟

王聖喆

得獎感言 |

在這「適者生存」的世界中，片刻都不敢鬆懈，也壓縮的我全無自信心，如今我還沉浸在「得獎」的這股喜悅驚喜感，卻又感到那麼一絲的不切實際。感謝給我靈感的書籍、朋友、及一切的人、事、物，也感謝一路陪我走來的家人、老師，更感謝願意給我肯定及青睞的評審老師！

個人簡介 |

感受成長喜悅的片刻，是用歲月努力換來的。
熟知「成長空間是無限」的我，從上次的參賽，到這次的比賽，滴滴的增加自己的閱讀量，及點點的加強自己的寫作技巧，更慢慢地釐清自己的邏輯，只是為了「進步」！

我在閱讀《小王子》—— 一位「王」家兒「子」的心領悟

現代人祖孫三代，幾乎都是綁架手機的兇手，明明自身也反向受到束縛，卻還沒有覺悟，並將會像小王子在沙漠流浪時，向著山頭大喊：「我好孤獨！……」，特別是沒有手機在握的時候。

「生活過得這麼糜爛，怎麼可以？！」我們王家的「國王」爸爸怒吼著。但我卻不忍心拆散屁股和椅子這對熱戀中的情侶，繼續沉浸在「元氣騎士」的手遊世界中，當個暢快冒險「小王子」。竟然對怒火中燒的爸爸不予理會，沒有懺悔……

實在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平常對任何東西都頗為珍惜的爸爸，盛怒之下，竟「捨得」把我的手機——他的薪水給打碎，當下最沒資格生氣的我，也大膽噏聲：「明明你自己也是手機不離身，有什麼資格說我？」我懊悔的衝回房間避難，卻還沒做好再挨一頓罵的準備。

每天保護玫瑰的小王子，錯認那是大小姐、公主病的「使喚」，其實是玫瑰想多跟小王子講話的習慣模式，受不了用頤指氣使來表達愛的玫瑰，逃離了與她共處、同在的 B612 星球……。這跟我和爸爸的慣性相處很像，我一直認為那是「束縛」，從不讓我自己去曬曬太陽，進而學會防曬、避暑，只想把我庇護在他如大樹的陰影下……。心中常反駁爸爸，您不是親自教我：「就像捉泥鰍，手必須留個小縫才抓得起來，抓得太緊反而會讓它溜走。」玫瑰若不把小王子逼得太緊，小王子也不會「溜走」。不過……小王子後來才發現自己後悔了！

心急如焚的我，趕緊轉向媽媽求助，沒想到當「故事媽媽」的她，不僅沒有責備我，反而還拿了本《小王子》，細細開導我……。

讀狐狸向小王子解釋「馴服」的段落，正在悠閒吃「鮮蔥蘇打餅」的我，開始認真思考一個問題：我和生養我的父母親，建立了怎樣的「馴服」連結？因為打從襁褓直到法律上的成年，我都需要父母來教導、扶養；而父母老了，後半生也需要我來照顧。我們互相需要對方獨一無二的關愛……。這樣豈不是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刻，我們就建立了「馴服」關係！即使他們闔上眼之後，「馴服」連結還是牽連著，就像小王子要離開時，狐狸也為他留下了淚……。

把我馴服、呵護在手的爸爸，對我有著責任感，此時他是小王子，而我是玫瑰；受夠了爸爸，一心想離家的我，則變成我是小王子，而他是不能任性離家的玫瑰……。帶著愛的刺，為了「馴服」對方確實不簡單——而隔離讓雙方都開始獨立思考，「馴服」連結了我們的心，慢慢傳來爸爸對我的厚愛……。

「對不起，我錯了！」我這個王家的「小王子」，得到了爸爸的原諒。

評審意見 |

身為國中生的作者，在與父親爭執後，閱讀母親推薦的《小王子》，讓自己和父母，帶入故事中的不同角色，藉此呈現出親子衝突的兩難問題。作者寫出自己對《小王子》中角色的認同感，並真切地引述生活中與父母對話的情境，以及書中呼應現實的情節，能講出青少年的心聲，引起大家的共鳴。尤其，作者將日常生活的經驗和閱讀《小王子》的心得，不著痕跡地融合在文中各個段落，讀來令人覺得情真意切，且富有趣味性和幽默感，是評審們皆一致給予肯定的作品。

同時，這篇心得，亦清楚地呈現出作者在閱讀時的情緒淨化過程。從初始與父親發生衝突，到閱讀《小王子》後，終能充份理解父親的愛意，親子關係因而修復；其間，作者的情緒起伏變化，會感染讀者，讓人的心情從負面走向正面，並想跟著閱讀《小王子》一書，以找出可如何面對親子衝突的問題。最後，作者也點出了在閱讀此書後所獲致的啟發與領悟；由此，提醒青少年，有時或許會與父母持不同意見；這時，可試著同理父母，換位思考，從而得以看見父母關愛自己的初心；如此，當能有助於增進親子關係。

—— 陳書梅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國中組 | 第二名

子彈下的人性拉扯 ——《西線無戰事》 閱讀心得

墨

得獎感言 |

感謝評審賞識拙作，此次敲響獎鐘將給我更大的勇氣繼續以文字表達自己。

個人簡介 |

本名白芷安。喜歡文學、寫作、喜歡文學、寫作、繪畫。

子彈下的人性拉扯 —— 《西線無戰事》閱讀心得

答答的槍響，隆隆的炮擊。眼前敵方血流成河，背後同胞不支倒地。毒氣、戰車、步槍像蟲蟲一般啃食著戰場士兵們的軀體和靈魂。當我閱讀《西線無戰事》中這些片段，感覺心臟也用力地砰砰跳，好像自己身處其中般驚心動魄。

故事主角保羅，年僅十七便加入德軍參與一次大戰。在某次與敵軍的對峙中，他的摯友阿卡不幸脛骨中彈，不顧敵軍的砲彈朝自己而來，不管致命的子彈擦身而過，保羅攆起阿卡，在槍林彈雨中狂奔，奔跑的路上，他根本不顧自身安危，一心只想把朋友送到最近的醫護站，但抵達時，阿卡卻已死亡，阿卡並非死於腿傷，而是被一枚流彈碎片打入頭部，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作者接著描述：「我在走路嗎？我還有感覺嗎？……一切如常，只有大兵卡辛斯基死了。」每每讀到這裡時，我都能感受到保羅心中支柱的崩潰，原來，最後的幾步路，甚至一開始的路上，他背的可能只是一具冰冷屍體。

此外，作者曾在書中提到：「那是我們的共同命運。」我能深刻體會保羅內心的悔恨與無力，他不願去面對那些逃避現實的假設、如果——「如果我再多注意背後的情況，阿卡是否就不會死亡？」、「如果我未曾帶著滿腔熱血投入戰爭，是否就不會看著自己的同伴一個個倒下？」這些都已無法挽回，保羅只能選擇用一句話來撐住自己——這一切都是命運。

本書另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矛盾，是沒有人喜歡戰爭，但因為師

長的倦怠與輿論壓力，連少年們都不得不拿起上膛的槍枝，儘管渴望安定，但當保羅的好友穆勒問及戰爭結束後有何計畫時，保羅的答案卻是否定的。「根本沒有太平時期。」這讓我想起漫畫《巴爾札的軍靴》中曾提及：「和平只是為了下一次的戰爭做準備。」我推測保羅也如此認為。就算這一戰結束了，那又如何？只要上級長官一個命令，他們手指甲裡又將充滿戰壕的泥土，渴望和平，卻又懼怕和平，保羅就如同在拔河繩上來回拉扯，兩難的心境使我深思。

在最深的黑暗中尋找光明，在極度的恐懼中尋找勇氣，《西線無戰事》充分刻畫了人性矛盾的拉扯，同時展現人性的堅韌與脆弱。人生就是一場戰役。過程中，有些人會陣亡，有些人會挺進，有些人會後悔，有些人會崩潰。而戰役之後，等待的是和平、是干戈、又或是另一個未知的時代？這些疑問在我心中盤桓不去，與保羅一樣，我也會勇往直前，尋找屬於我的人生解答。

評審意見 |

作者具有選書的高度與思考的獨到處，《西線無戰事》是描述戰爭議題的經典小說，小說家透過戰爭場面的生動描繪，人性善惡拉鋸的描述，讓讀者聚焦核心價值「反戰」。作者透過中學生的視角，引述的戰爭情節內容與人物對話，能扣緊當今的生活與自身的心境，進行議題的反思與主題探究。如：第四段提及保羅忐忑難言的心境，讓他體會到主角面臨生命兩難，陷入抉擇的困境。接著，輔以多文本的列舉，層層遞進，具讀者觀點的思辨性、多元性與可觀性。作者同理戰爭帶來的殘酷現實，也進行生命意義的論辨，最後提出把握當下、認真生活的省思，頗具哲學視角，令人驚喜。

—— 宋怡慧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國中組 | 第三名

《光陰之盒》 讀後心得

林靖佳

得獎感言 |

因緣際會投稿了文學獎，竟出乎意料之外得到評審們的賞識，而獲得這份莫大的殊榮，成為我人生中一份寶貴的經驗。心中最為感謝的是家人及師長一直以來的大力支持，與一路陪伴的人們，倘若沒有他們，也無法成就今日的我。

個人簡介 |

喜歡看星星、夕陽和月亮，喜歡問問題，喜歡攝影和用文字記錄日常。十四歲，卻有個老靈魂深藏在心底。

《光陰之盒》讀後心得

最近閱讀了一本冰島青少年文學獎的《光陰之盒》（東方出版社），感想頗深。

「光陰似箭、白駒過隙、歲月不饒人……」人們對於「時間」總有著迅速、無情的印象。它就像一隻蠶，一口一口啃蝕著，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將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悄然掠奪，宛如一位隱形殺手，但它卻又是我們的所有。

「光陰之盒」也緣此誕生，它能使人青春永駐，也不必面臨潮濕的雨季，或者嚴寒的漫漫冬日，抑或是那雜沓的平凡世界。選在百花齊放的春日；選在萬里無雲的大晴天；選在有朱楓覆地與涼風吹拂的秋天；選在天氣剛剛好的那天，「善用」你的時間。

我想，若真有這麼一項發明，一上市應該會像那些奇貨可居的限量品一般，倏地一掃而空吧！如今這社會雖稱不上「糟糕」，卻也不算是「很好」。一心想「發大財」、過上流生活的人們，誰何嘗不希望擁有這深具魔力的光陰之盒？

有了它，不需面對繁重的課業和升學壓力、無理的上司、二十三千的薪水、繳不出的帳單和貸款、鬧情緒的另一半、新的皺紋、不斷冒出的白髮、體重機的背叛、總統大選……等等。所有不想面對的，都會被時間沖淡，而在光陰之盒中的你，將渾然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也少了許多煩惱和失眠的夜晚，只需在設定好的日期出來即可。甚至覺得，從進去到出來只在彈指間，豈不美哉？

書中有這麼一句話：「玫瑰的意義在哪裡？只能以凋零提醒我們生命的短暫無常。」我想換個方式說：「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只能以

死亡來提醒我們人生的短暫和無常嗎？」看完這本書，我似乎找到了對於時間和生命意義的答案。

每個人，就像屹立在岸邊的礁岩。時間，就像那自古以來，日夜周旋於地球和月亮運轉間所產生的潮汐能量，進而轉為洶湧的浪濤，不停地侵蝕著我們，雕塑每塊礁岩，孕育各別的形狀，使其獨一無二且無可取代。

它也為我們，在人生短短數十載的歲月間，帶來大大小小風雨和挑戰，甚至無情的暴風雨凌虐，讓我們對於風平浪靜時的安寧，更加珍惜。

它也陪伴我們，一起等待黑夜過後升起的旭日，共同欣賞落日西沈，在那餘暉中感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假如有光陰之盒，我並不會使用。因為一味地閃躲時間的侵襲和逃避問題，終究無法在當下的時間、空間中，學習並體驗生命的意義。冬天雖不比春天宜人，但若少了嚴冬，又怎會有梅花撲鼻的香味？

隨著時間洗禮與淬煉，我們終會老去，但願在死亡來臨前，將生命這罈酒，經時光發酵，釀造成一甕濃郁香醇的陳年老酒。

認真地過每分每秒，光陰走過，日日都是好日。

評審意見 |

抽象「時間」的思索或者相關哲學性的討論，只要能在青少年筆下看見都令人喜悅。儘管這篇文章內容關於《光陰之盒》原作的描述不多，並繼承了華文散文中的強烈抒情風格，卻不顯得過分哀傷，相反的，全文保持恰到好處的節奏，行筆輕巧地從各種層面探討「時間」。假設獲得「光陰之盒」對現實人生的影響，以及假如自己擁有「光陰之盒」作者又會如何自處？在描述世界與芸芸眾生的庸庸碌碌上展現了獨特的想像力，反思「光陰之盒」真正的意義。透過具體事物、景象的描繪，勾勒出一幅引人深思的禪意畫作。

—— 邱常婷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國中組 | 第三名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閱讀心得

羅上好

得獎感言 |

很榮幸，我能得獎。

這本書是我的國文老師推薦我的。第一次看，便很想寫些什麼。真實的故事很神奇，越是仔細讀，體會越複雜，也漸漸難以表達。感謝作者和雅婷老師讓我看到這些故事，我的文字似乎有傳達到我想表達的，能夠獲獎，真的受寵若驚！

個人簡介 |

出生於上海，六年級回臺，就讀於康橋國際學校，現國際部九年級學生。
愛好：音樂，美食，繪畫及數學。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閱讀心得

一本書，翻來覆去三遍，我讀了。一本書，輾轉反側十夜，我想了。不是文筆的精妙。也不是情節的美好，相反的，正是因為他樸實無華的真實。「被考試綁架的家庭，一位家教老師的見證」一行字掛在封面，沒有論點，只是見證。

「我寫的九篇故事，沒有一篇看了心中不會亂糟糟的，甚至覺得煩。」

其中最「煩」的還是一篇〈人子，與貓的孩子〉，害怕犯錯的「眼鏡仔」和恨鐵不成鋼的「小圓媽」，令人百感交集。故事中小圓媽是「體罰式教育」者，面對自己這個「笨兒子」，他深信老一輩所說的「多打幾下才長記性」，耳光，是家常便飯，日日咆哮、嘶吼著眼鏡仔十五年的失敗史，也漸漸被習以為常。而眼鏡仔是個被上任家教說「打你都打累了」的孩子。他怕寫下答案，因為寫錯和被打有著直接關係，他不是不會，「他只是個被嚇壞的孩子」。

嗯，標準的「怪獸家長」。可故事仍在繼續。

小圓媽還是一個等待著深愛的丈夫歸家的人。眼鏡仔有個早出晚歸的職場精英父親，他的獨子必須優秀。小圓媽身為家庭主婦，又不熱衷社交，而她的存在的意義呢？便是取決於她的丈夫。「你怎麼拿那麼多錢，連個兒子都搞不定」這是她人生的評價。「不要！把他送美國？你想過嗎，這樣我就一個人在家了」這是她所做的掙扎。一天，小圓媽不打了，跪在沙發上啜泣，「你不努力學習，你爸爸不要

我們了」，眼鏡仔也伴著她，一同哭泣。最後，這是一個無奈又諷刺的故事。小圓媽拾了一窩剛出生的小貓。那時的小圓媽比任何時候都溫柔，小心翼翼的照顧，生怕弄痛它們，眼鏡仔也一起，而這時的他們比任何時候都像母子。

人子還是貓的孩子？答案令人唏噓，小圓媽對於眼鏡仔的愛已經太沉重，沉重到雙方都無法負荷。我的母親打我，沒人敢插手，因為沒人比她更愛自己的孩子。我，發不了任何話。關於「愛」，旁人是無法改變什麼的。沒有人比他們自己更痛苦了，在這些「深沉」的愛之中。到底是誰錯了？

正如紀伯倫詩中所提「他們雖和你們同在，卻不屬於你們」。孩子和父母是不同的個體，是考試，讓我們捆綁的太緊太緊。很多人說「愛」是父母給予孩子的，其實不然，「愛」是相互的，只有不斷的回饋，才有繼續「愛」的勇氣。相互尊重，互相理解，即使走在被考試扭曲的路上，依然同行、向前，但願可以成為彼此最深愛的光。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是眼鏡。

理性和感性，法律與道德，各式各樣的因緣縱橫交錯著，絲一般將我們束縛，讓我們成為人。人們拉拉扯扯中前進，怎麼會輕鬆？這書啊，輕輕的被我翻開，硬是還我一顆無比沉重的心。旁觀者的角度便是最精妙的眼鏡。九個故事，九個家庭，愛，最細密而綿長的愛，是如何將他們層層包裹，漸漸密不透風的？

評審意見 |

從標題便可看出巧思，將「你」、「孩子」、「你的孩子」互相切開，似乎便有了不同的深意，文章本身或許過多地描述書籍內容，卻在扣回紀伯倫的詩時回歸於「愛」。《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一書在後來常被用於對父母的警示，這篇文章使閱讀者如夢初醒，「孩子」與「父母」之間除了權力控制的關係，原本應該是愛。一段提到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而是「眼鏡」，乍看之下意涵過於直白反成為模糊，卻又別具大膽詩意，究竟孩子是讓父母看得更清楚的「眼鏡」？還是映照父母本心的「鏡子」？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情感關係，作者平鋪直述願成為彼此最愛的光，回到原作的九個故事，再強調愛之深，也能使親子雙方喘不過氣來，轉折中暗藏銳利。

—— 邱常婷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國中組 | 佳作

《1984》閱讀心得

林奕廷

得獎感言 |

這次非常開心能參加這個比賽。為了寫這篇心得，不只看了整本小說，還查了不少相關資料和歷史事件。非常感謝學校老師平時的教導跟資料補充，以及給我這次參賽的機會。

個人簡介 |

我是一個喜歡閱讀西洋青少年小說的學生。同時，也常去推想小說的背後含意跟道理。希望大家都能從閱讀中悟出自己道理。

《1984》 閱讀心得

《1984》是由喬治·歐威爾撰寫，在1949年出版的經典反烏托邦諷刺小說。書中描述了由老大哥領導的英社黨在和戰後成立大洋國，採用極權統治和共產思想來管理人民。男主角溫斯頓受不了矛盾和不自由，決定造反。他和女主角茱莉亞相愛後便被思想警察逮捕，經過拷問和折磨，他服從了黨的意志，被處決前說道：「我戰勝了自己，我愛老大哥！」

本書最引人入勝的地方，莫過於英社黨統治人民的軟硬兼施，以及利用人性增加對黨的忠誠。硬性手段就是藉由高壓統治來逼迫人民服從。不管是隱藏身分的思想警察，或是隨處可見的雙向電視牆、竊聽器，抑或是新政府富裕部嚴格的物資配給，甚至是友愛部的嚴刑拷打。人民的一舉一動都被黨所監視。故事的最後，溫斯頓被處決前說：「我戰勝了自己，我愛老大哥！」這便是友愛部嚴刑拷打和矯正的傑作。軟性手段可分為：改寫歷史、雙重思想、新語言。上述三點皆是為了箝制人民的思想，甚至將人民教育到無法擁有自由意識。雙重思想是英社黨的慣用招數，也就是讓人民同時相信矛盾的兩個想法，他們用著名的三句口號來洗腦人民：「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甚至，真理部創造謊言，富裕部使人貧窮，友愛部拷問異己，諸如此類的矛盾也是令溫斯頓造反的原因之一。新語言則刪除了自由意識、宗教信仰等可能培養出異己的概念，使人民無法反駁黨。軟手段還有一大成功之處，黨利用教育讓青少年監視長輩。要讓成人服從就必須要先根除他們腦中既有的思想，因此需要高壓統治，但青少年就像白紙，任由黨盡情揮灑創作，黨便藉此鞏固黨的權力和增加黨的眼線。

我認為本書不僅僅是一本小說，更是一本對極權統治危害的預言，更明確的說，對共產主義的警告。書中許多橋段，在成書後的半世紀間真的都發生了。英社黨的青少年組織可以類比成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衛兵。而書中一句：「鞋子的產量年年都增加，但全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是赤腳的。」更道出資料竄改的荒謬，甚至在後來大躍進運動「肥豬賽大象」都能看到影子。作者澄清自己是為了諷刺蘇聯政權才寫出書中 $2+2=5$ 或「我們是幸福的人民」這類橋段，但我覺得，不只是蘇聯，所有擁有龐大權力的人或國都不應再打壓人民，妄想至高無上的權勢。

本書告訴我，不要絕對的服從，要學會懷疑領導人的看法，同時，要小心有權有勢的人。書中人民被洗腦，被再教育，被箝制，被束縛。但他們渾然不知，只能盲從。而黨透過權力，迫害人民，阻止國家進步，更加可惡。這兩者，都是現代社會最致命的毒藥。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國中組 決審會議紀錄

時 間 | 108 年 9 月 15 日 (週日) 下午 2 時
地 點 |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會議室
主 席 | 曾副局長能汀
主 持 人 | 本委員會召集人 (由評審委員互推)
決審委員 | 陳書梅老師、宋怡慧老師、邱常婷老師
紀 錄 | 蔡岱叡

今年的收件數共 21 件，經趙永芬、蔡幸珍、周姚萍三位委員評選出 8 篇作品進入決審，再由陳書梅、宋怡慧、邱常婷三位委員進行決審，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感與自己對作品的評審標準。

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

陳書梅：我從情緒療癒的觀點出發，除了知道內容以外，是否與自己的生活連結，從中達到情緒宣洩的作用。與書中角色的遭遇產生認同、共鳴得到淨化情緒的效果。最後從書中角色的做法來思考如何應用到自身，包括煩心的事情、目前無法解決的問題都能從中得到領悟、啟發。所以我比較從情緒療癒的觀點來看這些青少年國中組跟高中組學生的閱讀心得。

宋怡慧：因為我一直都在做青少年閱讀，也擔任約二十年的中學老師，所以我自己在看孩子，尤其現在新課綱要培養孩子對書獨立思辨這塊，我會很希望他不要超齡，我還是希望他保有一個很單純閱讀的心。他是青少年，他還十三歲，他不要負載太多成人世界，我會比較期待。其中我確實看到很多孩子的困擾、問題，而他因為這本書提示、提供了不錯的，近似浮木式的救贖，「欸！我在裡面看到了一些作者給我的提燈，所以我好像可以走出去」，很樸拙也沒有關係。他可以給同樣命運的其他孩子較相似、可以去援引的知識點，我會以類似這樣的觀點來看一個中學生。當然高中他擅用的還是有些文學技巧，因為在心得寫作勢必還是要有渲染與感染，確實是會讓人覺得這是一個美的創作，美的一種樣態，所以我也會在這邊有些拉扯，國中組較沒有，但高中組他有可能未來走文學系、文學工作，或者本身就具有獨立創作文字的能力了，在語文教育上面就會在比重上與國中組不同，在寫作方面會期待他也有個示範的效果：高中生也可以寫到這樣的讀書心得作品。在兩組上我的指標可能比較雷同，國中生在語文教育最終要培養孩子的文學點在哪因此重視那些；高中亦同，所以他們兩組的文學技巧上我給的比重會比較不一樣，大體上是這樣的思考。

邱常婷：我本身有在寫小說、出版作品，也有寫一些兒童文學的作品。

我這次評不止是想看到書本內容介紹，更想看到他們自己的想法，或是他們看到這本書聯想到其他書或引用裡面的內容。若有運用到其他理論而不止是書裡面的話，我認為較能與其他作品有差異，因為我看到滿多作品還是在做書的內容大綱。或許文字不是最好但他把日常生活中的東西跟書產生共鳴，那我就會給比較高的分數。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不分名次各選擇 3 篇，結果如下：

- 一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閱讀心得〉、〈《1984》閱讀心得〉
- 二票：〈子彈下的人性拉扯——《西線無戰事》讀後心得〉、〈《光陰之盒》閱讀心得〉
- 三票：〈我在閱讀《小王子》——一位「王」家兒「子」的心領悟〉

三票的討論 |

〈我在閱讀《小王子》——一位「王」家兒「子」的心領悟〉

邱常婷：同宋老師，我也不喜歡寫作太超齡，或是有種說教、像在寫作文的感覺，在他們這年紀應該還有其他關注的地方。在這篇我有看到這樣的東西：他在乎的事、與家庭的關係。或許文字並不是最好，一些標點符號也用得有些奇怪，但是他把小王子與自身生活、人生結合在一起我覺得這點很棒。

宋怡慧：其實他就是青少年，與父母之間的那種賀爾蒙高漲，一定要這樣子跟父母對話的情境，我覺得很真實、很真切。文字是一種感染也是一種分享，如果我是一位青少年會讓我感同身受。

邱常婷：他還有一種幽默感

宋怡慧：他很有幽默感，有一種詼諧。甚至我覺得他將小王子重要的觀點，很恰如其分地放進自己生活裡的闡述跟思考、自身的

感受，我會覺得中學生尤其是國中生這樣的作品還滿讓我驚喜。

陳書梅：我同樣給他高分，以我的評審觀點，這一篇的確呼應到日常生活中的情境，而且呼應國中生青少年真切會面對的親子衝突。並且聯想、對應到他自己的生活的情境，寫得非常真切，前述提到用詞不見得是最好，但情真意切是我滿喜歡的地方。對應其他青少年，他點出普遍與父母有衝突的共同點，其他孩子得以感同身受並獲得參考：父母是愛我的只是他們如此表現，有時候不妨幽默看待。此篇提供青少年看見思考的點，提醒他們有時候父母愛我們，你不明白、不舒服的時候、對父母有不同意見，甚至於衝突時，如何用平常心看到父母的初心，因此對於一般青少年，此篇達到啟發作用。因此從情緒療癒、書目療法的觀點來看，有認同感、情緒的淨化作用，看了會覺得「哇喔！的確就是這樣子」，講出我們心聲的感覺，接下來就是啟發。如怡慧老師所言，書的內容他不著痕跡的隱藏，各個不同段落的內容他嵌在心裡，有感而發，所以我覺得他情真意切。主要是情感方面，讓人覺得他家中生活與小王子故事的呼應，偶有一些語意不恰當、標點誤用的地方等等，但以閱讀心得來講可以算是不錯。

二票的討論 |

〈子彈下的人性拉扯——《西線無戰事》讀後心得〉

邱常婷：我首次看覺得很多篇都長得差不多，此篇也有同感，但多看幾次後我發現開頭其實是很強而有力的，因為他把讀此書時對戰場的感覺用狀聲詞的方式表達，我覺得這還滿大膽的，現在很多參賽的作品會怕寫狀聲詞，所以我看到就會想要繼續看下去。他的選書也讓我有点佩服，他這個年紀會想看這樣的書，他對這個東西有他感性的地方，而且節錄的對話，感覺也不是隨便節錄，是書裡面真的會讓人很震撼的一些句子。他後面也有提到我覺得與他年紀相符的，他看了一本漫畫覺得跟這本書有關連，他就做了一個不錯的引用。我

我看了其他篇有些引用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雖然引用了卻可能不是書中最貼切情況的文字。我覺得他寫的東西都是有思考的，所以我後來決定選他。

陳書梅：如邱老師所說，我覺得他描述非常生動，能夠扼要說明書中的重要情節，另外他能夠將閱讀當下的心境點出來。第二段中，自身的感情跟著書中情節描述、角色人物的心情一同難過，這是他情緒宣洩的部分。第三段也是，他能體會到作者對角色人物刻畫很深的負面情緒的部分。而第四段，他說保羅的心境讓他深思。一方面體會到主角的兩難，一方面從中自我省思，如果是我的話該怎麼辦，也有領悟作用。在最後一段，我覺得書中給他很好的領悟，戰爭是殘酷的，可是我還是得好好過自己的人生，面對前面的不確定未來，我還是得一步步踏實往前踏。此篇對他產生了很深的體悟，所以心得省思的部分不錯。

宋怡慧：這篇其實是我的第四名。後來對換的原因是，我比較期待心得對於青少年的推廣度，站在學生的想法，他們會覺得哪一篇對他們的人生或是對他們的影響較大？這篇寫得很好，但他能否讓現在臺灣都沒有戰爭的孩子們得以走入寫得這麼好的情節產生生活上的反饋或對話？若能，我覺得這篇文章其實不只是第三名而已，應是很好的文章，我想的是他寫出來之後很多孩子會去模仿他去讀他，也會希望能夠未來在寫的時候有一個模範。我之所以有些猶疑，是臺灣目前沒有戰事，未來有沒有可能有？會不會有？文章裡有哪些東西是完全在舒適圈的年輕人能夠去理解？其實這篇可以更國中生一點，都只是在電動中的戰事，可能在虛擬世界的贏，就真的只是虛擬的贏，那也是在戰爭，而這個卻是這麼血淋淋。若能夠再拉一些這樣的，讓青少年走進這一篇就真的太棒了。我會以老師的心情，當這篇文章出去中學生會怎麼去票選？我很常讓孩子去做這件事，其中得票的原因都是覺得被打動、日常生活我覺得沒想到的、原來是可以這樣去看這本書的，所以我覺得這篇還是在小我，自己對於書的感受，與人溝通跟外面與社會參與的那一塊少了，就只有這樣。我也同意兩位老師，即便是前三名我也無異議，只是我以過去的教

學經驗，若要去給青少年票選的時候他會不會覺得，老師妳還是在一個人對一本書的解讀，而不是一個人能帶多少人進來這本書去發揮那個群集的效應，才變成第四名，這篇我也很喜歡，也做了很多眉批。

陳書梅：怡慧老師的意見，的確，我也覺得西線無戰事較沒有貼近孩子日常生活的情境，生活背景來講如果孩子能夠起共鳴，孩子想看的話可能跟接近他的生活經驗是最重要。我們臺灣現在沒有戰事，但是常看到很多報章雜誌媒體新聞講其他地區有戰爭的發生，孩子應該也是不陌生的，雖然沒有直接發生，可是透過媒體報導也應該知曉戰爭的慘狀。再來，雖然他不是真正接近，可是戰爭的殘酷、黑暗面讓孩子也知道，遇到人生道路上很多事情，很多曖昧的那一面，我們如何去面對，這個孩子有這樣的省思，雖然並沒有發生在身邊卻能讓孩子了解戰爭是這麼一回事，這是我的看法。

〈《光陰之盒》閱讀心得〉

邱常婷：這一篇我覺得讀起來有點奇怪，是在於前面講他讀了這本書，雖然我也覺得不該寫太多書的內容，但是他連一句話都沒有跟我交代，其實是有提到光陰之盒為何，但就是會跑掉，他開始形容一些很風花雪月的東西，比如漫漫的冬日然後晴天，讓我覺得篇名也可以改成別的，珍惜光陰之類的。後面我看了也覺得奇怪，他說「書中有這麼一句話，玫瑰的意義在哪裡……我想換個方式說……」，這很顯然是以前寫作的技巧，斧鑿的痕跡很重，而且換了一個方式說也沒有說得更好，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多餘的，就沒有選。

宋怡慧：我覺得其實這本書就是給青少年看的，我會去思考學生他對於時間的感知是什麼？或許常婷老師會覺得他在講一些可有可無的東西，不過在他描述光陰之於他的感受時，這也是他寫作的訓練，中學生確實會這樣去訓練自己並如此感知，面對光陰對他來講就是四季的遞嬗，時光的更迭，這篇文章裡他說希望我們還是能夠好好地用時間，所以我會覺得他也有

他的小創造，對於課業、壓力等等他想要變得比較生活、大人，我的視角都還是以老師，不是以文學技巧的角度，我會比較在意他在讀這本書時，他有看到書裡面提到什麼，其實書中哲學的東西對青少年是很困難的，所以他試著去闡述我覺得已經很值得鼓勵，因為我是中學老師，他們連想我是誰都不會去想了，這個孩子他還會去換個方式想生命的意義在哪裡，或者只能用死亡來提醒我們。當然我們都可以去臆測他是不是讀過誰的心得，但我是用比較一個青少年的心情，他今天願意去分享，其實這本很冷門也不好讀，可是他挑戰這樣的書，寫得很多、很碎，但他有試圖去拼時間軸，這對我來說，他就是一個國中生，我覺得這樣很好啊，滿不錯的心得。

陳書梅：謝謝怡慧老師，如她所說，從著力青少年去做哲思，人生哲學思考的部分，對青少年也要鼓勵他們多思考。這本書他借詩的內容提出人生的想像，且能夠文字精確地描述他內心感受，並且是富哲理的。但可惜他沒有講到書中內容的重點，若內容描述再多一些、多對應一下，可讀性會更高。對孩子來講這本書跟他生命的歷程相對應，包括他想到未來職場，有了這光陰之盒，不需要面對繁重的課業跟升學壓力，自己的心聲還有 23K 薪水等煩惱憂愁他都對應到生活裡，他可以想到這部分不簡單，能夠把書跟生命來對照、連結，與他所見的社會觀察連結起來；文學作品很重要一點是連結到日常生活或周遭環境，我覺得這孩子心思非常細膩，所以我選擇了他。

一票的討論 |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閱讀心得〉

陳書梅：此書拍成戲劇及小說，但我會覺得書裡頭不見得是每個孩子的遭遇、經驗。只是有些孩子看了之後覺得爸媽打我就是家暴，爸媽的正常管教就是家暴，那他們有時候分不清到底何

為正常管教，何為家暴，這是有爭議的地方。所以這本書我覺得可能需要討論。這本書事實上在某些情節描述是有對青少年來講似是而非的觀念，我覺得會受到影響。所以整個看內文的話可能要小心，也許要透過老師們導讀，他自己看的話有些東西可能偏離作者要表達的意思，所以這篇我會覺得本來親子衝突是很多家庭會遇到的情況，可是如果這本書的作者用心是良苦，但孩子他在心智還不成熟的時候，看到某些篇章的時候會不會有一些曲解？

宋怡慧：他自己有提到：孩子跟父母是不同的個體、愛是互相的要回饋、要繼續愛、要互相尊重。所以他把這本書可能會誤讀的地方用青少年的視角去重新詮釋，我覺得這孩子是成熟的。我選這篇是因為他會站在青少年的角度去跟其他人說：你不要誤讀，其實父母是愛我們的，我們唯有跟父母一起走，才能去成為彼此相愛的光。我覺得一個青少年看到這本書能寫出這樣的話，原則上他是一個很好的示範，那時候我選這篇其實最大的原因是，老師這麼說沒有用，因為他不會聽你的，可是以一個國中生去跟他說：我看完這本書並沒有像老師擔心的這樣喔！我是回到了紀伯倫的這句話，我雖然跟你們同行同在，但我不一定是你們的，但我依然知道是相愛我們可以同行。我覺得他能夠以一個青少年去告訴大家看這本書的視角不要只是恨父母、討厭父母，你也要愛父母喔！所以他說愛是細細綿長的，如何不要變成密不通風的愛，我覺得他有提出一些蠻有趣的青少年的正面觀感，他並不是真的把這本書用一個很負面、憤怒的青少年視角，所以那時我棄守西線無戰事的原因還是來自於，對於孩子他看到了這樣的選擇，或許這篇文章他們會覺得原來我可以這樣看我的爸爸媽媽，其實他們才是陪我走出考試牢籠的重要陪伴者。要講這種話大人太會講了，可是青少年要自己跳出來講就讓我很驚喜。原則上就只是這樣，不然我覺得西線無戰事也是挺好的。

陳書梅：謝謝怡慧老師的分享，我剛剛提到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在網路上有很多的評論、心得。那我會覺得以原創性來說，不是說他抄襲，而是有太多東西可以來參考。在二、三段裡，他

花很大的篇幅在故事描述，仔細看的話他後面三段是在寫感想，但我覺得網路上有太多類似，那孩子用他自己的話講出來，不是抄襲但是這個感想太容易找了。這部小說跟電視劇討論度太高，所以孩子很容易受到外面的影響，我是從這方面來看，我希望孩子有完全原創，不受別人影響，我寫心得時如何跟內心的世界來連結，跟自身生活連結，我比較從這方面來看。

邱常婷：我也沒有選這篇是因為，一來他沒有說服我，二來他的結構很單調，譬如他一開始就比較臨場性的說啊！我讀了一本書，接著是故事內容的描寫，當然倒數三段的部分讓人感到光明，是好的東西，但他在技巧上沒有說服我。而且我覺得如果跟西線無戰事相比，其實也不能說比，應該是說如果真的要按照哪個可以更影響孩子，是不是從選書時，選此書就佔了比較大的優勢？因為西線無戰事時下很多孩子或是青少年沒有共感，但或許這本可以將他們帶入那個他們不曾想像過的世界，我那時是這樣想所以選了西線無戰事，這一篇我覺得有點普通。

〈《1984》閱讀心得〉

陳書梅：他的心得是流暢的，對現實生活也有一些反思，但是他花很多內容在介紹上，感想較少。條理很清晰，但看起來就只有後面那兩段而已，前面都在講述書的內容，所以與自身連結較弱。我覺得現今的某些政治氛圍，看到這個心得後，這是比較有主觀意識的，因此我會覺得看這部小說要非常小心，1984 當然非常經典，尤其現在社會紛亂的情況之下大家都會講到：現在像 1984 監控的情況重現、George Orwell 當年的預言現已落實到生活中。這樣的氛圍之下國中生解讀這些東西，我認為要非常小心，我比較擔心這塊。他的文字流暢跟個人省思，對現實生活中反思的部分很好，可惜與自身連結較少，感想較少。而且我剛才所說的意識形態，現在政治氛圍如此，孩子用這個比較會有似是而非的迷思，我比較擔心。

邱常婷：我是覺得他的論點是滿精闢，而且我覺得他也不是在談論當代政治，他在討論的是歷史，他其實也沒有很大一部份都在講書的內容，像中間這段他沒有從頭到尾在講句型或是很流水帳的寫，他是用一種較精準的方式把它的主旨、裡面的精神還有關於雙重思想這些東西整理出來，我覺得他完全是用自己的語言寫。而為什麼說他的描述、對這本書的想法及自身關聯性是精闢的，我認為這是一種看法，我認為他若有批判性的看法其實是沒有關係的，原創性的想法不一定要是軟性的想法，也可以是較尖銳的，我其實蠻佩服這個孩子的想法。

陳書梅：他本身可以說是超乎他年齡的關懷，跟他的感想。但如果就我們看閱讀心得主要目的是讓更多孩子看了激發閱讀此書的動機，這也是我們選擇的一個重點。這樣來看的話我不知道怡慧老師有什麼想法。

宋怡慧：其實我會想知道主辦單位的目標是什麼，如果會引來一些爭議我都會盡量避免，若是突然間有人來關注然後把他放大引起爭議的話，會比較擔心。我每次參加文學講評的時候都會看屬性，比如是小說文學創作。可是青少年讀書心得就要看，是鼓勵青少年還是一個十三到十五歲的孩子，你想要給他們什麼樣的指標，如果是以我自己老師會下一些指標給他，畢竟年紀還小未成年，父母還是監護人。就像兩位老師講的，這一篇我當然覺得他在自己思考，但若引來一些同學針對這些跟他討論、論辯，這沒有對錯的問題仍然會引起兩邊看法上的討論，我當初沒有選也是因為這樣，所以也希望這篇可以討論一下，看兩位老師對讀書心得的定位是什麼，是我只要講出我個人的思考？因為對十三到十五歲的小孩來講，他還是受到父母老師的指導或是老師的影響比較大，不像成年人或是高中生。畢竟他十五歲以下，還在兒童過來的階段，在他的大腦跟認知心理他會怎麼去辨識這個社會。

陳書梅：怡慧老師剛剛有點出來，要避開政治的氛圍，現在政治氛圍如此，政治紛爭的時候，當然我們說一篇心得，一個文學作

品應該要允許它有一個尖銳的甚至批判性的東西出來。其實從純文學的觀點來看我們不應該說這東西很尖銳就不用，但是他有沒有自己的創意、自己獨特的見解，那個是很值得去鼓勵青少年的部份。

全數作品討論完畢，經三位決審委員討論決議，結果如下：

- 第一名：〈我在閱讀《小王子》——一位「王」家兒「子」的心領悟〉
- 第二名：〈子彈下的人性拉扯——《西線無戰事》讀後心得〉
- 第三名：〈《光陰之盒》閱讀心得〉、〈「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閱讀心得〉
- 佳作：〈《1984》閱讀心得〉，其餘從缺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本屆青少年閱讀心得類國中組得獎名次排序如下：

- 第一名：〈我在閱讀《小王子》——一位「王」家兒「子」的心領悟〉
- 第二名：〈子彈下的人性拉扯——《西線無戰事》讀後心得〉
- 第三名：〈《光陰之盒》閱讀心得〉、〈「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閱讀心得〉
- 佳作：〈《1984》閱讀心得〉，其餘從缺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高中職

Reading Reflection
of the Youth · Senior High School



總評

由本次高中職組決選評審入圍的 12 篇閱讀心得可知，現今的高中職學生，閱讀的範圍很廣泛，從古典文學、經典小說、現代小說與散文集，甚至是歷史論著，皆有所涉獵。而其中，更有部分作品，呈現出對社會、國家、政治、道德、自由等議題的關注，超脫了一般人對高中職學生校園生活的認知，此表明了一些高中職學生，已跳脫了聚焦於自我的框架，而能以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待所處的世界與生態系統。其中，部分閱讀心得，能著重在文學作品與自身生活的連結，以及個人情感的抒發和閱讀後的領悟；部分作品，則僅側重描述其所閱讀圖書之內容，較少觸及個人反思，或是與自己生活經驗連結的部分。

整體而言，高中職組的閱讀心得，文字流暢優美，行文通順，對情感的描述，亦頗為細膩、豐富；而且，對所閱讀圖書的內容，多能生動地描述出來；其中，數篇心得中呈現出的邏輯思考能力，都超乎高中職學生的程度。此外，一些心得作品能反映出，作者在閱讀後，能照見自身與社會的真實境況，並由此反思，在充滿變動的社會中，個人該如何秉持不喜亦不懼的心態，活出從容自若的人生。

—— 陳書梅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高中職組 | 第一名

我讀《台灣新文學史》

蘇打水

得獎感言 |

十分感謝評審的肯定，也謝謝從小帶領我閱讀的母親。現在，我走在臺灣文學的路上，期許自己擁有一顆開闊且善解的心，積極探索臺灣的歷史與文學，不停止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相信的價值。

個人簡介 |

本名林可鈞，筆名蘇打水。臺中大甲人，居於外埔，是淡定、如風飄忽的天秤座。今年畢業於臺中女中，正努力成為一個更完整的人。

我讀《台灣新文學史》

過去，喜愛閱讀文學作品、自認與文學創作沾得上邊的我，從未認真凝視「臺灣文學」，向來以中文系為志願，只在廣博的中國文學中探求文字的溫暖。有天赫然發現，我最樂於接近、認識最多的，是臺灣文學作品，時常在眾多文字結晶中找尋它們的身影。隨此意識，我的志願也有了變動，心神因找到契合者而明亮，欲繼續汲取相關知識的渴望愈發強烈，於是，我開始閱讀陳芳明教授所著的《台灣新文學史》。

適逢申請入學放榜，我如願考上理想校系，讀《台灣新文學史》不僅能充填這段空白時光，更成了我的入門修煉。原想字斟句酌地當作一本課本研讀，然而書中文字的細膩美感和敘事技巧，使我耽溺在那段歷史的遠行，流暢地穿梭在一個個故事間，悠然而不覺嚴肅。翻開序言，我立即上了一課：文字的美和可貴我曾察知，但不曾用心發現「文學史」凝鑄的記憶和跌宕，尤其臺灣文學誕生於這塊命運多舛的土地，乃是歷代作家血淚的集結，陳教授書寫臺灣文學史，因他認為：「文學史是一段去蕪存菁的過程，剔除剩餘與殘餘，勇敢面對強權，卻不為強權所騙。」這「勇敢」在全書的篇章皆能得到印證，也是我讀完此書後獲得的最大力量。

猶記我把《台灣新文學史》讀至一個段落後，心靈彷彿受到文字無形的衝擊，久久震懾於書中，無法抽離。我驚覺自己一直離「真實」的歷史太過遙遠，書裡所述遠超過教科書上說明的，而史實和人心的摩擦亦不可知是否相稱地羅列在我們最易接觸的媒介。曾自以為生在一個驚濤駭浪充斥身邊的年代，因自由、進步的社會使眾多聲響得以

紛然共存；以為躲進書本，遙望過去、沉浸想像的天地、欣賞思想的煙花便能偷得一方寧靜，但讀《台灣新文學史》令我深覺：遭壓抑的聲音被放送後，聽來更是震人心弦；遭遺落又被尋回的花朵成長後，盛放得更為傲人。從日治、戒嚴，直到後來漸漸開放的時期，每位寫作者堅定地維護自己的信念，筆耕不輟，就為表達對所處時代最深刻的想望，以及對文化、思潮和歷史的衝突作一番詮釋與回應，我在書中與這群以筆為利器的勇者相會，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也更有勇氣踏上這條前人已留下星光點點的文學路。

讀《台灣新文學史》讓我習得文學和歷史的豐沛知識，使我改變看待不同理念的態度，不再以主觀的想法先行解釋，而能耐心地理解其背景再作闡發。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敘寫外省和本地作家的寫作心境，書中寫道即便來自不同地方，那世代的作家都背負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外省作家的深沉思考裡，都有一個回不去的鄉土。本地作家在他們的情感深處，存在著一個受苦受難的鄉土。」以往我慣以微薄的所學去了解歷史上的人與事，常未重視他們一路走來的印記，裡頭蘊藏了多少經歷、多少感情。因此，我決定拓展閱讀的觸角，跨出一個時代或流派的舒適圈，讀未讀過的書，吸收嶄新的觀點，繼而濃縮成多元的智慧養分。《台灣新文學史》引領我啟程，帶我走過一回精彩的巡禮，也開啟了一扇大門，持續開展的閱讀書單鋪疊成路，領我走向更長遠的文學境地，且與臺灣有最緊密的連結。

或許中國文學的路廣博許多，但臺灣文學的路實然不窄，只是還待人去修復和關建，它連接過去、立足當下，而未來正等我們創造。讀完《台灣新文學史》，令我更加喜愛為土地發聲、與土地對話的臺灣文學，獲得勇氣、更有自信地投入自己選擇的領域，葉石濤先生曾說：「它應該是站在臺灣的立場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我十分同意

他的說法。在這不少人嚷著要出走臺灣的時代，我認為應先充分認識自己的根，才能將枝葉拓展至他方，臺灣文學看似僅限於島嶼上的發展，但過去至今的種種洗禮成就它豐美的樣貌，包容多種聲音與色彩，擁有豐富的文化底蘊，閱讀《台灣新文學史》讓我見證歷史與省思，同時也可有信心地與世界接軌，再一筆一筆寫下屬於我們這世代的新頁。

評審意見 |

〈我讀《台灣新文學史》〉，是決選評審入圍稿件中，少數以「史」撰寫閱讀心得的作品。一般而言，高中職學生較少選擇學術研究論著來閱讀，而以文學創作相關科系為志願的作者，卻將閱讀《台灣新文學史》，當成大學的入門功課；同時，作者能將閱讀文學史後的心得，條理分明地呈現出來，且詞藻優美。以撰文的功力而言，此篇作品的文筆與脈落鋪陳，是入圍作品中最優秀的一篇。綜觀全篇閱讀心得可見，作者能將書中所述，與個人的生命經驗互相呼應；並且能詳細描述，個人如何從書中的一些段落，受到衝擊、震撼，甚或無法抽離的心情，乃至於對一些臺灣文學家的敬佩之情。如此深刻的心情表述，會讓讀者跟著一起嗟嘆、一起感慨，且會令人興起想更深入了解臺灣文學的念頭。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身為一個高中生，能將這本大篇幅的學術論著的內容融會貫通，並且在閱讀後，作出深刻的反思；甚至更進一步地，受到書中文學家的感召，進而能堅定志向，投入臺灣文學的領域；其後，更期許自己，能以穿越今古的眼光，細看臺灣的現在與未來，並勇敢地為臺灣發聲。

—— 陳書梅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高中職組 | 第二名

在白夜裡

林亮語

得獎感言 |

能夠得獎真的是很大的鼓勵！我想謝謝我的家人，聽我在投稿前的囉哩囉嗦、之後可以順利把稿件寄出去真是太神奇了；我還想謝謝我的國文老師，修改了一些地方使它更完整！最後希望越來越多人能切身體會文學的美。

個人簡介 |

不喜歡講話，喜歡被陪伴的感覺。只要能和我面對面安靜坐著，卻不會感覺尷尬的人，都是我朋友。

在白夜裡

從一個死亡開始——富有傳統推理小說美學的開頭，身為千千萬萬讀者之一的我，心思也並未隨著廢棄大樓裡的當舖老闆屍體就此沉寂冰冷，反而如兩位主角驟變的生命一樣，劇烈震盪了起來。

為什麼會被殺？這個普遍會被當作謎底的問題在故事進行到一半就呼之欲出，作者著墨更多的卻是，被害者的兒子亮司和嫌疑犯的女兒雪穗遠離童年的那齣慘劇後看似不相關但其實環環相扣的生活。我從他們身上看到的是社會上的白晝與黑夜。試想，還有多少人像亮司一樣背負著雙親的罪孽，在揮灑血汗的同時心甘情願的向下沉淪？他充滿侵略與不人道的犯罪手法、對無辜女性的性侵害、獲取目的的不擇手段……。又有多少人像雪穗一樣承受野獸的折磨，在武裝外皮的同時有知有覺的利用亮司的犧牲築起金磚路？華麗光鮮的表象和事業、縝密設計的假意外、總是帶給周遭人們不祥的詭異傳言……。反觀才十五六歲年紀的我們，還沒閱歷過大風大浪，「犧牲」、「偽裝」、「報復」這些詞都太抽象了，遑論人性的複雜更是難以捉摸；但縱使我還不能將《白夜行》娓娓道來的複雜人性一一抽絲剝繭，在看完書後我卻有一種很深刻的感覺：我們透過這本書，好像是從一個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眼裡，去看這個世界。好比說兩位主人翁為了強作若無其事地活下去，不惜犯罪、不惜說謊；而越來越多的謊言逼迫他們必須用更多謊言來圓謊，到後來他們就像小丑畫了太濃的妝，在鎂光燈下是為了演給大家看，可謝幕後卻發現自己陷得太深了、無法抽離，於是一輩子都只能頂著這張根本不是自己的臉孔。我想，倘若他們能早一些發現自己不能全身而退然後就此打住，正如辦案的警官告誡西本雪穗：

「說了一個謊言，就會不斷地說謊。那樣的人生是沒有未來的。」他們是不是就能走出黑暗的世界，用行為來贖罪，並且達成心願、亦即「一起手牽手走在陽光下」？

值得慶幸的是，現實生活中沒有人像他們任何一個，愧疚導致的無私、恨到無可自拔，卻充滿著悲劇的美；但在他們兩聯手編織到近乎完美的謊言與犯罪羅網中，與其說是互利共生、也就是雪穗一直以來毫無虧欠的利用亮司的付出，我卻認為，是愛。是愛成就了那網，細細密密的一針一線，堅韌了十九年、從一個死亡開始，甚至死亡之前就存在了；從雪穗對著分店的店長說：「我的天空裡沒有太陽，總是黑夜，但是並不暗，因為有東西代替了太陽。」能夠窺知，起初他們或許真的是因為愛而在一起，但後來，我發現是一種更深的連結、可能是對彼此的歉疚和責任，將兩人緊緊纏綁。

在某些時刻，我們做了一件自認為有其價值的事情，但在旁人眼中，這個行為不僅不可理喻，而且愚蠢近乎自戕的，可誰知道呢？在書中，亮司和雪穗做了許多令人髮指的惡行，但當我們清楚了他們的動機及理由，全然理解了這些受害者曾經在他們的生命中造成了多大的傷害，我們反倒會理解、會憐憫、甚至原諒——而這又豈是在我們第一眼見到犯罪現場時會知道的？因此，我們實在不能單靠一雙眼就想評判任何事情。因此我們能說夜一定是黑的嗎？若是白色的那還算是夜嗎？

倘若白馬非馬，那麼白夜亦可以不是夜？

亮司對著自己地下公司的同事說：「我的人生，像行走在白夜一樣。」我認為白夜，正是我們生命的灰色地帶，也就是沒有絕對也沒有對錯，且我們不可能做任何事情都有理由及目的，就好比事情的是非也是人去界定的，而我們對每件事情的觀感好壞、價值評斷，更

有賴自身的思辨和定義的賦予。這個道理看似矛盾，其實單純，因為我們清楚切割了其中的糾葛與紛擾，把真理安安靜靜的歸類到對的地方；看似對立，其實和諧，因為我們明確劃分了其以外的特徵與意義。世間一切情理，正好都有個微妙精準的支點，故我們終將朝一個平衡的顏色走去，那裡既不是黑也不是白：不會有陷溺在旁人眼光中的掙扎、不會有天人交戰的衝撞的良心，我們舉手投足都抬頭挺胸、正正當當，昂首闊步走出自己的色調。而當發現眼前充斥一片刺眼的白，或伸手不見五指的黑，都是因為我們缺少了引導的光，像燈塔似的、像太陽似的，成為唯一的牽引；都是因為我們缺少了愛，像燈塔似的、像太陽似的，成為溫柔的羈絆。

書的最末，你或許會瞧見——亮司挪動腳步，而雪穗與他並行；夜裡看不清面孔，只看得見兩道白色的身影逐漸重疊為一。

世界上任何一種人推到極致，桐源亮司和西本雪穗就是他們的寫照，守護共同的秘密、執著自己心裡的每個「為了」，然後放手實踐；直到最後其中一人消失，另一個人也能轉身走得灑脫。大口呼吸、盡力療傷、或從容或急迫但持續向前的我們，其實都身處在白夜裡。

評審意見 |

作者在處理東野圭吾《白夜行》這部長銷不墜的小說，展現一位讀者成熟理性的思緒，面對推理小說環環相扣的情節，令人屏息又意外的結局，作者透過清新溫婉的文字來探問，企圖走進小說家刻意營造出冷靜又旁觀的姿態，產生與書中人物對話的可能。如，面對善與惡、黑暗與光明，道德與現實的拉扯，東野圭吾善用隱喻傳達，作者提及小說主角的抉擇，彷彿在有光與無光中擺渡，作家藏在文字冰山以下的信念：當智慧與善良相抵觸時，沒有善心等於沒有靈魂，沒有靈魂，猶如白夜行的無魂者。面對現實人生的某些價值的堅守，作者企圖用書寫為自己的徬徨年少，爬梳出內在價值的安頓與人生抉擇的定錨。

—— 宋怡慧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高中職組 | 第三名

扭曲與執著，當 理學走火入魔 ——《閱微草堂 筆記》讀後感

李正穎

得獎感言 |

說也奇怪。這篇《閱微》閱讀心得是筆者高一的國文寒假作業，老師列了張滿滿的清單，裡頭是厚厚又厚厚的書，《閱微》是其中一套。喜歡紀曉嵐筆尖下的狐魅與眾生的扭曲、執著，於是趁機平宣寫下了我看到的姑妄一談。

個人簡介 |

出生苗栗三義，現於臺中國立興大附中三年級。受家母與家姊陶冶，對中國文化、文學與儒釋道思想興趣匪淺。

扭曲與執著，當理學走火入魔 —— 《閱微草堂筆記》讀後感

《閱微草堂筆記》是作者紀昀在蒐羅天下的奇言異事後，以隨手割記所聞的名義記錄而成，但在字裡行間，紀昀反對理學的想法十分明顯。如書中作者曾論：「儒者謂佛法為必無，佛者謂種種罪惡皆可消滅，蓋兩失之。」理學囊括儒學淑世思想，可是卻失去過去倫理的價值，「去人欲，存天理」成了思想束縛，自然是大家，特別是紀昀，一名以儒家思想做為終生奉行的學者，不樂見的。但宋明理學的影子在當時清朝依舊深植在雅俗間，於是作者利用親民而無實際對象的狐鬼，做為可捏塑的素材，批判向佛老思想取經，卻不慎將儒家思想僵化的陳年痼疾。

全書千餘篇故事，用墨於狐仙狸妖有數百篇，作者駕輕就熟的操偶，筆尖像東方朔在談笑間發人深省，故事篇末常刻下荒謬懸問，總令人長吁深嘆。令我印象深刻的一篇故事是「隔世之報」，故事主角是名被狐精纏身，於是到處尋求貴人協助的書生。有日書生偶遇一名願意驅逐妖精的道家真人，當他寶劍指向狐精時，狐精稱自己前世是名女子，被和尚劫去地窖汗辱了十七年，鬱鬱而終，死後陰府判和尚在地獄受罪，而女子修煉成精，此世還生要這名和尚轉世而成的書生償還罪障，當罪業兩訖自己便會離去。

我認為這故事給我的震撼，來自於文中在同一時空置入了儒釋道三家的思維。故事起頭是一名儒生亮相，對比書中其他故事，這是個數見不鮮的起頭，而後續常分兩路：一是書生不予理會，如「書生拒狐」

中，狐魅勾引書生不成便道：「女越趨間，聞窗外呼曰：『婢子不解事，何必定覓此木強人！』」不解風情的書生若有若無地影射清朝的腐儒情況；二是回顧「隔世之報」一文，受了勾引的書生有違儒家清心寡慾的形象。無論正反，世人總在雞蛋裡挑骨頭，卻不顧蛋殼粉身碎骨，日月浸淫之下助長了清談風氣。後有真人涉入，其與狐妖皆是摻有道家思想的道教色彩。文中狐怒妖怨體現了道家《太平經》的承負報應論：「承者為前，負者為後。承者，乃謂先人本承天心而行」，但在劇情中，真人與狐妖道家存有的人物卻抱持「輪迴」、「後世報」等等極具佛教色彩的理念，兩家的理論彼此互容，卻也在思想上造成了令人疑惑的灰色地帶。其後文中又一次出現混雜，狐妖口中的「地獄」採用道家及道教擬照人間官僚體制架構而成的格式，但文中卻用佛家「六道輪迴」的觀念，解讀道家本不具有的「無間」概念。

僅僅數行可以解讀為佛老是相容的，但換句話說，這不過是矛盾的粉飾罷了。圓潤其詞是中國佛教中國化及教義格義過程中的一大詬病，不僅牽強，更將不同的思想價值玉石俱焚。如此牽強的作風、方式一點一滴穿石，自圓其說的空泛架構在宋儒學「不信鬼神」的中更顯衝突。《閱微草堂筆記》連三接二地衝撞理學的空疏，激盪了菲小的火花，待人思考。但文末卻又回鋒論道：「然據其所言，足知人有所負，雖隔數世猶償也。」點出了另一類價值觀：不論我們身處何方，善的核心價值是不變的。我認為這是紀昀期許世人跳脫不合事理的框架，引發大眾思考初衷的寄託。

我想這就是書序中開宗明義的「文以載道，儒者無不能言之。夫道豈深隱莫測，秘密不傳，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訣哉！萬事當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汞瀉地，顆顆皆圓；如月映水，處處皆見。」理學當時遭五濁玷汙，空泛清談甚至走火入魔，鮮少人記

得理學該有的儒學精神，歌曲〈末世錄〉吟哦：「願為佛陀，卻成心魔，執著是苦，走火入魔。」當善一意孤行，卻渾然不覺發生偏差，後世循著沒有修正的思想，便像夜晚走在衚衕裡，不僅鬼打牆，對於社會的思考價值影響更是一大蝕損。在看完這本書以及作者其他的文章後，我發覺在三教揉合下，理學並未使儒學更加牢靠，漢儒或是孔孟的原始儒學系統在時過境遷後，難以被大家認同甚至躬行；佛教格義、三玄清談附和儒學注譯，穿鑿附會的情形並不乏見。

世事繁雜，儒家《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凡事都有步驟，但萬物遞嬗可畏，初衷難以把持，於是我漸漸開始將儒家中庸作為圭臬學習，《中庸》：「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偏不易，天下正道定理。佐以理學、佛老思想，便是一帖圓潤自己行為舉止的丹方。於是我了解，理學不過是放錯了時代，因為草率與偏執而治出了冥幻不實，於是深感可惜，如今我只能抱殘守缺，幸好，我們還可以借鑒古人學習到許多事情。電影「小孩不笨2」說，蘋果削去瘡孔還是可以吃的，理學亦是。

《閱微草堂筆記》就是本清代訓詁學與宋明理學延續下的著作，書裡的荒誕，意圖將被鏤空的宋儒思想還原，點醒世人哲學不能我執成狂。

評審意見 |

這篇作品的文字質量迥異於其他參賽文章，有少見的評論性，夾敘夾議，操作文字的技術已達到純熟，同時旁徵博引，趣味橫生，即便文言文與少用字並行，整體文字語言依然輕盈。我們因此跳脫評審時的一項共識：也就是希望參賽作品能呈現青少年的生活面貌，在文學與現實中產生連結。此篇文章儘管沒有展現一名青少年的生活與其閱讀的書籍之關係，仍以文字說服我們，使我們反思這所有的思考難道就不可能是一名青少年平時的所思所想嗎？尤其文章結尾流暢有力，具有警世企圖。這篇文章的突出，或許也能鼓勵更多年輕學子閱讀古文。

—— 邱常婷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高中職組 | 第三名

路引

彤言

得獎感言 |

謝謝評審。

謝謝卡繆。

謝謝愛我的人以及我愛的人。

個人簡介 |

本名詹于萱，筆名彤言。停不下追逐，願明年此刻在想望的校園生活。

路引

我曾經聆聽過靈魂的哭聲。

衣衫凌亂、蓬頭垢面的小女孩用混濁眼神凝視著我，在一座原該豢養禽獸的鐵籠裡，被鏽滿斑駁的鎖束縛。有人輕輕拉下檯燈，世界暗了，尖銳哀嚎卻猶如繞樑般四竄，夢醒。

「對現實感到失望嗎？」這是那天在我極度崩潰，近乎喪失理智的狀況下，心理師輕聲而溫柔地提出的疑問。我是受傷了，同時遭受到更強烈的後座力撞擊，再也噙不住的淚水滾落臉頰。

小女孩用唇語向我求救，蒼白雙手嵌入鐵桿，應撕心裂肺的怒吼，在音軌顯示的頻率卻出奇穩定，沒有起伏。

漸漸長大以後逐漸思索：對事情抱有期待，究竟是應該還是不該？期盼似一株含苞待綻的花朵，外表鮮豔惹人喜愛，然而內裡腐爛與否，在抵達花期前我們不得而知。

在接觸創作者文字的這兩年時間裡，透過文字建構一個溫暖、善解人意的模樣，最初並不曉得，原來有天距離近了，看見的他就不再是原來的他。可是當初渴望多些與創作者互動的自己，卻也不會懂得——這不是誰的錯，只是我們都變了，都不能再是從前的模樣。這畢竟是不可逆的。

囚籠裡的小女孩在消音世界裡委靡，生命逐漸衰弱，疲軟身軀滑過冰冷支撐，睡著了。

《異鄉人》中，主角莫梭有過一段自白：「我表面上看起來也許是兩手空空，但我對自己很確定，對一切很確定，對自己的人生和即將來臨的死亡很確定。」誤殺人後被審判的日子，因為他始終無動於衷，審判者便將「冷血」之名強冠在他身上。但他為此表示：「洗清了過去那些不真實歲月裡人們為我呈現的假象。他人之死、母親之愛、他的上帝、他人所選擇的生活、他人所選擇的命運，與我何干？」

心傷的時候，我多希望自己能像莫梭一樣——旁觀自己的人生。並非刻意去忘記或是掩藏住一顆真實的心，只是想著如果我的靈魂足夠完整，會不會就能像莫梭般，有自己的行事準則，且完全避免遷就以達成和諧呢？

於我而言，莫梭是一個相當有感知的人，絕非審判長所言那樣冷酷無情，他在乎城市黃昏裡獨有的喧鬧、在乎空氣中獨特氛圍、在乎夏夜依舊像個憂鬱的休止符。故事裡，莫梭遇上荒謬的羅織者、八卦的旁觀者，那些說法都假藉司法的名義而義正嚴詞，是否瞬間合理化所有的推託以及莫須有？

那個無關的世界裡閃過一束白光，散著熱氣溫柔撫過。籠裡發出聲響，女孩緩緩坐起，渾沌的眼，落下黑色眼淚。蜷坐角落，望遍四周，她好像有話想對我說。

如同書裡的一句話：「我知道這世界我無處容身，只是，你憑什麼審判我的靈魂？」曾面臨人格上極端偏激的譴責，當時默默吞著嚴厲拷打，被囚禁的心靈其實渴望獲救。興許是這樣的緣故，才讓我在讀到這句摘要時，像有人撬開厚重鎖鏈將我救出，從而果斷決定要讀完這本書。

靈魂遭審判的感覺相當難堪，吞著難以下嚥的話語，灼痛紅腫的

聲帶說不出半點辯解，還得忍受消化不良而劇烈翻攪的腹痛。當我們翻開《異鄉人》，就譬若幸獲大赦的囚犯，得以在解脫後重新審視自身的價值。

活在這世界的我們，生於各異的家庭，各自擁有獨特靈魂，誰都無法指使誰應該要長成什麼模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處世態度以及準則，主宰自己所想要呈現的模樣，不必為了誰求全，也毋須抹煞先前生命所架構出的自我。

——於是我走上前，問她一句：「後不後悔？」她堅定而鏗鏘地說：「謝謝妳願意再一次相信，謝謝妳救了我。」

《異鄉人》並不是一本予人精彩情節的小說，故事前半段鋪陳相當冗長乏味，作者以第一人稱口吻敘說故事，語氣儼然與說話者沒有半分關聯，卻因這樣繁瑣的日常呈現，讓我能用自己的解讀去認識莫梭，用「我」去凝鍊最純粹的想法。

這本書沒有教條式的告誡，但卻給人深切體悟——我透過解讀莫梭的思維，進而去思考與自身相關的事物，去思索那些不見得有正解的問題。莫梭在獄中獨語時，曾說：「那場暴怒淨空了我的苦痛，掏空了我的希望；在布滿預兆與星星的夜空下，我第一次敞開心胸，欣然接受這世界溫柔的冷漠。」

或許，我仍無法痊癒、依舊對現實感到失望，以及成長無可避免的心傷依舊尋不到一處安放之境，但是透過和這本書對話，我更懂得自處。知道必然無法改變外在境遇，然而，靈魂是能夠撐持疲乏軀體的，只要真心相信著。

哭泣的靈魂也有平息的時候，當我們願意正臉面對耗盡堅強的自己，再一次重新調整步調。形塑一尊靈魂需要承擔錯誤的重量，每遍

嘗試都需要向過去的自己告解，唯有不再害怕難堪的自己，才有能力安撫千瘡百孔的靈魂。

評審意見 |

小說感的文字用於閱讀心得的展現，有其獨特之處，顯得強烈而戲劇性，來自於作者內心的真實感受與《異鄉人》具體呼應，雖不免流露自我耽溺，亦可說是作者的私人獨白，創造出與之對話的「小女孩」別具創意，「小女孩」或許是作者極欲保護的內在自我，最終也因文學與自我和解，這樣一篇閱讀心得其實超乎了閱讀心得的格式，作者真誠的自剖彷彿散文，人物塑造則如小說，並不落結尾光明歡快的俗套，自我對話的直球對決，顯示作者的閱讀與其生活擁有十分緊密的關係。

—— 邱常婷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高中職組 | 佳作

史坦貝克的俄羅斯紀行

和 瑟

得獎感言 |

第一次投稿臺中文學獎便獲得獎項，感謝一切曾經幫助過我的、人、事、物、以及每回敲打文章時總是陪在身邊的貓咪 Yumi，期待日後還有機會參加。

個人簡介 |

本名張皓哲，筆名和瑟。年十七，雖喜好山林但也好政治，平時以記敘各國風俗民情為樂，並期盼身為高三生的自己，未來不要成為自己討厭的大人。

史坦貝克的俄羅斯紀行

隨著蘇聯紅軍開拔至柏林，納粹帝國的命運就好似曾經輝煌於大西洋上的 U 型潛艇往深海駛去。但二次世界大戰只留給歐洲大陸充滿傾倒廢墟的城市、生鏽破敗的兵工廠、以及地下宛如蟻巢般的戰爭防線、大草原上無數坦克殘骸，而獨撐東線戰事的蘇聯在戰爭後顯得最為民生凋蔽，國力遠不及戰前的十分之一。但沒人能料想到緊接而來的產物並非白色的和平鴿與橄欖枝，而是赤色新鐵幕正從歐陸東方一路向西歐席捲收括。就在西歐政治暴風雨來臨前夕，新聞作家史坦貝克與其攝影師朋友卡帕分別用筆鋒與快門，一同用了四十日記述紅色帷幕放下前的最後身影。

當時美國民間充斥著各類關於蘇聯與蘇聯人民的恐怖傳言或無來由的謠言，為了能深刻了解真正的蘇聯究竟是否與美國新聞界駭人的描述相同，兩人決定向蘇聯官方提交採訪申請。在申請過程中處處受到限制與刁難，而在過程中蘇聯外交官問了個發人尋味的問題：「史坦貝克先生，請問你認為真正的蘇聯是怎麼樣的？」這問題原本僅為兩人輕鬆閒聊的隨口之問，但卻讓作者戰戰兢兢的回答所有來自蘇聯外交官的問題。不僅如此也讓讀者思考平常所閱聽與接收到了訊息究竟何者為真？尤其在資訊爆炸的二十一世紀裡更顯得難以分辨事情存在性與真實與否。

作者接連拜訪了政經首都—莫斯科、南方大城—基輔、夢幻之國—喬治亞，旅途上在每一個不同城市中都有著一位負責行程與回報上級的嚮導兼翻譯，與開著蘇聯老式國產麵包車的司機陪伴。而四人之間互動就如同配給的麵包一樣乾燥僵硬，車行經過時窗外的風景也

僅有荒涼的土地與平原，城市中缺乏鮮豔多彩的颜色、人民衣著也僅有單一的樸素色彩。政府效率極為怠惰，要尋找相關政府官員時總是有理由不在崗位上，一頓餐點從點餐至送上桌必須經有眾多繁瑣而不必要的通報及核銷，公營企業每一個消費步驟都需明確的登記。但幸虧大多數的參觀時來接待的人民是遠比想像中的熱情，美酒佳餚、杯光交錯、隨著音樂一同起舞，頓時世界上對美蘇社會狀況抹黑式而相對立的描寫就好像不會存在似的。

美蘇雙方政府都在向自己國內的人民與國際輿論傳遞自己是最正確的思想，同時也不遺餘力地無限放大敵對方身上的缺點，甚至不惜運用虛假的理論或消息來對敵方社會情勢造成恐慌。反觀今日不論是臺灣與中共之間複雜的政治關係、又或是美國及朝鮮之間的宣傳戰，也頻繁使用政府官方宣傳機器—媒體來操弄人民對某特定政治對象的心態，可能為舉著民族復興大旗而實為民族主義的對外團結手法、或以歷史為包裝的反特定民族運動、政治體制不同而興起的對抗。芭芭拉·德米克所著的《我們最幸福》一書裡就描述了現今朝鮮宛如仍像七十年前蘇俄對於意識形態的控制一樣，人民生活的僅充斥著國家機器所想表達的詞語、內容、以及政治思想，但朝鮮與蘇聯人民本質皆是美善且對歐美事物友好，只是國家為維繫政權的完整性不得不對人民在生活中設下藩籬與限制。

隨著資訊傳遞方法資訊化，輿論戰已不限於平面上的報章雜誌、影視作品與廣播，便利取得的數位新聞與網路文章成為國際政治角力的地下戰場。臺灣近年來也面對到相同的困境，大量來自中國的內容農場文章與虛實交叉的假新聞，不僅混淆民眾對於議題的正確認知也藉此分化群眾。但相反地，資訊的便利流通也更使得各文化或國家互相互交流與互動。就如同史坦貝克在俄羅斯的見聞，人民的本質是善良且

且勤奮於生產的，但站在龐大而無法反駁的國家意識形態面前個人顯得如砂礫般渺小，只能隨著國家思想的箝制隨波生活。也許我們自身認為的「自由」，也是受到無數社會意志限制後所剩的產物。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高中職組 | 佳作

閱讀心得—— 刺蝟的優雅

鐘婉菱

得獎感言 |

感謝最親愛的家人、朋友所有支持，感謝評審，特別感謝贈送我此書的陳老師，謝謝您一直以來的照顧、亦師亦友的暢談和指導。此外，希望每一處的人們都能不願意可惜，用盡所有去翱翔。並且珍惜陪伴在身邊的每個人。

個人簡介 |

2001年生，書寫和閱讀是咀嚼生活，與人互動和運動是享受生活。曾獲臺中教育大學高中生柳川散文獎。

閱讀心得——刺蝟的優雅

有多少人甘於活得一種樣子，我的意思是，門房荷妮將她的樣子活得很好，至少在小津先生之前沒人起疑。費心演出大家認為看門人應有的樣子：脾氣暴躁、不識藝術文學、用語粗俗，就連電視也要時刻播放吵鬧著，更需要養一隻又肥又慵懶的貓。

每翻開新的一章，總有人敲門，荷妮唯一真心歡迎的約莫只有曼奴菀——她唯一的女傭好友，在故事前段，只有曼奴菀能夠讓她暢所欲言文學的廣闊、藝術的旖旎。

來自葡萄牙的女傭和鄉下來的門房都在偽裝，這棟大樓的人們卻從未注意到半點不自然之處，像是門房的貓命名竟採用了小說家托爾斯泰的名字「列夫」，或是荷妮如此鍾愛荷蘭畫作等。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看過您。」

「我啊，不管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都可以認出您。」

當小津先生面對住戶沒認出盛裝打扮的荷妮時，他這樣說。我想到另一位女主角芭洛瑪比喻貓，就是一個行動裝飾品，大家明知貓的內心不在意任何人、事，卻還是喜歡對著牠說話，也不在意牠是否明白。富裕人們眼中的荷妮就好像那些貓，一尊守在前門的裝飾品，「他們說出的話只是說出給自己聽，儘管話是對你而發，他卻想不到你能明白。」荷妮內心的獨白，我更理解她的偽裝會如此輕易，也來自旁人從不落下心思在那些他們認為微不足道的事物上。

所以荷妮築了一座堡壘，守衛她僅有卻不敢言說的真實。

屬於芭洛瑪的篇章十分耀眼，我初看來難免覺得她有些自作清高了，無論父母還是姊姊，都不足以在她的自殺燒房計畫中改變什麼，反

而是一場球賽中無法預測將「往」哪裡去的運動員、小津先生那個天真可愛的外甥孫女、媽媽請來為她診斷精神疾病的醫生「不動」任何身體任何一個部位，只是蠕動下唇發出話……這些插曲反而使她思考。她沒有想過停止那個自殺計畫，卻也一直尋找著任何理由，用來判斷有沒有值得活下去的事。

作者將芭洛瑪描寫得活靈活現，甚至有些惹人討厭，畢竟沒人喜歡一個自詡看透世界的孩子，何況她還在父母的朋友聚會中，不鹹不淡的糾正客人錯誤的發語。看著看著我卻有想跳進書中摸摸女孩的頭髮那股衝動，我明白她的無所謂，也明白她的不停尋找，青春期的孩子往往不需要教導，就學會偶爾讓孤單駕馭自己。她有超越同齡的聰慧和悟性，卻在和小津先生談論人類的才智中說道：「這不是上天的賜予，這是靈長動物的唯一武器。」而我想，故事暫時，讓她只想將這把武器瞄準自己的心臟。

孤單的感覺讓她喜歡上躲藏，最後藏到了荷妮房間裡的沙發上，為她們兩隻刺蝟搭起微小而穩固的橋樑。

小津先生是把溫柔的鑿子，和荷妮的第一面就察覺她偽裝下的魅力，和芭洛瑪的第一次交談就引得孤僻女孩說出真實想法，他有兩個女主角所喜愛的內涵，也有她們沒有的忠於生命，每一下鑿刻都精準而溫暖。他不在意荷妮所有的侷促或是刻意掩飾，我也沉淪在他們小心卸下的試探中。尤其荷妮到小津先生家作客，如廁時搞出的烏龍尷尬後，他們面對著，從最初喉嚨發出一點呵呵笑聲，接著胸膛放肆大笑起伏，最後甚至兩人笑彎了腰眼淚直流。這一段描寫狠狠擊中我的心，故事裡的角色們笑著，我卻很想流淚，他們能夠這樣大笑是花費了多少勇氣，荷妮笑著，我知道這是她投降了，她不敵世界上終於了解她的一個人，尖銳掉了滿地。

12歲的這一年還未結束，芭洛瑪的金魚缸沒有碎，因為荷妮的茶花先凋謝了。

一切好像正要開始就會結束了，對於作者大轉彎的安排，我不覺得突兀或是感到不甘心，人生正是如此，沒有等待，只有尋找，時間又怎麼會是甜味劑，任你貪婪的使用且浪費著。而在生命擱淺之前，我看見荷妮已經得到最珍貴的寶物——她自己。

荷妮武裝的理由除了階級的鴻溝，更是來自那個屬於姊姊的兩夜，這寡淡的理由不符合我原以為會迎來的轟烈，卻是簡單，簡單的說服所有人陪著荷妮演化成一隻刺蝟，包括我。慶幸她還擁有一份優雅，讓巴黎留了一方處所予她。

這本書以人們最矯揉做作的偽裝為主軸，因此讀起來同為刺蝟的人會共鳴不少，卻也讓過多哲理的說論拉了後腿，許多時候澎湃的心緒正隨著情節高漲，簡易直白的形容才挑起我心底的那絲搔癢，滿滿兩三頁的哲學咬字瞬間攪皺我的眉頭，因此閱讀的過程中情緒多次卡在了半空搖擺，不上也不下。但是對於渴望看見荷妮脫下傷疤和保護色的期待，卻又催促我一頁一頁繼續細讀下去。

不一定要害怕死亡，只是在那天來臨前得要追尋，尋找你活著的樣子。哪怕作為一隻刺蝟也必須優雅著。

青少年閱讀心得類 · 高中職組 決審會議紀錄

時 間 | 108 年 9 月 15 日 (週日) 下午 3 時
地 點 |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會議室
主 席 | 曾副局長能汀
主 持 人 | 本委員會召集人 (由評審委員互推)
決審委員 | 陳書梅老師、宋怡慧老師、邱常婷老師
紀 錄 | 蔡岱叡

今年的收件數共 27 件，經趙永芬、蔡幸珍、周姚萍三位委員評選出 12 篇作品進入決審，再由陳書梅、宋怡慧、邱常婷三位委員進行決審，投票前，決審委員先行發表總體觀感與自己對作品的評審標準。
(同國中組)

總體觀感與評審標準 |

經評審討論，第一輪不分名次各選擇 3 篇，結果如下：

- 一票：〈史坦貝克的俄羅斯紀行〉、〈路引〉、〈閱讀心得——刺蝟的優雅〉、〈黃金時代〉、〈扭曲與執著，當理學走火入魔——《閱微草堂筆記》讀後感〉
- 二票：〈我讀台灣新文學史〉、〈在白晝裡〉

兩票的討論 |

〈我讀台灣新文學史〉

陳書梅：我的看法是一致，他居然會願意看「史」這種比較硬的書，值得鼓勵，再來是他可以連結到自身的生命經驗，互相呼應，把自己看書的心境做出來，反思非常清楚。將情節描述的非常生動，句子也很優美。

宋怡慧：我很驚訝他會選「史」，不是小說而是文學性的東西，我有從內文中得知這本書在他的生命中有連結，他未來也想就讀這個科系，他希望可以從這本書理解他的人生未來，他的串接方式有表現出文采，我覺得可以。

邱常婷：我覺得他也是好，只是他有點太過頭的寫，把它誇得太過了，所以他整體讓我覺得他沒有真正這樣覺得。我看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在白晝裡〉

邱常婷：我覺得冗贅的字較多，他太直覺性的寫作了，就是他寫的東西很拖沓，有些東西似乎不需要講那麼多，所以我不選這篇，如果兩位老師投他的話當然也沒問題。

一票的討論 |

〈黃金時代〉

邱常婷：因為黃金時代有一大部分在寫性，但是這個性又不一定跟真的性有關，王曉波的文字非常有感染力，所以他讀了就用這樣的方式去寫閱讀心得，我覺得很有趣，雖然他有蠻多錯字，但在我讀非常多篇後讀到這篇覺得非常開心。

陳書梅：以我的觀點，的確很多錯字，書的內容描述也蠻多的，就是他的心得，因為涉及文革、政治因素的東西，我覺得這個孩子可能對真正的文革不了解，不能理解那個情況。

邱常婷：文革是這本書有提到的。

陳書梅：對，可是問題是這個孩子對於這本書瞭解多少？這本書提到的文革是不容易連結到一般人、一般青少年的生活經驗上，當然他的文字通順流暢，反思也非常深刻，但是敘述邏輯稍亂，以他的敘述方式要到最後才能夠得知原來文章的背景是文革。邏輯比較不清晰。

邱常婷：他後面有滿大部分提到他身處青少年團體，這本書對他的感覺，還有提到霸凌。但不選他也沒關係，因為他錯字真的蠻多。

〈扭曲與執著，當理學走火入魔 —— 《閱微草堂筆記》讀後感〉

宋怡慧：我挺喜歡是因為我覺得很難得看到一個高中生來談宋明文學跟紀曉嵐的筆記，我覺得他有些地方讓我身為一個高中老師覺得很驚喜，也很希望他可以出線。但〈路引〉寫得也很觸動我心，考量推廣度就會思考是否異鄉人會有較多孩子有感受，包括北漂青年等問題。這篇算是我的遺珠。

陳書梅：如果他能夠加入現代生活的連結跟自己的反思，會更好。

宋怡慧：不過實在是太難了，它是一種思想。

邱常婷：到了這個地步已經不需要跟他的尋常生活有關係，這個不完全是一個必要的標竿，因為假如本身他真的是在思考這樣的問題，而寫出言論我覺得很好。

陳書梅：我們現在是要鼓勵他們與生活連結，而不是在半空中的東西。雖然不是唯一的標竿，但可以鼓勵他們說我們現代人看待這些事情，鼓勵他們寫心得的時候可以產生連結，不要說書是書我是我，所以我們在選的時候能注意到這塊，可是那不是完全、唯一、最高的指標。經典的東西值得一看再看。

經三位決審委員討論決議，結果如下：

- 第一名：〈我讀台灣新文學史〉
- 第二名：〈在白夜裡〉
- 第三名：〈扭曲與執著，當理學走火入魔——《閱微草堂筆記》讀後感〉、〈路引〉
- 佳作：〈史坦貝克的俄羅斯紀行〉、〈閱讀心得——刺蝟的優雅〉，其餘從缺。

三位評審對此結果皆無異議，本屆青少年閱讀心得類高中職組得獎名次排序如下：

- 第一名：〈我讀台灣新文學史〉
- 第二名：〈在白夜裡〉
- 第三名：〈扭曲與執著，當理學走火入魔——《閱微草堂筆記》讀後感〉、〈路引〉
- 佳作：〈史坦貝克的俄羅斯紀行〉、〈閱讀心得——刺蝟的優雅〉，其餘從缺。

第八屆臺中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A Collection of the 8th Taichung Literature Award —
winning Works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臺中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第八屆 / 張大春主編.

-- 臺中市 : 中市文化局, 2019.11

558 面 ; 14.8x21 公分

ISBN 978-986-5414-22-1(平裝)

863.3

108017833

指導單位 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發行人 盧秀燕
主編 張大春
策劃 施純福、曾能汀、黃名亨、林敏棋、鍾正光、陳素秋
執行策劃 郭恬氤、柯丁祺、錢麗芳、蔡珮芸、林耕震
出版者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地址 407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惠中樓 8 樓
電話 04-2228-9111
傳真 04-2371-3788
網址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

承製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林載爵
社長 羅國俊
總經理 陳芝宇
總編輯 王聰威
統籌 周玉卿
執行 邱美穎
責任編輯 陳諭亭
美術設計 施又文
地址 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1 樓
電話 02-8692-5588

出版日期 2019 年 11 月
印刷 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 新臺幣 400 元
I S B N 978-986-5414-22-1
G P N 1010801825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Print in Taiwan



第八屆

臺中文學獎

文學·中途下車——山海屯城文字風景

得獎作品集

今年文學獎以「文學，中途下車——山海屯城文字風景」為主題，藉以展現臺中幅員遼闊、族群多元、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風貌與人文精神。文學創作獎項，除了延續原有六大徵件類別外，今年還新增「青少年閱讀心得」寫作項目，希望培養更多年輕學子的閱讀習慣，讓文學創作向下扎根。由作品集收錄的得獎作品中可發現書寫題材多樣，對於社會關懷、自我生命經驗省思、環境議題等皆有觸及。

2019 TAICHUNG LITERATURE AWARDS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